

激流之一

家



上海圖書館
售價 0.70

「激流」總序

幾年前我流了眼淚讀托爾斯太底小說復活，曾在那扉頁上寫了「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這樣的一句話。

事實並不是這樣。生活並不是一個悲劇。牠只是一個「」。我們生活來做什麼？或者說我們為什麼要有這生命？羅曼·羅蘭底回答是「爲的是來征服牠。」我以為他說得不錯。

我有了這生命以來，在這世界裏雖然僅僅經歷了二十幾個寒暑，但這短短的時期也並不是白度過的，這其間我也曾看見了不少的東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底周圍是無邊的黑暗，但我並不孤獨，並不絕望。我無論在什麼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動盪，在創造牠自己底徑路，以通過黑暗的亂山碎石中間。

這激流永遠動盪着，並不會有一個時候停止過，而且也不能夠停止的；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牠。在牠底途中，牠會發射出種種的水花，這裏面有愛，有恨，有歡樂，也有受苦。這一切造成了一股激流，具着排山之勢，向那唯一的海流去。這唯一的海是什麼，而且什麼時候牠纔可以流到這海裏，就沒有

人能够確定地知道了。

我和所有其餘的人一樣，生活在這世界上，是爲着來征服生活。我也曾參加在這個「*It is*」裏面。我有我底愛，有我底恨，有我底歡樂，也有我底受苦。但我並沒有失去我底信仰，對於生活的信仰。我底生活並未終結，我不知道在前面還有什麼東西等着我，然而我對於將來卻也有了一點含糊的概念。因爲過去並不是一個沈默的啞子，牠會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在這裏我所欲展示給讀者的乃是描寫過去十多年間的一幅圖畫，自然這裏只有生活底一部分，但已經可以看見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所組織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動盪了。我不是一個說教者，所以我不能夠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但讀者自己可以在裏面去尋牠。

有人說過，路本沒有，因爲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條路。又有人說路是有的，正因爲有了路纔有許多人走。誰是誰非，我不想判斷。我還年青，我還要生活，我還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之激流是不會停止的，且看牠把我載到什麼地方去！

呈獻給一個人（代序）

大前年冬天我曾經寫信告訴你，我打算為你寫一部長篇小說，可是我有種種的顧慮和困難。你卻寫了鼓舞的信來，你希望我早日把牠寫成，你說你不能忍耐地等着讀牠。你並且還提到狄更司寫塊肉餘生的事，因為那小說是你最愛的一部作品。

你底信在我底抽屜裏整整放了一年多，我底小說還不會動筆。我知道你是怎樣焦急地等待着。直到去年四月我應允了時報館底要求，纔下了決心開始來寫牠。我想這一次不會使你久待了。我並且預備把報紙為你保留一份彙集起來寄給你。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底小說星期六開始在報上發表，而報告你底死訊的無線電報星期日就到了。你連讀我底小說的機會也沒有！

你底那個結局我也曾料到，但我萬想不到會來得這樣快，而且更想不到你果然用自己底手割斷了你底生命，雖然在八九年前我曾聽見你說過要自殺。

你不過活了三十多歲，你到死還是一個青年，可是你果然有過青春麼？你底三十多年的生涯，那是一部多麼慘痛的歷史呵。你完全成爲一個不必要的犧牲品而死了。這你一直到死還是不明白的。

你有一個美妙的幻夢，你自己把牠打破了；你有一個光榮的前途，你自己把牠毀壞了。你在一個短時期內也曾爲自己建造過一個新的理想，你又拿「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來把自己底頭腦麻醉了。你曾經愛過一個少女，而又讓父親拿拮据來決定你底命運，去和另一個少女結婚；你愛你底妻，卻又因了別人底鬼話把你底將生產的妻子送到城外荒涼的地方去。你含着眼淚忍受了一切不義的行爲，你從不曾說過一句反抗的話。你活着完全是爲了敷衍別人，任人播弄，你知道自己已經逼近深淵了，不去走別的路，卻只顧向那深淵走去，終於到了陷落的一天，便不得不拿毒藥來做你底唯一的拯救了。你或者是爲着顧全紳士底面子死了；或者是不能忍受未來的更苦痛的生活死了；這一層，我雖然熟讀了你底遺書，也不能够瞭解。然而結果你終於喪失了紳士底面子，而且把更苦痛的生活留給你所愛的妻和兒女，或者還給了另一個女人。（我相信這一個女人是有的，你曾經隱約地和我談到對於她的靈的愛，然而便是這愛情也不能够拯救你，可見愛情這東西在生活裏究竟佔着何等次要的地位了。）

倘使你能夠活起來，讀到我底小說，或者看到你死後你所愛的人底遭遇，你也許會覺悟罷，你也許會毅然去走新的路罷。但是如今太遲了，你底骨頭已經腐爛了。

然而因爲你做過這一切，因爲你是一個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嗎？不，決不。你究竟是我所愛而又

愛過我的哥哥，雖然這七八年來因了思想和別的關係我們一天一天地離遠了。就在這時候我還是愛你的。可是你想不到這愛如今究竟給了我什麼樣的影響！牠將使許多痛苦的回憶永遠生存在我底腦裏。

我還記得三年前你來上海看我。你歸去的那一天，我把你送到船上。那樣狹小的房艙，那樣炎熱的天氣，把我和三個送行者趕下船來。我們不會說什麼話，因為你早是淚痕滿面了。我和你握了手說一聲「路上保重」，正要走下去，你卻把我叫住了。我問你什麼事，你不答語，卻進了艙去開箱子。我以為你一定帶了什麼東西來要交給某某人，卻忘記交了，現在要我送去。我正在怪你健忘。誰知你卻拿了一張留聲唱片給我，一面抽泣地說：「你拿去唱。」我接到手看，是 Gracie Fields 唱的 Sonny Boy。你知道我喜歡聽牠，所以把牠送給我，然而我知道你也是同樣喜歡聽牠的。在平時我一定很高興接受牠，可是這時候，我卻不願意把牠從你底手裏奪了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經有許多次違抗過你底意志了，這一次在分別的時候不願再違反你底意思使你更傷心，因為我明白你底這舉動是想給我留下一個紀念。接了唱片我並不會說一句話，我那時的心情是不能夠用言語表白出來的。我坐上了別子，讓黃浦江上的風浪顛播着我，我看着外灘一帶的燈光，我記起了我是怎樣地送別了那一個人，我底心開始痛楚着，我底不常哭泣的眼裏竟淌下淚水來。我當時何嘗知道這就是我們弟兄底最

後一面！如今，這唱片在我底書齋裏孤寂的躺臥了三年以後已經成了戰爭底犧牲品，而那曾經摸過牠的一隻手也早已變爲肥料了。

從你底遺書裏我知道你是怎樣地不願意死，你是怎樣地躊躇着，你三次寫了遺書，你又三次把牠毀了。你是怎樣地留戀着生活，留戀着你所愛的人！然而你終於寫了那第四次的遺書。從這個也可以知道你底最後的一剎那間一定是一個怎樣可怖的生與死底掙扎。但是你終於死了。

你不願意死，你留戀着生活，甚至在第四次的遺書裏，字裏行間也處處顯露出生命底呼聲來，就在那時候你還不自覺地喊叫着我不願意死！你現在畢竟死了。做了一個完全不必要的犧牲品而死了。你已經是過去的人物了。

然而我是不會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寫，我要用我底這管筆寫盡我所要寫的。這管筆，你大前年在上海時買來送給我的這管自來水筆。我用牠寫了我底滅亡以外的各篇小說，牠會使我時時刻刻都記念着你，而且牠會使你復活起來，復活起來看我將怎樣踏過那一切骸骨而前進罷。

一九三二年四月

五版題記

家出版了兩年半，到現在因為動筆寫牠底續編，我纔有機會來重讀牠。這書付印時我自己也會校過兩遍，如今卻意外地發見不少的錯字，這倒要怪我粗心了。這回趁着五版的機會，我儘量地把錯誤的地方一一改正，另外還改排了五頁，因為這裏面有着我自己以為是不妥當的處所。這自然是我當初寫作時疏忽的結果。我除了向讀者道歉外並無別話可說。

這次重讀自己底作品，我有不少的感想。我覺得我的確喜歡這本書。這小說裏面並沒有我自己，但我卻在這裏看見了我底童年和少年。我現在年過三十了。性情卻似乎比在少年時代更加偏激。有個朋友替我耽心，怕我發狂。我感謝他，不過我更相信自己。讀完了家，我禁不住要愛覺慧。他不是一個英雄，他很幼稚。但我看見他，就不覺想起丹東底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應該拿這句話來勉勵我自己。

十版改訂本代序

——給我底一個表哥

請原諒我底長期的沈默，我很早就應該給你寫這封信的。的確我前年在東京意外地接到你那信時，我就想給你寫這樣的一封信。一些瑣碎的事情纏住我，使我沒有機會向你詳細解釋。我只寫了短短的信函。牠不曾把我底胸懷儘情地吐露給你，使你對我仍有所誤解。你在以後的來信裏提到我底作品家時，仍還說「劍雲固然不必一定是我，但我說寫得有點像我，——」一類的話。對這一點我後來也不曾明白答覆，就隨便支吾過去，我腦裏時常存着一個念頭：我將來應該找個機會向你詳細剖白；其實不僅向你，而且還向別的許多人，他們對這本小說都多少有過一點誤解。

許多人以為家是我底自傳，甚至有不少的讀者寫信來派定我為覺慧。我早說過，「這是一個錯誤。」但這聲明是沒有用處的。在別人看來我屢次聲明倒是「欲蓋彌彰」了。你底信便是一個例子。最近我底一個叔父甚至寫信來說：「至今尚有人說家中不管好壞何獨無某，果照此說我實在應該謝謝你筆下超生了……」你看，如今連我底六叔，你底六舅，十一二年前常常和我在一起聚談遊

玩的人也有了這樣的誤解。到現在我才相信你從前信上所說親戚們對我那小說的「非議」是如
何地真實了。

我那時會對你說，我不懼怕一切「親戚底非議」，現在我底話也不會是兩樣。一部分的親戚以
爲我把這小說當作個人洩憤的工具，這是他們不了解我。其實我是永遠不會被他們了解的。我和他
們是兩代的人。他們更不會瞭解我底作品，他們底教養和生活經驗在他們底眼鏡片上塗了一層顏
色，他們底眼光透過這顏色來看我底小說，他們只想在那裏面找尋他們自己底影子，他們見着一些
模糊的影子，也不仔細辨認，就連忙將牠們抓住，看作他們自己底肖像，倘使他們在這像上發見了一
些自己所不喜歡的處所（自然這樣的處所是有的），他們便會勃然作色說我在挖苦他們了。只有
你，你永遠是那麼謙遜，你帶着絕大的忍耐讀完了我那本二十四五萬字的小說，你不會發出一聲怨
言。甚至當我在那書底末尾準備拿「很重的肺病」來結束劍雲底「微小的生存」時，●你也不叫
出你底抗議。我敬佩你底大量，但是當我想到許多年前在一盞清油燈旁邊我跟你一字一字地讀那

● 關於劍雲底結局在家底舊版本裏面有着這樣的話：「……我知道他患着很重的肺病，恐怕活不到多久了。」（第

四十章）現在我把牠們改作了「他得了肺病，倒應該好好地養一兩年才行。」

英文小說的光景，我就禁不住要起一種苦痛的心情。你改變得太多了。難道是生活底苦辛把你折磨成了這樣子？那時候常常是你給我指路；是你介紹許多書籍給我，是你最初把我底眼睛撥開，使他們看見家庭以外的種種事物。你底家境不大寬裕，你很早就失掉了父親，是母親底愛撫使你長大成。我們常常覺得你底生活裏是充滿着寂寞的。但是你一個人勇敢地各處往來。你自己決定了每個計劃，你自己一一實行了牠。我們看見你怎樣和那困難的環境苦鬥，而得到了暫時的成功。那時候我崇拜你，我尊敬你那勇敢而健全的性格，這在我們親戚中間是少有的。我感激你，你是對於我底智力底最初的發展大有幫助的人。在那時候我們底親戚裏面，頭腦稍微清楚一點的，都很看重你，相信你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然而如今這一切都變成了渺茫的春夢。你有一次寫信給我，說倘使不是爲了你底母親和妻兒，你會拿「自殺」來做靈藥。我在廣州的旅舍裏讀到這信，那時我底心情也不好，我只簡單地給你寫了幾句，我不知道用了些什麼樣的安慰的話語來回答你。總之我底話是沒有力量的。你後來寫信時還說你「除了逗弄小孩而外，可以說全無人生樂趣。」又說你「大概註定只好當一具活屍。」我不能夠責備你像你自己責備那樣。你是沒有過錯的。一個人底肩上擔不起那樣沈重的擔子，況且還有那重重的命運底打擊。（我這裏姑且用了「命運」兩個字，我所說的命運是社會的，不是自然的。）你底改變並不是突然的。我親眼看見那第一下打擊怎樣落到你底頭上，你又怎樣苦

苦地掙扎。於是第二個打擊又接着來了。一次的讓步算是開了端，以後便不得不步步退讓。雖然在我們底圈子內你還算是一個够倔強的人，但你終於不得不漸漸地沈落在你所憎厭的環境裏面去了。我看見，我聽說你是怎樣地一天一天沈落下去，一重一重的負擔壓住了你。但你還不時努力往上面浮，你幾次要浮起來，又幾次被壓下去了。甚至在今天你也還不似地說「消極又不顧」的話，從這裏也可看出你和劍雲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你們底性格裏絕對沒有共同點。那是個柔弱怯懦的性格。劍雲從不反抗，從不抱怨，也從沒有想到掙扎。他默默地忍受他所得的一切。他甚至比覺新還更軟弱，還更缺乏果斷。其實他可以說是根本就沒有計劃，沒有志願，他只把對一個女子的愛情看作他生活裏的唯一的明燈。然而他連他自己所最寶愛的感情也不敢讓那個女子（琴）知道，反而很謙遜地看另個男子去取得她底愛情。你不會是這種人。也許在你底生活裏是有一個琴存在着的。的確，那時候我有過這樣的猜想。倘使這猜想近於事實，那麼你竟然也像劍雲那樣，把這個新生的感情埋葬在自己底心底了。但是你仍然不同，你不是沒有勇氣，而是沒有機會，因為在以後不久你就由「母親之命媒妁之言」和另一位小姐結了婚。否則，那個覺民並不能夠做你底競爭者，而時間一久，你倒有機會向你底琴表白的。現在你底夫人已經去世，你底第一個孩子也成了十四歲的少年，我似乎不應該來說這種話，但是我一提筆給你寫信說到關於家的事情，我就禁不住要想到我們在一起

所過的那些年代，那時的生活就若隱若現地在我底腦裏浮動了。這回憶很使我痛苦，而且激起了我底憤怒。固然我不能夠給你幫一點忙，但是對你這些年來的不幸的遭遇，我卻是充滿了同情，同時我還要代你叫出一聲不平。你不是一個像劍雲那樣的人，你卻得着了劍雲有的那樣的命運。這是不公平的！我要反抗這不公平的命運！

然而得着這不公平的命運的，你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的一個。做了這命運底犧牲者的，同時還有無數的人——我們所認識的，和那更多的我們所不認識的。這樣地受着摧殘的盡是些可愛的、有爲的、青年的生命。我愛惜他們，爲了他們，我也得反抗這不公平的命運！

是的，我要反抗這命運。我底思想，我底工作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我寫家的動機也就在這裏。我在一篇小說裏曾經寫過：「那十幾年的生活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夢魘！我讀着線裝書，坐在禮教底囚牢裏，眼看着許多人在那裏面掙扎，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永遠貢獻着不必要的犧牲，而終於得着滅亡底命運，還不說我自己所身受到的痛苦……那十幾年內我已經用眼淚埋葬過了不少的屍體，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犧牲，完全是被陳腐的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底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摔掉一個可怕的陰影，我沒有一點留戀……」●

這樣的話你一定比別人更能夠瞭解。你知道牠們是何等地真實。只有最後的一句是我應該更

正的，我說沒有一點留戀，我希望我能够做到這樣。然而理智和感情常常有不很近的距離。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經深深地刻印在我底心上，任是怎樣磨洗，也會留下一點痕迹。我想忘掉他們，我覺得應該忘掉他們，事實上卻又不能够。到現在我才知道我不能說沒有一點留戀。也就是這留戀伴着那更大的憤怒，纔鼓舞起我來寫一部舊家庭底歷史，是的，「一個正在崩壞中的資產階級的大家庭底全部悲歡離合的歷史。」

然而單說憤怒和留戀是不夠的。我還要提說一個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信念。自然先有認識而後有信念。舊家庭是漸漸地沈落進滅亡底命運裏面了。我看見牠一天一天地往崩壞底路上走，這是必然的趨勢，是被經濟關係和社會環境決定了的。這便是我底信念。（這個你一定瞭解，你自己似乎就有過這樣的信念。）牠使我更有勇氣來宣告一個不合理的制度底死刑，來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accuse」（我控訴）。我不能忘記甚至在崩潰底途中牠還會捕獲更多的犧牲品的。

所以我寫一部家來作爲我們這一代青年底呼籲。我要爲那過去無數無名的犧牲者喊一聲冤！我要從惡魔底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這工作雖是我所不能勝任的，但我不願意逃

避我底責任。

寫家的念頭在我底腦裏孕育了三年。後來得到一個機會我便寫下了牠底頭兩章，以後又接着寫下去。我剛寫到「做大哥的人」那一章（即第六章）報告我底大哥自殺的電報就意外地來了。這對於我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但因此更堅定了我底寫作的決心，而且使我更感到我應盡的責任了。我當初剛起了寫家的念頭，我曾把這小說底結構略略思索一下。最先浮現在我底腦裏的就是那些我所熟習的面龐，然後又接連地現了許多我所不能忘記的事情，還有那些我在那裏消磨了我底童年的地方。我並不要寫我底家庭，我並不要把我所認識的人寫進我底小說裏面。我更不願把小說作為報復的武器來攻擊私人。我所憎恨的並不是個人，卻是制度。這個你也是知道的。然而意外地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都爭先恐後地要在我的底筆下出現了。其中最明顯的便是我大哥底面龐。這和我底本意相違。我不能不因此而有所躊躇。有一次我在給我大哥的信裏順便提到了這事情，我說，我恐怕會把他寫在小說裏面，（也許是說我要為他寫一部小說，現在記不清楚了。）我又說到那種種的顧慮和困難。他底回信底內容卻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鼓舞我寫這小說，他並且勸我不妨「以我家人物為主人公。」他還說「實在我家的歷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歷史。我自從得到新青年等書報讀過以後我就想寫一部這樣的書。但是我寫不出來。現在你想寫，我簡直喜歡得

了不得。希望你之餘暇把牠寫成罷……」我知道他底話是從他底深心裏吐出來的。我感激他底鼓勵。但我卻不想照他底話去做。我不要單給我們底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歷史。我所寫的應該是一般的資產階級家庭底歷史。這裏面的主人公應該是我們在那些家庭裏常常見到的。我要寫這種家庭怎樣必然地走上崩潰底路，逼近牠自己親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寫包含在那裏面的傾軋，鬭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在那裏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我最後還要寫一個叛徒，一個幼稚的然而大膽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託在他底身上，要他給我們帶進來一點新鮮空氣，在那舊家庭裏面我們是悶得緩不過氣來了。

我終於依照我自己底這意思開始寫了我底小說。我希望大哥能够讀到牠，而且把他底意見告訴我。但是我底小說剛在時報上發表了一天，那可怕的電報就來了。我得到電報的那晚上，第六章底原稿還不曾送到報館去。我反覆地讀着那一章，我忽然驚恐地發覺我是把我大哥底面影繪在紙上了。這是我最初的意思，而後來卻又極力想避免的，現在依稀被實行了。我又仔細讀那文章，我沒有一點疑惑，我底分析是不錯的。在這十多頁的原稿紙上我彷彿看出了他那不可避免的悲慘的結局。他當時自然不會看見自己怎樣一步一步地走近那懸崖底邊沿。我卻看得十分清楚。我本可以撥開他底眼睛，使他能夠看見橫在面前的深淵。然而我沒有做。如今剛有了這機會，而他已經突然地一下子

落下去了。我待要伸手援救，也來不及。這遺憾是永遠不能消滅的。我只有責備我自己。

我這一夜都不會閉眼。經過了一夜的思索，我最後一次決定了家底全部結構。我把大哥伊爲豪面的一個主人公。這是家裏面的唯一的真實的人物。

然而甚至這樣，我底小說裏面的覺新底遭遇也並不是完全真實的。我主要地在採取那性格，並不一定要取那些事實。我大哥底性格確實是那樣的。

我寫覺新，覺民，覺慧三弟兄，代表三種不同的性格，由這不同的性格而得到不同的結局。覺慧底性格也許和我底差不多，但我們做的事情不一定相同。這是瞞不過你的。你在覺慧那樣年紀時你也許比他更勇敢。我三哥從前也比我更敢作敢爲，我不能夠把他當作覺民。在女子方面我也寫了梅，琴，鳳，也代表三種不同的性格，也有三個不同的結局。至於琴，你還可以把她看作某某人。但是梅和鳳呢，你能够指出她們是誰底化身？自然這樣的女子，你我也見過幾個。但是在我們家裏，你卻找不到她們。那麼再說劍雲，你想我們家裏有這樣的一個人嗎？不要因爲找不到同樣的人，就拿你自己來充數。你要知道，我所寫的人物並不一定是我們家裏有的。我們家裏沒有，不要緊，中國社會裏有！

我並不是一個冷靜的作者。我在生活裏有過愛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寫作的時候也有我底愛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使沒有這些，我就不會來寫小說。我並非爲了要做作家才拿筆的。這一層你一

定比誰都明白。所以我若對你說家裏而沒有我自己底感情，你可以責備我說謊。我最近翻閱過這本小說，我最近在仔細修改這本小說，在每一篇頁，每一字句上我都看見一對眼睛。這是我自己底眼睛。我底眼睛把那些人物，那些事情，那些地方連接起來成了一本歷史。我底眼光籠罩着全書。我監視着每一個人，我不放鬆任何一件事情。好像連一件細小的事也有我在旁邊做見證。我彷彿跟着書中每一個人受苦，跟着每一個人在那魔爪下面掙扎。我陪着那些年青的靈魂流過一些眼淚，我也陪着他們發過幾聲歡笑。我願意說我是和我底幾個主人公同患難共甘苦的。倘若我因此得着一些嚴正的批評家底責難，我也只有低頭服罪，卻不想改過自新。

所以我坦白地說家裏而沒有我自己，但要是有人堅持說家裏而處處都有我自己，我也無法否認。你知道，事實上，沒有我自己，那一本小說就不會存在。換一個人來寫，牠也會成爲另一個面目。我所寫的便是我底眼睛所看見的；那些人物自然也是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的。這樣我雖然不把自己放在我底小說裏面，而事實上我已經在那裏面了。我曾經在一個地方聲明過：「我從沒有把自己寫進我底作品裏面去，雖然我底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底血和淚，愛和恨，悲哀和歡樂。」我寫家的時候也絕沒有想到用覺慧代表我自己。固然覺慧也做我做過的事情，譬如他在外專讀書，他交結新朋友，他編輯刊物，他創辦閱報社，這些我都做過。他有兩個哥哥，和我有的恰恰一樣，而且那兩個哥哥底性

情也和我底兩個哥哥底相差不過。他最後也懷着我有過的那心情離開家庭。但這些並不能作爲別人用來反駁我的論據。我自己早就明白地說了：「我偶爾也把個人的經歷加進我底小說裏面，但只是爲了使那小說更近於真實，而且就在這種處所，我也會留心到全書底統一性，我也極力保留着性格底一致。」●我底性格和覺慧底也許十分相像。然而兩個人底機會卻不一定相同。我比他幸福，我可以公開地和我底三哥同路離開成都。而他卻不得不獨自私逃。我底生活裏不會有過鳴鳳，在那些日子裏我就沒有起過從戀愛中尋求安慰的念頭。那時我底雄心比現在有的還大。甚至我孩子時代的幻夢中也沒有安定的生活與溫暖的家庭。爲着別人，我的確禱祝過「有情人終成眷屬」；對於自己我只安放了一個艱難的事業。我這種態度自然是受了別人（還有書本）底影響以後才有的。我現在也不想爲牠寫下什麼辯護的話。我不過敘述一件過去的事實。我在家裏安插了一個鳴鳳，並不是因爲我們家裏有過一個叫做X鳳的丫頭。關於這個女孩子，我什麼記憶也沒有。我只記得一件事：我們有一個遠房的親戚要把她討去做姨太太，卻被她嚴詞拒絕了。她在我們家裏只是一個「寄飯」的婢女，他底叔父又是我家的老僕，所以她還有這自由。她後來快樂地嫁了人。她嫁的自然

是一個貧家丈夫。然而我們家裏的人都稱讚她有膽量，撇棄老爺而選取下人，這在一個丫頭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在小說裏寫鳴鳳因為不願意到馮家去做姨太太而投湖自盡，我覺得並沒有有一點誇張。這不是小說作者代鳴鳳出主意要她去走那條路；是性格，教養，環境逼着她（或者說引誘她）在湖水中找到歸宿。

現在我們那所「老宅」已經落進了別人底手裏。我離開成都十多年就沒有回過家。我不知道那裏還留着什麼樣的景象。（聽說牠已經成了「十家院。」）你從前常常到我們家裏來的，你知道我們底花園裏並沒有湖水，連那一個小池塘也因為我四歲時候失腳跌入的緣故，被祖父叫人填塞了。代替牠的是一些方磚，上面長滿了青苔。旁邊種着桂樹和茶花。秋天，經過一夜的風雨，金沙和銀粒似的盛開的桂花鋪滿了一地。那馥郁的甜香隨着微風一股一股地撲進我們底書房。窗外便是花園。那個禿了頭的教讀先生像一株枯木似地沒有感覺。我們底心卻是十分年青的。我們弟兄姊妹讀完了「早書」就急急跑進園裏，大家撩起衣襟拾了滿衣兜的桂花帶回房裏去。春天茶花開繁了，整朵地落在地上，我們下午放學出來就去拾起牠們，那柔嫩的花瓣跟着手指頭一一地散落了。我們就用這些花瓣在方磚上堆砌了許多「春」字。

這些也已經成了捕捉不回來的飛去的夢景了。你不曾做過這些事情底見證。但是你會從別人

底敘述裏知道牠們。我不想重溫舊夢。然而別人忘不了牠們。連六叔最近信裏也還有「不知尙能憶否……在小園以茶花片砌春字事耶」的話。過去的印迹怎樣鮮明地蓋在一些人底心上，這情形只有你可以瞭解。牠們像夢魘一般把一些年青的靈魂無情地摧殘了。我幾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個。然而「幼稚」救了我。在這一點我也許像覺慧，我憑着一個單純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個簡單的目標走去：我要做我自己底主人！我偏偏要做別人不許我做的事，有時候我也不免有過分的行動。我在自己辦的刊物上面寫過幾篇文章。那些論據有時自己也弄不十分清楚。記得爛熟的倒是一些口號。有一個時候你還是啓發我的導師，你底思想和見解都比我底透澈。但是「不顧忌，不害怕，不妥協」這九個字在那種環境裏卻意外地收了效果，牠們幫助我得到你所不會得着的東西——解放。（其實這只是初步的解放。）覺慧也正是靠了這九個字纔能够逃出那個正在崩潰的舊家庭，找尋自己底新天地；而「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卻把一個年青有爲的覺新活生生地斷送了。現在你翻閱我底小說，你還不能看出這個很顯明的教訓麼？那麼我們親戚底非議是無足怪的了。

你也許會提出梅這個名字來問我。譬如你要我指出那一個值得人同情的女子。那麼讓我坦白地答覆一句：我不能夠。因為在我們家裏沒有這樣的一個人。然而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或者你自己是相信了，而別的人卻不肯輕信我底話。你會指出某一個人，別人又會指出另一個，還有人出來指第三

個。你們都有理，或者都沒理；都對或者都不對。我把三四個人合在一起拼成了一個錢梅芬。你們從各人底觀點看見她一個側面便以爲見着了熟人。只有我才可以看見她底全個面目。梅穿着「一件玄青緞子的背心」這也是原因的。許多年前我還是八九歲的孩子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了一個像梅那樣的女子，她穿了「一件玄青緞子的背心」。她是我們底遠房親戚。她死了父親，境遇又很不好，說是要去「帶髮修行」。她在我們家裏做了幾天客人，以後就走了。她底結局怎樣我不知道，現在我連她姓什麼也記不起來，要去探問她底蹤跡更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那件玄青緞子的背心還深深印在我底腦裏。

我寫梅，我寫瑞珏，我寫鳴鳳，我心裏就充滿着同情和悲憤，我還要說我那時候有着更多的憎恨。後來在春裏面我寫淑英，淑貞，蕙和芸，我也有着這同樣的心情。我深自慶幸我把自己底感情放進了我底小說裏面，我代那許多做了不必要的犧牲的女人叫出了一聲：「冤枉！」

我底這心情別人或許不能瞭解，但你一定明白的。我還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孩的時候，在我底姊姊底房裏我找到了一本烈女傳。是插圖本，下欄有圖，上欄是字。小孩子是喜歡圖畫書的。我一頁一頁地翻看着。圖畫很細緻，上面盡是些美麗的古裝女子。但是她們總帶着憂愁悲哀的面容。有的用刀砍斷自己底手，有的投身在烈火中，有的在汪洋的水上沈浮，有的拿寶劍割自己底頭頸。還有一個年青

的女人在高樓上投繯自盡。都是些可怕的故事，爲什麼這些命運專落在女人身上？我不明白！我問姊姊，她們說這是烈女傳。我依舊不明白。我再三追問。她們底回答是：女人底榜樣！我還是不明白。我一有機會便拿了書去求母親給我講解。畢竟是母親知道的事情多。她告訴我：那是一個寡婦，因爲被一個陌生的男子拉了她底手，便當着那人把自己那隻手砍下來。這是一個王妃，宮裏起了火災，但是陪伴她的人沒有來，她不能夠一個人走出宮去，便甘心燒死在宮中。●那邊是一個孝女，她把自己底身子沈在水裏，只爲了去找尋父親底遺體。（母親還告訴我許多許多可怕的事情，我現在已經忘記了。）聽母親底口氣她似乎羨慕那些女人底命運。但是我卻不平地疑惑起來了。爲什麼女人就應該爲了那些可笑的觀念忍受種種的痛苦而且甚至犧牲自己底生命爲什麼那一本充滿着血腥味的烈女傳就應該被看作女人底榜樣？我那孩子底心不能夠相信書本上的話和母親底話，雖然後來一些事實證明出來那些話也有道理。我始終是個倔強的孩子。我不能夠相信那充滿着血腥味的道理。縱然我底母親，父親，祖父和別的許許多多人都擁護牠，我也要起來反抗。我還記得一個堂妹底不幸的遭遇。她底父親不許她讀書，卻強迫着她繮腳，我常常聽見那八九歲女孩底悲慘的哭聲，那時我已經是

● 這是不是烈女傳裏面的故事，我現在配不起了。也許是在別的書上看見的。

十幾歲的青年，而且已經看見幾個比我年長的同輩的女子怎樣在那陳腐的觀念拘束下憔悴地消磨日子了。

我底悲憤太大了。我不能忍受那些不公道的事情。我常常被逼迫着目睹一些可愛的生命怎樣受人摧殘以至臨到那悲慘的結局。那時候我底心被愛憐苦惱着，同時又充滿了惡毒的詛咒。我有過覺慧在梅底靈前所起的那種感情。我甚至說過覺慧在他底哥哥面前說的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罷。」

我不忍掘開我底回憶的墳墓，「那裏面不知埋葬了若干可以撕裂人心的痛史！」我底積憤，我對於一個不合理的制度的積憤直到現在才有機會被吐露出來。我寫了家，我若把這本小說作為武器，我是有權利的。

希望的火花有時也微微照亮了我們家庭裏的暗夜。琴出現了。不，這只能說是琴底影子。便是琴也不能算是健全的女性。何況我們所看見的只是琴底影子。我們自然不能夠存着奢望。我知道我們那樣的家庭裏根本不會產生一個健全的性格。但是那個人，她本也可以成爲一個張蘊華（琴底姓名），她或許還有更大的成就，然而環境薄待了她。使她重落在陳舊的觀念裏，任她那一點點的鋒芒被時間磨洗乾淨，到後來，一個類似惜春（紅樓夢裏的人物）底那樣的結局就像一個狹的籠似地

把她關閉在裏面了。

如果你願意說這是罪孽，那麼你應該明白這是誰底罪過。什麼東西害了你，也就是什麼東西害了她。你們兩個原都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人。

然而我依舊寄放了一線的希望在琴底身上。也許真如琴所說另一個女性許倩如比她「強得多」。但是在家裏面我們卻只看見影子底晃動，她（許倩如）不肯露出全面來。

我只願將來琴不使我們失望。在家中我已經看見那希望的火花了。

——難道因為幾千年來這路上就浸透了女人底血淚，所以現在和將來的女子還必須繼續在那裏斷送她們底青春，流盡她們底眼淚，啞盡她們底心血嗎？

——難道女人只是人家底玩物，只是人家底發洩獸慾的工具嗎？

——犧牲，這樣的犧牲究竟給誰帶來了幸福呢？

琴已經發出這樣的疑問了。她不平地喊叫起來。這喊聲是得着和她同代的姊妹們底響應的。

關於家，我已經寫了這許多話。這樣地反覆剖白也許可以解除你和別的許多人對這作品的誤

解。我也不想再說什麼了家，我已經讀過了五遍。這次我重讀我五六年前寫成的這本小說，我又捺着性子把牠從頭到尾修改了一遍，我簡直抑制不住自己底感情，我想笑，我又想哭；我有悲憤，我也有歡悅。但是我現在才知道一件事情：

青春畢竟是美麗的東西。

不錯，我會記住，青春是美麗的東西。那麼就讓這作爲我底鼓舞底泉源罷。

一九三七年二月

風刮得很緊，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似的無力地在空中飄舞，無目的地落下地來。在牆腳已經堆砌好了一條白色的路，左右兩邊各有這樣的一條，好像給中間的泥濘的道路鑿了兩道寬道。

街中有行人和兩人撐的轎子。他們努力在和風雪戰鬥，但依舊敵不過牠，顯出了畏縮的樣子，雪片還是不住地落，而且愈過愈多，白茫茫的佈滿在天空中，向四處落下來，落在傘上，落在轎頂上，落在轎夫底斗笠上，落在行人底臉上。

風玩弄着傘，把牠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兩次甚至把牠吹得離開了行人底手。風在空中怒吼，聲音很淒厲，和雪地上的脚步聲混合起來，成了一種異樣的音樂，這音樂刺着行人底耳朵，使他們在困苦之外還感到一種恐怖，這好像給他們指示：這風雪會長久地管治着世界，而明媚的春日是不會回來的了。

時間已經是傍晚，天陰沈着，路旁的燈火還沒有燃起來，但街中的一切都只剩有模糊的輪廓了，其餘便消失在這逐漸增加的灰暗的暮色裏。街中滿是水泥，空氣又很寒冷，一個唯一的希望鼓舞着行人在這困難的環境中掙扎，——這是溫暖明亮的家。

「三弟，走快點。不然恐怕趕不上晚飯的。」說話的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他一手拿着傘，一手提着棉袍底下幅，還掉過頭來看後面，圓圓的臉凍得通紅，鼻上架着一付金絲眼鏡。一片雪花正在這時候落到鏡片上面。他便放下棉袍，摸出手帕把眼鏡揩拭了一下，過後又像先前那樣地把棉袍底下幅提起來。

在後面走的是一個和他有同樣身材同樣服裝的青年，年紀稍微小一點，臉龐也較瘦，但一雙眼睛卻是非常清明銳利，與他底哥哥底不同。

「不要緊，就快到了……二哥，今天演習底成績算你最好，你底英文說得很自然，很流利。你裝扮李醫生，態度很不錯。已經很熟了。」他用熱烈的語調說，一面加速着脚步。水泥四濺，他底褲腳又染上了一些泥點。

「這沒有什麼，不過我底膽子大一點。」哥哥高覺民顯出得意的樣子說，便停了脚步，讓弟弟覺慧走到他旁邊，「你底膽子太小了，你扮演那黑狗簡直不像。你昨天不是把那幾句話背得很熟嗎？怎麼上臺去就背不出來了。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恐怕你還背不完啊！」哥哥溫和地說話，沒有一點責備的語氣。

覺慧很不好意思，臉更紅了。他幾乎是惶亂地，又是辯解地說：「不曉得什麼緣故，我一上講臺心

就慌了。好像有許多人底眼光在看着我，我想盡我底力量做，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話一字不遺漏地說出來……」一陣風把他手裏的傘弄得旋轉起來，他連忙閉了嘴，用力握着傘柄，但也沒有多大的用處。幸好這一陣風馬上就過去了。路中間已經堆積了落下來未融化的雪，望過去白皚皚的，上面留着重重疊疊的新舊腳跡，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新的掩蓋了舊的。

「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話一字不遺漏地背了出來，」覺慧把剛纔中斷了的話繼續說下去，「可是一開口，什麼話都忘掉了，便是平時記得最熟的幾句，這時也記不起來。一定要經朱先生提說一兩個字，我纔可以說下去。現在練習時是如此，不曉得將來正式上演時是不是還是這樣。要是那時候也是和現在一樣地說不出，那纔丟臉咧！」孩子似的天真的臉上顯出了嚴肅和憂鬱底表情，他底語氣裏略帶一點懊悔。脚步踏在雪地上，軟軟的，發出輕鬆的叫聲。

「三弟，你不要怕，」覺民勸慰道：「再練習兩三次，你就會記得很熟的。你只管放膽去做……老實說，朱先生把寶島改編成劇本，就編得不好，演出來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好成績。」

覺慧不作聲了，心裏只是感激着哥哥底友愛。他想要如何纔能够把那一幕戲演得好，博得來賓和同學們底稱讚，討得哥哥底歡喜。他這樣想着，過了好些時候，他覺得自己漸漸地進入了一個奇異的境界。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都改變了。在前面就是那稱為「彭保大將」的旅館，他底老朋友畢爾

就住在那裏。他，有着江湖氣質的黑狗，在失去了兩根手指，經歷了許多變故以後終於找到了畢爾底蹤跡，他心裏交織着復仇的歡喜和莫名的恐怖。他盤算着，怎麼去見畢爾，和他說些什麼話，又如何責備他棄信背盟隱匿寶藏，失了江湖上的信義。這樣想着，平時記熟了的劇本中的英語便自然地湧現在腦裏來，一點也不費力。他覺醒似地歎叫起來：「二哥，我懂得了！」

覺民驚訝地看他一眼，問道：「什麼事情？你這樣高興！」

「二哥，我現在纔曉得演戲底奧妙了，」覺慧帶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說。「我想着，彷彿我自己就是黑狗似的，於是話語便自然地流露了出來，並不要我費力去思索。」

「對的，演戲正是要這樣，」覺民微笑地說。「你既然明白了這一層，你一定會成功的……雪好像住了，把傘收起來罷。刮着這樣的風，撐起傘很吃力。」說着他便抖落了傘上的雪，收了傘。覺慧也把傘收起了。兩個人並排走着，傘架在肩上，身子靠得很近。

雪已經住了，風也漸漸減輕了牠底威勢。牆頭和屋頂上都積了很厚的雪，在灰暗的暮色裏閃閃的發亮。幾家燈燭輝煌的店舖夾雜在黑漆大門的公館中間，點綴了這寂寞的街道，散布了一些溫暖與光明，在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

「三弟，你覺得冷嗎？」覺民忽然關心地問。

「不，我很暖和，在路上談着話，一點也不覺得冷。」

「那麼，你爲什麼在發抖？」

「是因爲我很激動。凡是我激動的時候都是這樣，我總是發抖，我底心跳動得很厲害。我想到演戲的事情，我恨不得馬上就去做。老實說我很希望成功，很希望衆人讚美。二哥，你不笑我太好名，太幼稚嗎？」覺慧說着，掉過頭去望了覺民一眼，他顯出爲難的樣子，似乎害怕會得着他底哥哥底非笑。

「三弟，」覺民非常溫和而且同情地對覺慧說。「不，一點也不。我也是這樣子。我們都是這樣子，我也很希望成功，很希望衆人讚美，和你一樣。我們都是一樣。你不看見課堂上先生底稱許，雖然就是一句簡單的話，不論哪一個聽到都很高興的。」

「對的，你說得不錯，」弟弟底身子更挨近了哥哥底，兩個人一道向前走着，忘卻了寒冷，忘卻了風雪，忘卻了夜。

「二哥，你真是我底好哥哥，」覺慧望着覺民底臉，露出天真的微笑。覺民也掉過頭看覺慧底發光的眼睛，微笑一下，然後慢慢地說：「你也是……我底好弟弟。」過後他又向四周一望，知道就要到家了，便快慰地說：「三弟，快走，轉彎就到家了。」

覺慧點了點頭，於是兩人加速了脚步，一轉眼就走入了一條更靜寂的街道。

街燈已經燃起來了，清油燈底光在寒風裏顯得更孤寂，燈柱底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街中寥寥的有幾個行人，他們匆忙地走着，留了一些透印在雪上就默默地消失了。深深的腳跡疲倦的睡在那裏，動也不想動一動，直到新的腳來壓在牠們底身上，牠們纔發出一陣低微的嘆聲，被壓碎成了奇異的形狀，於是在這一白無際的長街中，不復有那些有秩序地睡着的腳跡了，在那裏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

有着黑漆大門的公館接連地，靜寂地並排立在寒風裏。兩個永遠沈默的石獅子蹲在門口。門開着，好像一隻怪獸底大口裏面是一個黑洞，這裏面有什麼東西，誰也不能够望見。每個公館都經歷過了相當長久的年代，或是更換了幾個姓。每一個都有牠自己底秘密。大門底黑漆脫落了，又塗上新的，雖然經過了這些變換，可是牠們底秘密依舊被保守着，不為外面的人知道。

走到了這條街底中段，在一個更大的公館底門前，這弟兄兩個站住了。他們把皮鞋在石階上擦了幾下，抖了抖身上的雪花，便放下棉袍，提着傘大步走了進去。一瞬間他們底腳步聲就消失在黑洞裏面。門前又恢復了先前的靜寂。這所公館和別的一樣，也有一對石獅子在門口蹲着，屋簷下也掛着一對大的紅紙燈籠。只是門前多了一對長方形的大石缸。門牆上掛着一付木對聯，紅漆的底子上顯出八個隸書黑字：「國恩家慶，人壽年豐。」

風完全止住了。但空氣還是和先前一樣地寒冷。夜來了，牠卻並沒有帶來黑暗。上面是灰色的天空，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個大的天井裏完全蓋着雪，沒有一點兒縫隙。中間是一段凸出的過道，兩旁各放了幾盆蠟梅，花枝被雪蓋着，完全成了白色，像玉樹一般地美麗。

覺民在前面走，剛剛走上了左邊廂房底一級石階，正預備跨過門檻進去，一個女性的聲音在左上房底窗下叫起來：「二少爺，三少爺，你們回來得正好。剛剛動手在喫飯。快點去，裏頭還有客人。」說話的婢女鳴鳳，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腦後垂着一根髮辮，一件藍布棉襖裹着她底玲瓏的身子。瓜子似的臉龐也還豐潤，當她帶笑說話的時候，面頰上便現了兩個酒窩。她閃動着兩隻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們，並沒有一點畏縮或羞澀的樣子。覺慧在後面對她笑了一笑。

「好，我們放了傘就來。」覺民高聲答道。他並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進門檻去了。

「鳴鳳，什麼客？」覺慧也踏上了石階站在門檻上問。

「姑太太和琴小姐。快點去罷。」她說了便轉身向上房走去。

覺慧望着她底背影笑了一笑，等她底影子在上房底門裏消去時，他纔走進自己底房間。他底哥

哥正從房裏走出來，碰見他，便說：「你在和鳴鳳說些什麼？就攔這麼久，快點去喫飯，再晏一些時候恐怕飯都喫完了。」覺民說畢就往外面走。

「好，我就這樣和你去罷，好在我底衣服還沒有十分打溼，不必換牠了，」覺慧這樣回答着，就把傘拋擲在地板上，又跟了哥哥走出來。

「你總是這樣不講收拾，屢次說你，你總不聽。真是青山易改，本性難移！」覺民抱怨道，但他並沒有動氣，臉上還帶着笑容。他又回轉身去拾起了傘，把牠張開，仔細地放在地板上。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覺慧在旁看着他做這一切，微笑地說，「我底性情永遠是這樣。可笑你叫我快，結果反而是你就攔時間。」

「總是你哂嘴硬，我說不過你！」覺民裝出氣憤的樣子走了。

覺慧深知道他底哥哥底性情，猶如他底哥哥知道他底性情一樣，所以他並不介意，依然微笑地跟着他底哥哥走。他底腦海裏現出一個少女底影子，但一瞬間又消滅了，因為他走進了上房，在他底眼前又換了新的景象。

圍着一張方桌坐了六個人，上面坐着他底繼母周氏和姑母張太太，左邊坐着琴表姊和嫂嫂李瑞珏，下面坐着大哥覺新和妹妹淑華，右邊的兩個位子正空着。他和覺民向姑母行了禮，又招呼了表

姊，便揀了那兩個空位子坐下。女傭連忙盛了兩碗飯來。

「你們今天怎麼回來得這樣遲？要不是你們姑媽來玩，我們已經早喫過飯了。」周氏端着碗溫和地問道。

「今天下午本來沒有課，不過朱先生教我們練習演戲，所以弄得這時候纔回來。」覺民答道。

「剛纔還落大雪，外面想必很冷。你們坐轎子回來的嗎？」張太太半關心半客氣地問道。

「不，我們走路回來的，我們從來不坐轎子！」覺慧聽見說坐轎子，就像受了鞭打似的，着急地分辨道。

「三弟素來怕人說他坐轎子，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覺新嘲笑似地解釋道，衆人都笑了。覺慧半羞慚半困惱地埋着頭只顧喫飯。

「外面並不算很冷。風已經住了。我們一路上談着話，倒也覺得很舒服。」覺民客氣地回答姑母底話。

「二表哥，你們學堂裏的游藝會什麼時候開？你們方纔說演戲，就是預備開游藝會時候演的嗎？」琴向覺民問道。琴和覺民同年，可是比他小幾個月份，所以稱他做表哥。琴底姓名是張蘊華，她底小名叫琴，所以人們都這樣稱她。她在高家的親戚裏面算是最美麗，最活潑的姑娘，很早就進了女學校，如

今在省立一女師三年級讀書。

「大概在明年春天，下學期開始的時候。這學期就只有一個多禮拜的課了。琴妹，你們學堂什麼時候放假？」覺民問道。

「我們學堂上個禮拜就放假了。據說是經費缺少，所以早點放學。」琴回答道，她已經放下了飯碗。

「現在教育經費都被拉去充作軍費用掉了。每個學堂都是一樣地窮。不過我們學堂不同一點，因為我們校長和外國教員訂了約，不管上課不上課，總是照約付薪水，多上幾天課倒便宜些……據說校長和督軍有點關係，所以拿錢要方便一點。」覺民解釋說，他也放下碗。鳴鳳便絞了一張臉帕給他送過來。

「這倒好，只要有書讀，別的且不管牠，」覺新在旁邊插嘴道。

「我忘了，他們進的是什麼學堂？」張太太忽然這樣地問琴。

「媽底記性真不好，」琴帶笑答道，「他們進的是外國語專門學校。媽已經問過好幾次了。」

「琴兒，你說得不錯。我現在老了，不行了，記性壞了，今天打牌有一次連和也忘記了，」張太太微微搖著頭，帶笑地說。

這時大家都已放下碗，臉也措過了。周氏便說：「我們還是到那邊去坐坐罷。」於是推開椅子站起來。衆人也一齊站起，向旁邊那間屋子走去。

琴走在後面，雖覺民不多遠，覺民便走近她底旁邊低聲對她說：「琴妹，我們學堂明年暑假就要招收女生了。」

她驚喜地回過頭，臉上充滿着光輝，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發光地盯着他底臉，好像得到了一個絕大的喜訊似的。

「真的？」她問道，還帶着一點不相信的樣子，疑心他是故意和她開玩笑。

「當然真的。你看我什麼時候說過謊話？」覺民帶着莊重的樣子說，又回頭看着站在旁邊的覺慧，加了一句：「你不相信，可以問三弟。」

「我並沒有說不相信你的話，不過這個好消息來得太突然了，」琴興奮地帶笑說。

「事情倒是有的，不過能不能實行還是問題，」覺慧在旁邊接口說。「四川的社會裏面衛道的人太多了。他們底勢力還很大。他們一定會反對這件事。男女同校，他們一輩子連做夢也不會夢到！」他說着，現了憤慨的樣子。

「這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只要我們校長下了決心就行了。」覺民這樣說，是爲了寬慰琴的緣故。

「我們校長說過，要是沒有女學生來報名，他便叫他底太太第一個去報名。」

「不，我一定去第一個報名，」琴好像被一個偉大的理想鼓舞着似的，她熱烈地決定說，她底眼睛半夢幻地望着遠處。

「琴兒，你爲什麼不進來？老是站在門邊說些什麼？」張太太在裏面喚琴道，雖然是責備的話語，但聲音裏帶着笑。

「去和姑媽說，你到我們房裏去，我把這件事情詳細告訴你，」覺民低聲慫恿琴道。

琴默默地點着頭，向着她底母親那邊走去，在她底母親耳邊說了兩三句話，她底母親笑了一笑，說道：「好，可不要耽擱久了。」她點點頭，便向覺民二人走來，又和他們一道走出了上房。她剛走出門口，便聽見麻將牌在桌子上擦磨的聲音。她知道她底母親至少還要打四圈麻將。

三

「我們這學期讀完了寶島，下學期就要讀托爾斯太底復活，還有王爾德底遺扇記，」覺民對琴說，他底臉上顯出得意的微笑，這時他們已走出上房，剛下了石階。「下學期我們國文教員要改聘吳又陵，就是那個在新青年上發表喫人的禮教的文章的。這真是一個好消息！」

「你們真幸福！」琴激動地紅了臉，羨慕地說。「我們國文教員總是那般前清的舉人秀才，讀的書總是古文觀止一類。說到英文，讀了這幾年還是在讀一本謙伯氏英文讀本，據說以後還要讀莎士比亞府本事。總是那些老古董……我巴不得你們底學堂馬上就開放女禁，我好進去。」

「謙伯氏讀本也是好的，中國不是已經有了譯本嗎？聽說叫做什麼詩人解頤語，還出於林琴南底手筆，」覺慧在後面嘲笑道。

琴回過頭看他一眼，抱怨道：「三表弟，你總愛開玩笑，人家在說正經話！」

「好，我不再開口了，」覺慧只是笑着。「讓你們兩人去說罷，」他又這樣加了一句，便故意把脚步放慢些，讓他底哥哥和琴走進了他們底房間，而他自己卻站在門檻上。

左右兩面的上房以及對面的廂房裏電燈明亮地燃着，牌聲從左面上房裏送出來。四處都有人

聲。雖然天氣是這樣寒冷，可是人們依舊在活動。天井被雪片裝飾得那麼美麗，那麼純潔。覺慧昂着頭，東西張望，心裏異常輕快，他想大叫，又想大笑幾聲。他揮動手臂，表示他周圍有廣闊的空間，他底身子是自由的，並沒有什麼東西束縛着他，阻礙着他。

他又想起他所扮演的寶島裏的黑狗出場時，曾拍着桌子高呼旅店的侍者拿甜酒來。這種豪氣又陡然湧上了心頭，他不覺高聲叫道：「鳴鳳，倒三杯茶來！」

左面上房裏有人應了一聲，幾分鐘以後，那個年青的女子，端了兩杯茶，從左面上房裏走出來。

「怎麼只有兩杯？我明明叫你倒三杯！」他依舊高聲問。鳴鳳快要走到了他底面前，聽見這樣大聲的問話，似乎喫了一驚，手微微顫抖着，把杯裏的茶潑了一點出來，然後擡起頭看他，鎮定了自己，對他笑了一笑說：「我只有兩隻手！」

「你底嘴倒厲害！怎麼不端個茶盤來！」他說着也笑了，「好，把這兩杯茶端給琴小姐和二少爺去。」他把身子向左邊一側，靠在門框上，讓她走了進去。

很快地鳴鳳就走出來了。他聽見脚步聲，故意把兩隻腳放開，站在門中央，阻礙着她底路。

她默默地站在他背後，歇了一會才說：「三少爺，讓我過去。」她底聲音並不高。

不知是他沒有聽見，抑或是他聽見了故意裝着未聽見的樣子，總之他依舊那樣地站在那裏，並

不動一動。

她又照樣說了一次。並且加了一句說，太太那裏她還有事做。但他依舊不理睬她。他像石頭一樣地站在門檻上。

「鳴鳳……鳴鳳！」上房裏有人在叫，這是他底母親底聲音。

「放我去，太太在喊我了。」鳴鳳在他後面着急地低聲說。「去妥了，太太要罵的。」

「挨罵有什麼要緊，」他笑了，淡淡地說，「你可以告訴太太說，在我這裏有事做。」

「太太不相信的，要是惹動了她底氣，等一會兒客走了，說不定要挨一頓臭罵，」這少女底聲音雖然帶着張惶，但依舊很低，屋裏的人並不會聽見。她又用祈求的語調說：「放我去罷，三少爺，你叫我做什麼事，我總是做的。爲什麼還要這樣作弄我？」

這時候另一個少女底聲音響了，他認得這是他底妹妹淑華在說話：「鳴鳳，太太喊你去裝烟！」他便把身子一側，讓出了一條路，鳴鳳馬上就跑出去了。

淑華正從上房走出來，遇見鳴鳳，便責備地問道：「你到哪兒去了？爲什麼喊你，你總不肯答應！」我給三少爺端茶來，」她垂着頭回答，聲音很平板。

「端茶也要不了這麼久的時間！你又不是啞子，爲什麼喊你，你總不肯答應？」淑華今年不過十

四歲，卻也裝出大人底樣子來責罵婢女了，而且態度很自然，並沒有一點勉強的成分。「快去，太太要知道你在這兒故意不作聲，你又會挨罵的。」說畢她便轉身向上房走回去，鳴鳳一聲不響地跟着她走了。

這些話一字一字地送進了覺慧底耳裏，非常清晰。牠們像鞭子一樣地打擊着他底頭。他底臉突然發起熱來。他感到一種羞愧。他知道那少女所受的責罵，都是他給她帶來的。而且他對於他底妹妹底態度起了一種反感。他很想出來說幾句話替鳴鳳辯解，然而卻有什麼東西在後面拉住他。他不作聲地站在黑暗裏，觀察着這些事情，好像和他完全沒有關係。

她們去了，把他一個人留在這裏，一個少女的面龐又開始在他底眼簾前展現出來，這美麗的面龐上總是帶着那樣的表情：順受的，毫不抱怨，毫不訴苦的。像大海一樣，牠接收了一切，吞食了一切，卻並不給一點反響出來。

房裏的女性的聲音也不時送進他底耳裏，又使他看見了另一個少女的面龐，這也是一個美麗的面龐，可是這上面的表情就不同了：反抗的，熱烈的，而且是剛毅的，一切都不能忍受似的。這兩個面龐表示着兩種生活，指示了兩個命運。他把牠們比較了一番，不知道爲什麼他總覺得他更同情於前一個，更喜歡前一個。雖然後一個是更充滿了幸福和光明。

這時候前一個面龐在他底眼裏更顯得大了，順受的，哀求的表情變得更是引誘人。他想安慰她，給她一點東西。可是他想不出他有什麼東西可以給她。他無意間想到了她底命運。他明白她底命運在她出世時就已經安排好了，許多和她同類的少女都有了這同樣的命運，她一個人當然不能是例外。想到這裏，他對於命運底安排感到不平，他想反抗牠，改變牠。忽然他底腦裏浮現了一個異樣的思想。但過了一些時候他又不覺啞然失笑了。

「不會有的，這樣的事情做不到，」他自語道。

「假使真有了這樣的事情呢？」他又這樣地問自己，於是又想像到會有的那種種樣的結果，他底勇氣馬上就消失了。他又笑着說：「真是夢想！真是夢想！」

但這夢想也是可以使人留戀的，他好像不願意立刻就把它完全拋棄。他又懷着希望地發出一個疑問：「假使她處在琴姐那樣的環境呢？」

「那當然不成問題！」他自己決斷地回答道。這時候他真正覺得她是處在琴底那樣的環境裏了，於是在他與她之間一切都成了很自然的。

過了一些時候，他又笑起來，他在笑他自己，他說：「怎麼會有這樣的癡想……這簡直說不上愛，不過是好玩罷了。」

於是那個帶着順受的表情，的少女底面龐便漸漸消去了，另一個反抗的，熱烈的面龐又在他底眼前顯現出來。但這面龐不久也跟着消去了。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這一句陳腐的話，雖然平時他不見得就喜歡，但這時候他卻覺得牠是解決這一切問題的妙法了！所以他用慷慨激昂的調子把牠高叫出來。這所謂匈奴並不是就指外國人，而且他底意思並不是拿起真刀真槍到戰場上去殺外國人。他不過覺得做一個「男兒」應該拋棄家庭到外面去，一個人去創造出一番不尋常的事業。至於這事業是什麼，他自己也有一點含糊的概念。這樣唸着他就踱進了房裏。

「你看，三弟又在發瘋了！」房裏覺民正站在寫字檯旁邊，和坐在寫字檯前面籐椅上的琴談話，聽見覺慧底聲音，便擡頭望了他一眼，然後笑着對琴說。

琴也擡起頭望覺慧，譏笑地回答覺民道：「你難道不曉得他是一個英雄？」

「說不定就是黑狗，黑狗也是一個英雄！」覺民帶笑地說。琴也笑了。

覺慧被他們笑得有點惱怒了，於是動氣地答了一句：「無論如何，黑狗總比李醫生好，李醫生不過是一個紳士。」

「這是什麼意思？」覺民半驚訝半玩笑地問，「你將來不也是一個紳士嗎？」

「是的！是的！」覺慧憤憤地接口說。「我們底祖父是紳士，我們底父親是紳士，所以我們也應該是紳士嗎？」他閉了口，似乎等着他底哥哥來回答。

覺民起初不過是和弟弟開玩笑，這時候看見覺慧真正動了氣，想找話去安慰他，但一時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只是驚奇地望着他不作聲。琴在旁邊也不說什麼，只默默地看他們。

「够了，這種生活我過得够了。」到底還是覺慧不能夠忍耐，他又開口說下去。「大哥爲什麼要常常長吁短嘆？不是因爲過不下去這種紳士底生活，受不下這種紳士家庭中間的閒氣嗎？這是你們都曉得的……這個大家庭，還不會到五世同堂，不過四代人罷了，就弄成了這樣子。每一房就是一國，彼此在明爭暗鬥，其實不過是爭點家產……」他說到這裏愈是氣得厲害，好像有什麼東西阻塞了他底咽喉，他覺得有許多話要說，而一時卻說不出來。事實上使他動氣的，並不是他底哥哥。這有一個另外的原因，就是那個順受的少女底面龐。他覺得他和她本可以接近的，可是不幸在他們中間卻立了一堵無形的高牆，就是這個紳士的家庭。牠使他不能夠得到他所要的東西，所以他恨牠。

覺民注意地望着弟弟底發紅的臉和那兩隻光芒四射的眼睛，心中起了感觸，又苦痛，又悔恨，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他走去握着弟弟底手，又拍弟弟底肩膀，用激動的聲音說：「我不該和你開玩笑。你是對的。你底苦痛也就是我底苦痛……我們弟兄兩個永遠是在一起的……我們要這一切奮

關。」他說這些話，因為他還不知道在覺慧底腦海中，另有一個少女底面龐。

覺慧看見了哥哥底這種樣子，他底怒氣馬上消失了。他感動地聽着哥哥底話語，只是默默地點着頭。

琴也站起來，走到他們底身邊，聲音顫抖地說：「三表弟，我也不該笑你，我也是和你們永遠在一起的，我更應該奮鬥。我底環境比起你們底更困難。」

他們兩個都掉頭去看她，她底那一雙美麗的大眼裏射出一股憂鬱的光。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她底眼裏激漾。她底平日的活潑的姿態是沒有了，沈思的陰暗的臉部表情指示出來她底心裏的激蕩。他們第一次看見她這樣子，但他們馬上也就明白了是什麼東西在苦惱她。她說得不錯，她底環境是比他們底更覺困難。同情的念頭把他們底腦筋佔據了。她底憂愁時的面容因為不常見，所以比平日歡樂時的姿態更可愛，更動人。這時他們有了一種願望，願意犧牲自己底一切，只爲着使這少女底希望可以早日實現。但這願望是空泛的，他們並沒有什麼具體的辦法，而且他們也沒有把這認爲英勇行爲的意思，他們只覺得這是他們底義務。

他們這樣想着，便把自己的苦惱完全忘掉了。他們所想的只是琴底事。

後來覺民開口說了：「琴妹，不要緊。我們會替你設法。你只管放心做法。我平日相信『有志者事

竟成」的話。你該記得我們從前要進學堂，爺爺●起初不是極端反對嗎？後來到底是我們勝利了。」

琴向後退了兩三步，一隻手撐在寫字檯上面，一隻手摸着額角，身子就靠着寫字檯，她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癡呆地望着他們。

「琴姐，二哥底話也不錯，你只管放心好了，」覺慧也懇切地對琴說，「你只管好好地預備功課。把英文多多補習。只要考進了『外專』別的問題，總有法解決。」

琴輕輕挑了挑髮髻，微微一笑，但還帶了點焦慮地說：「我希望能夠如此。媽是不成問題的。她一定會答應我。只怕婆會反對。還有親戚們也會說閒話。就是你們家裏，除了你們兩個，別的人也會反對的。」

「這和他們有什麼關係？你讀書是你自己底事，況且你又不是我們家裏的人！」覺慧半驚訝半憤怒地說。

「你們不知道爲了我進一女師，媽已經受到了不少的閒氣。親戚們都說，這樣大的姑娘天天在街上走，給人家看見像什麼樣子，簡直失了大家的閨範。五舅母去年就當面笑過我一次，我一點也不

覺得什麼，我只可憐她沒有智識。然而媽卻苦了。媽底思想完全是舊式的，雖然比另外一般人高明一點，但也高明不了多少。媽愛我，所以肯把責任擔在自己底肩上，不顧一般親戚底非笑，這並不是因為她相信進學堂是對的。……進學堂已經够了，還要進男人底學堂，和男學生一起上課！你們想，我們底親戚中間有哪個敢說這件事是對的？」琴愈說下去愈是憤激，身子直立起來，兩眼發射出光芒，射在覺民底臉上，似乎要從他那裏找到一個回答。

「大哥是不會反對的，」覺民無心說出了這一句話。

「加上他一個人又有什麼用處？大舅母就會反對。而且四舅母，五舅母又有說閒話的資料了，」琴接着說，聲調很熱烈。

「管她們說什麼！」覺慧接口道，「她們一天喫飽飯，閒得沒有事做，當然只有說東家長西家短。便是你沒有做什麼事可以給她們非笑，她們也會給你捏造一點事出來。總之我們沒法堵住她們底口，橫豎該被她們取笑，讓她們去說好了，只當不聽見一般。」他說着自以為把她們罵了幾句，心裏很是暢快。

「三弟底話很有道理，琴妹，就這樣決定罷，」覺民鼓勵地說。

「我現在決定了，」琴底臉上忽然起了一道光輝，依然恢復了活潑剛毅的樣子，然後又覺悟似

的堅決地說：「我知道一件事業，一個改革底成功是需要不少的犧牲來作代價的。現在這改革就要開始了，讓我來作一個犧牲罷。」

「你有這樣的決心，事情一定成功，」覺民安慰她道。

琴微微笑了一下，依舊用堅決的調子說：「成不成功，沒有什麼大關係。總之，我要試牠一下就是了。」覺民弟兄兩人都帶着讚嘆的眼光望着她。

隔壁房裏的鐘聲送過來，是九下。

琴理了理髮髻，說：「我該走了，那四圈牌該完了罷。」她說着使向外面走，又回頭帶笑招呼他們：「有空到我們家裏來玩，我一天在家空閒得很。」

「好，」兩人齊聲應道。他們把她送出門，看她底影子進了上房，然後回轉來。外面的空氣很冷，可是一回到房裏人又覺得暖和多。弟兄兩個人心裏都很溫暖。

「琴真是一個勇敢的女子，」覺民想起了琴，不覺衝口發出了這樣的讚語。他還沈溺在幻想中，過後又忽然說：「像琴那樣活潑的女子，也有她底痛苦，真想不到。」

「是的，每個人都有自己底痛苦，我也有的，」覺慧答應時，說到後一句話忽然住了口，好像說了什麼不願意說的話。

「你也有痛苦？你底痛苦是什麼？」覺民驚訝地問。

覺慧臉紅着，急急分辯道：「沒有什麼，我不過說着玩的！」

覺民不說什麼，只是疑惑地望着他底臉。

「姑太太底轎子！」外面有人在叫，這是鳴鳳底清脆的聲音。在街中響着鑼聲，沈重而悲愴，二更鑼敲了。

四

夜死了。電燈光也死了。黑暗統治着這一大公館。電燈光死去時所發出的那一陣淒慘的叫聲還在空氣裏蕩漾，雖然聲音很低微，卻是無所不在，便是屋角裏也似乎有極其低微的哭泣。歡樂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是悲泣的時候了。

人們都躺下來，卸下了他們白日裏所戴的面具，結算這一日的總帳。他們打開了自己底內心，把祕密展露給自己看，發見了自己底靈魂底一隅，那隱秘的一隅。他們悔恨着，悲泣着，爲了這一日的浪費，爲了這一日的損失，爲了這一日的痛苦生活。自然，人們中也有少數得意的人，可是他們已經滿意地睡熟了，剩下那些不幸的人，失望的人在不溫暖的被窩裏悲泣自己底命運。無論是在白日或黑夜，世界都有着兩個不同的面相，爲着兩種不同的人類而存在的。

在僕婢室裏一盞瓦油燈慘淡地發出了微弱的光亮，燈芯上結着一朵大燈花，垂下來，被燒得發聲叫，使這貧窮的屋子裏更顯得黑魘魘的。右邊的木板牀上躺着肥胖的女傭張嫂，斷續地發出那粗促的鼾聲。在左邊同樣也有一張較小的木板牀，上面坐着那十六歲的婢女鳴鳳，她癡癡地望着燈花。

照理，她在一個整天的勞苦工作之後，等太太小姐們睡好了，暫時地恢復了自己身體的自由，當

然應該早早睡去才是。然而在這些日子裏，鳳凰似乎特別尊重這些自由的時間，她要享受牠們，她不肯輕易把牠們放過，所以她不要早睡。她在思索，她在回想。她是很安靜，沒有誰來攪擾她，那些終日在她底耳邊響着的命令的，責罵的聲音都消滅了。

她和別的人一樣，在白晝裏也戴着假面具忙碌，歡笑，這時候，在她近來所寶貴的自由時間裏，她也卸下了面具，打開了自己底內心，把秘密展露給自己看。

「我在這兒過了七年了，」第一個念頭就是這個，近來常常來折磨她。七年卻也是個長時期呢！她常常奇怪這七年的生活竟然這樣平淡地過去了。雖然這其間流了不少的眼淚，喫了不少的打罵，但畢竟是很平常的，流眼淚和喫打罵已經成了她底平凡生活裏的點綴，她認為這是無可避免的事，雖然自己不見得就願意牠來，但是來了也只好忍受。世間的一切都是由一個萬能的無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之所以到這地步，也是命中註定的罷。這便是她底簡單的信仰，而且別人告訴她的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她底心裏另外有一種東西在作怪，她自己也不知道有這種東西存在着，但這東西卻開始活動起來了。牠給她煽起了一種渴望。

「我在這兒過了七年了，看看就要翻過八個年頭呢！」她陡然感覺到這種生存底單調，心裏有

了感傷，像那些與她同類的少女一樣開始悲嘆着自己底命運。「大小姐在時，常常跟我談起歸宿，不曉得我將來的歸宿在哪兒？」她底眼前現出了一片茫茫的荒野，看不見一個光明的去處，一個熟面孔在她底眼前晃動着。「要是大小姐在時，還有個關心我的人，她教我明白許多事情。又教我讀書認字。她現在死了，好人是活不長久的！」她自語着，說到這裏，淚珠迷了她底眼睛。她是在爲自己悲傷。

「這樣的日子我不曉得還要過多久？」她悲苦地問着自己。過去的情景帶着恐怖回來了。她底記憶是這樣開始的：七年以前，也是在下雪的時候，一個面貌兇惡的中年婦人從喪失了妻子的她底父親那裏領走了她，送她到這公館裏來。於是聽命令，做苦事，流眼淚，喫打罵便接連地來了，這一切成了她底生活裏的重要事象。平凡的，永遠是如此平凡的。這其間她也曾像別的同年紀的少女那樣，做過一些美麗的夢，可是這些夢只一剎那間就過去了。現實威壓的統治着一切。她也曾夢想過精美的玩具，華麗的衣服，美味的飲食和溫暖的被窩，像她所服侍的小姐們所享受的那樣；而且她甚至禮祝過那美麗的理想環境早日到來。然而日子不停地帶着她底痛苦過去了，並不曾給她帶來一點新的東西，甚至新的希望也沒有。

「命呵，一切都是命裏定下了的，」她拿這樣的話來安慰自己，甚至在想到喫打罵的時候。她又想着：「要是我底命是跟小姐們底一樣呢？」於是她就沈溺在幻想裏，想像着自己穿了漂亮的衣服，

閒懶地遊玩着，受着父母底寵愛，受着少爺們底崇拜。後來一個俊美的少爺來，把她接了去，整日地撫她。

「沒有的事，真是癡想，」她微笑道，「我底歸宿絕不是這樣的！」她想到這層，又收斂了笑容，臉陰沈起來。她這時清楚地知道她底歸宿絕不會是那樣的。事實會是：她到了相當的年紀，太太對她說：「你底事情做够了，」於是用一乘小轎子把她擡了出去，給一個太太所選定，她白己不認識的男人，也許還是一個三四十歲的漢子，於是貧苦地生活下去，給他做事，給他生小孩，或者甚至在和那個男子同睡了十幾天之後又回到原來的公館裏，所不同的是那時她可以得一點工錢而且不至於常常挨罵罷了。「五太太用的喜兒不就是這樣的麼？」她想到。

「真的可怕得很，這樣的歸宿不是跟沒有歸宿一樣嗎？」她想起那個在前面等着她的命運，不覺身子戰抖起來。她記得自從喜兒嫁後回來辮子改成了髮髻以後，她常看見喜兒一個人躲在花園裏面垂淚，喜兒有時候還向人敘說她底丈夫待她如何不好。這一切不過是來給鳴鳳預報她自己底歸宿罷了。

「黑暗，只有黑暗，還不如像大小姐那樣死了好！」她悲苦地嘆道。周圍的黑暗向她包圍過來，燈光因了燈花增大而變得更微弱了。對面牀上的鼾聲直往她底耳邊送；她懶洋洋的站起來，撥了燈芯，

又把燈花去掉，眼前頓時明亮起來。她覺得心情也略爲寬鬆了一點，便向對面牀上望了一下。張嫂側身睡着，被褥沉重地壓在她底身上，只露出一頭亂髮和一小半邊臉。她底和怪叫差不多的鼾聲，一股地從被裏冒出來，因爲是被厚的被褥悶住了以後發出來的聲音，所以更顯得可怕。她底身子腫的擺在牀上，成了一大堆；這肥婦睡得很熟，動也不動一動，就像一條豬。鳴鳳不覺罵了一句：「真正是活活的一口豬！」她苦笑。

這一笑也並不能減輕她底心上的重壓。黑暗依舊從四面八方襲來。黑暗中隱約顯露着許多難笑的歪臉，到處都是。這些臉向她逼近，有的變成了怒容，張口向她罵着。她畏怯地用手遮住了眼睛，便又坐了下去。

風開始在外面怒吼，猛烈地搖撼着窗戶，把窗格上糊着的紙吹打得悽慘地叫。寒氣透過窗紙，屋裏驟然冷起來。燈光也在顫抖了。一股寒氣從衣袖裏侵到她底身上。她打了一個冷噤，便放下手，又把眼睛向周圍望了一下。

「好，還是睡吧，」她無精打彩地說道，一面解棉襖底鈕扣。她把每件衣服都解開了，只剩了裏面一件汗衫。胸前那兩堆柔軟的肉凸起在汗衫裏，她忍不住用手去揉弄一下。臉上略爲露了笑容。

「年紀也不小了。日後不曉得到底有什麼樣的歸宿？」她想到這裏不覺又悲嘆起來。忽然一個

男子底面顏在她底眼前搖晃。他似乎在望着她笑。她明白他是誰。她底心靈頓時開展了。一線希望溫暖着她底心。她盼望着他向她伸出手。她也許會把她從這種生活裏拯救出來。但這面顏卻漸漸向空中昇上去，愈過愈高，便不見了。她帶着夢幻的眼睛望着那滿是灰塵的屋頂。

一股寒氣打擊着她底敞開的胸膛，把她從夢幻的境地中帶了回來，她拭着眼睛，悲嘆地說：「不過是一場夢罷了。」她戀戀不捨地把四周又望了一下，然後帶着決心地脫了棉褲，又把衣服脫了壓在被上，很快地鑽進了被窩裏。

這時候在她什麼都沒有了。兩個大字不住地在她底腦裏打轉，這就是大小姐生前常常向她說起的「薄命」。

這兩個字不住地鞭打着她底心，她開始在被窩裏哭起來。聲音很低，爲的是怕驚醒別的人。燈光又漸漸地黯淡下去。風在外面高聲嘆息。

五

轎子裏是一片漆黑，狹小得像一個囚籠，但裏面卻是靜寂而安穩。

沈重的鑼聲在這靜夜裏的積雪的街道中悲愴地響着，響徹了這寒冷的空間，壓過了轎夫們在雪上的脚步聲。起初兩個大的聲音接連從鑼上發出來，於是向四面擴大，被風吹到四方，漸漸變成稀薄而微小，以至於差不多聽不見了。於是新的聲音又接連地響起來代替了舊的，甚至於還要比舊的高一點。

兩乘轎子跟在鑼聲後面，轎夫底脚步下得很慢，好像怕追過鑼聲就會失掉這個莊嚴的伴侶一般。但走過了兩條街以後，鑼聲終於轉變去了，只剩下那逐漸消失的令人惋惜的餘音，在轎夫底耳裏，在轎中人底耳裏。

半老的僕人張升提着燈籠在前面給這兩乘轎子引路。他縮頭登肩地走着，像是受不住這樣的寒冷似的。他偶爾發出一兩聲短促的咳嗽，打破這多少有點令人恐怖的靜寂。

轎夫們並不說話，默默地負着肩上的重擔，不十分在意地大步走着。雖然寒氣包圍過來，冷凍的雪刺着他們底穿着草鞋的赤腳，但他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環境，而且他們還知道路並不長，不久他

們就會到了目的地，於是可以在烟燈旁邊或紙牌桌子旁邊來消遣其餘的光陰了。他們走着，平靜地，有規律地走着脚步，有時候換一換肩，或是放下一隻手在嘴邊呵一口熱氣，熱血漸漸地循環逼了他們底身體，他個底背上甚至出了汗，微微打溼了身上穿的舊的薄棉短襖。

琴底母親張太太坐在前面的一乘轎子裏，她剛剛翻過四十歲的年紀，可是身體已經顯露出了衰老的痕跡。在搓了八圈麻將以後，她便感到十分的疲倦。她坐在轎子裏面昏沈沈的，沒有一點思想，風有時吹弄着轎簾，她也不覺得。

琴卻和她底母親相反，她異常興奮。她想着那不久就要發生的，她有生以來的第一件大事。那件大事正像一個可愛的東西似的放在她底面前，非常眩目。她決定要去拿牠，但她又知道她底手一旦伸出就會被人阻止，她還不能確定她是否可以把這件東西拿到手，可是她決定去拿牠，雖然是決定了，但她仍舊多少有一點對於失敗的顧慮，所以她還有些膽怯，還有些怕伸出手來。於是複雜的思想來到了她底腦裏，使她時而高興，時而憂鬱。她並不注意到周圍的一切。她把自己關閉在思想裏，一直到轎子進了大門而放在大廳上的時候。

和往常一樣，她跟着母親進了裏面，先到母親底房間，看女傭伺候母親換了衣服，自己給母親收拾起來，放進櫥裏去。

「不曉得怎麼樣，竟然這樣疲倦。剛剛翻過了四十歲，就變得這般衰老了。」張太太換上一件湖縐皮襖，頹然倒在牀前一張藤椅上，感嘆地說。

「媽，你今天牌打多了，」琴在桌子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和她底母親底座位斜對着，她帶笑地望着母親說。「本來打牌太費精神，虧得你還打了十二圈。」

「你總是怪我打牌，你不曉得，像我這樣大的年紀，不打牌又有什麼事情可做？」張太太帶着微笑的慘容說。「不然就是像你婆婆那樣整天去誦經念佛，可是我又做不到。」

「我並不是叫媽不要打牌，我不過說牌打多了費精神，」琴分辯道。

「這一層我也曉得，」張太太和藹地說。她忽然注意到女傭李嫂還垂着頭無精打彩地立在衣櫥前面，便對她說：「李嫂，你去睡罷，沒有事了。」李嫂應了一聲，正要轉身走出去，張太太又問了一句：「茶燬了嗎？」

「是，燬在『五更雞』上面，」李嫂應道，便向外面走了。

張太太又繼續着說下去：「你說什麼——呵，你說牌打多了費精神。這一層我也曉得，然而我底

精神不費也等於費的，而且活着無事可做，這樣活久了也沒有趣味，活得太久了，反而惹人討厭。」她說了這些話，便閉上眼睛，兩手交叉地放在胸前，似乎要睡去的樣子。

屋裏異常靜寂，只有鐘擺笛答地響着。

琴本來有重要的話要對她底母親說，可是看見這樣子，知道今晚沒有說話的機會，便站起來，想喚醒母親上牀去睡，免得受涼。但她剛剛站起，張太太就睜開了眼睛，望着她說：

「琴兒，給我倒杯茶來。」

琴應了一聲，便走到茶几前，拿個茶杯，把煨在「五更雞」上面的茶壺拿下來，滿滿斟了一杯茶，送到母親面前，放在旁邊的一個矮凳上，說：「媽，茶來了。」但她並不走開，還立在母親旁邊，呆呆望着母親。她覺得機會來了，可是她還有點膽怯，話到了口，又被收回去了。

「琴兒，你也倦了，可以去睡了，」母親溫和地說，從矮凳上端起茶杯接連喝了兩口。

「媽，」琴並不走開，卻這樣喚一聲，聲音有點戰抖，這是因了激動的緣故。

「什麼事？」張太太仰起頭看琴，驚訝地問，她知道琴有什麼不尋常的話要對她說。

「媽，」琴又喚了一聲，一面低着頭玩弄她底衣角，慢慢地說下去：「二表哥說他們底學堂明年下學期就要招女生了，我想去投考。」

「你說什麼，男學堂收女學生？你還去投考？」張太太喫了一驚，疑心她自己聽錯了話，便驚訝地問道。

「是的，」琴畏怯地回答，過後又解釋道：「這並不希奇。著名的北京大學已經收了三個女學生，南京，上海也有實行男女同學的。」

「現在的世界不曉得要變成什麼樣子！有了女學堂還不夠，又在鬧什麼男女同學！」張太太感嘆地說。「我們從前做姑娘的時候，萬萬想不到會有這些花樣！」

這些話好像一瓢冷水似的向琴底身上潑來，她覺得一身都冷了，她癡癡立着，不作聲。但她還不曾完全絕望，她底勇氣又漸漸地恢復了，使她可以說出下面的話：

「媽，如今時代不同了，和那時候已經隔了二十幾年呢！世界是一天一天地變新的。女人和男子都是一樣的人，為什麼不可以和男子同一個學堂讀書……」

她還要說下去，可是她底母親止住了她。張太太笑了，又說：「我不和你講道理。我講不過你，你進學堂讀了這許久的書，自然會講話。你會從你底新書本裏而找些大道理來駁我。我曉得你會罵我是個老腐敗。」

琴也笑了，但不久她又憂鬱地央求道：「媽，答應我罷。你平常總是很相信我的。你從來沒有拒絕

過我什麼事情！」她說到最後的一句，把聲音弄得非常柔和。

張太太底心有點軟了，她說：「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才受了不少的開氣。然而我並不怕人說閒話。我很相信你，隨便什麼事情，我都情願讓你去……不過這件事太重了，你婆婆第一個就會反對，難道你肯讓我因為這件事情去和你婆婆作對？還有親戚們也都會講閒話的。」

「你不是說過無論什麼閒話你都不害怕嗎？」琴熱烈地說，她還帶着希望在和困難奮鬥。「婆婆住在尼庵裏頭，一個月裏面難得回來在家裏住兩三天。這幾個月簡直一次也不回來了。哪個管她說什麼話！既然她平日不照料家裏的事，只要你拿定了主意像以前許我進一女師的事那樣，親戚們也沒有什麼理由反對的。他們說閒話，我們只當沒有聽見。」

張太太沈默了一些時候，然後頹唐地說：「以前我很有膽量，可是如今老了，我不願意再聽親戚們底閒話了。我很想平靜地活幾年，不願意再找什麼麻煩。你看，我也並不是一個絲毫不體貼兒女的母親。你父親早早死去了，剩下一個你，把責任都放在我底肩頭上。我不會要你聽過腳，小時候就叫你到你外公家裏去跟着表兄弟們一起讀書，後來你要進學堂，我又不顧一切地把你送進了學堂。你看你五舅母底四表妹不是腳纏得很小，連字也不認識幾個嗎？便是你大舅母底三表妹不是很早就不能讀書了嗎？我比較總算對得起你。」她還想說下去，可是身體的疲乏使她住了口。她默默地望着琴，看

見琴底絕望到差不多要悲泣的表情，心裏又覺得不忍，於是溫和地說：「琴兒，你去睡了罷。好在時間還早，是明年秋天的事，我們將來再商量罷。我總會替你想法的。」

琴悲聲答應了一個「是」字，便垂頭失望地走出來，穿過那小小的堂屋回到自己底房裏。她失望，但她並不抱怨母親，她反而感激母親曾經十分體貼過她。

屋裏顯得十分淒涼，似乎一切的希望都完結了，甚至牆壁上掛的父親底遺容也對她哭起來。她覺得自己底眼睛潤溼了。她無聊賴地解下裙子放在牀上，然後走到書桌前面，先撥了桌上錫燈盞裏的燈芯，便坐在書桌前面的凳子上。燈光突然明亮了，書桌上的「新青年」三個大字映入她底眼裏，她隨手把這本雜誌翻了幾頁，無意間看見了下面的幾句話：「……我想最要緊的，我是一個人，同你一樣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個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數人所說的……一切的事情都應該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決……」原來她正翻到易卜生底劇本娜拉。

這幾句話對於她簡直成了一個啓示，眼前頓時明亮了。她恍然明白她底事情並沒有絕望，不能成功還是要她靠自己努力。總之希望還是有的，希望在自己，並不在別人。她想到這裏，一切的悲哀都沒有了，她高興地提起筆寫了下面的一封信：

「倩如姊：

今天我底表哥告訴我說「外專」已經決定明年秋季招收女生。我決定將來去投考。你底意思怎樣？你果然和我同去嗎？希望你不要顧慮一切。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堅決地奮鬥，給後來的姊妹們開闢一條新路，給她們創造幸福。

有暇請到我家裏來玩，我還有話和你詳談，家母也歡迎你來。

蘊華。××日

她寫好了信，自己讀過一遍，然後填上了日子，又仔細地加上新式標點。白話信雖然據她底母親說是「比較文言拖長了許多，而且俗不可耐，」但她近來卻很喜歡寫白話信，並且寫得很工整，甚至於把「的」「底」「地」三個字底用法也細心地分別清楚。她爲了學寫白話信，曾經把新青年雜誌底通信欄仔細研究過一番。

覺新是覺民弟兄所稱做的「大哥」的人。他與覺民弟兄雖然是同一個母親所生，而且同住在一個家庭裏，可是他底環境卻與他們底不同。他在這一房裏算是長子，在這一個大家庭裏又算是長房底長孫，就因為這個緣故，在他出世的時候，他底命運便被決定了。

他和他底幾個兄弟一樣，生來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聰慧，在家裏得着父親底鍾愛，在私塾得着先生底讚美。看見他的人都說他日後會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底父母也在暗中慶幸有了這樣的一個「寧馨兒」。

他在愛的環境中漸漸長成，到了進中學的年紀。在中學裏他是一個成績最優良的學生，四年課程修滿畢業的時候又名列第一。他對於理化的科目很感到興趣，打算畢業以後再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學裏去繼續他底研究，還想到德國去留學。他底腦裏充滿了許多美麗的幻想。在那時期中他是一個為一般同學所羨慕的人。

然而惡運來了。在中學修業的四年中間他失掉了母親，後來他底父親又為他找了一個更年輕的繼母來。這繼母還是他底死去的母親底堂妹。環境似乎變更了一點，至少他失去了一件東西。固然的

他知道，而且深切地感到母愛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的。不過這還不會在他底心上留下一個十分顯著的傷痕。因為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他底前程和他底美妙的幻夢。同時他還有一個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人，那是他底一個表妹。

終於到了一天他底幻夢被打破了，很殘酷地打破了。事實是這樣：在他從師友底讚譽中得着畢業文憑歸來後的那天晚上，父親把他叫到房裏去對他說：

「你現在中學畢業了。我已經給你看定了一房親事。你爺爺希望早點有一個重孫，我也希望早日抱孫。你現在已經到了娶親的年齡，我想早日給你娶親，也算了結我一樁心事……我在外面做官多年，積蓄卻並不多，總算還廉潔。現在年紀漸漸大了，我也想休養休養，要你來幫我料理點家事。所以你更不少掉一個內助。李家親事我已經準備好了，下個月十三是個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年內就結婚。」

這些話來得太不尋常了，他仔細地把牠們都聽懂了，卻又好像不憤得似的。他不作聲，只是點點頭，他不敢看父親底眼睛，雖然那眼光依舊是溫和的。

他不說一句反抗的話，而且也沒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點頭，表示願意順從父親底話。可是後來他回到自己底房裏，關了門倒在牀上用被蓋蒙着頭哭，爲了他底破滅了的幻夢而哭。

原书缺页

他只悲悼自己的命運。但他忍受了他順從了父親底意志，沒有一點不平。可是在心裏他卻爲着自己痛哭，爲着他所愛的那個女郎痛哭。

到了訂婚的日子他被人玩弄着，像一個傀儡；又被人寶愛着，像一個寶貝。他做人家所要他做的事。他沒有快樂，也沒有悲哀。他做這些事，好像這是他應盡的義務。到了晚上這個把戲做完賀客散去以後，他疲倦地，忘掉一切地熟睡了。

訂婚以後，他終日沒有目的地隨便遊玩，把平日所用的書籍整齊地放在書櫥裏，不去動牠。他打牌，看戲，喝酒，或者依他底父親底話去作自己結婚時的種種預備。他不大用思想，他平靜地等着新的配偶底到來。

不到半年，新的配偶果然來了。祖父和父親爲了他底婚禮特別在家裏搭了戲臺演戲慶祝。結婚儀式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他自己也在演戲，他一連演了三天的戲，才得到了他底配偶。這幾天他又被人玩弄着像一個傀儡；被人寶愛着像一個寶貝。他沒有快樂，也沒有悲哀，他只有疲倦，但多少還有點興奮。可是這一次當把戲做完賀客散去以後，他卻不能夠忘掉一切地熟睡了，因爲在他底旁邊還睡着一個不相識的姑娘。在這時候他還要做戲。

他結婚，祖父有了孫媳，父親有了媳婦，別的許多人也有了短時間的笑樂，但他自己也並不是一

無所得。他得了一個能够體貼他的溫柔的姑娘，她底相貌也並不比他心目中的那一個「她」差多少。他滿意了，在短時期中他享受了他以前不曾料想到的種種樂趣，在短時期中他忘掉了過去的美妙的幻夢，忘掉了另一個女郎，忘掉了他底前程。他滿足了，他陶醉了，陶醉在一個少女底溫柔的撫愛裏。他底臉上常常帶着笑容，而且整日躲在房間裏陪伴他底新婚的妻子。周圍的人在羨慕他底幸福，而他也以為自己是幸福的了。

這樣的過了一個月，有一天也是在晚上，父親又把他叫到房裏去對他說：

「你現在結了親，應該靠自己掙錢來過活了，也免得別人說閒話。我把你養到這樣大，現在又給你娶了媳婦，總算盡了我做父親的責任。以後的事要完全靠你自己了。家裏雖然有錢可以送你到下面去繼續求學，但是一則你已經有了妻子，二則現在沒有分家，我自己又在管賬，不好把你送到下面，而且你到下面去讀書，爺爺也一定不贊成……我已經給你找好了一個位置，就在××公司，錢雖然不多，總够你們兩個人零用。你好好去做，將來也許還有更好的事。明天你就到××公司辦事，我領你去，那裏面有幾個同事都是我底朋友，他們會照料你的……」

父親一句一句地平板地說下去，好像這些話都是極其平常的。他聽着，他應着。他並不說他願意或是不願意。一個念頭在他底腦海裏打轉：「一切都完了。」他底心裏藏着不少的話，可是他一句話

也不說。

第二天午飯後父親對他談了一些關於在社會上做事應取的態度的話，他一一記住了。兩乘轎子把他們父子送到××公司事務所門口。他跟着父親進去，見了經理和其他幾個職員，經理問了他幾句話，他都依照父親所教給他的回答了，和背書差不多。他見了那四十多歲有八字鬚的駝背的黃經理，那面貌和老太婆相似的陳會計，那身長而瘦削的王收賬員，以及其他兩三個相貌平常的職員，這些人雖然對他很客氣，但他總覺得他們和他不是一類的人，在談話上，在舉動上；而且他也有點奇怪爲什麼以前就很少看見這種人。

父親先去了，留下他在那裏，惶恐而孤獨，好像被拋棄在荒島上，在喫人的野人中間。他並沒有辦事，一個人癡呆地坐在經理室裏，看着經理和別人談話。這樣整整坐了兩個多鐘頭，經理忽然發見了他，便對他客氣地說：「現在沒有事，世兄請回去罷。」於是像囚犯遇赦似的，他高興地雇了轎子回家，一路上催着轎夫快走，他覺得世間再沒有什麼東西是比家更可愛的。

他回到家裏先去見祖父，聽了一番訓話；然後去見父親，又是一番訓話。最後他回到自己底房裏，妻又向他問長問短，到底是從妻那裏得到一些安慰的話。第二天早晨在家用過早點後他便到公司裏去，一直到下午五點鐘才回家。這一天他有了自己底辦公室，而且在經理和同事們底指導之下開

始辦了事。

這樣在十九歲的年紀他便大步走進社會了。他逐漸熟習了這環境，學得了新的生活方法，而且逐漸把他在中學四年中所得到的學識忘掉。這種生活於他不再是陌生的了。當他第一次領到三十幾元現金的薪水時，他心裏充滿着歡喜和悲哀，一方面因為這是自己第一次掙來的錢，他方面卻因為這是賣掉了自己前程所得的結果。可是以後一月一月平淡地生活下去，他按月領到那三十幾元現金的薪水，他便沒有什麼感覺了，沒有歡喜，也沒有悲哀。

這種生活也還是可以過活下去的。沒有歡喜，也沒有悲哀。雖然每天照例要看見那幾副嘴臉，聽那些無味的談話，做那些呆板的事，可是他周圍的一切還是平靜而安穩。家裏的人不來攪擾他，讓他和妻去過他們底安靜的生活。

然而不過半年他一生中的另一個大事變又發生了：時疫奪去了父親，他和兄弟姊妹們底哭聲並不能夠把父親留住。父親去了，把這一房底責任放在他底肩上。上面有一個繼母，下面有兩個在家的妹妹和兩個在學校裏讀書的弟弟。這時候他還只有二十歲。

他底心裏充滿了悲哀，他為死去的父親而哭，他卻不曾想到他自己底命運如今是變得更可悲的了。他底悲哀不久便逐漸消去。在父親底棺木入土以後，他似乎就把父親完全忘掉了。他不僅忘掉

了父親，同時他還忘卻了過去的一切，他甚至忘卻了自己底青春。他平靜地把這家庭底擔子放在他底青年的肩上，像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似的來處理一切。在最初的幾個月，這擔子還不算沈重，他負着牠並不覺得吃力。可是短短的時期一過，許多有形和無形的箭便開始向他射來，他避開了一些，但也有一些射到了他底身上。他有了一個新的發見，他看見了這個大的紳士家庭底另一個面目。在和平的，愛的表面之下，他看見了仇恨和鬭爭，而且他自己也就成了被人攻擊的目標。雖然他底環境使他忘掉了自己底青春，但他底心裏究竟還燃燒着青春的火。他憤怒，他極力和這一切奮鬥，他以為他底行爲是正當的。然而奮鬥底結果只是給他招來了更多的煩惱和更多的敵人。這個大家庭是由四房組織成的。他底祖父本來有五個兒子，但他底二叔很早就死了，並沒有娶過親。在現有的四房中，除了他自己底這一房外，三叔這一房是比較和他接近。四叔和五叔對他都不大好，尤其是四姨和五姨在暗中同他這一房鬧得厲害，靠了牠們底力量，許多關於他的閒話就流傳出去了。

奮鬥底結果是沒有一點用處，而且他也疲倦了。他想，這樣不斷地和她們爭鬧有什麼好處呢？她們永遠是那樣的，女人，他絕不能夠使她們屈服，那麼他又何必去自尋煩惱，去浪費精力？他覺悟了，他決定了。他又發明了新的處世方法，或者更可以說是處家的方法。他不和她們爭鬧了，他在可能的範圍內極力和她們敷衍，他對她們非常恭敬，他陪她們打牌，他替她們買東西……總之他犧牲了一部

分的時間去討她們底歡心，只爲了想過一點安靜的生活。

不久他底大妹因肺病死了。這雖然給他帶來悲哀，但他同時也覺得心裏輕鬆一點，似乎肩上的擔子減輕了不少。

又過了一些時候，他底第一個嬰兒出世了，是一個男孩。他爲了這事情很感激他底妻，因爲這孩兒底出世給他帶來了莫大的歡喜。他覺得自己已經是沒有希望的人了，以前的美妙的幻夢永遠沒有實現的機會。他活着只是爲了來負那肩上的擔子，他活着只是爲了維持父親遺留下的這個大家庭。然而現在他有了一個兒子，這是他底親骨肉，他所最親愛的人，他可以好好地教養他，把他底前程拿來在兒子底身上實現，他底兒子原是由他來的，兒子底幸福也就是他自己底幸福。這樣想着他便得了安慰。他覺得他底犧牲也不是白費的，已經得到酬報了。

於是五四運動發生了。報紙上的如火如荼的記載喚醒了他底被忘卻了的青春。他和他底兩個兄弟一樣貪婪地讀着本地報紙上轉載的北京消息，以及後來上海的六三運動的記載。本地報紙上還轉載了新青年和每週評論裏的文章。於是他在本城唯一售賣新書的那家店舖裏買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買了兩三份每週評論。他讀了，裏面一個一個的字像火星一般點燃了他們弟兄底熱情。那些新奇的議論和熱烈的文句帶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了他們三個，使他們並不經過

長期的思索就信服了。於是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星期評論等等都接連地到了他們底手裏。舊出版的和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兩雜誌，只要能買到的，他們都買了，甚至新青年底前身青年雜誌也被書店裏的那個老店員從舊書堆裏檢了出來送到他們底手裏。

每天晚上，他和兩個兄弟輪流地讀着這些書報，連通訊欄也不肯輕易放過。他們有時候還討論這些書報中所論及的各種問題。他底兩個兄弟底思想比他底更激進一點，而他只是一個胡適主義者，並且連胡適底易卜生主義一篇文章，他也覺得議論有點過火。他很贊成劉半農底作哲學，他又喜歡託爾斯泰底無抵抗主義。雖然他並沒有讀過託爾斯泰自己關於這方面的文章，只不過看到一篇呆子伊凡的故事。

作哲學和無抵抗主義對於他的確也有很大的用處，就是這東西才把新青年底理論和他們這大家庭底現實環境毫不衝突地結合起來。牠給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着新的理論，一方面又順應着舊的環境生活下去，自己並不覺得矛盾。於是他變成了一個有着兩重人格的人：在舊社會裏，在舊家庭裏他是一個暮氣十足的少爺；而在他和他底兩個兄弟在一起的時候他又是一個新青年。這種生活方式當然是他底兩個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便常常引起他們底責難，但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舊繼續看新思想的書報，依舊繼續過舊式的生活。

他看見兒子慢慢長大起來，從學爬到可以走路，可以說簡短的話。這個孩子很可愛，很聰明，他差不多把全量的愛都注在這孩子底身上，他想：「我所想做而不能做到的，該由他來替我完成罷。」他因為疼愛這孩子，便不願雇奶媽來喂乳，要他底妻自己撫養孩子，好在妻底奶汁也還够。這樣的事在這個紳士的家庭裏似乎是一個創舉，因此又引起外人底種種閒話，但他都忍受了，他相信自己是爲了孩子底幸福而這樣做的。

每天晚上，總是妻帶着孩子先睡，他睡得較遲，他臨睡時總要去望那躺在妻底身邊，或睡在妻底手腕裏的孩子底天真的睡臉，這面容使他忘記了自己底一切，他只感到無限的愛，他忍不住俯下頭去吻那張美麗的小臉，口裏喃喃說了幾句含糊的話。這些話並沒有什麼清晰的意義，是自然地從他底口中吐出來的，那麼自然，就像噴泉從水管裏流出一股。牠們只是感激，希望與愛之表現。

他並不知道在從前當他還是孩子的時候，他也曾經從父母那裏受過這樣的愛，他也曾經從父母那裏聽過這樣的充滿了感激，希望與愛的話語。

星期日，覺新照常到××公司事務所去辦事，在那裏並沒有星期日例假。

他到了那裏，剛剛坐下，喝了幾口茶，覺民和覺慧也來了。他們差不多每個星期日下午都要到哥底辦公室來玩。和往常一樣，他們也買了幾本新書。

覺新服務的××公司是經營商場事業的，這裏面有各種各類的商店，公司事務所也在商場裏面，管理着經租等等事務。而本城裏那個專門售賣新書報的書店也在這商場底左角佔了一個小小的地位。因此，這書店與覺新弟兄的關係就變得更加密切了。

「新潮這一期到得很少，我們去的時候只剩了一本，被我費力搶了來。要是愛幾分鐘，就會被別人拿走了，那就不曉得還要等多多少少時候纔見到牠！」覺慧在窗前的一把籐椅上躺了下去，翻開那一本白色封面紅字標題的十六開本的雜誌，像捧着寶物一般臉上現出笑容得意地說。

「我已經給陳老板囑咐過了，要他每次新書寄到，無論如何先給我留下一本。」覺新正在翻閱帳目，聽了弟弟底話便不在意地應了一句。

「囑咐也沒有用，要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半是以前訂閱的。這次只到了三包，不到兩天就完了。」

覺慧興奮地解釋道，這時候他翻到裏面的一篇論文，便開始讀起來，覺得很有興味。

「其餘的不久也就會到的，陳老板不是說過郵包已經在路上了嗎？這三包是加快的，」覺民聽坐下去，這時就插口說，一面從座位上站起來，在那寫字檯上取了一本少年中國，拿回到自己底座位上翻看。他坐在右面牆邊的椅子上，這椅子一排共是三把，中間間隔地放了兩個茶几他坐的一把椅子離窗戶最近，其間只隔着覺新常坐的那把可以活動的圓椅。

三個人都不開口了，屋裏只有算盤珠子底接連的，清脆的響聲。冬日的溫暖的陽光透過窗戶射進來，被淡青色洋布的窗帷遮住了，只留下一些含糊的影子。外面有腳步聲，但都是模糊的，其中只有一雙皮鞋踏在三和土的路上的聲音是比較其餘的更響亮，更清晰，而且愈過愈近。裏面的人可以聽見皮鞋走上了石階，走進了事務所底大門，於是一瞬間這房間底簾布門簾動了，一個瘦長的青年掀了門簾走進來。屋裏三個人底視線都定在他底身上。覺新帶笑地叫了一聲：「劍雲。」

進來的青年是陳劍雲，他招呼了覺新弟兄後，便從桌子上拿了一張本日的國民公報，在覺民旁邊一把椅子上坐了。他翻看了本省新聞，過後把報紙放在茶几上，掉過頭去向覺民間道：「你們學堂放了寒假嗎？」

「課已經完了，下個星期就開始考試。」覺民擡起頭，看了他一眼，淡淡地答應一句，又埋下頭去。

「聽說今天學生聯合會在萬春茶園演劇籌款辦平民學校。」劍雲還殷勤地問。

覺民略略擡起頭，依舊冷淡地回答說：「有是有的，我沒有留心，不一定是學生聯合會，大概是兩三個學校主動罷了。」他說的是真話，因為他平日對這些事情不大留心。他每天到學校就上課，下課後就回家。明年春季游藝會裏演劇，他擔任寶島裏的李醫生這腳色，還是受了那英國教員底逼迫而答應的。

「那你們不去看嗎？聽說演的是終身大事和空谷蘭。我想一定不錯。」

「路太遠了，而且這幾天擔心着考試，也無心看戲。」覺民答道，這一次他連頭也不擡起來。

「我倒想去看。這兩本戲都好。」覺新忽然插嘴說，他一面在撥算盤珠子，「可惜我沒有空。」「便是你有空，現在也來不及了。」覺慧讀完了雜誌裏那篇文章，便把雜誌闔起來放在膝上，擡起頭帶笑地說。「我覺得這兩個戲並沒有大意思。」他又加了一句，顯然是爲覺新底那句話而發的，同時也反駁了劍雲，因爲劍雲說過「一定不錯」的話。

劍雲看見他們不大理他，覺得沒有趣味，而且還有點膽怯，好像連話也不敢多說似的，他又埋下頭默默地拿起茶几上的那張報紙來沒精打彩地翻看着。

「劍雲，你近來還在王家教書嗎？怎麼好多天不看見你來？身體還好罷？」覺新算好了帳，忽然注意到劍雲有一點侷促不安的樣子，便關心地問道。

「我着了涼生了幾天病。所以好多天沒有來看你們，現在已經好了。還在王家教書，還碰見琴小姐呢。」劍雲底聲音有點憔悴，他說到琴時，覺民在旁邊擡頭看了他一眼。他完全沒有覺到，他無論是當面稱呼或是背後提及，總是叫琴做「琴小姐」。他是高家底遠房親戚，和覺新平輩，不過年紀比覺新小一點，因此他習慣地跟着覺民弟兄喚覺新做「大哥」。他底父母早死了。他寄養在伯父底家裏。中學畢業以後，他無力升學，只得找了一個小事餬口，就是教王家兩個孩子的英文，算學。王家是張太太底親戚，和張太太同住在一所公館裏，所以他有機會常常遇見琴。

「你臉上沒有血色，人也瘦得多了。你身體素來很弱，應該好好保養才是。」覺新同情地安慰劍雲道。

「大哥，你說得不錯，」劍雲露出感激的樣子，聲音有點顫動：「我自己也曉得的。」

「那麼爲什麼你底臉色總是這樣陰沈呢？」覺新帶着關心的樣子又問了一句。

劍雲微笑了，不過誰也看得出這微笑是很勉強的。他說：「是的，許多人都是這樣說，不過我自己並不覺得。我想也許是身體弱的緣故罷，不然就是因了很早死去父母的緣故。」他底嘴唇微微顫抖

着，他似乎要哭了，但他並沒有流出眼淚。

「身體弱應該多運動才是，單是憂愁也沒有用處，」覺民忽然擡起頭用粗糙的聲音說，但他底眼光一旦遇到覺新底責備的眼光，他便馬上把頭埋下去，似乎失悔不該說這句話。

「覺民，你說得不錯，我也是這樣想，」劍雲畏怯地說，「謝謝你底忠告。不過我從來就不習慣運動。」

覺民卻不作聲了。他默默地看書，樣子有點慚愧。外面忽然起了腳步聲，一個女性的聲音低低喚着：

「大表哥。」

「琴小姐來了，」一道微光掠過劍雲底臉，他低聲說，露出愉快的樣子。

「呵，請進來罷，」覺新連忙站起來高聲應道。

這時門簾一動，進來的果然是琴，她底母親和張升在後面跟着，但張升馬上又走了出去。

琴穿了一件淡青湖縐棉襖，下面繫着一條青裙。她底臉上淡淡傅了一點粉，髮髻垂在兩隻耳邊，把她底鵝蛋形的面龐，顯得恰到好處。在兩道修眉和一個略略高的鼻子底中間，不高不低地嵌着一對大眼。這一對眼睛非常明亮，非常深邃，裏面含着一種熱烈的光，不僅給她底熱烈、活潑的面龐添了

光彩，而且她一旦走進房裏，連這房間也似乎變得明亮起來。於是衆人底視線都集中在她底身上。她跟着她底母親帶笑地招呼了屋裏的人。

覺新們也和她們母女打了招呼，覺民和劍雲連忙起來讓座位給她們，自己便坐在靠裏面的兩把椅子上去。覺新又叫聽差泡了兩碗茶來。

「大少爺，聽說新發祥新到了好些衣料，我想去買一兩件。不曉得有沒有合式的？」張太太在和他們談了兩三句關於天氣以及其他種種的閒話以後便對覺新這樣說。

「是的，種類很多，是毛葛一類的。我去看過，」覺新毫不遲疑地答道。

「那麼請你陪我去看看，好不好？」

「好的，姑媽要去看，我陪姑媽去就是了。現在就去嗎？」覺新說着，做出要起身的樣子，兩隻眼睛愉快地望着張太太，等候她底回答。

張太太高興地說：「你現在沒有事情嗎？那麼現在就去。」她站起來，還掉過頭去看琴。

琴依舊坐着，她帶笑地說：「媽，我不去了。我在這兒等你。」她說了也站起來，走到桌子前面。覺新也早站起來了。

「也好，我們不久就回來的，」張太太說畢，看見覺新掀起了門簾讓她先出去，她便走在前面跨

出了門檻，覺新跟着她往外走了。

屋裏的空氣比較寬舒了許多。各人都覺得心裏輕鬆了一點。

「三表弟，你在看什麼書？」琴還站在桌子前，望着覺慧手裏拿的雜誌高聲問道。

「新潮，新到的。」覺慧擡起頭望了她一眼，得意地答道，他把兩手緊緊捏着雜誌，好像這是寶物，害怕被人把他搶去似的。

琴看見他這樣子不覺微笑道：「不要做這樣子，我又不曾搶牠去的。」

覺民又笑了，說：「琴妹，我這兒有新的少年中國，你看罷。」

覺慧被琴說出了自己底心事，覺得有點慚愧，便坐起捧書遞給琴，接連地說：「你看，你看，免得一會兒你又說我把新雜誌當作寶貝似的。」

琴並不伸手去接，她只是說：「你們先看好了。等你們快點看完，我再借回去慢慢看罷。」她這話是對他們弟兄兩人說的。

覺慧不高興地看了她一眼，把手縮回來，又躺下去看書。但過一會他忽然又快活地問她：「琴姐，你今天這樣高興，你底事情成功了嗎？姑媽已經答應了？」

琴搖搖頭，說：「我也不曉得我爲什麼高興。我底事情，姑媽答應不答應是沒有關係的。我底事情

應該由我自己來決定，因為我和你們一樣也是一個人。」她說着話便走到覺新底座位上坐下去，隨意翻着桌上的帳簿。

「說得不錯，說得真好。」覺民在旁邊高聲稱讚起來，「真是一個新女子！」

「不要挖苦我罷，」琴帶笑地做出祈求的樣子說；忽然她底面容變得莊嚴了，她用了另一種語調說道：「我告訴你們一個消息，不尋常的消息：你們底錢家大姨媽回來了。」

這果然是一個不尋常的消息，衆人底心情馬上改變了。

「那麼梅表姐呢？」覺慧坐起來，關切地問。

「她也回來了。她嫁了一個丈夫，可是不到一年就守了寡，因為婆家待她不好，她又回到你大姨媽家裏，這一次便跟你大姨媽上省來了。」

「你怎麼曉得這麼清楚？你這消息是從哪兒得來的？」覺民驚奇地問，金絲眼鏡下面的一對眼睛睜得圓圓地望着琴底變成了莊嚴的面貌。

「她昨天到我家裏來過，」琴慢慢回答。

「她，梅表姐到你家裏來過？她還是和從前一樣的罷？」覺民關心地問。

「她有點憔悴了，不過人並不十分瘦，比從前瘦不了多少。只是那一雙眼睛，水汪汪的，裏面似乎

包含着不少的東西，要展露給人看。可是我不敢多向她問話，我害怕使她記起了往事。她和我談了一些話，談的只是那縣裏的風物人情，或她自己底近況。她並不會提起大表哥，也不會提起你們家庭。」
琴底聲音變得憂鬱了，說到最後一句話忽然換過語調問覺民道：「大表哥現在對她怎樣？」

「大哥似乎早把她忘記了，我從來不曾聽見他提過她底名字，而且他對現在的嫂嫂也很滿意。」
覺民直率地答道。

琴把頭微微一搖，略帶感傷地說：「可是梅表姐不見得就容易忘掉他。單看她那一雙眼睛，我就知道她至今還記念着大表哥的……媽叫我不要把這消息告訴大表哥。」

「其實告訴他也不要緊，而且她和大姨媽又不會到我們家裏來的，他們沒有什麼見面的機會。大哥已經完全忘掉那件事情了。本來幾年一過什麼事都要改變的。還怕什麼呢？」覺慧插嘴說。

「我想還是不告訴他好。既然忘卻了，就不該再給他喚醒。哪個又能够保定大哥真的把她忘掉了呢？」覺民慎重地表示他底意見。

「是的，還是不讓他曉得好，」琴點頭答應道。

劍雲坐在屋角裏的那把椅子上，他畏縮地坐着，臉上露着掙扎和爲難的表情。他似乎想說話，但只是把嘴脣動了幾下，並沒有說出話來。他暗暗地不時望着琴底面龐，注意地聽她談話。但琴並不看

他一眼，好像房裏就沒有他這人似的。他時而帶着羨嫉的眼光看覺民或覺慧而他們也不會覺。這時候，他被琴所敘述的事情深深地感動了，（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忍不住感嘆地說道：

「要是大哥果然和梅小姐結了婚，那真是人間最美滿的事情了。」

琴溫和地看了他一眼，但馬上又把眼光掉開了。在他卻似乎受到了一個祝福。他細細地回味着琴底話：「哪個又不是這樣想呢？」

「我不曉得當時是什麼人在裏面作梗，使得媽和大姨媽起了衝突，把大哥和梅表姐底幸福破壞得乾乾淨淨！」覺慧憤怒地說。

「你不曉得，我卻曉得的，媽都告訴我了。便是大表哥自己也不曉得。」琴依舊用憂鬱的語調解釋說，「本來大舅已經託人去做過媒了。你大姨媽先有了允意，據說她後來把大表哥和梅表姐兩人底八字拿去找人排了一下，說是兩造底命相尅，不能配合，否則女的會早死。因此她便拒絕了這親事。其實另外有原因。原來有一天她在牌桌子上和現在的大舅母有了意見，自以為受了委屈，纔拿拒婚的事作報復的。大舅母本來也喜歡梅表姐，其實在你們家裏哪個不喜歡梅表姐呢？大舅母對於拒婚的事情很不滿意。後來大表哥和李家訂婚的消息傳出去，你大姨媽也很不高興。結果她們兩人使鬧翻了，甚至於斷絕了來往。」

「原來有這樣的事，可是我們以前還不曉得，」覺民恍然地說，「我們還不曉得他們底婚事已經提過了。我們只怪爹和現在的媽不懂得大哥底心事，不肯顧念大哥底幸福。原來是錯怪了他們。」

「是呵，當初哪個不希望大哥和梅表姐結婚？我們當初聽見大哥和李家訂婚的消息，心裏總覺得不舒服，我們很替梅表姐惋惜，替她抱不平，還怪大哥不起來反抗。糊裏糊塗就答應了。後來梅表姐不到我們家裏來了，不久她便離開了省城。後來大哥討了嫂嫂，我們都同情梅表姐，都暗中抱怨大哥。說起來好笑，我們對於這件事情，似乎比大哥本人更熱心……在當時我們以為大哥和梅表姐結婚，乃是天經地義的事，」覺慧熱烈地說，說到最後的兩句，不覺笑起來。

「那時候恐怕也說不上愛，他們兩個不過年紀相當性情投合罷了。所以分離以後大哥似乎並不覺得悲傷，」覺民這樣解釋說，因為不願使這話題成爲過於傷感。

「你真是……難道在當時『年紀相當，性情投合』八個字還不够嗎？」覺慧反問道。

屋裏接連起了幾聲嘆息，大家停了話注意地看。原來劍雲一個人在屋角裏嘆氣。

「劍雲，你有什麼事？你一個人在嘆氣！」覺民驚訝地問。劍雲並不回答，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他常常是這樣的，」覺慧笑着說。

三個人底眼光都集在劍雲底臉上。劍雲忽然覺察出來了，便埋下頭。但他馬上又把頭舉起來，他

底一雙憂鬱的眼睛畏怯地看着琴底臉。琴一點也不避開。可是他底眼光立刻又掉開了。他只是搖搖頭說：「你們不懂得大哥。你們不懂得，因為你們還沒有經驗。大哥決不會把梅表姐忘掉。我早就看出來了。大哥還時常在思念她。」他說話時並不看別人，好像是在對自己敍說一般。

「那麼爲什麼我們就看不見他有一點表示呢？他平時連梅表姐底名字也很少提到。照你說來，豈不是心裏愈是在愛，表面上便應該愈是冷淡嗎？」覺民提出了這一個他自己以爲是很有力的反問。

「是的。不過這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我以為這是事實，有時候也許連自己也不明白的。」劍雲解釋道。

「我就不信！」覺慧堅決地否定說。

「我也是這樣想，」琴懇切地說，「我以為那樣的事不會有的。我想愛是光明正大的事，無須乎隱諱。心裏既然熱烈，怎麼又能够在表面上做得非常冷淡呢？」

劍雲像受了什麼大的打擊一般，臉色忽然變青了。他底嘴唇微微顫動，兩隻眼睛也失了光彩，死命地望着牆壁。但他並不會說出什麼。他低下頭默默地過了一會兒。

琴在翻閱桌上的一本新書，沒有注意到劍雲底神情。覺民弟兄都在看琴，也沒有看見劍雲底臉

色。倒是琴後來注意到了。

「陳先生，你怎樣了？」她站起來驚訝地問。

劍雲把身子動了一下，然後掉過頭來看琴底臉，他底臉上現出疑惑的樣子。漸漸地一道光掠過他底臉，立刻臉上有了笑容。他微笑了一下。但眼睛發光了，依舊是憂鬱的光。於是笑容又不見了。他底面色很快地陰沈下來，好像笑容先前並不會來過一般。

覺民弟兄底眼光隨着琴底眼光落在他底臉上。他們三個注意地好奇地觀察着他底面部表情底變化，卻不懂得這個變化底原因。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接連地說，聲音裏含着痛苦，然而在他底臉上又暫時現了笑容。「我不過在想一件事情，一件我解不透的事情。」

「這事情，我們可以曉得嗎？你有什麼解不透的事情呢？」琴溫和地問。

劍雲顯然是受窘了，他望着琴底光輝的臉，找不出一句適當的答語。他底臉上起了紅雲，他底口舌也變成遲鈍了，他費力地說了下面的話：「這事情究竟是什麼，我也說不出來。我底腦筋太貧弱了。我甚至表達不出自己底意思。我太不行，我什麼都不會說。」他微微笑了，這是悽然的笑。

「陳先生，你為什麼總是這樣謙虛？我們是常常見面的，又比不得外人，」琴帶笑說。

「這不是謙虛，我實在不行。和你們比起來我總覺得自己差得太遠了。我簡直不配跟你們在一起。」劍雲底臉色變紅了，這並不是因為羞愧，這是由於他底誠摯興奮的談話。他唯恐別人不相信這些話，所以特別用力地說出來。

「不要說這樣的話，我們不要聽牠。還是談別的事罷，」琴猝然轉過話題，用一種似乎是命令的語調，但又是溫和的聲音對劍雲說，因為她知道劍雲底脾氣素來有點古怪，任是怎樣對他解說都沒有用處。

覺民在旁邊不說什麼，他底眼光時而落在琴底臉上，時而望着劍雲底面孔。他很細心地聽他們談話，有時又露出得意的笑容。覺慧便和覺民不同，他又翻開新潮讀着，並不注意別人底說話。

劍雲底面部表情是時時變化的，人很難猜透他心裏在想些什麼。琴底「我們」兩個字似乎使他很難受，他反覆地唸着「我們」兩個字，可是聲音很低，連琴也聽不見。

「好，不說了。我要走了，我還有別的事，」劍雲說着突然站了起來，要往外面走。

琴驚訝地望着他，並不說什麼。倒是覺民說了，雖然他底神氣很冷淡：「多坐一會兒不好嗎？大家一塊兒談談也是好的。大哥馬上就要回來了。」

「謝謝你，我就要走了，」他遲疑了一下才毅然答道，於是向他們點了頭，就走出去了。

「他有什麼事情？」琴向覺民問道，她底臉上現出疑惑不解的神情。

「他底事情哪個曉得！」覺民簡短地回答。

「他一定心裏有什麼事情。不然爲什麼變得這樣古怪的，以前似乎還好一點。」

「不錯，他近來愈變愈古怪了。不曉得他有什麼事情。大概因爲他底環境不好，受多了刺激，人就變得古怪了。不曉得有什麼緣故，我總有點討厭他，」覺民說。

「我覺得他很可憐，我很想對他好一點，可是我每次見着他，預備和他多說幾句話，他卻把他底心關起來。他好像隱藏着一種祕密，怕被別人看見一般，甚至一句話裏也要含着一種別人不能了解的深義。你想這樣的人怎麼能够使人喜歡呢？」琴熱烈地說，似乎在向誰辯解的樣子。她看見覺民弟兄沒有答話，便繼續說下去：「他自己把心關閉着，唯恐別人會看見他底祕密，你想這樣一來別人怎好和他接近？他有時候見着我時，故意找些無意義的話來和我說，可是一旦我和他認真談起什麼話來，他卻又極力躲避，好像害怕什麼似的。這樣的人真有點古怪。」

「大概是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罷，可惜他生在錯誤的時代了，」覺民嘲笑似地說。「可是他有時候還看看新書咧！」他又加一句這樣的話。

「管他做什麼？」覺慧陡然把書闔了，拍着自己底膝頭叫起來。「像這樣的人現在到處都是。你

管得全嗎？」

三人靜默了一會兒。一個陌生的臉伸進門簾裏來，向四周看了一下，自語道：「高師爺出去了。」於是這面龐也就不見了。

琴忽然像記憶起什麼事情似的，正色對覺民說：「我底事情已經決定了。我現在只有努力預備功課。我想跟你補習英文，你肯不肯？」

「當然不成問題，哪兒還有不肯的道理！」覺民欣喜地說。「不過時間呢？」

「隨便你罷，自然在晚上，白天我們都要上課……我想不必等到明年開學的時候，能够馬上開始最好。」

「好罷，我等一會兒到你家去仔細商量……他們回來了，」覺民說這後一句話，因為他聽見了覺新和張太太在外面談話的聲音。

果然覺新在外面揭起了門簾讓張太太先走進來，隨後自己也進來了，張升走在最後，手裏提着一包東西。

「琴兒，回去罷，時候不早了，」張太太剛剛坐下喝了一口茶，便回頭對琴說。她看見張升還在房裏，又吩咐道：「你去叫人把轎子預備好。」

張升答應一聲就出去了。過了一會琴和她底母親也走出去，覺新把她們送到事務所門口，覺民和覺慧卻一直送到商場底大門前，還看着她們母女坐上了轎子。

從商場事務所出來，覺慧和覺民分了路，因為覺民要到琴底家裏去，而覺慧卻打算去看一個朋友。

覺慧一個人走過了幾條街，在十字路口撞見了同學張惠如。他氣喘喘地埋着頭在跑。他沒有看見覺慧，卻被覺慧一把抓住了。

「惠如，有什麼事？你跑得這樣急，連熟人也不認識了！」覺慧驚訝地問。

那個三角臉的青年擡起頭，死命地望了覺慧一眼，額上留着幾顆汗珠，口裏喘着氣，急得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他才吐出幾個字：「不得了……出了事了。」

「什麼事？」覺慧驚惶地問。

張惠如底呼吸比較平順了一點，但依舊激動地說話，聲音因憤怒與着急而發顫：「我們今天給丘八打了……就在萬春茶園裏頭。」

「什麼？你說，你快說！」覺慧覺得自己全身底血都凝住了，他用戰抖的手握着張惠如底左臂，不住地搖撼。「什麼！軍人打了學生快說，把詳細情形告訴我！」

「我要回學堂去告訴同學，我們一道去罷，我慢慢告訴你。」張惠如底聲音還是微微在抖動，他底眼裏發出強烈的憎恨的光，使他底多少有一點醜陋的三角形的臉有了一種不可侵犯的異樣的光彩。

覺慧不自主地掉過身子，回頭跟着張惠如走。他底心在胸膛裏抖動，他底身子開始發燒了。他看着遠處，咬着嘴唇皮，不說什麼話。

「聽我說，我說，」張惠如一邊走一邊用激動的聲音敘述道，「今天在萬春茶園演戲，我既不是演員，又不曾擔任什麼職務，我只是一個看客。事情據說是這樣的：開演的時候有兩三個兵不肯買票，一定要進去。賣票的人告訴他們說這和普通戲園不同，不買票就不能看戲。他們簡直不可理喻，一定要進去，終於被我們底人趕出去了。誰知過了一些時候他們又約了十多個同伴來，一定鬧着要進去，我們底人恐怕他們來搗亂，爲了息事寧人起見，便放他們進去了。到了裏面他們坐下來，亂叫好，亂鬧，比在普通戲園裏還要放肆，後來我們底人實在忍不住了，便勸他們安靜一點，免得妨礙別人看戲。他們依然胡鬧，我們底人爲維持秩序起見，只得出來干涉。這樣便激怒了他們。他們於是打起來，有的丘八還跑到戲臺上去胡鬧。我們和他們打起來，亂子鬧大了，後來還是城防司令部派了一連兵來才彈壓住了，可是戲園裏已經打得不成樣子，學生被打傷的也有好幾個，然而肇事的兵都逃光了，沒有捉

住一個。一連武裝的兵士居然連幾個徒手的兵也捉不到，哪個男子才相信！這顯然是預先安排好了的……」

「不錯，一定是預先安排好了的！」覺慧搶着說，他用手按着胸膛，他覺得那怒火直往上冒，他底胸膛好像快要炸裂似的。「本來這幾天外頭就謠傳着當局將有不利於學生的舉動，據說這幾年來學生太愛鬧事了，今天檢查仇貨，明天遊行示威，氣焰太盛，非嚴加管束不可，所以他們極力煽起兵士對學生的惡感，用丘八來對付學生。這就是第一步。看着罷，後面還有呢！」

「我們在場的人臨時在少城公園裏頭開了個緊急會議，決定馬上召集各校在校同學到督軍署請願去。應該提出的條件已經議定了。你去嗎？」張惠如說着便加速了脚步。

「當然去的，」覺慧答應着，這時他們逼近學校了，便大步向學校走去，懷着一種異樣的心情走進了學校。

操場裏站着不少住校的同學，聚成幾堆，在談論什麼，人聲嘈雜得很，似乎整個學校都活動了。張惠如知道一定是消息比他先到了。果然他看見高一班的同學黃存仁在那裏說話，他演過終身大事裏的父親，不過鬧亂子的時候，終身大事已經演完了。

既然消息已經早到了這裏，張惠如便不必再報告什麼了。他和覺慧隨便加入一堆人裏面去，

聽他們談些什麼，他也發言，他終於把所知道的通統說了出來。他談論着，熱烈地談論着，一直到全體出發的時候。

少城公園是學生臨時集合的地點，他們這一隊到那裏時，已經先到了幾個學校的學生。因為是星期日，學生不容易召集，而且有些學校已經放了寒假，所以到的不是全體，人數比起實數來要差許多，而且只有幾個重要的學校，與檢查仇貨遊行示威參加的人數比起來更差得遠了。然而畢竟也有兩百多人。

天空已經變成了灰色，周圍的一切都帶上一層朦朧的顏色。附近的燈光開始燃起來。時間是很遲了，不見得再有人來。於是大隊便開始向督軍署出發了。

覺慧底胸膛被熱情脹滿了，他不能夠安靜。他懷着緊張的情緒向四面張望。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沒有看見一個同情的面孔。路旁站着不少觀看的人，一堆一堆的，有的人做出好奇的樣子，有的人在低聲談論，有的人似乎在竊笑，也有人畏怯地避開了。

「又要檢查他媽的仇貨了，不曉得該哪一家倒霉！」一個外縣的口音送進他底耳裏，他掉過頭注意地看，一對奸猾的小眼睛擺在一張小白臉上。他馬上把眉毛豎起來。他狠命地咬着嘴唇皮。可是他還不能十分確定後一句話是否聽錯了。他依舊跟着大隊向前走。

他們走到督軍署時，天已經晚了。黑暗壓下來，使每個人底心情變得更為緊張，同時一種莫名的恐怖又不時來侵襲他們。他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似乎這不僅是天色的黑暗，這還是社會的黑暗與政治的黑暗。他們帶着青年的心和這一切奮鬥，孤獨的，永遠是如此孤獨的，在這漠不關心的羣衆中間。

大隊到了督軍署門前的廣場，一排兵士端着槍在前面等候他們，那些鋒利的槍刺正對着他們底肚皮發亮。兵士們都帶着嚴肅的表情沈默地望着這大羣的學生，學生們興奮地嚷着。兩方面爭持不下，過了一些時候。學生底隊伍中經過一次商議，後來纔決定推舉八個代表進去見督軍。然而這八個代表依舊不能夠進裏面去，兵士攔住了他們。後來一個小軍官出來不客氣地對他們說：

「督軍回府去了。請各位回去罷。」

代表們溫和地據理解說了一番，說即使督軍不在的話便請秘書長出來代見也好。但這也沒有什麼效果。小軍官只是冷淡地搖着頭，而且還露了得意的樣子，好像表示現在大權是在他底手中，他一個人就可以對付這許多學生似的。

代表們把交涉的結果向同學報告了。霎時間全個廣場都騷動起來。

「不行，非要督軍出來見我們不可！」

「一定要進去，一定要進去！」

「督軍不在，便叫秘書長出來代見。」

「衝進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且衝進去再說。」

種種的話語在空氣裏迴響。廣場上有無數的頭在動。黑暗的天空中開始落下細的雨點來。

「同學們，安靜點，秩序，我們要保守秩序！」一個代表大聲地叫。

「秩序！」「秩序！」一部分人響應地叫着。

「管他什麼秩序！先衝進去再說！」有人這樣叫。

「不行，他們有槍！」又有人這樣回答。

「秩序，秩序，聽代表說話！」大部分的人都這樣叫。

鬧聲漸漸平靜下來，秩序終於回復了。滿場靜寂着，好像等待什麼人來發言似的。細的雨點梳洗着學生們底頭，使他們底頭腦較清晰一點。

「同學們，兵士不許我們進去，督軍署不肯派一個人出來見我們。現在怎樣辦回去嗎，還是在這兒等着？」爲了使全場的人都可以聽見他底話，那一個說話的代表便拚命地叫，甚至把聲音叫得嘶啞了。

「我們不回去！」這是全體底回答。

「我們一定要見着裏面的一個人，我們這回請願一定要得個結果！我們不要又上水滸兒公底當！」有許多人這樣大叫。

這時候那個小軍官走到代表們旁邊說：「下雨了，我勸你們還是回去罷，在這兒空等一晚上也沒有用處。」他底態度比先前和緩了一點，可是聲音裏還含着冷笑。一個代表把他底話高聲向同學們轉達了。

「不行，不行！」又是一陣鬧聲，全個廣場都震動了，過後又慢慢地平靜下來。

「好，大家都守在這兒不走。我們再去據理力爭，非達到目的不走！」另一個代表把兩手圍着嘴唇大聲說，爲的使聲音顯得更響一點。

少數的人開始拍掌，於是一剎那間全個廣場都是拍掌聲。在拍掌聲中代表們又出發了。

覺慧也在人叢中拚命地拍掌。雨點不住地落在他底未戴帽子的頭上，把他底頭髮打溼了。他不用時用手護着眼睛，或用手腕遮住前額，但他底眼睛依然有點模糊。他只看見周圍有無數的人頭在動。

● 「水滸兒」底意思和「滑頭」差不多，他們用這個綽號來稱呼那督軍。

他有時竟疑惑起來，他怎麼會在這個地方，這許多人又在這裏做什麼。兵打學生的事來得太突然了，雖然先前就有當局要對付學生的風傳，但誰也想不到會出之於這種方式的。他甚至於想這是在做夢，那樣的事是沒有的。但他分明立在這裏，在這人叢中，他又爲了什麼事來的呢？雨點漸漸變大起來，沈重的落在他底頭上，臉上，身上。他似乎清醒了。他回味着今天一天的事。他想要是他和二哥一道到琴底家去，這時候他便不會在這裏了，而且他底心會是很平靜的，連這次風潮也不會知道。他又想家裏的人一定疑惑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和覺民分路時不是說要回家喫晚飯嗎？然而這時候鑼聲從遠處傳來，告訴他現在是二更時分了。

「怎麼這樣快？到這兒來還沒有多久的時間。」不僅他一個人在這樣想，廣場裏大部分的人都這樣驚奇着。但鑼聲是愈過愈近了。

雨勢漸漸地小起來。寒氣開始來侵襲慧底身體，他底肚裏也在微微發聲，但他極力忍耐住了。一看罷，我們也是能夠忍耐的，一這樣想着，他覺得全個身子緊縮起來。他抄着手立住不動。他看見旁邊的幾個同學登肩站着，頭髮被雨打溼了垂下來，貼在新上。可是他們並沒有畏縮的樣子，有一個在同伴講話，他說：「要是沒有結果，我們決不回去。我們也可以像北京學生那樣勇敢的。他們出去演講，帶着行李，準備捉去坐牢。難道我們請願，在這兒站一晚上也不可以嗎？」

這些話一句一句非常清晰地送進慧底耳裏，他被感動了，幾乎要流下淚來。他仔細地看這個人，但他淚眼模糊，還是看不清楚。雖然那人說的只是幾句平常的話，而且他自己也可以說，但他卻開始崇拜起那人來。這時候他忘卻了一切。明亮的家，溫暖的被窩，他都忘掉了。他覺得如果那人要他做什麼事，便是赴湯蹈火，他也會做的。

三更又敲了，代表們還不會回來，也沒有一點消息。空氣愈是寒冷了。夜的恐怖從四面包圍過來。衆人開始感到了寒冷和饑餓，尤其難堪的是這不死不活的狀態。「等待，要等到什麼時候呢？」已經有人在問了。

前面站着不少的兵士，刺刀在黑暗中發亮，似乎在向學生們作一個警告。

「還是回去，明天另商量別的辦法罷，空在這兒等，恐怕等到天亮也沒有用的。」裏面有幾個身體較弱不能支持下去的學生便開始說，可是沒有人理他們。看這情形，是要等到天亮的了，他們無法也只得陪大家站着，不好意思先走。

又過了一些難堪的時候，慧底聽見前面有人在說：「代表回來了。」於是全廣場馬上變得非常肅靜了。

「同學們，現在趙科長來給我們講話了，」一個代表底聲音響起來。

「各位，督軍早已回府去了，所以由兄弟來代見，勞各位等了許久，很抱歉的。」接着一個陌生的清脆的聲音開始說，「方纔已經和諸位代表談過，各位同學提出的條件兄弟接收了，等明天轉達給督軍，督軍自有解決的辦法，請各位同學放心罷。現在時候已經不早，還是請回去罷，免得凍壞了身體，各位要曉得督軍素來是愛護各位的。各位還是趁早回去罷。在這裏站久了也難免沒有意外的事。」說到這裏聲音便停住了，人叢中馬上起了各種的議論。

「他在說些什麼？這是什麼意思？」一個同學向覺慧問道。

「他說督軍自有辦法，勸我們回去，他說話一點也不負責，真是個滑頭！」覺慧憤憤地罵道。

「我看還是回去罷，在這兒站下去，不會有一點辦法的……他底最後一句話很可以玩味。」

這時候一個代表又在前面說話了：「同學們，你們聽見趙科長底話嗎？他接收了我們底條件，他說督軍有解決的辦法。我們靜候着罷。現在有了結果，可以回去了。」

「結果，結果在哪兒？」有幾個人暗中憤憤地罵起來。可是大部分的人都齊聲叫着：「那麼我們回去罷。」這並不是因為大家相信那科長底話，只是因為大家明白縱使在這裏站一夜也只是徒然無益的犧牲，不會有一點好處。況且天氣又是如此寒冷，雨點也漸漸變大了。誰都感到冷和餓，不願意再忍受下去。

「好，回去罷。別的事情明天再說！」許多人這樣地響應着。只有兩三個人表示異議。但在此這時候幾個人底異議已經沒有力量了。

於是兩百多個學生開始離開了這廣場。

大的雨點猛烈地落下來，無情地打擊着這些學生底頭和身子，似乎要給他們留下一個永遠不會忘卻的印象。

因了請願底無結果，各校學生在兩天以後就實行罷課，但這所謂各校也只是部分的學校而已，大多數的學校事實上都已經放假了。

罷課底次日，在「外專」與「高師」主持下的學生聯合會便正式發出了罷課宣言，甚至於對督軍也說了幾句不敬的話。接着又過了幾天恐怖的日子。差不多每天都有一兩個兵士與學生間的小衝突，把全城居民鬧得十分驚慌，好像兵禍又快要發生一般。學生不敢一個人在街上走，要出街纔要約好五六個同學作伴，不然就免不了掉要喫虧。有一天傍晚一個學生在南門被三四個兵士圍着痛打，警察在旁邊看着不敢說一句話。

全城陷在無秩序的狀態中，當局對於這件事一點也不去管，裝着不會看見的樣子。趙科長對請願學生所說的「督軍自有解決的辦法」似乎只是一句空話。因為這幾天督軍正忙着預備給他底母親做壽，也許把這樣的小事忘掉了。於是兵士底氣餒變得非常高，尤其是傷兵底威風大得很，他們在街上任意橫行，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干涉。

然而學生也不是容易被人制服的，他們很熱烈地來做這所謂「保持學生尊嚴的自衛運動。」

他們罷了課以後，便把發傳單講演等等事情來代替功課。學生聯合會非常活躍，一面通電全國各界請求主持公道，一面又派代表到外縣去宣傳，最重要的還是聯絡各縣學生一致響應，把這次學生運動儘量擴大。果然風潮一天一天地擴大了，而督軍底解決辦法卻始終未見施諸實行。

覺慧對於這件事比覺民要熱心得多。覺民似乎忙着給琴補習英文，所以對於其餘的事情都不大關心。

一天下午覺慧在學生聯合會開過會回來，便被叫到祖父底房裏。

早過了六十歲的祖父躺在牀前一把藤椅上。身子顯得很長。長長的臉上帶了一層暗黑色。脣邊生了幾根鬍鬚。頭頂有點禿，但頭髮並未完全變白。這老人底兩隻眼睛閉着，從鼻裏微微發出一點氣息。

覺慧定睛望着這個在假寐中的老人。他惶恐地站在祖父底面前，不敢叫醒他，自己又不敢走。起初覺慧覺得非常不安，似乎滿屋的空氣都在壓迫他，但他只得靜靜地立在那裏，希望着祖父早些醒來，他也可以早些出去。後來他底惶恐漸漸地減少了一點，他便注意地觀察祖父底暗黑的臉和光禿的頭頂。他覺得頗有興味。他甚至於開始來研究他。

自從他有記憶以來，他底腦筋裏就有一個相貌莊嚴的祖父底影子。祖父是被一家崇拜敬愛的

人，常常帶着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他和祖父很少談過五句以上的話。每天早晚他照例去給祖父請安兩次，此外見面的機會就很少。他無論在什麼地方一看見祖父來了，便設法躲開，因為有祖父在場，他很覺拘束，連笑也不敢笑。祖父似乎是一個全然不親切的人。

這時祖父在他底眼前顯得很衰弱了，身子軟弱地躺在那裏，沒有一點氣力，從微微張開的嘴裏斷續地流出口水，把領下的衣服打溼了一團。「爺爺不見得就是怎樣不親切的人罷。」他心裏這樣想，於是一首舊詩便浮上他底心頭：「不受濃妝愛淡妝，天然丰韻壓羣芳，果然我見猶憐汝，爭怪檀郎興欲狂。」他唸着亡故的祖母贈給某校書的詩句，（他前些時候在祖母底詩集裏讀過的，）眼前馬上現了青年時代的祖父底面影。笑容便浮現在他底臉上，他愉快地笑了。「爺爺從前原也是荒唐的人物，他是到後來才變為道貌儼然的。」他於是又記憶起在祖父自己底詩集裏也曾有不少贈校書的詩句，而且受他贈詩的，又並不只某某校書一人。他又想：「這是三十歲以前的事，大概人上了年紀以後，思想就變得窄狹了，於是才成了講道德說仁義的頑固的人物。」但是便在現今，祖父也有和唱小旦的戲子往來的事，還有過一次祖父和三叔四叔們把一個出名的小旦弄在家裏來化裝照相，他曾親眼看見過那個小旦在他家客廳裏梳頭擦粉。自然這樣的事在這城裏並不算奇怪，便是不久以前幾位主持孔教會以「拚此殘年極力衛道」的重責自任的遺老也會在報紙上大吹大擂地發表

了梨園榜，點了某某花旦做狀元呢。據說這是風雅的事，祖父原也是名士，有大部的詩集出版而且又喜愛賞玩書畫，所以在這一點上也不能够免俗。「但風雅的事，又怎麼能够和衛道的精神並存不悖呢？」這一層就是他底青年的心所不能瞭解的了。

祖父還有着一個姨太太，這一個瘦長的女人並沒有一點愛嬌，而且正合於「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這句現成話，但她卻和祖父在一起過了十多年，她是在祖母去世以後被買來服侍祖父的。他想：「要我和這女人在一起過一天半天也過不下去，他居然過了十多年。」他想起祖父具着賞玩書畫的心情和那個「俗不可耐」的姨太太在一起生活的事，不覺啞然失笑了。

「人就是如此矛盾的罷。」他這樣想，對於祖父更加不瞭解了。他愈是研究，愈是不瞭解，祖父對於他簡直成了一個謎，一個神奇的謎。但他對於祖父依舊保持着從前的敬愛，因為這敬愛在他底腦裏是根深蒂固的。兒子應該敬愛父親，幼輩應該敬愛長輩——他自小就受着這樣的教育，印象太深了，很難擺脫，況且有許多人告訴過他：全靠他底祖父當初赤手空拳造就了這一份家業，他們如今才得過着舒服的日子；飲水思源，他就不得不感激他底祖父。因此他對於祖父便只是敬愛着，或者更恰當一點說，只是敬畏着，雖然在他底腦裏，常常浮出種種不滿意祖父底行爲的思想……

祖父忽然睜開了眼睛，把他看了一下，露出驚訝的眼光，好像不認識他似的，揮着手叫他出去。他

很奇怪，爲什麼祖父把他喚來，叫他站了許久不對他說一句話，便又叫他出去。他正要開口問，忽然注意到祖父底臉上現了不高興的神氣，便明白多嘴反會招罵，於是靜悄悄地向外面走去。

剛走到門口，他就聽見了祖父底聲音：

「你回來，我有話問你。」

他應了一聲，使回轉身子再走到祖父面前。

「你到哪兒去了？先前喊你好久都找不到你，」祖父底聲音很乾燥又很嚴厲，他已經坐起來了。這問話把他窘着了。他想不到祖父會這樣問他，所以事前不會把答語預備好。他知道他不能告訴祖父說他從學生聯合會回來，但這時候他底智慧完全失掉了，臨時編造不出一句普通的答語。祖父底嚴厲的眼光射在他底臉上。他紅着臉站在祖父面前，遲疑了一會兒，才說出一句話：「我去看一個同學去了。」

祖父冷笑了一聲，那威嚴的眼光在他底臉上掃來掃去，然後說：「你不要扯謊，我都曉得了。他們都對我說了，這幾天學生和軍人鬧事，你也混在裏面胡鬧。……學堂裏不上課了，你卻天天不在家裏，到什麼學生聯合會去開會。……剛才陳姨太又告訴我，說我底轎夫看見你在街上散什麼傳單。……本來學生太囂張了，太胡鬧了，今天要檢查日貨，明天又提商人遊街，簡直目無法紀。被軍人打一頓，倒

是很好的事情，你爲什麼也跟着他們胡鬧……聽說外面的風聲很不好，當局對於學生將有大不利的舉動。像你這樣在外面胡鬧，看你底小命鬧掉了！」祖父憤憤地罵了幾句，又停頓一下，或者咳嗽聲嗽。覺慧一面答應着，一面想分辯幾句。但他剛剛開口，又被祖父搶着接下去說了。祖父說到最後終於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於是陳姨太連忙從隔壁房裏跑過來，站在旁邊給他捶背。

祖父慢慢止住了咳嗽，看見他還站在面前，便又動氣地說：「你們學生整天不讀書，只愛鬧事。現在的學堂真壞極了，只製造了一些搗亂人物。我原說不要你們進學堂的，現在的子弟一進學堂就學壞了。」

「並不是我們愛鬧事，我們在學堂裏頭原是好好地讀書的，我們這回的運動只是自衛的運動。我們無緣無故挨人打，當然不肯隨便了結……」覺慧捺住怒氣和平地分辯道。

「你還要強辯！我說你，你居然不聽……從今天起我不准你再出去鬧事……陳姨太，去把他大哥喊來。」祖父顛巍巍地說着，又開始大聲咳嗽，一面喘着氣，吐了幾口痰在地上，又不時在嘆氣。

覺慧惶恐地在旁邊看着，他不作聲了。

「三少爺，你看你把爺爺氣成這樣子。請你少說幾句，好讓他安息一會兒。」陳姨太變了臉色向覺慧說道，聲音很乾燥，樣子故意做得很難看，把她底長臉顯得更長了。覺慧知道她底話裏含得有

冷箭，但當着正在咳嗽的祖父面前，不好發作，只得任憑自己被她搶白了幾句，低着頭不說一句話，暗暗把嘴唇皮用力咬。

「陳姨太，你去把他大哥喊來，」祖父已經停止了咳嗽，說話的聲音也比較先前平靜了許多。

陳姨太答應一聲便出去了，剩下他面對面地站在祖父面前。

祖父不再說什麼，似乎氣也平了一點，他底老年的模糊的眼光無目的地向四處移動，後來他硬把眼睛閉了。他底呼吸很急促。

覺慧把他底堅定的眼光定在祖父底身上。他把祖父底瘦長的身軀注意地看着。忽然一個奇異的思想來到他底腦裏。他覺得輪在他面前的並不是他底祖父，這只是一個整代人底代表。他知道他們，這祖孫兩代，是永遠不能瞭解的。但他奇怪在這瘦長的身體裏面究竟隱藏着什麼東西，會使他們在一處談話不像祖父和孫兒，而像兩個敵人。他覺得心裏很不舒服。似乎有許多東西沉重地壓在他底青年的肩上。他抖動着身子，想對一切表示反抗。

然而陳姨太進來了。那張瘦長的粉臉在他底眼前晃了一下，他看出了一個狡猾的微笑。接着他底大哥底平靜的臉又出現了。他們弟兄交換了一瞥不愉快的眼光。覺新馬上知道覺慧是處在什麼樣的境地中了，便平靜地走到祖父面前。

祖父聽見脚步聲，已經睜開了眼睛，他看見覺新站在面前，便吩咐道：「我把你三弟交給你，好管他，不要放他出去。要是我知道他跑出去了，我就問你要人。」祖父底聲音雖然嚴厲，但比先前卻是溫和多了。

覺新唯唯應着，做出很恭順的樣子，一面偷眼看覺慧，給他做眼色，意思叫他不要再向祖父分辯。覺慧也沒有什麼表示。

「好，你帶他出去罷，我被他鬧得够了。」祖父歇了半晌纔有氣無力地這樣說了一句，然後把眼睛闔上了。

覺新依舊唯唯地應着，一面向覺慧做了一個手勢，於是兩人悄悄地走了出來。

他們走出祖父底房門，穿過堂屋，進了天井裏面。覺慧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半譏笑地說：「我現在才覺得我是自己底主人了。」覺新看了他一眼，他並不會注意到。他過後忽然莊重地向覺新說：「大哥，究竟怎樣辦？」

「我也沒有別的好辦法。只好照着爺爺底話做：你這幾天不出去就是了，」覺新攤開兩手說。

「那怎麼行？外面的運動正鬧得很激烈。我怎麼能够平靜地躲在家裏不出去？」他絕望地說，因為他開始明白情形底嚴重了。

「還有什麼辦法呢？既然他老人家要你這樣，」覺新很平靜地說。這些日子來他對於任何大事小事差不多都是以平靜的態度處之的。

「好，你底無抵抗主義又來了。我想你還不如規規矩矩去做一個基督教徒。人家打你左臉，就馬上把右臉也送上去……」覺慧憤憤地罵起來，好像要把在祖父那裏受到的氣拿來在覺新底身上發洩。

「你底性子真急，」覺新並不動氣，反而微微笑起來。「你爲什麼向我發脾氣？你罵我又有什麼用處？」

「我一定要跑出去！我馬上就要跑出去！看他把我怎樣！」覺慧這樣憤激地自語道，一面不住地在頓腳。

「結果不過是我多挨幾次罵就是了，」覺新自語說，他底聲音開始變成憂鬱的了。他和弟弟一樣，他底話似乎是對自己說的，其實是說給別人聽。

覺慧擡頭看了哥哥一眼便不作聲了。

「現在我認真和你說話，」覺新和平地、親切地勸慰覺慧道，「我勸你還是先在家裏頭住幾天，不出去再說。免得又惹爺爺生氣……你年紀太輕，性子很急。其實爺爺和你說什麼話，你只要默默地

聽着，讓他一個人去說，等他話說够了，氣平了，你答應幾個「是」字就走出了，把一切都忘在九霄雲外，好像不會聽見他說過什麼一般。這個對付方法豈不是更簡便嗎？你和他爭辯，一點好處也沒有！」

覺慧不說話了，他擡頭去看那蔚藍的天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並不同意哥哥底話，但他不願再和哥哥辯論了。哥哥也是有理的。本來沒有好處的事是不必費力去做的。但是一個青年的心能够永遠被拘束在利害的打算計較中嗎？在這一點哥哥似乎並不了解他。

他望着在空中飛馳着的雲，心痛楚着，幾種矛盾的思想在他底頭腦裏激盪。但最後他決定了。他溫和地對覺新說：「我決定這幾天天裏頭不出去。但這並不是爲了順從爺爺底吩咐，這是爲了怕給你找來更大的麻煩。」

覺新底臉上浮出了欣慰的顏色。他微笑地說：「多謝你。其實你要出去，我也無法管你，因爲我每天要到公司辦事。今天因爲自己有事回來得早，恰巧就遇着你這事情……其實惡良心講，爺爺不要你出去，還是爲你好。」

「我也曉得，」覺慧不加思索地答道，其實他自己並不知道在說什麼。他癡立在天井裏，看着覺新走開了。一個人沒精打彩地走到花盆旁邊。蠟梅枝上還留着一些花朵，清香一陣一陣地送人鼻裏。他伸手折了短短的一小枝，拿在手裏用力折成了幾段，把這小枝上的花朵摘下來放在手掌上，然後

用力一捏，把花瓣捏成了潤溼的一小團。霎時間手就變得很香，掌心還染上了黃汁。

他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可是他滿足了，因為他毀壞了什麼東西。他想有一天如果這隻手變大起來，能夠把舊的制度像這樣地毀掉，那是多麼痛快的事……

但是過了一些時候，他又憂鬱起來，因為他明白自己現在不能夠出去參加學生運動了。

「矛盾，矛盾，」他口裏不住地唸着，他知道不僅祖先是矛盾的，不僅大哥是矛盾的，現在連他自己也是矛盾的了。

人底身子可以被囚禁，人底心卻不可以。覺慧這幾天果然不上街去，然而他底心依舊和他底同學們在一起活動。這一層卻是他底祖父所料想不到的。

他想像着外面的運動進行了什麼樣的地步，他極其貪婪地讀着報紙上關於學生運動的記載，可惜這種消息並不多。他還接到一期學生聯合會編印的學生潮週刊，這一大張報紙裏面刊載了幾篇動人的言論，還有不少的好消息。風潮漸漸平息了。督軍底態度也漸漸軟化了，他出了兩張告示來敷衍學生，並且叫秘書長寫信代他向學生聯合會道歉，還擔保着學生以後的安全。接着報紙上又刊出了城防司令部嚴禁軍人毆打學生的布告。據說還提到兩個兵士，供認是那天動手打學生的人，他們已經受了嚴重的處罰。這布告覺民在街上也看見過的，他回來便向覺慧說了。

消息是一天比一天地好，而被囚禁在所謂「家」的囚籠裏的覺慧，也是一天比一天地着急。他一個人常常在房裏頓腳，他有時候連書也不想看，便直伸伸地躺在牀上，睜起眼睛望着帳頂出神。

「家，這就是所謂甜蜜的家！」覺慧常常氣忿地嚷着。覺民有時候在旁邊聽見了便微微一笑，也不說什麼話。

「有什麼好笑！你天天出去，很高興！看罷，你不久總有一天會像我這樣的！」覺慧看見哥哥在笑，他更加惱怒起來。

「我笑我的，和你有什麼關係？難道你要禁止我笑？」覺民帶笑分辯道。

「不錯，我要禁止你笑！我惱怒的時候，我要禁止一切的人笑！」覺慧頓腳地大聲說。

覺民正在看書，便闔了書默默地走出去，並不和覺慧爭論什麼。

「家，什麼家！只是一個狹的籠！」覺慧一個人憤憤地說，依舊在屋子裏踱着。「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看他們把我怎樣！」他說着，就往外面走。

覺慧走出房門剛剛下了石階，便看見陳姨太和沈氏（他底五嬸）坐在祖父房間的窗下閒談。他止了步，遲疑一會兒，終於換了方向，向上房走去，要走到上房時便轉彎向右邊那過道走。他走完過道，進了花園底外門，走過覺新底房間底窗下，一直向花園裏去了。

他進了一道月洞門。一座高大的假山立在他底面前，脚下是石子鋪的路，路分左右兩段。他向左邊走去。路是往上斜的，並不寬，但很曲折，路盡處是一個山洞。他走出洞來便看見路往下斜，同時一股清香衝進他底鼻端。路愈過愈長，前面似乎沒有路了，他不知道這香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但他慢慢地走過去，向左還有一條小路。他剛轉了彎，前面豁然開朗，眼前黃澄澄的一片，是一片梅林，嫩黃色的

梅花開得正繁。他走進了梅林，踏着散落在地上的花瓣，用手披開垂下的樹枝，在梅林裏面杳杳走着。

他無意間擡起頭，看見前面遠遠地有藍色的東西在晃動。他披開下垂的樹枝向那地方走去，走了幾步。他便認出來那是一個人影。那人正在一條彎曲的石橋上走着，顯然是向他這一面走來的。他瞥見了來人底全身，他還看見垂在背後的辮子。他認得這是鳴鳳。

他想叫她，但他還未叫出聲來，就看見她走進了湖中央的亭子裏面。他等候着。

過了一些時候還不見她出來，他很奇怪她在那裏面做些什麼，竟然這許久不出來。後來她終於出來了，可是不只她一個人，另外還有一個穿紫色短襖的女子。他只看見這人底腦後的髮髻，這女人在和鳴鳳講話，臉向着裏面，但逼近邊岸時，因為她們跟着橋轉了幾個彎，那時她底臉正對着他這一面，他認出這是沈氏房裏的喜兒。

他看見她們逼近了，便轉身向裏面走去，把身子隱在梅樹最密的地方。

「你先回去罷，不必等我，我還要給太太折幾枝蠟梅。」這是鳴鳳底清朗的聲音。

「好，我先去了。我們五太太的話更多，一會兒看不見我，她就要嘍里咕魯的。」喜兒應道。

於是喜兒慢慢地走出梅林，沿着覺慧來時的路走回去了。

覺慧看見喜兒底背影消失在梅林底另一端時，便走出來，向着鳴鳳走去。他看見她正在折一枝低低下垂的梅花。

「鳴鳳，你在這兒做什麼？」他帶笑地問。

鳴鳳底注意正集中在那枝梅花上面，所以不會看見他走近。她這時忽然聽見他底聲音，不覺喫驚地鬆了手來看他。她看見來的是覺慧，便寬慰地笑了一笑，說：「我說是哪個？原來是三少爺。」她說了又伸手去把那枝子折斷了，拿在手裏看。

「哪個喊你折的？爲什麼在這時候才來折，不在早晨折呢？」

「太太喊我折的，說姑太太要，等一會兒二少爺帶去。」鳴鳳說着看見左邊有一枝子，花很多，形狀也好，便伸手去折，但她底身子短了一點，她躡着脚再伸手去折也抓不到那枝子。

「我替你折罷，你還矮一點，再過一兩年就好了，」覺慧在旁邊看着，不覺笑起來。

「好，就請你來折罷，只是不要給太太知道，」鳴鳳就側開身子，站在一邊，真的讓覺慧去替她折。「你爲什麼這樣害怕太太？其實太太也並不怎麼兇。她近來還常常罵你嗎？」覺慧一面走過來，把脚尖踏地，伸長了身子，伸手去折那枝梅花，他折兩下，就把花枝折了下來，交給鳴鳳。

「太太近來倒也不常罵我。不過我還是天天耽心，時時刻刻都害怕會做錯事情。」她低聲應着，

看見他把花枝折了下來，便伸手去接。

「這就叫作：做奴隸的人永遠沒有辦法……」他不覺笑了起來，但是他並沒有譏笑她的意思。她聽見這話，也不回答，默默地低下頭，把頭埋在手中拿的花枝上面，許久不擡起來。

「你看，那兒有一枝很好很好的！」他故意做出驚喜的聲音。可是她依舊不擡起頭。

「快，快，太太來了！」他裝出着急的樣子低聲說。

她馬上擡起頭，把她底一雙明亮的眼睛向四面看，好像在問：「太太來了，在哪兒？」

他不說話，只等着，一看見她底眼光落在自己底臉上，便用手指把自己底鼻子指一下，一面做出發怒的樣子。

她笑了，然後問道：「你方纔說的那枝好花在哪兒？」

「那兒不是？」他隨便伸手向着旁邊一株樹上一指。她底眼光跟着他底手指望去。果然那樹上有一枝很好的花。這一枝離地頗高，花也不少，不過大部分都是含苞未放，枝子彎曲而有力，獨特的突出來，很令人注目。

「可惜太高了一點，這一枝倒是很好的，」鳴鳳望着那一枝梅花自語道。

「高？不要緊，很容易折的，」他說着，便把樹身打量一下，又說：「等我爬到樹上去折。」他便動手

解開棉袍底鈕扣。

「使不得，使不得，」她阻止道，「看跌下來，不是好玩的。」

「不要緊，」他把棉袍脫了下來，掛在旁邊一株樹上，身上露出深綠色的棉絮身。他便往樹上爬，口裏還說：「你在下面給我撐着樹幹。」

他幾步便爬上去了。一隻腳站在分枝的地方，一隻腳踏住一枝粗壯的枝子，把近中央的那一枝粗的樹枝夾在兩腿中間，伸一隻手去折。但手還伸不到那花枝旁邊，他便縮回了手。這時樹身大大地動了一下，花朵從枝上接連地落下去。他聽見鳴鳳在下面叫：「三少爺，當心點，當心點！」

「不要怕，」他說着便把腿放開，把右手緊緊挽住近中央的那一枝樹枝，先把左腳提起，在另一枝上重重地踏了兩下，試試看那樹枝是否載得起他，然後把右腳也移了過去。於是他俯着身子去折那花枝，折了三下才把那一枝折斷，拿在手裏；他又把右腳移回到先前的一枝上，埋頭去看下面，正看見鳴鳳底仰着的頭。

「鳴鳳，接住！我把花枝給你丟下來了！」他說着便把花枝輕輕往下面一送，又把旁邊那些依舊留在樹上的枝子披開，免得牠們把牠纏住。他看見花到了她底手裏，便慢慢爬下樹去。

「够了，這三枝就夠了，」鳴鳳十分歡喜地說。

「不錯，多了二少爺拿着也不方便，」他附和着她這樣地說了，一面在旁邊樹上取了衣服披在身上，又問道：「你方纔看見二少爺沒有？」

「他在釣臺上面讀書，我聽見他底聲音，」她一面回答，一面在整理手中的花枝，忽然注意到他還是把衣服披在身上，並不去穿牠，便關切地說：「你快把衣服穿好罷，等一會兒會着涼的。」

覺慧穿好了衣服，看見她忽然轉身向他來的那條路走去，便叫了一聲：「鳴鳳。」

她回轉身子，站住了不走，帶笑地問：「什麼事？」她看見他不說話，只顧含笑望着她，便又掉轉身子向前走了。

他急急向前走了兩步，又接連叫了幾聲。她又站住了，掉轉身子依舊問那一句話：「什麼事？」

「你過來，」他站住央求道。

她便走了過來。

「你近來好像很害怕我似的，連話也不肯和我多說，究竟是什麼緣故？」他半正經半玩笑地說，一隻手在玩弄旁邊下垂的樹枝。

「哪個害怕你？」鳴鳳撲嗤笑道，「我一天從早忙到晚，哪兒還有功夫說閒話！」她說了又要走。覺慧連忙做手勢止住她，一面說：「我曉得，我曉得你真的害怕我。你說沒有功夫，怎麼你又和喜」

兒兩個在那邊玩呢？我還看見你在湖心亭裏和喜兒說話。」

「你是少爺，我是丫頭，我怎敢和你多說話？」她做出冷淡的樣子說。

「那麼從前你爲什麼又常常和我在一處玩？那時候還不是和現在一樣？」他熱烈地問。

她把她底明亮的眼光在他底臉上掃了一下，然後低下頭用一種憂鬱的調子解釋道：「現在不同了，我們現在都長大了。」

「大了又有什麼關係？難道我們底心就變壞了嗎？」覺慧驚訝地問。

「不是的，長大了，常常在一起，旁人就會說閒話。公館裏頭說閒話的人又多。我倒不要緊，這是爲你，你總該當心一點，不要忘了主子底身分。我是不要緊的，我本來就生成這樣賤的命！」她依舊低下頭說話，聲音裏帶了一點苦澀的味道。

「你不要就走。我們到那邊去，找個地方坐下來慢慢說。把梅花讓我來拿。」他說着並不管她答應不答應，就從她底手把花枝拿過來，端詳了一下，又剔除了兩三根小枝。

他沿着梅林外靠湖濱的一條小路走去，她默默地在後面跟着。他有時候掉過頭來問她一兩句話，她很簡短地答覆了，或者只是微微地一笑。

梅林走盡了，前面是一排濃密的冬青樹，中間開了一道小門，走進門去十多步遠，轉一個彎，又是

一個石洞。洞裏很黑暗，但路是直的，並不長，人還可以聽見流泉底聲音。他們走出洞來，路就往上斜了。他們接連登了二十多個石級，轉了幾個彎，便到了上面。

上面鋪的是砂土，地方並不大，是長方形的。在中間安放了一張小小的石桌，和四個圓的石凳。旁邊一株松樹長在一匹峻峭的大山石旁邊，牠底枝葉罩在石桌上面，正像一具傘蓋。那匹大山石，是沒有路可以攀登上去的。

這地方沒有什麼別的聲音，只有泉水淙淙地在響。原來泉水從山石底另一面的縫隙裏流出來，穿過碎石流向下面去了。在這裏只聽見水聲，卻看不見泉水在流。

「好個幽靜的地方，」覺慧先走上來，不覺讚了一句。他走到石桌旁邊，把梅花放在桌上，摸出手帕拂拭了石桌上的塵埃，便坐下去。鳴鳳走過來，坐在他對面的一個石凳上。桌上的花枝在他們底中間隔着，使他們看不清楚彼此底臉。

覺慧笑了笑，便把花枝拿開，放在右邊的凳上，又指着左邊的凳子說：「來，坐過來，你爲什麼不敢挨近我？」

鳴鳳默默地走過來，坐下了。

他們面對面地望着。他們在用眼睛談話，這許多話都是用語言表示不出來的。

「我喫走了。我在花園裏，頭就擱了這麼久，太太曉得會罵我的。」她覺醒似地說，便站起來。

「不要緊，太太不會罵的。不要立刻就走。剛剛來，還沒有談一句話，我不讓你走！」他說着便捉住她底左臂使她重新坐下去。

她依舊不作聲，不過做了畏縮的樣子，好像害怕他底手觸到她底身上似的。但她並沒有什麼反流的表示。

「你怎麼不說話？在這兒又沒有第三個人聽見。我曉得你不喜歡我了，」他說着故意做出失望的樣子。

她依舊不作聲，好像並不會聽見他底話似的。

「我曉得你底心不在我們公館裏頭了。我去告訴太太說你已經長成人了，把你送出去罷，」他淡淡地說，好像他對於她底命運一點也不關心，其實卻在暗中偷看她底臉和眼睛。

她突然變了臉色，眼光由光亮而變為陰暗，固定在他底臉上，半晌說不出一句話。她底嘴唇微微動了一下，但並未說什麼。她底眼睛開始在發亮，被一層晶瑩的玻璃似的東西罩着，睫毛接連地動了幾下。「當真的？」她終於發出了這句短短的問話。眼淚沿着面龐流下來，她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便用力去咬自己底嘴唇。

他看見她成了這樣子，也覺得自己底話太過火。他並沒有傷害她底心思，他說這話一則是來試探她底心理，二則是來報復她底冷淡。他卻料想不到他底話會使她如此苦痛。試探底結果，使他滿意了，但他卻有些後悔。

「我不過說着玩的。你竟然當作真的了！你想我會忍心趕你出去嗎？」他笑了，但這是苦笑，因為他自己也被她底態度感動了。

「哪個曉得是真是假？你們做主子的常常反覆無常，不高興的時候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她嗚咽地說。「我早就曉得我總有一天免不了掉走喜兒底那條路。不過爲什麼來得這樣早？」

「你說什麼來得這樣早？」他溫和地問，是不懂得最後的一句話。

「你底話……」她依舊在抽泣。

「我剛才已經說過是和你開玩笑的。我無論如何不會讓你出去，不會叫你走喜兒底那條路。」他底態度很是誠懇，他又把手伸過去，捏了她底左手過來放在自己底膝上，不住地撫摩。

「假使太太底意思是那樣呢？」鳴鳳接口問道，她已經止住了哭，但聲音裏還帶了一點悲哀，臉上滿是淚痕。

他並不馬上回答，只望着她底眼睛，遲疑了一會兒，忽然現了決斷的樣子說：「我有辦法，我可以

叫太太依照我底話做。我那時會告訴她說我要討你……」他底話確實是出於真心，不過這時候他並不曾把他底處境仔細地思索一番。

「不行，你快不要去說！」她驚惶地叫起來，連忙把那一隻未被她捏住的右手伸去蒙住了他底嘴。「太太一定不答應的，不但我，恐怕你也會被人笑死了。我不要去討我。我沒有那樣的命。」

「不要這樣害怕，」他把她底手從自己底嘴邊拿下來，一面說。「你看，你底臉上滿是淚痕，等我給你揩乾淨，」他摸出了手帕在她底臉上細細揩拭着，她這時候並不拒絕了。他一面揩拭着，一面微笑道：「你們女人底眼淚總是這樣多。」這一次是悽然的笑。

她底臉色漸漸地復歸平靜了。笑容又回到她底臉上，但這也是悽然的笑。她慢慢地說：「以後我不再哭了。我在你們公館裏已經流够眼淚了。如今有你在，我也決不再哭了。」

「不要緊的，現在我們底年紀都很輕。將來到了那時候，我會向太太說，我一定有辦法。我絕不是在哄騙你。」他溫和地寬慰她，依舊捏住她底左手。

「你底心我是曉得的，」她感激地說，過後又現出寬慰的樣子半夢幻地說道：「我近來時常做夢，總是夢見你的時候居多。有一次我夢見我跑在深山裏，被一羣豺狼追趕着，看看要被牠們趕上了，忽然山腰裏跑出一個人，把豺狼打退了。我仔細一看，這個人就是你。你不曉得我常常把你當作夢。」

呢！

「這一切我都不曉得。我還不曉得你這樣地相信我，」他底聲音顫抖着，表示他心上的感動。「我沒有好好地看待過你，我真正對不起你，你不會怪我罷。」

「我哪兒還敢怪你？」她搖搖頭，帶笑說，「我一輩子只愛過三個人：一個是我底母親，一個是大小姐，她教我讀書認字，又教我明白許多事情，她常常看顧我。現在這兩個人人都死了。還有一個，現在就只有這一個……」

「那麼這是哪個？」覺慧故意問道。

「你想除了你以外還有哪個？」她看見他底笑容，心裏更覺欣慰了。她不轉睛地望着他，似乎漸漸進入了夢幻的境界。

「嗚鳳，我想起你，心裏總覺得非常慚愧，我舒舒服服地過活着，而你卻在我家裏受罪，甚至我底妹妹也要來折磨你，」覺慧感動地說。

「不要緊，我已經在這兒忍了七年。現在日子好過多了，也不覺得十分苦楚。……我每一想到你，或者看見你，似乎天大的痛苦也可以忍下去了。你不曉得你幫我忍受了不少的痛苦。我常常在心裏暗暗喊你底名字，然而在人前我卻不敢喊出來。」

「難道我就沒有在什麼時候使你失望過嗎？」

「有是有過的。有一兩次我彷彿看見你底臉向空中昇上去，昇得很高，我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換不到的月亮。那時候我禁不住要想『這不過是一場夢罷了。』我以為我這一輩子是沒有望的了，想起大小姐從前愛說的女兒薄命的話。我只得暗暗地落淚。」

「鳴鳳，真是苦了你了，在你這樣的年紀你本應該進學堂去讀書。像你這樣聰明，一定會比琴小姐還讀得好……要是你生在有錢人家，或者就處在琴小姐底地位，那是多麼好！覺慧底聲音裏充滿了遺憾。」

「我也不想生在有錢人家做小姐，我沒有這個福氣。我只願意你不送我出去，我一輩子在公館裏頭伺候你，做你底丫頭，時時刻刻在你身邊……你不曉得我看見你我多麼快樂。只要有你在旁邊我就安心，我就快樂了……你不曉得我是多麼尊敬你……有時候你真像天上的月亮……我曉得我底手是挨不到的。」

「不要這樣說，我不過是一個平常的人，和你們一樣的，」他底聲音顫動着，他感動得流下淚來。「還有，」她依舊夢幻地說下去，「我常常祝告死了的太太和大小姐暗中保佑你，保佑你身體好，好好地讀書，將來做個好人，做個大官……你不曉得我近來常常這樣地給你祝告……」

他差不多要哭出聲了，後來費了很大的力纔斷續地說出下面的話：「我……不曉得……你這樣地……這樣地愛我。」

「不要響，」她突然抓住他底左臂低聲說，「聽，下面有人。」

兩人靜靜地傾聽着。聲音從下面來，到了這裏已經很低微，又被泉水聲混雜着，所以聽不清楚。他們只知道有人在下面唱歌。

「大概是二少爺回去了。」覺慧說着便站起來，走到邊沿上去看下面。他看見下面梅林裏黃色中露了灰色，慢慢地才分辨出一個人影在移動。「果然是他，」他自語着，又轉身回去對鳴鳳說：「果然是二少爺。」

鳴鳳連忙站起來說：「我要回去了，在這兒耽擱了這麼久，回去恐怕要挨罵……我想大概快開晚飯了。」她伸手去拿梅花，覺慧早已把花枝拿到了手裏，便遞給她，一面囑咐她道：

「太太要是問你爲什麼這樣妥，你隨便說句謊話就是了……或者就說我喊你去做什麼事。」

「好，我先走罷，免得碰見別人，」她回過頭對他笑了一笑，便走下去。

他跟着她走了幾步，便站住了。他看見她慢慢地走下石級，忽然一轉彎就被石壁遮住。他不再看見她底背影了，便回轉身。

他獨自在上面躑躅。她底面龐佔有着他底全部思想。他不覺忘了自己地唸道：「她真純潔，她真好。只有她……」他走到她剛纔坐過的石凳面前，坐下去，把兩肘放在石桌上，捧着頭似夢非夢地呆望着遠處，口裏喃喃地說：「你真純潔，你真純潔……」

過了一些時候，他突然立起來，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一般，向四周一看，便慌忙地走下去了。

這夜晚月色很好。覺慧不想睡覺。三更敲過了，他還在天井裏閒走。

「三弟，你爲什麼不去睡覺？天井裏很冷！」覺民從房裏出來看見覺慧還在天井裏，便立在石階上問道。

「月亮這樣好，我捨不得去睡，」覺慧不在意地回答着。

覺民走下石階，也到天井裏來了。他打了一個冷噤，口裏說聲「好冷！」一面仰起頭去看月亮。

天空裏沒有一片雲。一輪圓月在這一碧無際的大海中航行着，孤獨的，清冷的，牠把牠底光輝撒下來，催眠着一切入了睡鄉。地上、瓦上都染了一層銀白色。夜是非常靜寂。

「好月光！你看真是月如霜了。」覺民不禁讚嘆起來，也就伴着覺慧在天井裏散步，但覺慧只是默默不響。

「琴，真是絕頂聰明……她真勇敢……她真是一個好女子。像她這樣的女子，我只看見過她一

個，覺民忍不住又稱讚起來，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

覺慧依舊不作聲，他底思想是被另一個女子佔去了。他只是隨着哥哥底脚步走。

「你喜歡她嗎？你愛她嗎？」覺民忽然抓住弟弟底右臂問道。

「當然，」覺慧衝口回答道，但他馬上更正說：「你說什麼琴姐嗎……我自己也不曉得。我想你是愛她的。」

「不錯，」覺民依舊抓住覺慧底膀子說，「我是愛她的。我想她也會愛我。不過我還沒有向她表示過。我還不曉得應該怎麼辦……要是我成功了，你呢？你方纔不是說過你也愛她的？」

覺慧並沒有看哥哥底臉，但覺得哥哥那隻抓住他底右臂的手在戰抖，便是聲音也和尋常不同。他知道哥哥激動得很厲害，使用右手把哥哥底手背輕輕拍了兩下，微笑地說：「你去進行好了，我不會和你爭的，我也希望你成功……我愛琴姐，不過是把她當作姐姐那樣地愛，就和我從前愛大姐那樣……」

覺民不響了，他擡頭把月亮望了半晌，覺得自己底心境比較平和了，纔低下頭對覺慧說：「你真是一個好弟弟……我幾乎錯疑了你，因此我常常不安……不曉得怎樣我現在就已經嘗到妬嫉底味道了。譬如我看見劍雲和琴說話，我總覺有點不快活。劍雲鬼鬼祟祟的，不曉得心裏藏着什麼東西。我

總有點不放心，雖然我知道琴不會喜歡他……你笑我無聊嗎？」他底聲音又開始在顫動。

「不，二哥，我不笑你。」覺慧誠懇地說，「我是真摯地和你表同情的……你放心，不過我想劍雲不會愛琴姐，他不會和你爭。是的，他不見得就愛琴姐，他底性情是那樣的古怪……」說到這裏他忽然變更了語調說，「你聽，什麼聲音？」

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送來一絲一絲的哭泣，聲音很低，似乎被什麼東西壓抑住了，但卻瀰漫在空氣裏，到處都是，甚至滲透了這全個的月夜。這不是人底聲音，也不是蟲鳥底哀鳴，牠比較那些都更要輕得多，清得多。有時候幾聲比較高亢一點，似乎是直接從心靈裏出來的婉轉的哀訴，接着又慢慢低微下去，差不多低到沒有了，就好像一陣微風吹過一般，但人確實覺得有什麼東西在空中震盪，把空氣也改變過了，使空氣裏也充滿了悲哀。

「什麼聲音？」覺慧驚疑地問。

「這是大哥在吹簫，他這幾晚上都是這樣很憂地吹着。這幾晚上我都聽見的，」覺民解釋說。

「他有什麼心事？他以前並不是這樣的，而且這簫聲多麼悽慘！」覺慧底驚疑增加了。

「我也不清楚。不過我想他大概曉得梅表姐回省來了。這一層我也不能確定，不過我想應該是這樣。他這幾晚上都吹着這種悽慘的調子，在這深夜……你想除了「愛」字還有什麼……聽見這

簫聲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這幾晚上我都睡不好，就是因為聽見這簫聲……這簫聲似乎給我帶來一個警告，甚至給我帶來了恐怖……現在我和琴的情形正和從前大哥和梅表姐的情形差不多。我聽見這簫聲就不由得不就心：我將來是不是會和大哥走一條路。我不敢想。因為果真到了那時候，我恐怕不能夠活下去，我不會像大哥那樣。」

覺慧靜靜地聽着覺民說話，他突然發覺哥哥底聲音由平靜而顫動，而變成悲哀的了，那最後的兩句話，還是帶着哭聲說出來的。他很受感動，他也想哭了，但他終於沒有流出眼淚來。他同情地勸慰覺民道：「二哥，你放心，你絕不會走到大哥那條路上去的，因為如今時代不同了。」

他又擡起頭去望天空。他望着那一輪撒佈着無盡量的光輝的明月。他覺得自己突然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了。他口裏喃喃地自語道：「你真純潔，只有你才像這輪皎潔的明月呵！」

學生和軍人衝突的風潮漸漸平息下去。舊曆新年底逼近，更使一般人容易忘卻了這事變。外縣的學生回家過年去了。在省城裏的學生底態度也開始冷淡下去，還有一些人忙着在溫習功課，預備明年補考。這一次運動底結果，學生方面在表面上是獲得勝利了。

罷課延長下去就等於放寒假，學校當局在辦這一學期底結束，作過年的準備。這樣的解決是很自然的，很和平的。誰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

這其間覺民依舊每晚到姆家去教授琴的英文，覺慧依舊在家裏讀報紙，報紙上載着許多許多覺慧不知道的事情，可是關於學潮的記載卻逐漸少起來，以至於沒有了。於是覺慧便連報紙也不去翻看了。

「這種生活，就和關在監牢裏做囚犯一樣！」覺慧時常發出這樣的詛咒。有時候他心裏非常煩躁，他甚至不願意看見家裏的任何人。尤其使他不安的，就是鳴鳳現在好像故意在躲避他。他很少有機會和她單獨在一起談話。

他照例早晚去給祖父請安，因此不得不看祖父底疲倦的黑臉，看陳姨太底帶着狡狴的表情的

粉臉。還有許多毫無表情，似笑非笑的臉也是他在家裏常常看見的。有時他實在忍耐不下去了，便憤憤地說：「等着罷，總有一天……」以下的話他便不會說出來。究竟總有一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他自己也不大知道，不過他相信着將來總有一天一切都會翻轉過來，那時候他所憎恨的東西都會消滅的。他又找出舊的新青年、新潮一類的雜誌來讀，他讀到對於舊家庭的感想一篇文章，心裏非常痛快，好像他已經報了仇了。

但這痛快也只是暫時的，當他拋開書本走出房間的時候，他又看見他所不願意看的一切了。他立刻感到寂寞，便又無聊地走回房裏。而時間就這樣被浪費地過去了。

覺民雖然和覺慧同住一個房間裏面，但這幾天他只是忙着自己底事情。在家的時候他也很少留在房裏，他整天帶了英文書到花園裏面去讀，他對於琴底功課也很關心。覺慧也知道這一層，所以不去纏他。

「寂寞呵！」覺慧一個人常常在房裏這樣地嘆息，他這幾天對於讀新書報的事，也失掉了興趣，因為這反而使他更覺得寂寞。於是他翻出那一本擱置了許久的日記簿，信筆在那上面寫了一些字。他底生活正如他在日記簿上所描寫的了。

早晨我去給祖父請安。他在書房裏面。他底疲倦的黑臉上露出一點笑容，他遞了一本線裝書給我，一面說：「你可以拿去仔細讀幾遍。」我答應了一個「是」字，連忙走了出來。走過隔壁房門看見陳姨太在那房裏梳頭，我掉過頭走了。我真怕看見她底狡猾的長臉。我走出祖父底房間，心裏覺得舒暢了許多。不知道什麼緣故，祖父底房間，在我看來就和衙門差不多。

祖父方纔給我的一本線裝書，我只看了那上面白紙簽條上的題名：「劉正唐先生教孝戒淫淺訓。」就覺得頭痛，我連看也不要看就把書拋在桌上，一個人到花園裏散步去。

在梅林裏面看見嫂嫂帶了不滿四歲的海兒在折花。我看見她底親切的，豐腴的面龐，不覺從心裏浮出了好感，便說：「嫂嫂，你這樣早！你要梅花，喊鳴鳳來折好了，何必親自動手？」她把樹上的一枝折了下來，便望着我笑了一笑說：「你大哥很喜歡梅花，你不曾留心到他房裏放着幾瓶梅花……我常常給他折的，因為怕鳴鳳選的不如意，所以總是我自家來折。」她說了又叫海兒招呼我，給我請安。海兒很聰明，又肯聽大人底話，我們都喜歡他。不過這時我卻想起了另外的一件事。我不覺唸道：「原來大哥愛梅花。」嫂嫂卻接着說：「前幾天我還畫了一幅梅花帳簾，你一定也看見了的。」我看見她底臉上起了一道薄薄的紅雲，接着又露了矜持的微笑，兩頰微微現了兩個酒窩。

她說起「他」字，聲音裏含着無限的溫情。我知道她是非常愛大哥的。但是我底心開始憂鬱起來，我竟然開始憐憫她了。我想要是她知道大哥爲什麼特別愛梅花，在大哥底心目中梅花含着什麼意思，那麼她不曉得會怎樣地悲傷呢。

「三弟，看你底樣子好像不快活，我曉得這幾天很苦了。你，他們把你關在家裏，不要你出去。不過現在爺爺底氣恐怕早已消了。再過兩三天你就可以出去的。你要把心放寬一點。老是愁悶着，恐怕會生病的。」她親切地勸慰我。我心裏在想：「這是爲着你，你不知道你所愛的大哥還愛着另一個女人呢！」可是望着她底平靜而帶同情的面容，我卻不敢說出這樣的話了。

「我先去了，我還要給你大哥煮蛋。」嫂嫂拿了梅花，一手牽着海兒走了，她還笑着回頭來對我說：「等一會兒到我房裏來下棋，我曉得你一天在家裏很悶的。」我答應着，我癡癡地望着她底背影。我覺得我開始在愛她了。我想這於大哥是沒有什麼損害的，因爲我愛她猶如她是我底長姊。可是我卻不好意思對誰說，甚至對二哥，對我從前很信賴的二哥。

二哥近來很傾心於琴姊，他已經向我說過。但聽他談話，他好像還沒有向琴姊表示過。他從前疑心我有意和他競爭，其實我愛琴姊也不過是把她當作我底長姊罷了。難道男女間就只有夫婦之愛嗎？他卻不懂得這一層，可是現在他該明白了。

二哥近來漸漸變得奇怪了。他底心完全不在家裏。他每天很早就到姑母家去了，連晚飯也不回來喫。我倒有點替他擔憂。他底舉動總有一天被那般愛說閒話的人注意到的。那時候會有……

他近來和我談話，總是談到琴姊底事，我有點討厭了。他不像從前那樣地愛我了。聽他底口氣好像琴姊是他一個人所有的。這也不必管。他對於這次學潮一點也不留心，似乎他底世界裏面就只有有一個琴姊。我看他太高興了，將來會失敗的。但我並不希望他將來失敗。

我在梅林裏踱了許久，二哥來和我談了一些話。他去了，我還留着，一直到鳴鳳來叫我喫飯的時候。

鳴鳳這幾天似乎故意在躲避我，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想難道在那一天的談話以後她又變了心嗎？譬如今天，她遠遠看見我，喚了一聲就轉身走了。還是我追上去問她：「你爲什麼要躲避我？」她站住不走了。一雙眼睛畏怯地望着我，眼光是很溫和的。她埋下頭低聲說：「我很怕……我怕太太她們曉得。」同時她還偷眼看我。我很感動，我把她底頭捧起來，微笑地搖頭說：「不要怕，這又不是什麼可羞恥的事情。愛情是很純潔的。」我放她去了，我現在纔明白了。

午飯後我回到房裏把二哥新買來的英文本復活翻開讀了幾十頁。我忽然恐怖起來。我不能夠再讀下去了。我怕這本書將來會變成我底寫照，雖然我與主人公賴克留道甫底環境差得那麼

遠，我近來很多幻想，我常常想到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家庭將來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局。

寂寞呵！我們底家庭好像是一個沙漠，又像是一個「狹的籠」。我要的是活動，我要的是生命。在我們家裏連一個可以談話的人也找不到。我坐下來，祖父給我的那本劉芷唐先生教孝戒淫淺訓還在桌子上。我把牠拿在手裏翻了幾頁。全篇的話語不過教人怎樣做一個奴隸罷了。說來說去總是「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以及「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這一類的舊話。我愈看愈是氣，後來忍不住一把就把這本薄薄的線裝書撕破了，我想撕掉一本也可以少害幾個人。

可是我心裏依舊悶得難受，似乎種種不如意的事情都到心頭來了。房裏永遠是這樣單調，窗外永遠是這樣陰暗。我恨不得生了翅膀飛出去，然而陰暗的房子把我關住了。我倒在地上，開始呻吟起來。

「三弟，過來下棋好嗎？」嫂嫂底聲音從隔壁的房間裏傳過來，很是溫柔。「好，我就來。」我這樣回答她。其實我並不想去下棋，不過我知道嫂嫂底用意是給我解悶的，我不忍拂她底好意，遲疑一下，終於過去了。下棋的時候我很用心，我差不多忘掉了一切。嫂嫂底象棋雖然比大哥下得好，但總不及我，所以我連贏了她三局。她依舊帶着溫和的笑容，並沒有一點不快活的樣子。

那梅花帳簾。

這時何嫂把海兒帶了進來。嫂嫂便逗着海兒玩，一面和我閒談。我在房裏閒步走着，我注意到那幅畫，這幅帳簾倒畫得很不錯，我這樣稱讚道，我雖然不懂畫理，但我很喜歡這幅畫，我覺得比她底其餘的畫都好。

「我底畫真是不成功的，不過這一幅畫卻是我聚精會神畫出來的，因為你大哥向我央求過好幾回。」嫂嫂說着，臉上露了滿意的笑容，後來又加上一句：「本來我也愛梅花的。」

「是不是因為大哥愛梅花的緣故嗎？」我笑着問，這是取笑她的話。

嫂嫂臉上微微起了紅暈，帶笑地說：「我現在不告訴你，等你將來娶了親你自然會明白的。」

「我明白，明白什麼呢？」我故意帶着不懂的樣子問。

「你不要強嘴，你將來問你德夫人好了。」

我不回答她底話，我掉過頭看別處，方桌上的大磁瓶和簽押桌上的小花瓶裏都插着梅花。黃色的花朵似乎刺着我底眼睛，我底腦裏漸漸地浮起了另一個帶着淒哀的表情的美麗的面貌。我悵然覺悟了。我想向嫂嫂說：「當心這梅花在分割大哥底愛情呢。」但我卻沒有勇氣說出這話來。

「好久沒有畫什麼了，這兩三年來因為照料海兒，把從前所學的都荒疏了。就是人好像也變俗了一般，」嫂嫂找出了話來說，她底眼睛裏發出光輝，似乎在回憶過去的夢境。

我想她也許在回憶她底虹一般美麗的處女時代的生活罷。我記得嫂嫂初來我家時和現在比起來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不過現在更大方一點，沒有從前那種嬌羞的姿態了。

「作畫本來要看興致，興致好的時候作出畫來比較總是好的。況且這是大哥哥要你畫的，所以畫出來特別好。」我說着又把話題轉到另一方面去，我問她：「嫂嫂，你在回想從前在家裏的時候嗎？」

嫂嫂點頭說：「是的，我在想從前的情景……那時候的事情，現在想起來真好像是一場夢。我在家裏做姑娘的時候，和現在情形不同。我還有一個姐姐，她大我三歲。我們天天在一處學畫詩。家父那時是××縣的知縣官。我們就住在衙門裏面。我們姊妹住在一間樓房上，推開窗便是一個大壩子，種了些桑樹。早晨一早就有喜雀在樹上叫，把我們早早叫起來。晚上一開窗，月光就照進房裏。夜裏很清靜。家母是睡得很早的。我們姊妹因為愛月總是睡得很晏。我們常常開着窗，一面望月，一面閒談，不然就學作詩。有時候夜深了，忽然遠遠送來尖銳的吹哨聲，原來是跑文書的人來了。你聽得那時候緊要的信函公文都是專差送的，到一個驛站就要換一次馬，還有別的預備，所以遠遠

就吹起哨子，叫人早些給他預備好。這聲音夜深聽起來很淒涼，我們睡着了，也會被牠驚醒，那麼一晚上就不能夠再閉眼了。後來母親養蠶，我們給她幫忙，常常夜深我們還起來拿了燈，下樓到蠶房去看桑葉是否稀少。那時我底年紀還很輕，但已經和大人差不多了，那種日子過得真有味。可惜不久辛亥革命一起，家父辭了官回到省城來。我們漸漸長大了。後來家父說我們姊妹底畫「可以」了，便在外面扇莊裏拿了些扇子回來叫我們畫。我們接連畫了許多，得到的酬金，就拿來買些詩集和顏料。後來姐姐出嫁了。我們姊妹感情很好，真正捨不得分手。她出嫁的前一夜，我陪她哭了一夜。她出嫁後不到一年，就因小產死了。據說她底婆婆待她很不好，她很氣悶，積久了就生出病了。她底脾氣本來也大，在家裏的時候，家母事事將就她，在家裏嬌養慣了，嫁到別人家，當然受不慣苦，忍不得氣的。她活活是氣悶死了的……這些事情現在想起來真和做夢一般。」嫂嫂說到這裏，很是感傷，眼圈兒也紅了，她便暫時住了口。

我怕嫂嫂會落淚，但我底笨拙的嘴又找不到話來勸慰她。我想還是借故走了罷，於是就說要去溫習功課，走出了嫂嫂房間，又回到自己底房裏來。我底腦裏還想着嫂嫂底話，可是我終於鎮靜了那紛亂的心情，把寶島溫習了二十幾頁，過後人覺得很疲倦，就倒在牀上睡了。

醒來的時候，電燈已經燃了。身上很有冷意，十六支燭燈炮底黯淡的微光也溫暖不了我底心。

我又感到這種生活底單調，我在房裏大步踱着，我底心想到外面的一切。這種生活我不能再過下去了。我覺得在這家裏到處都是壓迫，對於一切我都應該反抗。

喫晚飯的時候聽見繼母和大哥談起四孀和五孀底戰略，他們很正經地談着，我不覺失笑了。晚飯後在大哥房裏和他談到孝的問題，他底主張太軟弱，他底顧慮太多，我很不滿意他，因為他底思想是一天一天地回到舊的路上去了。我們正談得起勁，五孀房裏的喜兒來叫大哥去打牌，他毫不遲疑地答應了。我不大高興地問：「大哥，你又要去打牌？」他簡單地答道：「不打牌，又有什麼辦法呢？」他說完就跟着喜兒去了。我想這又是他底戰略罷。

我有兩個哥哥：大哥天天在打牌，爲的是討別人歡喜；二哥現在天天到姑母家去教琴、姊英文，連晚飯也不回家來喫。我覺得我應該和他們兩樣……

唉，這生活這就是我底一天的生活。像這樣活下去，我簡直在浪費我底青春了……我不能這樣屈服的，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祖父底命令，我一定要出去……

魯瑟底日記簿上只寫了這一天的日記，他第二天果然就出去了。

舊曆新年快來了。這是一年中的第一件大事，所有的人只除了那些負債過多的外，都熱烈地歡迎這佳節底到來。但是這佳節並不是突然跑來的；牠一天一天地慢慢走近，每天都帶來了一個新的表徵。整個的城市都活動起來了。便是街中往來的行人，也要比較平日多了一些。街上突然出現了許多燈籠和玩具，到處可以聽見喇叭底聲音。

高公館雖然位置在一條很靜寂的街道上，但這股活動的潮流也不能夠把牠輕易放過，於是這個在表面上很是平靜的紳士家庭也顯然活動起來了。大人們開始忙着預備過年的種種禮節和種種必需用品，僕人自然也跟着主子忙，一面還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新年的賞錢和娛樂。晚上廚子在廚房裏忙着做年糕；白天各房的女人，大的和小的都聚集在老太爺底房間裏，或是擗金銀錠，是預備供奉祖先用的；或是剪紙花，紅的和綠的，是預備貼在紙窗上或放在油燈盤上面的。高老太爺還是和往常一樣，白天很少在家。他不是到戲院去看戲，就是到老朋友家裏去打牌。他還和幾個老朋友組織了一個九老會，輪流地宴客作樂，或鑑賞彼此收藏的書畫和古玩。覺新和他底三叔克明兩人忙着在家裏指揮僕人們佈置一切，作過年的準備。堂屋裏掛了燈彩，兩邊牆上也掛了紅綾子的繡花屏。高

在箱子裏的歷代祖先底畫像也被請出來，依次掛在正中的壁上，享受這一年一度的供奉。

除夕底前一日是高家規定喫年飯的日子。這一天午後覺慧和覺民一起到覺新底事務所去。他們依舊在那家新書舖裏買了兩三本新雜誌，還買了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翻譯小說前夜。

他們剛走到覺新底辦事室門口，就聽見裏面的算盤珠子底響聲，他們便掀起門簾進去。

「你出來了？」覺新看見覺慧進來，擡頭看了他一眼，不覺驚恐地問道。

「我這幾天都到外面來的。你還不曉得？」覺慧笑着回答，他底態度非常自然。

「那麼，要是爺爺曉得了呢？」覺新顯出了爲難的樣子，但他仍舊埋下頭去撥算盤珠子。

「管不了這許多。他曉得，我也不怕，」覺慧冷淡地說。

覺新又擡頭看覺慧一眼，便不再說話了。他只把眉頭皺了皺，咬了咬嘴唇皮，又繼續去撥算盤珠子。

「不要緊的，祖父哪兒記得許多事情？我想他也許會忘記了，」覺民在旁邊解釋道，他就在窗前的那把藤椅上躺下去。

覺慧也拿了那本前夜在牆邊的一把椅子上面坐了。他隨意翻着書頁，口裏唸着：

「愛情是個偉大的字，偉大的感覺……但是你所說的是什麼樣的愛情呢？」

「什麼樣的愛情嗎？什麼樣的愛情都可以。我告訴你，按我底意思看來，所有的愛情，沒有什麼區別。若是你愛戀……」

「一心去愛戀。」

覺新和覺民都擡起頭帶着驚疑的眼光把他看了幾眼，但他並不覺得，依舊用同樣的調子唸下去。

「愛情的熱望，幸福的熱望，除此而外，再沒有什麼了！」

「我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應當給自己去把幸福爭過來！」

一股熱氣在他底身體內直往上衝，他激動得連手也戰抖起來，他不能夠再唸下去，便把書闔上，端起茶碗大大喝了幾口。

這時陳劍雲從外面慢步走了進來。

「覺慧，你剛纔在說什麼？很起勁的。」劍雲一進來便用他底枯澀的聲音問道。

「我在讀書，」覺慧苦笑地回答，這苦笑表示着他底內心的激動，似乎有一種不容易實現的理想在苦惱他。於是他又翻開書，在先前看到的那幾頁上再唸：

「宇宙喚醒我們愛情的需要，可是又不盡力使愛情滿足。」

屋子裏寧靜了片刻，算盤珠子底聲音也已經停止了。

「宇宙裏有生有死……」

「愛情裏也有死有生。」

「這是什麼意思？」劍雲忘了自己地低聲說。沒有人回答他。他底臉上露了疑惑的樣子，過後又現了畏懼的表情，但都不十分顯著。

一種莫名的恐怖開始在這小小的房間裏飛翔，漸漸地壓下來。一個共同的感覺苦惱着這四個不同環境的人。

「這樣的社會，纔有這樣的人生！」登慧覺得沈悶難受，便憤憤地說。「這種生活簡直是在浪費青春，浪費生命！」

這種思想近來不住地折磨着他。自從他底兒童時代以來，就有一種渴望在他底身體內發生着；他想做一個和他底長輩完全不同的人。那時他跟着正在做知縣的父親走過了不少高山大水，看見了好些不尋常的景物。他常常夢想着一個人跑到奇異的國土裏，幹一些不尋常的事業。他在父親底衙門裏時，他底生活本來帶了一點奇幻的色彩，可是他一旦回到省城裏來他底生活便是更接近於平凡的現實了。然而那時他對於世界又開始有了新的認識。原來在這個大的紳士家庭裏面單是僕

人轎夫之類的下人就有幾十個。他們這般人來自四面八方，可是被相同的命運團結在一起。這許多不相識的人，爲了那微少的工資服侍一些共同的主人，便住下來在一處生活了，像一個大家族一樣，和平的，甚至親切的過活着，因爲在他們中間並沒有利害衝突的關係，而且彼此都是一樣，一旦觸怒了主人就不知道第二天怎樣可以生活下去。這情形引起了覺慧底同情，他曾在這環境中度過他底一部分的童年，甚至獲得僕人們底敬愛。他常常騎在馬房裏轎夫底牀上，在煙燈旁邊，看那瘦弱的轎夫一面抽着大煙一面敘述青年時代的軼事；他又常常在馬房裏和下人們圍着一堆火席地坐着，聽他們敘說劍仙俠客底事跡。那時他常常夢想着：他將來長大成人以後要做一個劫富濟貧的劍俠，沒有家庭，一個人一把劍到處飄遊，他覺得這種生活是再自由不過的。後來他進了中學，家裏的人說，他底年紀大了，應該擺起主子底架子，不可再和僕人們遊玩，於是他底世界又開始改換了面目。從書本上，從教員底講說中他漸漸傳染到了愛國主義的熱誠。他變成了梁任公底帶着煽動性的文章底愛讀者。這時候他愛讀的書是中國魂和飲冰室叢著，他甚至於贊成梁任公在國民淺訓裏所主張的徵兵制，還有了投筆從戎的意思。可是五四運動突然地襲來，牠給他帶來了一個新的世界。在梁任公底主張被打得粉碎之後，他又連忙帶着極大的熱誠去接受新的，而且更激進的學說。他又成了他底大哥所稱呼他的，或者可以說嘲笑他的「人道主義者」，大哥底第一個理由就是他不肯坐轎子。那時

他因為讀了「人生之真義」和「人生問題發端」等文章纔第一次考究到人生底意義上面去。但是在最初他所能夠懂的也不過是一些含糊的概念；生活的經驗尤其是最近這些日子裏的幽禁的生活，內心的激鬪和書籍底研討使他底眼界漸漸地變寬了，他開始明白了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做一個人究竟應該怎樣。他對於這種浪費青春浪費生命的生活開始痛恨起來。然而他愈是憎恨這種生活，愈是發見在周圍有許多無形的柵欄豎立着，使他不能夠把這生活完全擺脫掉。

「這種生活真該詛咒！」覺慧想到這裏更加煩躁起來。他無意間遇見了覺新底茫然的眼光，連忙掉頭去，又看見劍雲底憂鬱的，忍受的臉龐。他轉眼去看覺民，覺民埋頭在看書，一聲也不響。屋子裏是靜寂，死一般的靜寂。他覺得什麼東西在咬他底心。他不能忍受地叫起來：

「爲什麼你們都不說話……你們，你們都該詛咒！」

衆人驚訝地望着他，不懂得這是什麼緣故。

「爲什麼要詛咒我們？」覺民闖了書溫和地問，「我們和你一樣，都是在這個舊家庭裏面討生活。」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覺慧依舊憤恨地說。「你們總是忍受，你們一點也不反抗。你們究竟要忍受多久？你們口裏說反對舊家庭，而實際上你們卻是擁護舊家庭的人。你們底思想是新的，而你們

底行爲卻是舊的。你們是沒有膽量……你們是矛盾的，你們都是矛盾的！」這時候他忘記他自己也是矛盾的了。

「三弟，平靜一點，你這樣吵又有什麼用處？做事情總要慢慢地來，」覺民接口說下去，「你一個人又能夠做什麼？你應該曉得舊家庭制度底存在有牠底經濟的和社會的背景。」後一句話是他剛纔在雜誌裏看見的，他很自然地把牠說了出來。他又加了一句：「我們底苦痛不見得就比你底小。」

覺慧無意間掉頭又遇見覺新底眼光，這眼光憂鬱地望着他，好像在責備他的樣子。他底氣漸漸消失了。他低下頭去，翻開手裏的書。過了一刻寧靜的時間，他底聲音又響了：

「棄了他們罷！父親並沒有和我白說：『我們不是奢侈家，不是貴族，也不是命運和自然底愛子，並且還不是烈士，我們只是個勞働家。穿起我們自己底皮製的圍裙，在自己底黑暗的工廠裏，做自己底工作，隨日光照耀在別人身上去！在我們這黯淡的生活裏，也有我們自己底驕傲，自己底幸福……』」

「這一段話不啻在爲我寫照。可是我自己底驕傲在哪裏？我自己底幸福又在哪裏？一切都是幻景罷了！」劍雲心裏這樣想。

「幸福？幸福究竟在什麼地方？人間果然有所謂幸福麼？」覺新嘆息道。

覺慧看了覺新一眼，又埋下頭把書頁往前面翻過去，翻到有摺痕的一頁，便高聲唸着下面的話，好像在答覆覺新一般：

「我們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應當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

「三弟，請你不要唸了。」覺新苦痛地哀求說。

「爲什麼？」覺慧追逼似地問。

「你不曉得我心裏很難受。我不是青年，我不曾有過青春。我不曾有過幸福，而且也永遠不會有幸福的。」覺新底聲音有點悲愴。這幾句話在別人說來也許是很憤激的，而他說出來卻只帶了一點悲愴的調子。

「難道你不曾有過幸福，就連別人說起把幸福爭奪過來的話也不敢聽嗎？」覺慧對他底大哥這樣不客氣地說，是因爲他不滿意大哥底那種日趨妥協的生活方式。

「你底環境和我底不同，你是不會了解我的。是的，我怕人向我提起幸福，正是因爲我已經沒有得着幸福的希望了。我底一生就這樣完結了。我不反抗，因爲我不願意反抗，我自己願意做一個犧牲者……我和你們一樣也曾做過美妙的幻夢，可是都被別人給我打破了。我底希望沒有一個實現了的。我底幸福早就給人剝奪去了。我不能夠怪別人。我是自願地把擔子從爹底肩上接過來的。我底苦痛

你們不會了解……我還記得爹病中告訴我的一段話。在爹臨死的前一天。五妹死了，媽去給她料理殮具。五妹雖然只有五六歲，但這消息也很使在病中的爹傷心。他竟然流着淚握着我底手說：「新兒，你底母親臨死時候，把你們弟兄姊妹六個人交付給我，現在我就失掉了一個，我怎樣對得起你底母親？」爹說了又哭，並且還說：「我底病恐怕不會好了，如果有什麼意外，我就把繼母和弟妹交付給你，你好好地替我看顧他們罷，你底性情我是很知道的，你該不會使我失望。」我忍不住大聲哭起來。爺這時剛剛走窗下過，以為爹死了，便喘息地走進來。他看見這樣子，就責備我不該引起爹傷心，並且勸慰了爹幾句。過後爺爺又把我叫到他底房間裏，詳細地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據實說了。爺爺也流下淚來。他聽說什麼話卻又說不出來，便揮手叫我回去好好地服侍病人。這天晚上深夜爹把我叫到牀前去筆記遺囑，媽拿着燈臺，大妹端着墨盒，爹說一句我寫一句，一面寫一面流淚。第二天爹就死了。於是爹肩上的擔子便移到我底肩上了。我自願地接受牠，一點也不悔恨。從此以後，我每想到爹病中的話，我總忍不住要流淚，而同時我也覺得我除了犧牲外，再也沒有別的路可走。我願意做一個犧牲者。然而就是這樣我也對不起爹，因為我又把大妹給他失掉了……」覺新愈說下去，愈是悲哀，眼淚落下來，他吞進了嘴裏。他抽泣着，語調成爲斷續的。說到最後他竟然俯倒在桌子上擡不起頭來。

覺慧覺得眼淚快要流出來了，他用力把嘴唇皮咬着，極力忍住。他把眼光向四面一掃，他看見劍

雲拿着手帕在揩眼睛，而覺民用雜誌遮了臉。

房裏是死一般的沈寂。窗外響着接連的脚步聲，但不久就消失了。

覺新把臉從桌上擡起來，用手揩拭了臉上的淚痕，又斷續地說：

「還有許多事是你們不曉得的。我現在又要說老話了。有一年爹被派爲×縣的典史，那時我纔五歲多，你們都沒有出世。爹媽帶着我和大妹到了那裏。當時那一帶地方正鬧着紅燈教。×縣的湯知縣帶着一些堂勇和團練天天出去剿匪。爹每夜都要出去守城，回來時總在一兩點鐘以後。我們在家裏等着他回來纔睡。那時候我已經被家人稱爲懂事的人。每夜我嗑着瓜子一搭一搭地和媽閒談。媽親切地細細教我發狠讀書，給她爭一口氣，她又含着眼淚把她嫁到我家來做媳婦所受的氣一一告訴了我。我那時候或者陪着她流眼淚，或者把她逗笑了纔罷。我說我要發狠讀書，只要將來做了八府巡按，媽媽也就可以揚眉吐氣了。我此後果然用功讀書。湯大老爺聽見這消息，很歡喜，他常常叫人來請媽帶着我到他家去玩。他一家人都稱讚媽底命好，說一個不滿六歲的小孩就可以勸慰他底媽，並且用功讀書，將來一定會做大官。於是媽漸漸地把愁腸放開。又過了一年多，省上便另委了一個人來接爹底事，我們也就預備走。臨行時媽又含着眼淚把爹底苦痛一一告訴我。這時媽肚裏懷着二弟已經有了七八個月分。爹很焦愁，怕她在路上受辛苦。但是沒有法子，不能不走。回省不到兩個月就把

你二弟生出來。這中間媽底生活依然是很苦痛。第二年爹因為過班知縣進京引見去了。媽在家裏日夜焦急地等着，後來三弟你就出世。這時候爹在北京因驗看被駁，陷居京城，消息傳來，爺爺時時發怒，家裏的人也不時擲掄，媽心裏非常難過，只有我和大妹在旁邊安慰她。她每接到爹底信總要流一兩天的眼淚。一直到後來接着爹底「已經引見中秋後回家」的信，她纔深深嘆一口氣算是放了心，可是氣已經受够了。總之媽嫁到我們家裏一直到她死並沒有享過多久的福。她那樣地愛過我，期望過我，我究竟拿什麼來報答她呢？我每想到媽，我就覺得心裏發痛……爲了媽我就是犧牲一切，就是我底前程完全犧牲掉，我也甘願。只要使弟妹們長大，好好地做人，替爹媽爭口氣，我一生的志願也就實現了。我這心思你該明白罷……」

覺新說到這裏便從衣袋裏摸出手帕去揩他底滿是淚痕的臉。

「是的，我們是明白你的，」把臉藏在雜誌後面的覺民說，他底聲音裏帶了眼淚。

覺慧忍不住讓眼淚流了下來，但他馬上又止住了淚。他心裏想：「過去的事就讓牠埋葬了罷！爲什麼還要掘開過去的墳墓？」但他卻不能不爲他底亡故的父母悲傷。

「你剛纔唸的話很不錯。我不是奢修家，不是命運和自然底愛子。我只是一个勞働家。我穿着自己底圍裙，在自己底黑暗的工廠裏，做自己底工作，」覺新已經漸漸恢復了平靜的狀態但依舊悲聲

說「然而我卻是一個沒有自己底幸福的勞働家我——」他剛說了一個「我」字，忽然聽見街外的咳嗽聲，便顯出了驚惶的神情，改變了語調低聲對覺慧說：「爺爺來了，怎麼辦？」

覺慧稍微現了喫驚的樣子，但馬上又變得鎮靜了。他淡淡地說：「有什麼要緊，他又不會喫人。」果然高老太爺揭了門簾進來了。房裏的四個人都站起來招呼他。覺民還把藤椅讓給他坐。

「你們都在這兒！」高老太爺底暗黑色的臉上現了笑容，大概因為心裏高興，相貌也顯得比較親切了。他溫和地說：「你們可以回去了，今天喫年飯，大家早點回去罷。」他在窗前的藤椅上坐下去，但過了片刻他又站起來說：「新兒，我要買點東西，你現在就跟我去看看，」他等覺新應了一聲便推開門簾舉起他底穿着棉鞋的腳跨過了門檻，覺新也跟了出去。

覺民看見祖父走了出去，便對着覺慧伸出了舌頭，笑說道：「他果然把你底事忘記了。」

「如果我像大哥那樣服從，恐怕會永遠關在家裏的，」覺慧接口說，「這就是我大膽的好處，其實我已經上當了。爺爺發氣，不過是一會兒的事，過了他把什麼都忘記了。他哪兒還記得我在家裏過着那種痛苦的幽禁生活……我們回去罷，不必等大哥了，橫豎他坐轎子回去；而且早些走，免得再碰見爺爺。」

「好罷，」覺民答應了一聲，又回頭問劍雲道：「你呢？」

「我也要回去，我和你們一起走。」

三個人一道走了出來。

在路上，覺慧底心情更是高揚。他把過去的墳墓又深深地封閉了。他想着：

「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給自已把幸福爭過來。」

他於是又爲不是大哥的自己十分慶幸了。

在高公館裏面，較平常晚飯的時刻遲一點，天已經黑了許久，堂屋中除了一盞剛剛換上一百支燭光燈泡的電燈外，還有一盞懸在中樑上的燃清油的長明燈，一盞大的煤油掛燈，和四個畫着人物的玻璃宮燈。往上面望去，到處都是燈光，各樣顏色的燈光，不僅壁上的畫屏和那一排坐在神龕上的穿戴着滿清服飾的歷代祖先底畫像，被照得非常明亮，便是那方塊磚鋪砌的土地中間的接痕也顯現出來。這時如果有人落了一根針在地上，也可以很容易地拾起牠。

兩張大圓桌寬舒地擺在堂屋中間，上面整齊地放着杯筷。筷子是象牙製的，杯匙碟子都是銀器。每個碟子下面壓着一張紅紙條，寫着各人底稱呼如「老太爺」「陳姨太」之類，這樣固定了各人底座位。每張桌子旁邊各站着四個僕人：兩個斟酒，兩個上菜。各房的女傭丫頭等等也都在旁邊伺候。一道菜來，從廚房裏端到堂屋外邊左上房的窗下，放在那張擺着一盞羊角燈的方桌上，然後由一個年紀較大的女傭端進去遞給一個僕人，再端上桌去。

在八碟冷菜兩碟瓜子杏仁擺上桌子以後，主子們被請了出來，大的小的一齊集在堂屋裏面，由高老太爺領導，說聲入座，於是各人找着了自已底座位，並不要許多時間就全體坐好了，而且是很有

秩序的。

上面一桌坐的全是長輩，按次序數下去，是老太爺，陳姨太太，太太周氏，三老爺克明和三太太張氏，四老爺克安和四太太王氏，五老爺克定和五太太沈氏，另外還有一個客人就是覺新們底姑母張太太，恰恰是十個人。下面的一桌坐的是覺新和他底弟妹，加上覺新底妻子李瑞珪和琴小姐一共是十一個：男的是覺字輩，有長房底覺新，覺民，覺慧，三房底覺英，四房底覺羣和覺世；女的是淑字輩，有長房的淑華，三房底淑英，五房底淑貞，年紀算淑英最大，淑貞最小，但也有了十二歲。還有三房底覺人和四房底覺先，和淑芳，都還太小不能入座，覺新底孩子海臣是上了桌子的，因為老太爺希望在這裏喫年飯的應該包括着四代人，所以叫覺新夫婦把海臣也帶上桌子來，就讓他坐在瑞珪底懷裏隨便喫一點菜，坐一些時候。

老太爺端着酒杯，向四座一看，看見堂屋中擠滿了人，到處都是歡笑的臉，知道自己有這樣多的子孫，明白他底「四世同堂」的希望已經實現，於是臉上浮出了滿足的微笑，喫了一大口酒。他又擡起眼去望下面的一桌，看見那年青的一代人正在歡樂地談笑喫酒。這裏在叫「拿酒來！」那裏在叫「先給我斟！」都是新鮮的，清脆的聲音。兩個僕人袁成和蘇福拿着小酒壺四處跑。「你們少喫點酒，看喫醉了還是多喫菜罷！」老太爺帶笑地叫起來。他聽見那張桌上的覺新底應聲，不覺又端起酒杯，

帶着愉快而輕鬆的心情呷了一口酒。這時全桌子上的酒杯都舉了起來，但又隨着老太爺底杯子放回到桌上。然而在這一桌是比較清靜而拘束，滿座的人除了老太爺外都端端正正地坐着。各人望着自己底鼻子，各人想着自己底事情。老太爺舉筷，大家都跟着舉筷，他底筷子一旦放下，大家底筷子也跟着放下。偶爾有一兩個人在談話，都是短短的兩句。後來這情形終於被那稍微帶點酒意的老太爺覺察到了。他便說：「你們不要這樣拘束，應該隨便點。大家有說有笑纔好。你們看他們那一桌多麼熱鬧。我們這一桌倒清清靜靜的，都是自家人，不要這樣拘束。」他說着又舉起酒杯，把杯裏的餘酒喫完，又說：「你們看，我今晚是這麼高興！」老太爺底這種不尋常的高興給這桌子上帶來一點生氣，於是有人開始大聲說笑了，筷子也動得勤一些。

老太爺看見這樣子，心裏愈是快活，又把剛纔斟滿的一杯酒端起，微微呷了一口。過去的事開始模糊地來到他底心頭。他想：他從前如何從貧困中苦學出來，得了功名，做了多年的官，赤手空拳造就了一份大家業，廣置了田產，修建了房屋，又生了這些兒女和這許多孫兒孫女和重孫。如今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一切事情都很順利。像這樣地興盛發達下去，再過一兩代不知道會變成一個怎樣繁盛的大家庭……他這樣想着，不覺得得意地微笑了，又喝了一大口酒，便把酒杯放下說：「我不喫了，我喫了兩杯酒就會醉的。你們不要緊。你們正在壯年，多喫點是不要緊的。」他又吩咐僕人：「多給老太爺太

太們斟酒。」

在下面一桌，在那更年青的一代人底席上，的確如祖父所說，是比較熱鬧多了。筷子底往來差不多就沒有停止過。一盆菜端上來，不多幾時就只剩了空盆在桌上。年紀較小的覺翠和覺世因為挾不着菜，便起來跪在椅子上，放下筷子，換了調羹來使用。

「像這樣子搶菜是不行的。我們捨不過你們男子家，你們看爺爺他們那一桌多麼斯文，你們喫得這樣快，哪兒還像在喫年飯——」覺新底妻子李瑞珪笑着說，這時她已經把海臣放下去叫何嫂帶着到外面玩去了。

袁成剛剛端來一盆煸鮑魚片擺好在桌上，十三歲的覺英挾了一塊放在嘴裏，他聽見瑞珪底話便笑起來，連忙放下筷子說：「大嫂說得真可憐！我們不要喫了，多少剩一點給她罷。」於是全桌的人都放下筷子笑了。坐在瑞珪底斜對面的覺慧便站起來把盆子往她前面一推，笑着說：「大嫂，這一盆就請你一個人喫。」

瑞珪看見一桌人底目光都集在她底臉上，不覺微微紅了臉，一面欠了身子把盆子向覺慧面前一推說：「多謝你這番好意。不過我向來不喜歡喫鮑魚，那麼還是請你一個人代我喫罷。」

「不行！不能代。你不喫，要罰酒，」覺慧站起來說道。

「好，大嫂該罰酒，」大家附和着說。

瑞珏等着衆人底聲音歇下去以後纔慢慢辯解似地說：「我爲什麼該罰酒呢？你們高興喫酒，不如另想一個喫酒的辦法。我們還是行酒令罷。」

「好，我贊成，」覺新首先附和說。

「行什麼令？」坐在瑞珏下邊的琴問道。

「我房裏有簽，叫鳴鳳去把簽筒拿來罷，」瑞珏這樣提議。

「我想不必去拿簽筒，就行個簡單的令好了，」覺民表示他底意見。

「那麼就行飛花令，」琴搶着說。

「我不來，」八歲的覺琴嚷道。

「沒有人要你來好，你和六弟都不算。我們九個人來，」瑞珏接口道。

這時覺慧把一根筷子落在了在地上，僕人連忙給他拾起揩乾淨送來，他接了放在桌上，正要說話表示他底意見，他看見衆人都贊成琴底提議，也就不開口了。

「那麼讓我先說。三表弟，你先喫酒。」琴一面說，一面望着覺慧微笑；

「爲什麼該我喫酒？你連什麼也沒有說。」覺慧用手蓋着酒杯。

「你不管，你只顧喫酒好了……我說的是「出門俱是看花人。」你看是不是該你喫酒！」

衆人依次序數過去，中間除開覺世，覺羣兩個，數到花字恰是覺慧，於是都叫起來：「該你喫酒。」

「你們作弄我。我不喫！」覺慧故意表示反抗。

「不行，三弟，你非喫不可。酒令嚴如軍令，是不能違抗的。」瑞珩催促道。

覺慧只得喫了一大口酒，一面想法來報復。忽然他底臉上浮現了笑容，他得意地對琴說：「現在該你喫酒了。——春風桃李花開日。」

從覺慧數起，數到第五個果然是琴，於是琴默默地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說了一句「桃花亂落如紅雨。」該坐在她下邊的淑英喫酒。淑英說一句「落花時節又逢君。」又該下邊的淑華喫酒。淑華想了想，說了一句「若待上林花似錦。」數下去，除開覺羣兩人數過淑貞，覺英，覺慧，恰恰數到覺民。於是覺民喫了酒，說了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接着覺新喫了酒說句「賞花歸去馬蹄香。」該瑞珩喫酒，瑞珩便說：「去年花裏逢君別，」該淑英接下去，淑英喫了酒順口說：「今日花開又一年。」這時輪到淑貞了。淑貞帶羞地呷了一小口酒勉強說了一句：「牧童遙指杏花村。」數下去又該瑞珩喫酒，瑞珩笑了，說了一句「東風無力百花殘。」該覺英喫酒。覺英端起杯子把裏面的餘酒喫光了，衝口說出一句「感時花灑淚。」

「不行！不行！五言詩不算數。另外說一句。」瑞珏不依地叫道。淑華在旁邊附和着。但是覺英一定不肯重說。正在相持間，覺慧便不耐煩地嚷起來：

「不要行這酒令了。你們總喜歡揀些傷感的詩句來說，叫人聽了不痛快。我說不如行急口令，倒痛快得多。」

「好，我第一個贊成，我就做九紋龍史進。」覺英拍手說，他覺得這是解圍的妙法。

急口令終於因了多數人底贊成而被採用。於是瑞珏被推舉為令官，在各人認定了自己充當什麼人以後，便由令官發問：「什麼人會喫酒？」

「豹子頭會喫酒，」琴接口道。

「林冲不會喫酒，」做林冲的覺民連忙說。

「什麼人會喫酒？」琴接着追問道。

「九紋龍會喫酒，」覺民急急回答。

「史進不會喫酒，」覺英馬上接下去。

「什麼人會喫酒？」覺民追問道。

「行者會喫酒，」這是覺英底回答。

「武松不會喫酒，」做武松的是覺慧。

「什麼人會喫酒？」覺英逼着問道。

「王麒麟會喫酒，」覺慧一口氣說了出來。

「盧俊義不會喫酒，」琴正喝茶，連忙把一口茶吐在地上，笑答道。

「什麼人會喫酒？」覺慧望着她帶笑地追問。

「小旋风會喫酒，」琴望着瑞珪回答道。

「柴進不會喫酒，」瑞珪不慌不忙地接口說。

「什麼人會喫酒？」琴一面笑，一面問。

「母夜叉會喫酒，」瑞珪指着覺新正經地回答。

於是滿座笑了起來。做母夜叉孫二娘的是覺新，他爲了逗引弟妹們發笑，便揀了這個綽號。這時由他底妻子口裏說出來，更引人發笑了。覺新微笑地說：「孫二娘不會喫酒。」他不等瑞珪發問，就連

忙說：「智多星會喫酒。」

「吳用不會喫酒，」淑英接口說。

「什麼人會喫酒？」覺新連忙問道。

「大嫂會喫酒，」淑英不加思索地回答。

滿座都笑起來。衆人異口同聲地叫着：「罰罰！」淑英只得認錯，叫僕人換了一杯熱酒，舉起杯子呷了一口。於是衆人又繼續說下去，愈說愈快，而受罰的人也愈多。願喫酒的就喫酒，不能喫酒的就用茶代替，他們這些青年男女痛快地玩笑着，忘卻了一切地玩笑着，一直到散席的時候。

散席以後大部分的人都有一點醉意。琴跟着她底母親回去了。本來覺民、覺慧、淑英、淑華幾個人會慫恿他們底母親把琴留在這裏過了新年再回去，但張太太說家裏有事情，終於把琴帶回去了。瑞玗要回到房裏去照料海臣。覺新、覺民和淑華都多喫了酒想早早去睡。這樣大家都覺得沒有興味，各人回到自己房裏去。於是一所偌大的公館又開始冷靜起來，好像人一樣，在活動地關了幾個鐘頭以後需要着休息了。堂屋裏只剩下幾個僕人和女傭在收拾、打掃。

覺慧雖也有酒意，但他反而興奮起來。他覺得臉上發燒，心裏很熱，他不想睡覺。外面的像萬馬奔騰的爆竹聲開始往他底耳裏送來。他在房裏坐不住，便信步走出去。大廳上冷清清地放着幾乘轎子。三四個轎夫坐在門房底門檻上低聲閒話。隔壁幾家公館裏的鞭炮聲響得更密切了。他在大廳上立了好一會，便往外面走去。他剛走到大門口，鞭炮聲就止住了，偶爾有一兩個新燃着的散炮在響。到處都是熱的硫磺氣味，街上滿是鞭炮底屍體。大門口依舊懸着一對大的紅紙燈籠，裏面雖然插着正在

燃燒的蠟燭，但是並未發射出多大的光亮，不過在地上留了一點朦朧的淡紅色的光，和一些模糊的影子。

街道又復歸於靜寂，爆裂了的鞭炮底屍體凌亂地躺在街心，沒有一個人來料理牠們，牠們絕望地發散牠們底最後的熱氣。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了一陣低微的哭聲。

「什麼人在哭？在這萬家歡樂的時候會有人在哭？」覺慧底酒意漸漸消退了，他驚疑地想着，他用眼光仔細地向四面找尋，在右邊的一口大石缸旁邊看見了一團黑影子。他帶着好奇心走過去。他開始看清楚了那是什麼東西。

一個討飯的小孩，披着一件補綴的破爛的布片，裸露了一部分的身體，在夜底寒冷中，靠着石缸低聲哭泣。他底頭埋着，飄蓬的頭髮散落在水面上。那小孩聽見脚步聲便擡起頭來看覺慧，覺慧看不清楚小孩底臉。他們兩人面對面地立着，都不說一句話。覺慧只聽見他自己底急促的呼吸和小孩底低微的抽泣聲。

好像誰潑了一瓢冷水在覺慧底臉上。他清楚地聽見銀圓在衣袋裏響。一種異樣的，他似乎從未感到過的感情控制了他。他慌忙地摸出兩個半元的銀幣，放在那小孩底潤溼的手裏，忘了自己地說：「你拿去罷，去找一個暖和的地方。這兒很冷，你連衣服也沒有……這兒冷得很。你看你抖得這樣厲

害。你去買點熱的飲食喫也好。」

他說完，並不等那小孩回答就大步走進公館裏去。他好像做了什麼不可告訴人的事情似的，逃走了。他經過大門內的天井，黑暗中忽然現出他底大哥底半嘲笑的臉，口裏說：「人道主義者。」但一瞬間這臉龐又沒有了。當他走進二門向大廳走去時，靜寂中好像有人在他底耳邊大聲說：「你以為你這樣做，你就可以把世界底面目改變過來嗎？你以為你這樣做，你就可以使那小孩一生免掉了凍餓嗎？……你，你多麼愚蠢呵！」

他恐怖地蒙着耳朵急急向裏面走去，他走進了自己底房裏，頹然倒在牀上，接連地自語道：「我喫醉了，喫醉了。」

第二天，舊曆臘月二十九日，是這一年底最後一天。早晨覺慧醒得很遲。他睜開眼睛時，陽光已經從窗戶爬了進來，把房間照得十分明亮。覺民站在牀前微笑地望着他，挖苦似地說：

「你看，你昨天晚上怎麼睡的？」

覺慧往自己身上一看，原來一條棉被凌亂地壓在自己底身上。他把棉被掀開，才知道昨夜他並沒有脫衣服就胡亂倒在牀上睡了。他對覺民笑了笑，便翻身坐起來，覺得陽光刺着眼睛，用手揉了揉。這時那個服侍他們弟兄的老女傭黃媽正捧了面盆進房來。

「昨天晚上喫了那麼多酒，醉得連衣裳也沒有脫就睡了，這樣冷天，很容易着涼。我來給你蓋了鋪蓋。你直伸伸地倒在牀上，動也不動，睡得真香，睡到今天這時候才起來！」黃媽一個人咕嚕地說，不過她底滿是皺紋的臉上還帶着笑容。她常常責備他們，猶如母親責備兒子。他們知道她底脾氣，又知道她是真心愛護他們的，所以並不見怪。

覺民微笑着，覺慧也忍不住笑了。

「黃媽，你真多嘴。喫年飯的時候大家高高興興，多喫幾杯酒又有什麼要緊呵，我記起來了，昨晚

上你站在我旁邊老是睜着眼睛兇神惡煞地望我，弄得我好沒趣！逢年過節，你也該把我們放鬆一點。你比太太還厲害，太太並不怎樣管我們，」覺慧帶笑地抱怨說，他並不責備她，這只是在和她開玩笑。

「就是因為太太很客氣不大管你們，所以我才來管你們的！」黃媽正在整理牀鋪，聽見覺慧底話便回過頭來說，「我今年五十幾歲了，我在公館裏頭做了十多年，我親眼看見你們長大，我服侍你們十多年，你們也看得起我，從來沒有罵過我一句半句。我本來老早就想回家去的，不過我放心不下你們。我在公館裏頭什麼事都看見過。現在真不比從前。我常常想，還是趁早走罷，清水住過了還來住渾水，太不值得。可是我又捨不得你們，我走了，沒有人來照料你們。你們真是兩位好少爺，和過世的太太一樣。要是太太還在，看見你們長成了這樣子，不曉得該是多麼喜歡。可惜如今她到天上去了。我想太太在天上會好好保佑你們，將來書讀好了，做大官，那時節連我這個老婆子也有臉面！」

「要是真正做了大官，恐怕就會把你這老婆子忘在九霄雲外去的。那時候哪兒還記得起你？」覺慧還是在和她開玩笑。

「你們絕不會這樣。我又不想你們給我什麼好處，那時節我已經沒有用了。我只要曉得你們將來讀書成名，我就放心了，」她誠懇地說，態度很莊重，一雙慈祥的眼睛愛憐地看着他們。

「黃媽，我們不會忘記你的，我們有好處，你也有好處，」覺民說着，便走去用手拍她底肩頭。她對

他笑了笑，便端了面盆往門外走，剛要跨過門檻，還回過頭來說：「今晚不要再喫酒了。」

「少喫一點也不要緊，」覺慧笑着說，但她已經走出房間聽不見了。

「她真好，像她這樣好的人在下人中間實在少見，」覺民看見黃媽去了以後，不覺感動地稱讚道。

「這真是你底大發見了：原來下人和主人一樣也有感覺，有良心的，」覺慧譏刺地說。

覺民知道覺慧在譏笑他，便不作聲了。他掉開頭去看別處，好像不會聽見什麼話似的，一面提起脚往外面走。

「又到姑媽家去嗎？」覺慧在後面大聲問。

覺民剛要跨過門檻，聽見覺慧在問，便回過頭看他一眼，好像在責備他，但依舊溫和地答道：「不，我到花園裏去走走，你也去嗎？」覺慧點着頭跟了覺民走出來。他們走過覺新底房門口，聽見四房底婢女婉兒在裏面喚「大少爺。」他們也沒有注意，便直往花園走去。

「我們還是往右邊走罷，我曉得爺爺在梅林裏監督下人們砍花枝，」走進了月洞門，覺民便這樣說，一面拔起脚往右邊走去。右邊是一帶曲折的迴廊，靠裏是粉白的牆壁，上面嵌了一些大理石的畫屏，再過去還有幾扇窗戶，那是客廳底；外邊是一帶石欄杆。欄杆外是一匹大的假山，這其間卻有一

個長條的天井，平時種了些花草。還有一個低的花臺，上面幾株牡丹，枯枝勇敢地直立在寒冷的空氣中，每根枝頭上都包紮着棉花。

「要這樣才好。雖然是枯枝，在寒風裏也絲毫不戰抖。我們正應該學牠底榜樣。不要像那小草，霜一來就倒下去枯萎了！」覺慧望着花臺發出這樣的讚語。

「你又在發議論了，」覺民笑着說，「牡丹雖然這樣熬過了冬天，發了葉，開了花，然而結果還是逃不掉爺爺底一把剪刀。」

「這有什麼要緊呢？第二年還不是照樣地開放新的花朵！」覺慧熱烈地回答道。他們便又往前西走了。

他們走出迴廊，下了石階，便進了一個天井。天井裏堆了一些怪石，高的、低的，做成各種形狀，有的像躬腰的老人；有的像咆哮的獅子；有的像長頸的白鶴。他們繞着怪石向前走去，上了石階，前面卻是一帶竹籬，中間留了一道小門，剛够一個人出入。他們在門前只看見一片竹林，似乎並沒有路；進了這門，他們卻發見一條羊腸小徑，鋪在竹林中間，快走完竹林，便聽見淙淙的聲音，原來竹林盡處有一道小溪，水從假山上流下來，很清澈，人可以看出見下面的石子和落葉。一道木橋把他們引到了對岸。他們過了橋又走入一個天井。天井中間有一座茅草搭的涼亭。亭前有幾株桂樹和茶花。穿過這涼亭是一

培粉白牆壁，左角裏有一道小門，他們剛轉彎，一陣波濤的聲音猛然送入耳裏，一股風吹來，又使他們打了個寒噤。但他們終於走過去了。

他們被引入一帶曲折的迷陣似的欄杆，前面的景物一眼就可看見，但是他們轉來轉去走了許久纔走出了這迷陣。前面是一個大壩子，種了許多株高大的松樹。在這松林裏就只有風聲，而且天色也變得陰暗了。他們走到中途，看見右邊一角裏松樹比較稀疏，一角紅漆的樓窗隱約地顯現出來。他們走出了松林。前面是一片白亮亮的湖水，這湖水正像一彎新月，把對岸圍抱着，人立在這裏可以隱約瞥見湖心亭和那彎曲的橋。

這兩弟兄在湖畔立了一會兒，呆望着那微微波動的水面。覺慧還脫不了孩子氣，他拾了幾塊碎石往對面擲。他想把石子擲到對岸去，但石子到了湖心便落下去了。覺民也拾了兩三塊石子來擲，也擲不過去。雖然湖水在這一段是比較窄多了，但究竟離對岸還遠，石子是達不到的。

「好，不要丟石頭了。我們還是到對面去找個地方坐坐罷。」覺民勸阻覺慧道。於是兩人便走上那窄小的圓拱橋，到了對岸。

他們下了橋，前面是一尺多寬的草地，再走上石階，那裏是一個大天井，天井裏面種了幾株玉蘭樹，中間有一條碎石子鋪砌的路，兩旁放了八個綠色的瓷凳，再上一道石階就是那所新近油漆過的

樓房，除了瓦，全是硃紅色，看起來很是鮮豔奪目。

覺民便在瓷凳上坐下來，擡了頭去看樓上的題額。

覺慧一個人在階上閒步，他望着坐在瓷凳上的哥哥微笑，後來又說：「我們到後面山上去罷。」

「多歇一會兒再說，」覺民坐了下去，就不肯起來，他順口推辭道。

「也好，那麼我進裏頭去看看，」覺慧說着便推了門進去。

裏面的字畫和陳設，他素來就不注意，他只略略望了望，就轉到後面，登了樓梯到上面去了。

樓上原來有人。那是覺新。他無力地躺在坑牀上面，微微閉着眼睛，人顯得很憔悴。

「怎麼？大哥，你睡在這兒！一個人，靜悄悄的！」覺慧驚愕地叫起來。

覺新把眼睛睜開，疲倦地看覺慧，勉強笑道：「我想躲在這兒休息一會兒。這幾天太累了。在自己房裏真沒有法子安靜，這件事也要來找你，那件事也要來找你。今晚上又要熬個通夜，還是趁早多休息一會兒，免得到那時候支持不住。」

「呵，剛才婉兒在找你，不曉得有什麼事情，」覺慧說。

「你沒有告訴她我在這兒嗎？」覺新慌忙問道。

「沒有，我就沒有看見她，只聽見她在你房裏喊你的聲音。」

「好，」覺新放心說，「我曉得這是四爸叫我去，給他辦什麼事情，躲過了也好。」

覺慧不覺暗暗笑起來，他想大哥反戰略如今又變更了。但他馬上又起了，一個疑問：像大哥這樣地使用戰略應付環境敷衍下去，到後來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大哥，你昨天晚上喫了不少的酒，我怕你會大醉。你這一晌來常常愛喫酒，你從前並不是這樣的。你底身體也不見得怎麼好，何苦這樣拚命喫酒，喫酒並沒有什麼好處，」覺慧想起了這事情便正言規勸他底大哥。他是想到哪里就說到哪里的人。

「你時常非笑我底戰略，這也就是我底一個戰略。」覺新坐起來，苦笑道。「現實壓得我太難受了，喫了酒眼前的世界會變得模糊一點，似乎覺得日子更容易過了。」他略停了一下，又說：「我自己承認是個懦夫。我不敢和生活對面，我沒有勇氣。我現在只好使自己變得糊塗一點，使自己在遺忘中過日子。」覺慧本想用這樣的話來駁覺新，但覺新自己先說了出來。

覺慧苦痛地想道：一個人承認自己是懦夫，這還有什麼辦法？他開始憐憫覺新，過後又同情覺新。他本不再發表意見，只說幾句話安慰他底大哥，但又怕引出他底大哥底更不愉快的話，便住了嘴，打算走下樓去。

「三弟，不要走，」覺慧被覺新喚住了。覺新莊重地說：「我還有話問你。」

覺慧走回到覺新底面前，覺新望着他，眼裏發了光，問道：「你看見了梅表姐嗎？」

「梅表姐？你怎麼曉得她上省來了？」覺慧驚訝地問，他想不到覺新會發出這樣的問話。「我沒有看見她，琴姐見過的。」

覺新點了點頭，說：「我已經看見她了。是好幾天以前的事情，就在商業場裏頭，在新發祥門口。」他聽到這裏停了一下，似乎在回想那時的情景。覺慧站在他面前，不作聲，只是望着他底臉，想從他底臉上知道他底心情，知道他這時候究竟在想些什麼。

「她和大姨媽一起出來的。」覺新帶着夢幻的樣子說下去：「大姨媽在舖子裏頭和人說話。她在店門前看衣料。我一眼就看見了她，我幾乎要叫出聲來。她一擡起頭也看見了我，她似招呼非招呼地微微點了點頭。又把臉向裏頭看，我跟着她底臉看去，才看見大姨媽在裏頭。我不敢走近她身邊，我只好遠遠地立着看她。她那雙水汪汪的眼睛把我看了好一會兒。我看見她底嘴唇微微動着，我想她也許要說什麼話，誰知道她把頭一掉，一句話也不說就走進去了，也不再回頭看我一眼。」

周圍是靜寂。但一陣孩子底笑聲，突然衝破了空氣，闖進樓房裏來，過後又靜下去了。覺新停了片刻又說下去：

「這一次見面把過去的事情都給我喚起來了。我本來已經忘卻了她這個人，大嫂對我是再好

不過的，我也喜歡大嫂。現在梅卻回來了，她給我喚起了從前的一切。你想我怎麼能够不想她在這樣的環境裏我是忘不了她的。我很願意知道她如今的心情。我想她或許會怨恨我，是我誤了她。我曉得她嫁了人，又守了寡，回到娘家跟着大姨媽過活……」一陣激動阻塞了他底咽喉，他底臉上現了痛苦和悔恨底表情。他微微嘆了一口氣。

「她不會怨恨你的，過了這許久，又經歷了這樣的變化，誰都會把過去的事忘掉。我不曉得你爲什麼要常常拿過去的事來苦惱自己！過去的事情，應該把牠深深埋葬起來，我們只應該看着現在想着將來。而且梅表姐也許早就把你忘掉了的，」覺慧說到最後一句話，心裏也明白自己是在說謊。

「這你不明白，」覺新搖搖頭說，「她怎麼能够忘掉那些過去的事情？她們女人家是最容易記起一切的。要是她底環境好一點，她有一個體貼她的夫婿，那麼她也許可以忘掉一點，我也就可以放心了。然而命運偏偏作弄她！使她青年居孀。永久伴着那個頑固的母親，過那種尼庵式的生活。你想我怎麼能够安心，我又怎麼能够忘掉她！但是想到她，我又覺得我對不起現在的大嫂。她那樣愛我，我卻又去愛別人。像這樣過下去，我會害了兩個女人。你想我怎麼能够寬恕自己……現實太苦痛了，所以我想把我底頭腦弄得糊塗一點，所以我近來常常喫酒。你不曉得，我喫了酒常常避着大嫂一個人暗暗地哭，因爲酒在短時間以後就失掉了牠底麻醉的效力，於是痛悔便繼之而來了，我覺得自己不該

懦弱到這步田地，我恨我自己！」

覺慧起初想責備覺新：「這都是你自己找來的。你當初爲什麼不反抗，不你自己底意見說出來？現在是咎有應得！」但看見覺新底比流淚還更可悲的臉部底苦痛的表情，他覺得現在是沒有理由來責備覺新了。他便半憐憫半安慰地勸道：「這也有辦法解決的。只要將來梅表姐另外愛上了人，再嫁出去，什麼問題都解決了。」這時候他心裏並沒有一點疑惑。

覺新搖頭苦笑道：「這是做不到的。你真是讀新書入了迷，不睜開眼睛去看現實的環境。你以爲在她底家庭裏，這樣的事是可能的嗎？不說她底母親不答應，就是她自己也不會有這樣的思想。」

覺慧似乎沒有話可說了，他覺得也沒有和覺新爭辯的必要。如今在思想上他和他底大哥是離得愈遠了。他確實不能夠了解覺新。他想這樣的事既然是正當的，又爲什麼不可以做呢？爲了現實的，可以改變的環境，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這犧牲是不必要的，對於一切都沒有好處，不過把舊家庭底命運多延長幾時罷了。梅表姐爲什麼不可以再嫁？大哥既然愛她，爲什麼又要娶現在的大嫂？娶了大嫂後爲什麼又依然想着梅表姐？這一切他似乎了解，但過了一會他又覺得他確實不能夠了解了。這舊家庭裏面的一切簡直是一個複雜的結，他這直率的、熱烈的青年的心是無法把他解開的。他站在大哥底面前，看着大哥底因痛苦而扭曲着的臉，一個可怕的思想突然來襲擊他底心。這是一個可悲

的真實，就是這般人是沒有一點希望了，是無可救藥的了，給他們帶來新的思想，使他們睜開眼睛看這世界底真面目，不過是增加他們底苦痛和悲哀罷了，這正像使死屍站起來看見自己底腐爛。

這苦痛的真實割痛着他底青年的心，他似乎恍然明白了這一切，而且將來的更不愉快的結果也預言似地顯現在他底眼前了。他彷彿看見在他底大哥，在他們這般人底面前就橫着一道深淵，而他們竟毫不遲疑地向牠走去，好像不知道一般。事實上不知道也好，因為他們已經是無可挽救的了。他自己底處境是這樣的：他眼看着他們向那深淵走去，卻無法救助他們。這是多麼苦痛的事！想到這裏，自己變得憂鬱起來，似乎走入了一條窄巷裏，找不到一個出路。外面的笑聲接連地傳到他底耳裏來，好像故意在譏笑他。

「算了罷，這小小的頭腦裏哪兒能夠裝着這種種的事情。一切還是聽其自然罷。只要我自己能夠好好的做一個人就是了。」這樣想着，似乎找到了最好的解決方法，他馬上就不再去想這些事，信步走到窗前，把頭伸出窗外去望，看見覺英，覺翠和淑英，淑華，淑貞幾姊妹在階上踢毽子，覺民也加入在裏面踢。

「怎麼你們都來了？」覺慧笑着大聲問。「還沒有喫午飯嗎？」

他底胞妹淑華正在下面踢毽子，一面踢一面口裏數着。她聽見覺慧底聲音，喫了一驚，本能地擡

起頭一看，過後連忙用脚去鉤毬子，但已經來不及了，毬子「塔」的一聲落在地上，剛剛踢到一百四十五下。

在旁邊幫忙數着正數得不耐煩的覺民，兄妹看見毬子落了，便齊聲歡呼起來，氣得淑華不住地頓脚，定要覺慧賠償。

「我爲什麼該賠？我並不是和你說話，」覺慧說着便轉身離開窗前預備下樓去。

他剛轉過身子，便看見覺新不在這裏了，同時還聽見樓梯在響。他也慢慢走到樓梯旁邊，踏着樓梯走下去。

他在樓梯上還聽見覺新在下面說話的聲音，等他走到下面去時，覺新已經在那裏踢毬子了。他踢毬的姿勢很滑稽，惹得衆人大聲笑起來，他自己卻不笑，不過樣子也很高興。

「現在恐怕要喫午飯了，你們還在這兒踢毬子，又惹得用人們跑來找，」覺慧忍住笑這樣說。

「還早咧！爺爺吩咐過今天中飯應該晏一點，因爲昨天晚上大家喫多了酒，恐怕有人喫醉了今天起得晏，」淑華搶着回答，她說了便又帶笑地去數覺新踢了多少下。

「三哥，你不來踢嗎？」孩子似的覺英擡起頭對覺慧做一個怪臉，笑問道。

覺慧正要答話，就被淑華搶去說了：「他不會踢，他踢不到十下！」她這樣嘲笑了覺慧，好像就報

復了先前落毬子的仇，她底圓潤的粉臉上現出得意的笑容。

這時覺新已經落了毬子，該淑英接着踢。淑英顯得是一個踢毬子的能手，她一開始便吸住了衆人底目光。她不疾不徐地踢着，口裏數着數目，一手拉住身後的髮辮，身子很有規律地動着，顯出很隨便的樣子。毬子變成了很能聽話的東西，牠只是在她底腳邊跳上跳下。好像她底腳上有吸力似的，毬子落下來，總落在她底腳上。她踢了許久，還是離原地方不遠，不過移動了幾步。

衆人一面替她數着，一面帶着羨慕的眼光看她踢。誰都希望她馬上落了毬子，然而事實上她愈踢下去，毬子愈是不肯離開她底腳，好像她一個人永遠不會把毬子踢落了，於是衆人又在旁邊開始抱怨起來，甚至有人發出聲音來擾亂她底注意。

覺慧坐在天井裏的一個瓷凳上，他旁觀着這競爭，並不發一言。衆人都不理睬他；他好像被遺忘了似的，孤零零的坐在那裏，不參加他們底笑樂，而且甚至帶了羨慕的眼光看他們。他第一次感到不熟習各種遊戲之可悲了。

但這也不過一剎那間的事。孤寂突然襲來，卻又很快地去了。他立刻恢復了平靜的態度，看着這遊戲怎樣進行着，而且還帶了興趣。

淑英底腳尖上的毬子終於落了，又輪着淑貞踢。這個十二歲的女孩喫力地舞動着她底一雙穿

着紅緞繡花鞋的小脚。這雙畸形的脚以牠們底嬌弱的樣子引起了人們底注意。覺慧和別的人一樣也落目在這一對在公館裏出名的小脚上，但牠們並不會博得他底憐愛。在他看來這雙小脚正等於大門牆壁的槍彈痕，牠們給他喚起了一段苦痛的回憶。於是淑貞底因纏脚而發的哀泣聲又越過這些年代而重回到他底耳裏了。

然而在眼前分明地站着她，依舊是那雙博得一部分人憐愛的小脚，依舊是那雙用她底痛苦與血淚換來的小脚。可是她如今卻忘掉一切地在這裏歡笑了；從她底臉上看不出有一點悲哀的痕跡。這是一個天真的、愉快的面龐，沒有一點淒哀的表情，無論是爲了過去，或爲了將來。

「也許是她底年紀還太小罷，」這樣想着，覺慧無意間又把眼光落在覺新底臉上，他在這臉龐上尋找什麼東西。

覺新帶笑地和站在旁邊的淑英說話。淑英露出噴怒的樣子，要擄覺新底膀子，覺新便跑下石階，淑英跟着追了來。覺新繞着玉蘭樹跑了兩轉，淑英在後面追不上，氣了，要拾土塊來擲他，他便跳下石階到了草地上，預備過橋去。

「不要跑，我不追你了。回來罷，」淑英立在一株玉蘭樹下高聲叫道。

覺新已經走到橋頭便站住了，望着淑英笑，接連吐了幾口氣。

「大哥，快來，現在該你來踢毬子了。」淑英又說。

覺新還是立着不動。

「好，由你去罷，少你一個也不要緊，」淑英裝出生氣的樣子說了，便轉過身走上了石階。

她剛剛轉過身子，覺新便走了回來。他輕輕下着脚步，忍住笑，走過天井，走到石階下。淑英立在階上，背向着外面，辮子垂下來。他把她底辮子捏住，卻被覺翠看見了，笑着叫聲「背後有人！」等淑英連忙掉過頭看時，他已經在她底髮辮上插了一根樹枝。於是淑英拉過辮子來把樹枝拔了。衆人大笑起來，甚至停了踢毬子。

覺慧默默地旁觀着這一切，他也忍不住笑了。然而同時他又不能抑住另一種思想。他想，人原來是這樣健忘的，同樣一個人在短時間內竟然變換了兩個面目。過後他又想，大概正因為如此健忘，所以人才能够在痛苦的環境中生活下去罷。他這樣想着，於是對於剛剛掘開了過去的墳墓而又馬上忘掉一切的大哥，也有了暫時的瞭解了。

一五

這一天，天剛黑，爆竹聲便接連地響起來，甚至在許多地方同時燃放。這一條寂靜的街道變得非常熱鬧了。一片鞭炮底響聲把土地也震動了，四面八方都是同樣的聲音，人分辨不出牠們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聲音是那麼急，那麼響亮，簡直像萬馬奔騰，怒潮狂湧一般。

在高公館裏面，衆人喫過晚飯以後便齊集在堂屋內。從大人一直到小孩都換上了新的衣服。和往常敬神時一樣，男的站在左邊，女的站在右邊，兩邊各站了一大堆人。堂屋裏燈燭燃得和白晝裏一般的明亮，但是正中兩扇大門卻大開着，不像昨晚只留了兩扇側門進出。神龕下面擺着長方的供桌，掛了紅絨桌帷。供桌前面放了一個火盆架子，盆裏燃着熊熊的火。幾十個「炭元」山也似的堆着，全都成了鮮紅的圓球，把熱和光向四處放射。同時有人放了兩三枝柏枝在火上，讓火把柏枝燒得叫，並且還發出刺眼觸鼻的煙霧。地上鋪了一張大幅的深黃色氈子，上面隨處放了些柏枝。火盆前面還另外鋪上一個大的拜墊，上面再蓋了一張紅絨氈。

供桌上靠外面的一方放着一對大燭臺和一個大香爐，靠裏的一方和左右兩面都放了許多小酒杯，至於酒杯底數目，全家中只有幾個人知道。主祭的是克明，因為高老太爺覺得自己年紀太大了，

便把這些事情讓給兒子去做，自己等到一切預備好時纔出來給祖宗行禮，而且受兒孫們底拜賀，穿着長袍馬褂的克明和他底四弟克安各人提了一把酒壺慢慢兒把紹興酒向小杯裏斟。酒斟好了，香爐裏的香也插了。於是克明進房裏去請了老太爺出來行禮。

老太爺一出現，全堂屋都變得非常肅靜了，再沒有一個人說笑。克明便發出燃放鞭炮的命令，僕人蘇福在旁邊應了一聲急急走出去，走到大開的中門前面高聲叫道「放炮」於是火光一亮，鞭炮像雷霆一般突然響了起來。女的從側門避了出去，男的便立到供桌旁邊。由老太爺開始，向外面叩了頭，說是敬天地，接着克明三弟兄排列地叩了頭。這時覺新拈了香從外面把竈神接了回來送到廚房裏面，然後回到堂屋裏。他來得正好，便領着覺民，覺慧，覺英，覺羣，覺世五個兄弟排成次序行了禮。於是衆人便轉過身子向裏站着，而躲在外面偷看的女眷也連忙走了進來。

依舊是由老太爺開始向祖宗叩了頭。老太爺叩了頭就進去了，接着是大太太周氏，其次是克明，再其次是三太太張氏，這樣下去，五太太沈氏之後又是陳姨太，這些人從容不迫地甚至藝術地叩了頭，花費了半點鐘以上的時間。然後輪到覺新這一代人，先由覺新領着五個兄弟叩了頭，他們叩得最多，一共是九個，像這樣地行禮，每年只有一次，所以大家並不熟練，不能够很整齊地一同跪下去，一同站起來。舉動較遲緩的覺羣和覺世剛剛跪下去，來不及叩三下，別人就站起來了，於是只得慌忙站起，

而別的人又已經跪下去了。這樣惹得衆人在旁邊笑，他們底母親四太太王氏也在旁邊不住地催促他們。在笑聲中九個頭很快就叩完了。他們到底是年青人，和他們底長輩不同。接着瑞珣又領了淑英，淑華，淑貞三姊妹到紅氈上去行禮。她們底舉動自然要慢一點，但比較整齊多了。她們行完禮，瑞珣又牽了海臣到紅氈上去叩頭。

於是幾個僕人過來取開了拜墊，單鋪着紅氈，克明又進去請了老太爺出來，先是克明一輩的男女圍着他跪下去叩頭請安，然後是覺字輩和淑字輩的孫兒孫女給他拜賀。他笑容滿面地受了禮，便走進自己屋裏去了。

老太爺進去以後，堂屋裏更顯得熱鬧起來。克字輩的由周氏領頭，圍成一個半圓形，在紅氈上拜下去，互相道賀。覺字輩和淑字輩的便分散開，個別的向自己底父母叩頭，或向伯父母和叔嬸們請安。最後由於周氏底提議他們又聚合攏來圍成一個圈子拜下去，一面說着吉慶的祝語，但這並不是在祝福，卻是在開玩笑。這樣行了禮之後年青的一代人就往四面散去，而覺新夫婦卻不得和長輩一道留在那裏受僕人們底拜賀。

覺民和覺慧從側門跑出來，急急向自己底房間走去。他們怕僕人找着來給他們行禮。但剛走過周氏底窗下卻被人攔住了。帶頭的是黃媽，她恭恭敬敬地給他們請了安，說了幾句從心裏吐出來的

祝福的話。他們很感動地作揖還禮，接着何嫂同其他兩三個女傭又過來請安，這都是他們本房雇用的。最後鳴鳳走過來，她臉上薄薄傅了一點粉，辮子梳得光油油的，棉襖上罩了一件淺邊的新竹布衫。她先給覺民請了安，然後走到覺慧面前，臉上還留着她底天真的微笑。她喚一聲「三少爺，」便埋下頭把身子彎下去，但很快地就立起來，對覺慧笑了一笑。這是祝福的微笑。覺慧愉快地還了禮。這時候他底臉上也浮出了善意的笑容。在這一剎，就在這一剎那間他忘記了過去的一切，他以爲世界是如此美滿。他這樣想，他是很有理由的，因爲這一刻在這公館裏而的確到處都是快活的聲音，而且只有快活的聲音。人人都在笑，都在說祝福的話。然而在這公館底圍牆外，在那廣大的世界中呢，年青的覺慧這時卻不曾想到，而且他甚至於忘掉昨晚遇見討飯的小孩的一段故事了。

人本來是健忘的，如覺慧所想；他也是一個人，而且是在這快樂的一剎那間，他當然也會忘掉了一切，讓自己被麻醉在這一年一度的盛典裏。

「放花兒！」蘇福走下堂屋前面的石階高聲叫道，外面有人應了一聲，於是中門外的天井裏現了火光，許多根火花直往空中冒，金光燦爛的，一股落了下去，另一股又接着冒起來，而且比前一股

昇得更高。在那黑暗的天井裏頓時出現了許多株火樹，開了無數朵銀花。一筒花炮燃完了，又有人去點燃第二筒底引線。這樣接連地燃放了八九筒，這花炮是張太太送來的。老太爺被請出來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堂屋門口看，他底兒媳們立在旁邊。他一面看着一面向他們批評這些花炮底好壞。

覺慧兄弟都走到大廳上去，在那裏看得更清楚一點。覺英、覺羣和覺世也買了些「道洞金」、「地老鼠」、「神齊帶箭」預備着來燃放。

花炮燃完了，再沒有什麼可看的，於是堂屋裏的衆人都散去了，只聽見一片「提轎子」的聲音。覺新和他底三個叔父都坐了轎子出去拜客「辭歲」。覺慧還站在大廳上看覺英們燃放小花炮。

在老太爺底房裏安放了牌桌子，這一桌是老太爺，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四個人，陳姨太太坐在老太爺旁邊，給老太爺看牌，其餘各人身邊都立着女傭或婢女，預備來裝煙倒茶。在覺新底房裏也擺好了牌桌子，這一桌是瑞珪，淑英，淑華和五太太沈氏。做嫂嫂的瑞珪本想讓覺民坐下來打牌的，可是覺民推口說有事情，一定不肯，只站在瑞珪後面，看她和了一副牌就走出去了。

覺民並不回到自己底房裏，卻往大廳外面走去，正看見覺慧在天井裏替弟弟們燃放「神齊帶箭」。他聽見一聲響，一個光亮的東西直往天空沖，冒過了屋頂不多高，就散開似的跌落下來，在半空裏便不見了，地上沒有落下一點東西。衆人還仰望着天空，想找尋牠底遺跡。

覺羣和覺世拉住覺慧還要他釋放，卻被覺民阻止了。覺民走到覺慧身旁，在他底耳邊低聲說道：「我們到姑媽家看琴去。」

覺慧點點頭，不說什麼，就跟着覺民走出去了，並不管覺世在後面大聲叫喚。

大門口，門簷下的燈籠依舊發出模糊的紅光，在寒冷的空氣裏抖着。大門內那個看門的老頭子，坐在那把經過了無數年代的太師椅上，和一個坐在對面長板凳上的轎夫談話，一看見他們，便恭敬地站起來，等他們跨過門檻以後，才坐下去。

他們跨過了鐵皮包着的門檻，在那一對永遠沈默着的石獅子底一邊，就是在右面一個底旁邊，發見了一個黑瘦的面龐。黯淡的燈光使他們看不清楚這是舊僕高升底面孔，他們並不去注意地看他，就大步往街心走了。

這高升在他們家裏做了十多年的僕人，後來因為染上鴉片煙癮，偷了老太爺底字畫出去賣，被發覺了，送到警察署裏拘囚了一些時候才被趕出來。他從此四處流蕩，靠着討飯過活。每逢年節照例要到舊主人家去討幾文賞錢。他因為穿得過於褻褻，不敢進公館去，只得躲在大門邊，等着遇見一個從前同過事的僕人出來，便尖告他進去稟報一聲。他底要求並不大，不過是幾角錢，而且是在主人們高興的時候。所以他總是達到了他底目的。久而久之，這便成爲舊例了。這次他也得了他底賞錢，但他

和往常一樣並不就走開。他躲在石獅子旁邊不被人看見。他溫柔地撫摩着那冷冰冰的但並不拒絕他底手的石獅子，一面在想像這時候公館裏的情景。心裏酸痛着，他流下了不會被人看見的不值錢的眼淚。悔恨又來猛烈地襲擊他底心了。望着出來的兩個黑影，他認得這兩位少爺，尤其是三少爺，曾經在他底牀上煙燈旁邊躺過，聽過他講的故事的。好像在荒島上遇見了認識的人那樣，他感到一種親切的感情，他想走出去拉住他們，但他看見自己衣服襤褸到這樣子，明白了自己處在什麼樣的境地，他底心馬上冷了一個相反的感情佔有了他，他依舊躲在角裏甚至蹲踞下來，縮成了一團，惟恐他們把他看見。自己在暗中帶了親切的眼光看他們，在心裏說了善意的話祝福他們。等他們去遠了，才立起來追去看他們底背影。他底眼睛漸漸模糊了，他再看不見他們底影子。他癡癡地立在街心，讓寒風無情地打擊他底破一件破爛衫遮蔽着的瘦弱的身體，一點也不躲避。孤寂，一種從來沒有感到過的孤寂開始在蠶食他底心。「夢呵，原來是一場夢呵。」他用他底枯澀的聲音自語着，一面拭了拭潤溼的眼睛。他走了，他回過頭最後一次看了那一對石獅子。石獅子坦然接受了他底憐愛的眼光。他去了，他無力地慢慢走去了。一隻手捏着舊主人底賞錢，一隻手按着自己底胸膛。他只是無目的地走着，並不打算怎樣去花費手裏的錢。

這時候，就在這時候，覺民弟兄在街中大步走着，他們底心裏充滿了暖熱，充滿了快樂。他們踏過

鞭炮底餘燼，走過寂靜的和熱鬧的街市，走過那些門前燃着一對大得無比的蠟燭的雜貨店，終於走到了張家。在路上他們想到了許多快樂的事，但他們卻不會想到這一個叫做高升的人。

張家顯得很冷靜，大廳上燃了一盞煤油掛燈，孤寂的懸掛在樑木上，照亮了這塊沒有點綴的空地方。

這一所並不十分大的公館裏面分住着三個人家，有着三個不同的姓。這三家底主人中有兩個是寡婦，只有一兩個成年的男子。雖然是三家人同住一個院子裏，也沒有熱鬧的氣象。日子過得很清閒，甚至在除夕，也比較平時熱鬧不了多少。

在這公館裏張家算是最清靜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沒有一個男子，全家就只有母女兩人。琴有一個祖母，但是住在尼庵裏而不回家的。此外男女僕人各有一個，都是在這家裏服侍了十年以上的。

他們走進東邊院子，張升來招呼了他們。他們走到張太太底窗下先喚了一聲「姑媽」，張太太在裏面答應了。等到他們走進堂屋時，張太太正從房裏迎出來。他們說着就跪下去給張太太行禮，張太太雖然口裏連聲說「不必」，但已經來不及止住他們了，便還了禮。接着琴從她底房裏走出來，他們也給她作了揖。張太太讓他們坐在堂屋裏，李嫂泡了茶來。

從張太太底話裏，他們知道克明和覺新已經先後來過，因為忙着拜客，只坐了片刻就走了。張太

太和他們談了許多話，他們請她回娘家住幾天，她答應後天去，她明天要帶琴到尼庵去看琴。她又說自己歡喜清靜，也許這次只住兩三天就回家，不過可以讓琴多住幾天。這話更使他們高興。他們在堂屋裏坐了一會。後來琴要他們到她底房間裏去坐坐，他們便向張太太告了罪，跟着琴到她底房裏去了。

出乎意料之外，他們發見這房裏還有一個人。這是一個年青女子，身材瘦削苗條，穿了一件淡青湖縐棉襖，罩上一件玄青緞子的背心。她坐在牀沿上埋着頭在油燈光下看書。她聽見他們底脚步声，便擡了頭放下書站起來。

他們癡癡地站在那裏，不轉睛地望着那女郎底臉龐，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你們認不得她嗎？」琴故意驚訝地問他們。

他們還不曾答話，倒是那女郎先笑了，但這是淒涼的微笑，是無可奈何的微笑，她底額上的那一條特別的，而且使得她底全面孔變得更美麗、更淒哀的皺紋，因了這一笑顯得更深了。

「認得的，」覺慧苦笑地回答，他們底腦裏還分明地留着她底印象。過去的事很快地就過去了。她如今立在他們底面前，依舊是那個美麗而淒哀的面龐。依舊是瘦削苗條的身材，依舊是一頭濃密的好頭髮，依舊是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只是額上的皺紋深了許多，而腦後的辮子又改爲髮髻了，而

且臉上只淡淡地傅了一點白粉。他們想不到這時候會在這裏遇見她。

「你們好嗎？……這許久！」她斷續地說，雖然是淡淡的一句平常話，卻是用了很大的力量說出來的。

「我們都好。梅表姐，你呢？」近來變得容易感動的覺民說着這樣的話，幾乎要落下淚來。

「我還是這樣子，只是近年來人變得容易傷感了，常常無端地傷心起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她說話時把眉毛緊皺着，和從前並沒有兩樣，不過如今顯得更動人一點，她又加了一句：「本來我底生性就是多愁善感的。」

「環境也有關係，」覺慧解釋說，「不過你底相貌並沒有改變，和從前完全一樣。」

「你們爲什麼都不坐？大家儘管站着。幾年不見就變得這麼客氣了！」琴在旁邊插嘴說。於是衆人都就坐了，琴和梅並坐在牀沿上，身子緊緊靠着，顯出了親密的友誼。

「這幾年好像是一個悽楚的夢，現在算是夢醒了，但什麼也沒有，依舊是一個空虛的心，」她說了，接着自己又更正道：「其實現在還是在夢中，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是真正夢醒？我自己倒不覺得有什麼惋惜。所不安的，是誤了別人。」

「梅姐，你這樣悲觀，真不該。你還很年青，日後還有幸福，後來的事情哪個能夠預先知道？你就盡

說這些喪氣話！」琴撫着梅底肩頭說，「現在時代不同了。說不定牠會給你帶來幸福的。」她又帶笑地把嘴唇放在梅底耳邊低聲說了兩三句話。

梅底臉上微微起了紅雲，眉毛稍微鬆開一些，一道微光掠過她底臉，她看了琴一眼，伸手把右邊垂下來的髮辮挑了上去。她底臉又被一種陰暗的顏色籠罩了。她對琴淒涼地笑了笑，然後說：

「三表弟方纔說過環境有關係，我覺得很有意思。我們底境遇不同，我也不能夠像你。我趕不上時代了。我一生只是被命運在播弄，自己不能作一點主。我哪兒還有什麼幸福呢？」梅說着又把琴底手拉過來輕輕捏住，偏了頭看着琴稱讚道：「琴妹，你底境遇真值得人羨慕！你有膽量，你有能力，你會像我這樣被人播弄了一生的。」

琴底面龐因同情而變得發白了。她聽了梅底真心讚嘆的話，雖然得到片刻的滿意，但這好像一股微風，吹過去就不回來了，留下的只是悽楚的微笑。這悽楚的微笑是某一些女子對付一種無可解決的問題的方法，雖然是被讚為「有膽量，有能力」的琴，有時候也不免求助於牠。

「梅表姐，雖然環境底關係很大，但環境也是人造的。我們又何嘗不可以改變環境？人無論如何應該和環境奮鬥；能够征服環境，就可以把幸福給自己爭回來。」琴熱烈地說了這些話，但他還覺得有滿腹的話不會被吐出來。

覺民看着梅底這些舉動，起了種種的感想，他又是悲哀，又是滿意，又是驚懼，又是憐憫，又是恐怖，這不但是爲了梅，也爲了他自己；但是看見琴底堅定的臉，他又漸漸恢復了平靜的心情，他甚至找了話來勸慰梅道：「你近幾年來境遇不大如意，所以頹唐得很，動輒就生悲感。再過幾年，境遇一定會變更，那時候你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了。其實琴妹底環境和你底比起來也好不了多少。你不過多了那一椿親事，就只好比多做了一個夢。事實上世界本來只有一個，你從悲觀方面看來，所以多愁善感；琴妹從樂觀方面看來，便覺得一切都還可爲了。」

「梅表姐，我勸你有空時多多看新書，好在琴姐家裏有。」覺慧提議說，他以為新書也許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梅苦笑，她並不馬上答話，只把那雙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們，他們猜不着她底意思。她忽然收斂了她底眼光，把眼睛望着燈火，嘆了一口氣，要說話，但又忍住了，好像胸裏藏着許多話卻無法說出來。她默默地咬着下嘴唇皮。過了一些時候，她又嘆息一聲，說道：「你們底意思雖好，可是於我卻沒有用。讀新書又有什麼好處？」她又閉了嘴，停了一會兒，再說：「一切都是無可挽回的了。不管時代如何變更，我底境遇是不會改變的。」

覺民覺得再沒有適當的話可說了，他知道她底話是對的；一切都是無可挽回的了，她嫁過了人，

而大哥又有了嫂嫂。即使時代怎樣變更，牠又如何能够把他們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呢？況且兩人底母親又成了仇敵似的。這時候連覺慧也有點明白一切問題並不都是書本可以解決的了。

大家沈默着，都在肚裏搜尋適當的話。倒是梅又開口了：「我剛才在琴妹這兒看見這幾本新書，」她說着把眼睛向桌上望了望，那幾本暗黃色封面的十六開本的雜誌疊在牀前那張條桌上，在油燈光下顯着無力的樣子。「自然有些地方我不懂得，不過懂得的也有。那些議論也有好的，因為我受過害了，所以知道。然而我讀了這些書，我只有心裏難受。這好像是另一個世界，這世界中的一切與我底環境完全不同。我也許羨慕這一切，可是我又明白我自己做不到。所以讀了這些書，猶如一個乞丐站在富家花園牆外聽見裏面的歡笑聲，或是走在酒館門前，聞着裏面的肉香飯香，心裏不知道是如何的難受。」她說到這裏額上的那一條皺紋愈是顯著了。她從懷裏摸出一方手帕，掩住嘴咳了幾聲嗽，過後又帶着苦澀的微笑說：「近來常常咳嗽，夜裏往往失眠，心裏總是痛。」

「梅姐，你把過去的事情就忘了罷。不要拿牠來折磨你自己。好好顧惜你底身體，便是我們看見你這樣子，也覺得心痛。」琴偎着梅，幾乎要流淚地說。

梅回過頭對琴微微一笑，點了點頭，表示感激的樣子，但依舊淒涼地說：「我底性情你該知道，過去的事情我永不能忘記，好像已經刻印在心上了。你還不大明白我怎樣在過日子。我和你差不多，家

裏除了我們母女外只比你多一個小弟弟，他整天在預備功課要考學堂。母親一天忙的不是打牌就是拜客。我一個人在房裏，整天翻幾本詩詞來讀讀。連一個可以和我談話聽我訴苦的人也找不到。我看見花落要流淚，看見月缺也會傷心。這一切都給我喚起許多苦痛的回憶，在×縣我從趙家回來跟母親一起住了將近一年。我窺前種了一株梧桐樹，我初去的時候，樹上剛發新芽，葉子一天天多起來，漸漸到了綠葉成陰。誰知一到秋天，樹葉就一片片變成了黃色，隨風飄落。再過一些時候，到我們回省時，就只剩下枯枝了。我想這和我倒相像，我已經過了綠葉成陰的時節，現在是走飄落的路了……

前天晚上落了一夜的雨，我在牀上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雨點敲着瓦，敲着窗，響個不停。燈光昏暗暗的，我想了兩句詩：往事依稀渾舊夢，都隨風雨到心頭。你想這情景怎不叫人傷感……明天，明天，你們都有明天，我有什麼明天呢？我只有昨天。昨天的事固然很使人傷痛，但只有牠才可以安慰我。」她說到這裏猝然改變了語調，向覺民兄弟問道：「大表哥現在還好嗎？」

覺民兄弟正注意地聽她說話，而且十分感動，如今聽見這猝然的問語，似乎不懂得她底意思，馬上回答不出來，後來還是覺慧口快，短短地答道：「他還好，他說他已經看見過你了。」他底這句話只有梅一個人明白，琴和覺民都驚訝地看他。

「真的，我們已經遇見了。我一見就認得他的。他比從前老了一點。他也許會怨我，我那時不理他。」

卻避開了。我很想看見他，我又怕看見他，一則怕給他喚起舊事，二則怕引起我自己傷心。三則我母親又在那兒……剛才他還到這兒來過，我聽見他說話的聲音，我不敢在門縫裏張他一眼，只有等他走的時候，纔偷偷看了看他底背影。」

這時覺慧連說着「他不會的」，這只是在答覆她底那句「他也許會怨我。」

琴看見梅提到舊事，禁不住要傷心，便勸慰道：「不要再提那些事情了。你到我這兒來玩，本來是怕你在年節裏容易傷感，所以特地請你到我家來散散心，誰知道反而給你提醒了更多的往事，只怪我不該引他們進來和你見面。」

梅底悲哀漸漸減少了，她雖然還微微皺着眉頭，但臉上已經沒有了那陰暗的顏色，她甚至帶笑地說：「不要緊的，談了這許多話，心裏倒爽快了些。平時在家裏連一個可以和我談話的人也沒有。」於是她又用了親切的語調向覺民弟兄絮絮地詢問關於他們底大哥和嫂嫂的事。

覺民，覺慧兩人從張家出來，已經十一點多鐘了，街上還很熱鬧。他們走在街心，踏着石板路，看着兩旁燈燭輝煌的店舖和酒館，覺得心裏要輕鬆許多，好像剛纔的事情只是一個淒楚的夢。

在路上他們並不交談，只是默默地大步急走，爲的想早些趕回家去。

他們誰家不遠了，剛走過一個十字路口，一個黑影子迎面走來。這人慢慢走着，低着頭過去了，並不看他們一眼。

「這不是劍雲嗎？」覺慧驚訝地對覺民說，兩人便站住了看。覺慧回過頭叫了一聲：「劍雲。」

那人止了步，也擡起頭掉過眼光來看，見是他們，便走了過來，驚喜地說：「是你們？」

他們面對面地站在街心。覺慧問劍雲道：「這時候你還到哪兒去？」

劍雲無可如何地笑了笑，然後說：「我不過在街上散散步。一個人在家裏悶得很，所以出來走走。想到你們府上『辭歲』去，又怕……」他不把話說完就突然閉了嘴。

在這樣的佳節裏這種話未免來得不尋常，但過後覺慧也就瞭解了。在他底伯父底那個零落的家庭裏，他什麼時候可以不感到寂寞呢？

同情的感情鼓舞了覺慧，他拉着劍雲底衣袖急急說：「爲什麼不到我們家裏去，現在和我們一道去。你可以在我們家裏住幾天。琴後天也會來住的。」

劍雲聽到琴底名字，他底瘦長的臉上起了一道光彩，他似乎在笑了，但這表情並不會被覺民兄弟注意到。他應了一聲「也好」，便跟着他們走了。

這三個年青人走入靜寂的街道，踏過鞭炮底殘骸，進了那所門前有着一對石獅子的公館，於是又置身在熱鬧的環境裏面。

門房底幾扇門完全開着，在黯淡的燈光下，僕人和轎夫們圍着一張桌子，吆喝地擲骰子。

覺民兄弟進到裏面。堂屋底正門大開，在明亮的燈光下也有許多人圍着一張桌子吆喝地擲骰子，男的女的圍做一堆。他們看見他們底叔父那一代人差不多全在那裏了。鬧得最起勁的是五叔克定和四姨王氏。

他們陪着劍雲向堂屋走去。銀錢底撞擊聲和那骰子在碗裏滾着的聲音不調和地送進他們底耳裏，中間還夾着衆人底笑語和叫喚聲。這時候人們在享樂，在競爭，也許還在互相欺騙，除了碗裏的骰子和桌上的金錢外，就忘了一切。

他們還不會走上堂屋前的石階，就看見克定忽然帶笑帶喊地跑出堂屋來。克定看見劍雲，便站

住招呼了一聲，並問了兩三句話。劍雲也請了安。接着他又進去給衆人行了禮。克定便邀劍雲參加，劍雲推辭幾句，過後也就加入了。骰子聲繼續響着，銀錢也繼續飛來飛去。覺慧很想拉住劍雲，叫他不要加入。然而他看見劍雲自己願意，而且當着許多長輩底面他也不便多說話，使自己退了出來，心裏很不快活，想着：「倒是我給你們拉了一個角來了。」

覺慧走過覺新底窗下聽見屋裏的麻將牌聲，便回身從過道走進覺新底屋裏，看瑞珣們玩牌，過了一會兒又回到自己底屋裏去。

覺民正俯在方桌上寫字，看見他進來連忙放下筆，把一本日記簿闔着，回頭望着他笑。

「有什麼秘密話不可以給人看嗎？」覺慧嘲笑地說，隨便在桌上取了一本英文書捧着在牀上躺下去高聲讀起來，並不去管覺民。

「大除夕裏正該休息，你還讀什麼書真討厭！」覺慧底聲音攪亂了覺民底心，使他不能夠平靜地寫下去，他便抱怨起來。

「好，讓你一個人去寫罷，」覺慧從牀上起來，把書放在桌上賭氣般地走了出去。

他跨出門檻，堂屋裏的骰子聲，銀錢聲，笑語聲像風一般向他底臉吹過來他站在石階上看着他們在動，在笑，在叫，像演戲一般。

他陡然覺得寂寞起來。這一切似乎都與他隔得遠遠的。他好像是在另一個世界裏，他被冷氣包圍着，被一種莫名的憂鬱壓迫着。沒有一個人同情他，關心他。他是完全孤立的，在這奇怪的環境裏，對於這奇怪的環境他是愈加不瞭解了。這個謎確實是他底青年的心所不能解開的。許多次的除夕夜景象，次第顯現在他底心裏。在那些時候，他快活地玩笑，他忘掉一切地笑樂，他和兄弟姊妹們一塊兒玩牌，擲骰或作別種遊戲。他並不會感到孤寂。然而如今在這一剎他卻顯然改變了。他獨自立在黑暗中，看着別人笑樂，他如同活在另一個世界裏面。

「究竟是誰變了，還是環境變了？」他這樣問自己，他也不能夠明確地回答。不過他覺得自己單和家庭向着兩條背馳的路上走了，而同時黃媽所說的「清水渾水」的話，又來刺他底心。

爲了鎮靜他底紛亂的心曲，他便走下石階，信步在那些沒有阻礙的路上閒走着。

他進了過道，轉到了裏面。笑語聲離他漸漸遠了。他止了步，忽然發覺自己是在淑華底窗下，對面燈光輝耀的是四叔克安底住房，中間隔了一個天井，搭了一個紫藤花架。他便在窗下那把靠背椅上坐下來，茫然望着位置在斜對角的廚房。廚房門口有幾個女傭在走動。

淑華底房裏有人在說話，聲音很低，但還聽得出來是很熟習的聲音。

「聽說要在我們兩個裏面選一個，」說話的是四房裏的丫環婉兒，一個長長臉的少女，比鳴鳳

大一歲。她說話比較快。

這句話來得很突然，便引起了覺慧底注意。他好像知道有什麼不尋常的話在後面似的，屏息了呼吸地靜聽着。

「那不消說會選到你的，」鳴鳳說着，忍不住撲嗤一笑。

「我和你正經說，你倒笑我！真沒有良心，」婉兒氣憤地說。

「好福氣，我給你道喜，還怪我沒有良心嗎？」鳴鳳依舊帶笑說。

「哪個高興給人家做小老婆？」婉兒更氣了，聲音裏充滿着苦惱。

「做小老婆也有好的，豈不比喜兒那樣好得多嗎？你看老太爺底陳姨太！」鳴鳳仍然嘲笑道。

「好，你嘴硬！你看着罷，將來究竟會選到哪一個。選起來，你總跑不掉。哪個好看點，自己明白。」婉兒急得沒有辦法，便賭氣地冷笑道。

覺慧覺得心跳動得很厲害，他幾乎要叫出聲來，但又連忙忍住，更注意地聽下去，要聽鳴鳳怎樣回答。

鳴鳳不作聲了，她似乎覺得這事情不是好玩的。她沈默着，過了一些時候，房裏掛鐘底鐘擺有規律地慢慢在搖動。覺慧有點不能忍耐了。但他又不願意走開。

「要是果真選到我，我怎麼樣辦？」鳴鳳在房裏絕望地說，打破了這難堪的沈默。

「那只有去了，只怪我們命不好，」婉兒苦惱地接口道。

「不行，不行。我不能夠去。你不曉得我底事情。我不能夠去，我寧死也不肯給那個老頭子做小老婆！」她絕望地爭辯說，彷彿這就要成了真的事實。她底聲音透出窗外，悲哀而顫抖。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還可以商量個辦法，」婉兒聽見鳴鳳底這些話，氣也平了，便悲聲勸慰她，同時似乎還在想自己底命運。又過了一些靜寂的時候。

覺慧依然坐在窗下的靠背椅上，動也不動一動，他底心痛楚着，他差不多要流下淚來了，他忘了夜底早遲，也忘了是在除夕，廚房裏兩三個女傭在和廚子說笑。對面四叔底住房底窗下，不時有女傭端着碗碟經過。她們匆忙地走着，並不看他一眼，廚房裏的笑語聲粗魯地傳來，好像是一種反面的譏刺。

「我看起來，你近來好像愛上了什麼人，是不是？」婉兒用更低的聲音問鳴鳳道，聲音很溫和，比她平時說話慢了些。

鳴鳳並不回答。婉兒更委婉地低聲追問：「是不是你愛上了什麼人？我看你近來的舉動有點奇怪。爲什麼不向我說真話？我不會告訴別人的。像我們這樣要好，我好比你底姐姐，有什麼話不可以對

我說。」

鳴鳳半羞澀地在婉兒底耳邊說了一句話。覺慧雖然在注意地傾聽，但聽不出她說些什麼。

「是哪個告訴我？」婉兒帶笑地低聲問。覺慧不禁大喫一驚。他焦急地等着聽鳴鳳底回答。

「不告訴你，」是鳴鳳底微微顫動的聲音。

「高二爺嗎？」婉兒尋根究底地追問着。覺慧知道她指的是高忠，一個年輕的僕人。他便噓了一

口氣，心上那塊石頭去掉了。

「他吓哪個會愛他？」鳴鳳破涕笑了。

於是婉兒又舉出了幾個僕人底名字，而鳴鳳都不承認。

「究竟是哪個？公館裏頭再沒有別人了，」婉兒最後疑惑地問自己，她卻不會想到在窗外聽話的人。

「你不會曉得的，我不說。他底名字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鳴鳳夢幻似地說，提起「他」字，她似乎找到了庇護她的力量，她不再是畏怯的了，她底話變成了快樂的低語。她在純潔的愛情裏得到了忘我的快樂。

她們兩人底談話聲愈過愈低，後來成了更低微的耳語，有時還夾雜了兩三笑聲，覺慧在外面注

意地傾聽，也不能夠聽完全，不過他大略知道是婉兒在述說她底心事。她們正在說，高門前面房裏有人在叫「婉兒」！是一個老女傭底聲音。婉兒並不回應，讓她在外面叫了一些時候，自己只顧和鳴鳳說話。後來叫聲愈見逼近了，好像叫的人要走進房間來似的，婉兒便住了口，站起來，抱怨道：「一天總是喊來喊去，連過年過節也沒有空閒時候，」她說完便往外面走了。

屋裏只剩了鳴鳳一個人。她默默地坐着，沒有一點響動。

覺慧被一種異樣的感覺佔有了，他站起來，跪在椅子上，把臉貼在紙窗上面，把窗紙輕輕弄破了一塊，往裏面窺去。他看見鳴鳳坐在簽押桌前面的藤椅上，兩肘枕着桌子，兩手托着臉頰，右手底小指啣在口裏。她呆呆地望着那燈盤上纏束了柏枝和長生果的錫燈盞出神。

「不曉得以後究竟怎樣？」她忽然嘆息着，說了那句話，然後把頭埋下去，俯在桌子上。

覺慧忘了自己地把手指輕輕放在窗戶中間那塊小玻璃上敲了幾下。沒有回應。他又較重地敲了幾下，口裏低聲喚着「鳴鳳，鳴鳳。」

那少女在屋裏擡起頭喫驚地向四面張望，她看不見什麼，便嘆息地說：「剛剛睡着就在做夢了。好像有人在喊我。」於是她懶洋洋地撐着桌子立起來，讓燈光把她底早熟的少女底長影子投在帳子上。

覺慧在外面敲得更急了，他接連噙了幾聲。

鳴鳳才注意到聲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便急忙走到靠窗戶的那把椅子旁邊，斜跪在上面，半個身子靠着桌子，問「是哪個？」

「是我。」覺慧接連回答道，聲音依舊很低，「快把窗簾揭開，我有話問你。」

「是你三少爺？」鳴鳳驚訝地認出來這是什麼人底聲音。她把那幅畫着花卉的紙窗簾揭起來，正看見覺慧底帶着緊張表情的臉貼在玻璃上面，不覺喫驚地問道：「有什麼事？」

「我聽見你們剛才的談話，」覺慧底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她打斷了。她變了臉色急急地說：「我們底話，你都聽見了嗎？你怎麼聽見的？我們是說着玩的。」

「說着玩的？你不要騙我。要是有一天人家果真把你選去了，又怎麼辦？」覺慧興奮地說。

鳴鳳癡癡地望着他，半晌不說話，忽然眼裏淌下淚來，她也不去揩拭，卻把心一橫，十分堅決地答道：「我不去！我決不去跟別人。我向你賭咒！」

他連忙把手貼在玻璃上面，做了掩住她底嘴的樣子，一面說：「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賭咒。」

忽然她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覺察了他們是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便在裏面敲着玻璃，急急地央求道：「三少爺，你去罷，你在這兒被人看見不大好。」

「你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說了我才走。」他固執地說。

「好，我說，你就走，你就走，我底好少爺，」她驚惶地急聲說。

覺慧在外面點了點頭。

「說是老太爺底朋友姓馮的要討姨太太，馮老太太也常常到我們公館裏頭來，她看中了我和婉兒，要在我們兩個裏面選一個去，聽說已經來說過了。婉兒從四太太那兒聽到一點風聲，她就來告訴我，若問我們底主意，你剛才已經聽見了……好，請你就走，免得被人看見。」說到這裏她猝然放下了窗簾，任憑覺慧在外面怎樣敲着玻璃喚她，她也不肯再把窗簾揭起來。

覺慧沒有辦法，便下了椅子，癡癡地站在階上。他想着許多事情，兩眼望着廚房，但他並沒有看見什麼。

這時候在裏面，鳴鳳還跪在椅子上，她沒有聽見什麼聲音，以為覺慧已經去了，便偷偷揭起窗簾。她看見他還立在那裏，自己是十分感動，不覺把臉緊緊貼在玻璃上出神地望着他底背影。

覺慧回到自己底房裏時，堂屋裏的骰子聲已經停止了，不過還有許多人在那裏講話。覺新底房裏還有牌聲，但不像先前那樣地響亮了。天空開始變了顏色。一切慢慢地往光明走。雖然只有一晚的時間，一個年頭就從此完結了。舊的在黑暗中消去，讓新的與光明同來。

覺慧進屋後不一會兒，劍雲也進來了。劍雲底臉上罩了一層愁雲，他不說話，就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去。

「輸了嗎？」覺慧看見這神情，知道劍雲一定輸了，便問道。

「嗯，」劍雲含糊地應了一聲，似乎不願意他再問下去，便把頭掉開不去看他。

「多少？」覺慧一定要追問，好像故意與他爲難似的。

「六塊錢，」劍雲沮喪地答道。

「剛好是你半個月的薪水了，」正俯在桌上寫字的覺民忽然擡起頭對劍雲說，不知道他是在嘲笑，抑或在惋惜。

「可不是嗎？」劍雲懊惱地自語着；「這筆錢我本來打算用來買幾本英文書的，」他絕望地給

自己解釋。

「那麼你爲什麼又要去賭錢？我很想在旁邊阻止你，又怕你不高興。」覺慧同情地說。

「你當時爲什麼不阻攔我？只要你多說一句話也就沒有這回事了。」他說了，接着又抱怨自己道：「我很明白賭錢是沒有意思的，每次賭過錢人總是非常後悔，我屢次說不要再賭錢了，可是別人來拉我上場，我又不遲疑地去了。我自己真是沒有辦法。」

覺慧還想找話來安慰他，但找不到適當的話。對於這個爲着這樣小的事情而苦惱的男子，覺慧底直率的青年的心是無法了解的，而且他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話才可以使這個人寬心了。覺慧底視着劍雲底懷惱的面容，想在那上面看出一點可以瞭解的東西來。他把牠當作一個謎來研究他。

「也許人本來就有賭博的根性罷，」覺民又一次掉過頭帶笑對劍雲說，人依舊不知道他是在嘲笑，抑或在表同情。覺慧知道是什麼東西鼓動着他底哥哥說這樣的話。他不大高興地看了覺民一眼。然而在外面鞭炮聲響了，不十分近。於是漸漸又有幾家公館接連地響應着放了鞭炮。窗下有人來往的脚步聲，又聽見克定在堂屋裏高聲喚僕人。

「快要敬神了罷，」覺民闔了日記簿說道，於是鄭重地把牠放在寫字檯底抽屜裏，又把抽屜鎖了。這時那一盞今晚特別破例燃了一個通宵的電燈開始黯淡了。暗灰色的光從窗外窺進來，但沒有

一點力量。

覺民先走出房去，一擡頭便看見那深藍色的天，一股寒氣向他撲來，他便聳了肩縮了頭急急往堂屋裏去了。他走過左上房底窗下，看見那張方桌上擺了許多紅花小茶碗，袁成、蘇福們在那裏斟茶，每斟了六碗，便用茶盤托着往堂屋裏送，由克明和克安接着擺到供桌上去。

茶碗擺齊了，但大家還在堂屋裏候着，等廚房裏送年糕來，在這等待的時間中，衆人帶着疲倦的笑容不起勁地談着關於打牌或擲骰的事。有些人卻站在那燃燒得正旺的火盆旁邊伸了手烤火。老太爺在房裏大聲咳嗽，他已經起牀了。

覺慧和劍雲也走出去，他們站在門檻上，一面看着堂屋內的景象，一面在談各種事情。

天漸漸地發白了，是到了敬神的時候，覺慧便撇了劍雲往堂屋裏去了。這時候老太爺因了覺羣在堂屋裏說了不吉利的話，便寫了「童言無忌大吉大利」的紅紙條，拿出來貼在門柱上，正被覺慧看見，他不禁在心裏暗笑。

大廳外的爆竹聲開始響起來，一連燃放了三串鞭炮，到衆人在堂屋裏行畢了禮時鞭炮還沒有燃完。而天已經大亮了。

在晨光中覺新和他底三個叔父又坐了轎子出去拜年，而女眷們也踏着鞭炮底殘骸，一路上趨

笑地走出大門，到了街中，向着本年的「喜神方」走去，算是幹了一年一度的「出行」的把戲。因爲一年裏只有這一刻她們才有在街中拋頭露面的機會，所以大家都帶着好奇的眼光，把那躺在朦朧中的靜僻的街道飽看了一會，覺得一切都是新奇而有趣，大家似乎還有點留戀不捨，但同時又怕撞見了別的男人，便只得匆忙地走了進去。爆竹聲住了，笑語歇了，街道便復歸於短時間的靜寂。

這一天底重要的時光過去了。這公館又開始向靜寂的路上走去。大部分的人因爲一夜沒有休息，支持不住，便早早地睡了。有的人並沒有睡，如克明和覺新幾個人，因爲他們還要照料許多事情。也有些人一直睡到傍晚敬神的時候，如覺民幾弟兄，他們甚至忘了喫晚飯。

在新年裏日子就這樣平淡地過去了。一切似乎很新，同時又似乎很舊。每一天的日程差不多是規定好了的，每年都是一樣，並沒有大的改變。在這些日子裏照舊是賭博統治了這公館，牌聲和骰子聲，一天到晚就沒有停過。那個明白賭博沒有意思而且輸了錢就要懊悔的劍雲是常常參加的。他毫不遲疑地做了他所不願做的事。這其間他有小的憂愁，也有小的快樂。

琴跟着她底母親來了。張太太只在高家住了三天，卻答應讓琴住到十六日回去。多了一個琴，在年青的一代人中間卻添了不少的愉快的空氣。大家便不再打麻將，推牌九，或擲骰子。他們整天在花園裏面玩着各種有意義的遊戲，或講說有趣味的故事。沒有人來攪擾他們。有時候他們也拿了籌碼

在那臨湖的朱樓上擲着玩，他們喜歡擲那「獅子籌」，因為牠是比較複雜而有趣。誰贏了錢就全數拿出來，叫僕人到外面去買了些酒菜，拿到花園裏，他們在朱樓後面山脚下安置了小爐灶，自己動手來做。瑞珏、淑英和琴都是做菜的能手，便由她們輪流來做菜，其餘的人在旁邊幫忙，做點雜事。菜弄好了就端進朱樓裏去，或者擇一個清雅的地方，安放了桌子愉快地喫起來，在席上還行着各種酒令。

有時候還有一個客人來玩，這是琴請來的，是琴底同學許倩如。她底家就在這公館底斜對角。她是一個胖胖的十八九歲的姑娘，梁動很大方，言語也灑脫，而且處處帶着女學生底氣派。她和琴一樣，是渴望着覺民們底學校開放女禁的，所以願意和他們認識。她底父親是同盟會中的人物，早年曾在德國留過學，而且辦過仇滿的報，現刻在交涉署裏做事。他比較一般人要開通許多。她底母親也是一個留學生，死了不滿兩年。父親不肯續娶。家裏只有她一個獨養女，和一個自幼就照料她的老奶媽。在這環境裏出來的許倩如，在性格上當然和琴有了顯著的差異。不過兩人底友情還是很好的。

劍雲還留在這里，他住在覺英底房裏。常常憂鬱的他，這幾天來，也變得很快活了。雖然覺民常常有着不大顯著的討厭他的表示，可是他並不會覺察到，而且覺新、覺慧、覺英們對他都很好，覺慧甚至因了覺民不高興他，反而對他更表同情。

在這種環境裏日子過得自由而愉快，但大家覺得可惜的就是過得太迅速了，新年底期限竟是

這麼短促！

在初八日晚上，在他們底兩日來的商議和布置之後，他們把長輩們都請到花園裏來，說是習放烟火。長一代的人拗不過他們這羣年青人底熱烈的請求，果然都來了，只差了祖父，因為身體衰弱受不住夜間的寒氣不肯來。

花園裏，由右邊進去，迴廊上的電燈都推開了，照得十分明亮。沒有電燈的地方如竹林松林之類，都在樹間掛了不少的小燈籠，紅的，綠的，黃的，差不多各種顏色都有，發出各色的光照在地上。石欄旁的欄杆上，平時就裝得有電燈，燃起來很輝煌，還把影子映在水面，像圓圓的月。最後到了朱樓，這樓房底檐下原來掛得有幾盞綠縫紅罩的宮燈，這時裏面燃着蠟燭，射出黯淡的紅光，給周圍添了朦朧而奇幻的色彩，使人疑惑是進入了夢裏的境界。

衆人在樓房裏坐定了，都坐在窗前，窗戶大開着，可以望見外面的一切。但外面除了附近的染上了模糊的彩色景物外，遠處就只有那一片不可辨認的黑暗，黑暗中依舊露了一些顏色的斑點，還有幾處較明亮的燈光。

「烟火在哪兒？你們又騙了我！」周氏笑着對旁邊的琴和瑞珏說。

「等等就來了，我怎敢騙大舅母呢？」琴含笑答道。她回頭看見覺新，覺民幾弟兄都不在這裏。

雲在和克明、克安、克定三人談閒話。太太們卻不住地向倩如問話，倩如爽快地回答着，沒有一點爲難的樣子，雖然有些問話，她覺得是毫無意義，但她也照自己底意思答覆了。

除了這樓房外，花園裏顯得很靜寂，沒有別的聲音。在那一片黑暗中露了一塊黑色較淡的地方，顯然和濃密的黑暗分了邊界，就在那地方突然起了一個尖銳的響聲，一股亮紅的火光從黑暗裏冒出來，升上去，升到半空，忽然散開來，發出許多股細的金絲，倒垂下來，依舊落在黑暗裏。但接着另一個雪亮的鵝蛋般的東西，又沖上了天空，在天空中起了一個大的爆裂聲，馬上炸開來，成了無數朵的銀花向四面飛散去。於是一股藍色的光，又筆直地飛起來，一到半空中就變了顏色，落下紅色的雨點，接着又落了綠色的雨點，綠色的雨點落完了，衆人底眼前還留了一片陰綠色。

「真好看！」周氏對琴讚了一聲，接着便問：「你們在哪兒買來的？」

琴只是笑着，並不回答。而前面在那黑暗裏又發出了綠色的火光。這火光升在天空中並不落下來，卻在黑暗裏盤旋，接連地變換着顏色，最後就突然不見了，很快地，使人不知道牠落在什麼地方。隔時又起來了三四個雪亮的東西，在天空中發出巨大的響聲，霎時間只見光亮的銀花在飛舞，把湖濱的松林也照亮了，還隱約地現出一兩隻小船靠在斜對岸的湖邊。

「原來他們在船上放的，怪不得我看見在移動。」四太太王氏領悟似地對克安說，她底丈夫

頭一笑。

又過了一些比較寂靜的時候，湖濱沒有一點動靜，衆人還伸着頸項，望着那看不透的黑暗出神。倩如走過來和琴低聲談了幾句話。

「沒有了嗎？」克定大聲惋惜地問，正要站起來，可是水面上忽然大亮了。

在一陣響聲中許多株銀白色的花樹，突然在水面上生長起來，把金色的小花向四面撒布，繼續了一些時候，樹幹漸漸縮短，而光輝也逐漸黯淡，終於消滅到沒有了。在樓上的觀衆底眼前還留了一片金色燦爛的景象。但過了一些時候，一切又復歸於平靜了。前面還是那一片看不透的黑暗。

空氣忽然在微微顫動了，笛聲從湖濱飄揚起來，吹着「梅花三弄」底調子，還有人用胡琴和着，但胡琴聲很低，被笛聲壓過了。清脆的，婉轉的笛聲，好像在敘說一段奇異的神話國土裏的美妙而渺茫的故事，牠經過了空氣傳到樓房裏來，而且送到衆人底心裏，給他們帶來異樣的感覺，使他們忘記了繁瑣的現實。每個人都曾經有過一段美麗的夢景，這時候都被這笛聲喚起了，於是全都靜默着，沈醉在渺茫的回憶中，讓笛聲軟軟地在他們底耳邊飄蕩。

「哪個在吹笛子？吹得這樣好！」周氏用讚美的聲音問琴道，這時一曲「梅花三弄」快要完了。「是二表妹。拉胡琴的是大表哥。」琴只顧去聽笛聲，被周氏底問話驚醒了，便隨意地答應一句，

又去注意地聽那快要完結的曲調。

笛聲住了，遠遠地起了拍掌聲和笑語聲，但這些聲音馬上擡在平靜的水面上散開了，落在水裏便再也浮不起來，送到樓房裏來的只是那些得了微風幫助偷偷逃跑了的，但已經是很低微、很稀薄的了。同時空氣中還留着那「梅花三弄」底餘音。

於是悠揚的笛聲又飛起了，吹的是圓熟的快樂的調子，一個男性底響亮的聲音和着唱起來，響徹了全個黑夜，把剛纔的餘音都驅散了。這聲音送到樓房裏把衆人都從渺茫的回憶中喚醒來。他們認得這是覺民底聲音。

這一曲歌並不會繼續多久就與笛聲共同消失在黑暗裏了。過了一會，依舊是覺民底聲音飛起來，唱着一首流行的歌曲，他唱到第二句時許多聲音一齊響了。大家和着唱，男的、女的、高音、低音，混雜在一處，組織成這複雜而威壓的歌聲，但裏面各個聲音又顯著地分別出來，甚至淑英底清脆的聲音也並未溶化在覺民底高亢的歌聲裏。這聲音有力地向着樓房撲來，衆人都覺得牠們撞在自己底臉上，闖進了自己底耳裏。而且耳裏還盛不完，讓牠們在樓房中四處飛撞，樓房似乎也被牠們震動了。

在衆人懷着緊張的心情的時候，歌聲突然住了。接着就是一陣哄然的大笑聲，使衆人底聽覺沒有一點休息的時間。笑聲在空氣中互相撞擊，有的碎了，碎成了一絲一絲的，再也聚不攏來，就讓新的

起來，追着未碎的那一個，又馬上把牠也撞碎了。在樓房裏人彷彿覺得笑聲在黑暗的天空中橫擊，逃竄，追趕。

這時水面上接連地浮起了紅綠色的小燈籠。不到一會兒，在衆人底目光所注視的那一段水面上燈籠便佈滿了。牠們慢慢地移動着，把水面映成了異樣的顏色，時時在變換，時時在盪漾但並沒有聲音。忽然在一處，燈籠急急地移動了，向着一邊避去，中間留了一條路。於是笑聲又起了，較先前要輕一點。一隻小船載着笑聲緩緩地駛過來，到了橋邊就停住了。笑聲更清晰地送進樓房裏。人可以看見在下面覺新幾弟兄正登了岸。那隻船便穿過圓拱橋向前慢慢地駛去了。出乎衆人底意料之外的是後面還有一隻，依舊泊在橋邊，幾個女子從船上走下來，正是淑英，淑華，淑貞三姊妹，手裏都提着燈籠。他們次第登了樓。樓房裏顯得更熱鬧了。

「看得還滿意嗎？」覺新走上來，便帶笑地大聲問。

「有趣極了，」克定高聲讚道，「明晚上我請你們看龍燈，我自己做『花兒』來燒。」

覺英正立在他底背後，便第一個拍掌叫好。於是年青的一代人同聲附和起來。這煙火確實帶來了如許多的快樂，點綴了這年長的一代人底生活，像彩虹一樣。但是短時間以後一切都成了過去的陳迹，依舊剩下這一所花園，寂靜地立在黑暗的寒夜裏。

在初九這一天覺英，覺羣，覺世三弟兄比別的人特別忙。他們從早晨一直忙到晚上，忙的是在馬房裏看轎夫們做花炮，和向人敘說看龍燈的事情。

這天早晨五房的兩個轎夫跑到花園內竹林裏去砍倒兩根粗大的竹竿，鋸成短的竹筒，帶到馬房裏去。於是各房的轎夫都聚攏來幫忙。有的削竹筒；有的做引線；有的舂火藥，放了碎銅錢在裏面舂，說將來放出的火花便可以貼在人底肉體上面燒，不會落下來。大家熱心地工作着，爲了這一晚的痛快的滿足。很快地十幾筒花炮就做成了。轎夫們把花炮全搬出來放在門房裏供人們賞鑑。這十幾筒花炮驕傲地並排立在一根長板凳上，冷靜地等待着牠們底俘虜。

時間在人們底不能忍耐的期待中慢慢地過去了，終於到了傍晚。在敬了神以後，克定便出去指揮僕人們布置一切，準備着龍燈底到來。二門內安放了幾張方桌，上面再放着椅子，作爲臨時的看臺。他自己封好了賞錢，還不時在大門內外走動，看看有沒有動靜，一面又派人到街口去打聽龍燈來了沒有，或者龍燈已經到了什麼地方。

他這樣安排着，自己以爲是再妥當不過的了，況且白天裏他已經收下了一條龍燈底帖子。於

他寬心地回到裏面去和家人談笑。

八點鐘過去了，沒有一點消息；八點半鐘過去了，還是沒有一點消息，連鑼鼓聲也聽不見。

「五爸，龍燈呢？」覺羣和覺世兩個孩子不能忍耐地問過他四五次了。

「就要來了，」他這樣地回答着，心裏雖也有點着急，但自己覺得很有把握。在堂屋裏等候着的淑英幾姊妹，都望着他微笑。

九點鐘敲了，還沒有動靜。大家都覺得乏味。劍雲因為第二天要到王家去教書，惦記着那功課，更沒有興致，不肯再等下去，便早早告辭走了。衆人知道這情形也不深加挽留。只有克定看見人走，心裏更難受。

「龍燈不會來了，」淑華笑着對淑英說，她在譏笑克定，使他急得在天井裏踱來踱去，不時把表摸出來看。他大步走出去，但不久又走回來，並沒有帶來一點消息。

到了九點一刻遠遠地起了鑼鼓聲。——龍燈來了！克定欣慰地自語道。

正在這時候高忠走了進來。克定看見這年輕的僕人，他想起了方纔的長久的等待底痛苦，便破口罵道：「你這混帳東西！你去打聽，你就耽擱了這許久。你說你跑到哪兒去耍去了！」

高忠垂着雙手端正地立着，現着畏縮的樣子，半晌不作聲，等主人罵得够了，才慢慢地說：「小的

在街口上等許久，都不見一條龍燈來，又走了幾條街也看不見，後來碰見了一條，就是今天送帖子來的。小的拉住他們的頭腦要他們來。可是他們人已經燒得頭焦額爛，龍燈也只剩了一個光架子，他們一定不肯來，說要回去養息一下，再有多少賞錢，他們也不要了。小的只得回來報告。」

克定聽見這樣的話，更加氣惱，他又看見淑華們底竊笑的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便罵起來：「你這不中用的東西，只曉得喫飯，連一條龍燈也拉不來。現在你去，去給我拉一條來，不然就叫你滾！」

高忠在這公館裏服務的時間雖然只有三四年，但已經知道了主子底脾味。主子發怒的時候是完全不講道理的。做僕人的爲了保持飯碗的緣故，除了服從而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他埋着頭，不敢頂撞一句，口裏恭敬地接連應着「是」等主人揮手叫他去時，便恭敬地走了，不說一句話。

十點鐘又過近了。然而還沒有龍燈底消息。覺英、覺榮、覺世們完全絕望，不再向克定吵了，他們打算睡覺去。從斜對門公館來的客人許倩如也告辭回去了。

克定煩躁地在天井裏踱着，心裏很不快活，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十點鐘敲了，高忠從外面氣咻咻地跑進來，斷續地說：「龍——龍燈來了。」克定果然聽見外面遠遠地起了鑼鼓聲，而且愈過愈響亮。他底臉上頓時現了喜色，他高興地聽着高忠表功似地說下去：「他們本來要轉彎走了，還是小的拚命把他們拉來的。」

「好，辦得好。你快去把他們接進來。」克定把高忠誇獎了兩句，便轉身去邀請哥哥嫂嫂們出來看龍燈，這個好消息已經被覺英、覺翠、覺世們傳出去了。覺翠、覺世這兩個孩子歡喜地到處跳來跑去。在一刻鐘以後這公館陡然變得熱鬧了。全家的人除了老太爺外，都集在二門內的臨時看臺上看龍燈。龍燈隨着鑼鼓聲進來，停在二門外的大天井裏。大門已經關閉了，爲着怕外面的人混進來。

鑼鼓不住地響着，龍燈開始在舞動了。這條龍，從頭至尾共有九節，是用竹條編紮成功的，中間插着蠟燭，外面糊了紙，畫上鱗甲。玩龍燈的人便拿着下面的竹竿，每個人持一節。前面另有一個人持着一個圓圓的寶珠。龍跟着寶珠舞動，或滾牠底身子，或掉牠底尾巴，身子轉動得很能如意，搖搖頭，擺擺尾，或者突然就地一滾，馬上又翻身過來，往另一邊再一滾，於是很快地舞動起來，活像一條真龍在空中飛舞了，而旁邊的鑼鼓聲正像是在助牠底威勢。

槍彈似的聲音忽然響起來，空中現了火花，龍很快地亂舞着，像發了怒似的。鞭炮開始往龍底身上落，就在牠底身上爆裂了，牠不住地往左右兩邊躲閃，又像受了驚似地在空中亂跳。鑼鼓響得更厲害了，就像那條受了傷的龍在呼嘯。

年輕的高忠縛了一串鞭炮在長的竹竿上面，手持着竹竿，自己站得遠遠的，站在牆邊一把梯子上，把鞭炮伸到龍身上去燃放。幾個轎夫拿着竹筒花炮在旁邊等候了一些時候，便輪流地燃放起來，

把花炮對着玩龍燈的人底光赤的身上射。龍開始發狂了，牠拚命往下面滾，來迎接花炮裏射出來的金花。牠抖動着，人只見牠底身子在滾。人聲嘈雜，鑼鼓不停地大響特響。轎夫們笑着，而二門內看臺上的觀衆也笑了，自然他們底笑很文雅，和轎夫底笑不同。

這情形還不能够使轎夫們滿足，他們便同時拿了四五筒花炮前後地對着玩龍燈的人射，使他們沒有地方躲避。這辦法果然有效。龍雖然仍舊在拚命亂滾，但火花卻一團團地到了那些赤裸的身上，有的馬上就落下來，有的卻貼在人身上燒，把那幾個人燒得大聲叫了。於是他們就放下手站住不動，把竹竿當手杖握着，讓轎夫們來燒，一面猛烈地抖動着身子不讓火花貼在他們底肉上。他們身上的肉已經變了顏色，火花一來便發出細微的叫聲，同時還在抖動。他們覺得疼痛，便大聲叫起來，爲的是可以不去想到痛楚。這時候觀衆和轎夫們更滿意地笑了。轎夫們便把花炮更逼近着玩龍燈的人底身體燒，他們滿心希望可以把那般人燒得求饒。

而那般玩龍燈的人呢，他們有着結實的身體，有着堅強的腕力。可是他們卻任人燒，一點也不防禦，雖然感到劇烈的痛楚卻只是大聲狂呼，表示自己並不覺得疼痛，而且表示自己是很勇敢，同時還高聲叫着「有『花兒』儘管拿出來放！」有着江湖氣質，而且憧憬着好漢底名譽的他們就這樣地在痛楚中找到了暫時的滿足。

但是這樣的滿足也並不會繼續多久。後來花炮燒得更逼近了。他們畢竟有着人底血肉的身體，受不住過於劇烈的痛楚，雖然心裏怎樣想着好漢底名譽，這究竟是止不住疼痛的。他們終於忍不住痛楚，而本能地逃避了。這樣一來那條先前不久還是十分威武地飛動着的龍就被支解了，成了九段，每個人拿了一段往四面奔逃，彼此不相呼應了。龍底鱗甲已經脫落，全個身子從頭到尾，差不多都燒成了一個空架子。

一部分的人拿了龍身槓在肩上往大門跑去，然而大門已經關住了，而且那裏也站着兩三個敵人。他們沒有方法逃出去，只得硬着頭皮回來，而轎夫們聽了主人底指揮又拿着燃放的花炮在後面追趕。這是一個平坦的壩子，沒有樹木，也沒有一個可以藏身的處所。有的便往二門跑，但是二門口堆滿了人，密密麻麻，好像是一扇屏風，只看見無數的頭，而且克定自己也拿了一筒花炮站在那裏，看見人逼近，便馬上把花炮燃起來，向四面放射。那個玩寶的人是一個很年輕的漢子，他走過來正碰着克定底花炮，火花貼在他底身上燒，他發出一聲尖銳的哀叫，便急急地跑開了，但又被一個轎夫底花炮燒得退回來，狂亂地把身子抖着，一頭都是汗珠。這時克定把花炮正對着另一個玩龍尾的人放，忽然瞥見玩寶的人站在旁邊發抖，便笑道：「你冷嗎？我再來給你一把火。」於是又把花炮轉過來向着他猛烈地放射。出其不意的，他喫了一驚，使用他底寶來抵禦。那寶本來還是完好的，如今卻着了火，熊熊

地燒起來，一瞬間就燒得精光。這時候轎夫和僕人們已經圍起來，把他們圍在中間，用花炮儘量地燒着，差不多快要使他們求饒了。在這一刻人們纔發覺花炮是沒有了，大家只得馬上住了手，雖然心裏還不願意。大門開了，玩雜燈的人披上衣服，整了隊，拿着那條剩下空架子的龍，伴着那半死不活的鑼鼓聲，疲倦地走出去。那個玩寶的年輕漢子底腿部受了傷，他一拐一拐地走着，口裏咕嚕着說些不滿意的話。

克定把賞錢給了，還惋惜地說：「可惜花炮做得太少，不然今天晚上可以大大地燒一下。你們看得滿意嗎？我明晚上再請你們看。」

「够了，不要再看了，」站在克定底身後的覺慧用嚴肅的聲音說了這句話，克定回過頭看了他一眼，不十分明白他底意思。別的人客氣地說着「不必。」鬧得最起勁的覺英，覺羣，覺世三個孩子已經在人叢中不見了。衆人滿意地散開，陸續往裏面走去。僕人們忙着拆那臨時的看臺。

進去的時候，慧民弟兄走在後面，覺慧正走到琴底旁邊，便問琴道：「琴姐，你覺得這有趣味嗎？」我並不覺得有什麼趣味，」她淡淡地答道。

「你看了，有什麼感想？」覺慧不肯放鬆地追問了一句。

「沒有什麼感想，」依舊是簡短的答語。

「這太平淡了，小時候看起來倒有趣味，現在卻不然，」覺民在旁邊接口說下去。

「真的你們一點也不感動嗎？」覺慧嚴厲地問道。

覺民不明白他底意思，便掉過頭看他一眼，驚訝的但又有點驕矜的眼光，透過那副金絲眼鏡在他底臉上掃了一下，一面說：「這種低級趣味的把戲，怎樣能够使人感動呢？」

「難道人就沒有一點同情嗎？」覺慧憤憤地說了。

「你說得太過火了。這和同情心有什麼關係呢？五舅他們得了滿足，玩龍燈的人得了賞錢，各人得了自己所要的東西，這還不好嗎？」琴發表她底見解道。

「真不愧爲一位小姐，」覺慧冷笑地讚了一句，「像你這樣聰明的人也看不出來，你還說這是好的。你以爲一個人應該把自己底快樂建築在別人底痛苦上面嗎？你以爲只要付了錢就可以把別人底身體拿來用花炮亂燒嗎？這樣看起來你底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呢！」他不禁想到自己新近讀過的那篇題作幸福的短篇小說了。

琴不說話了。她有一種脾氣，當她對於某問題回答不出來的時候，她便馬上住了嘴去思索，並不急急去強辭辯解。可是她卻不知道這問題是她底少女底心所永遠無法解答的。

元宵節的夜晚，天氣非常好，是一個很美麗的月夜。天空中有幾顆發亮的星，寥寥幾片白雲，一輪滿月像玉盤一樣嵌在藍色的天幕裏。牠慢慢地移動着，把牠底清輝撒布在人間。

這晚上大家照例敬神，很快地行完了禮。時間很早。覺英帶了覺翠到街上看人燒龍燈去了。瑞珏和淑英姊妹們因為第二天琴就要回去，都現出惜別的樣子，雖然兩家相隔並不遠，而且同住在一座城裏，但是她們卻少有機會和琴在一處玩一兩個整天的，而且元宵一過，新年佳節就此完結，衆人又要開始從事各自底工作，再不能夠像在新年裏那樣痛快地遊玩了。於是衆人聚集起來，在覺新底房裏商量着怎樣來度過這晚上。

這商量並不要多久的時間，大家都贊同了覺新底提議：到花園裏泛舟去。

瑞珏本也要去，但臨時海臣忽然吵鬧起來，一定要母親陪着他玩。她無法走開，所以一個人留在房裏不去了。去的是覺新三弟兄和淑英三姊妹，連琴一共是七個，還帶了鳴鳳去伺候。鳴鳳提着一個小藤籃，裏面裝了一些酒菜。

於是一行八個人，魚貫地進了花園，沿着那一帶迴廊走着，淑貞最膽小，便拉了鳴鳳靠着她走。園

裏很靜寂，除了這幾個人底脚步声外，就沒有別的聲音。電燈光顯得很黯淡，很孤寂。長條的天井裏露了一段月光，中間再塗上一些黑影。他們慢慢地走着，一邊走一邊說話，正走過花臺旁邊，忽然聽見一個不尋常的聲音，於是一個黑影往假山上面一縱就過去了，再一跳就到了迴廊底瓦上，嚇得淑貞連忙往鳴鳳底身上假，淑華驚訝地接連問：「什麼東西？」

衆人都站住了。但周圍沒有一點動靜。覺慧頓了頓腳，也沒有聽見回應。他便跨過欄杆，站到花臺上，拾了些碎石子往屋頂上擲去，接連擲了兩次，聽見碎石子落在瓦上滾的聲音，馬上起了貓叫，接着又聽見貓逃走的声音。「原來是你這個東西，」覺慧帶笑地罵了一句。他又跳進迴廊裏來，看見淑貞畏怯地假着鳴鳳，便哂笑道：「這樣膽小，不害羞！」

「媽說花園裏頭有鬼，」淑貞捏着鳴鳳底手，用顫抖的聲音分辯道。

「鬼哪個見過鬼來？」覺慧笑着追問道，「五孃原是騙你的，你就相信了。真沒有用！」於是衆人都笑了。

「四妹，你既然怕鬼，爲什麼又要跟我們進來？」覺新在前面回過頭來問。

淑貞放了鳴鳳底手，畏怯地看了衆人一眼，遲疑地回答道：「同你們在一起很好玩，我捨不得不跟你們來。」

「說得好，真是我底乖妹妹！好，讓我來保護你，有我在你旁邊，你用不着害怕。鬼不敢來。」琴笑着說，便走過去把淑貞拉到自己底身邊，又挽着她底手，和她並肩走着。

「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淑華接口嘲笑道。衆人大聲笑起來。

她們走進竹林裏，燈光全沒有了。竹林本來不甚密，而且中間還留了一條羊腸小道。月光從上面直照下來，人一擡頭就可以望見那清明的藍空。竹梢微微抖動，發出細微的聲音，同時人又聽見水淙淙地流着，但不知道水從什麼地方來，快走完竹林時纔看見一道小溪橫在前面。

覺慧故意表示自己膽大，不怕鬼，所以特地留在後面，跟着鳴鳳走。這時候他突然往旁邊一閃，向竹叢裏跑去。衆人聽見聲音，都回過頭來看，覺民便問：「三弟，你要做什麼？」

覺慧並不回答，默默地擇了一根細小的觀音竹用力去拔牠，但拔不起來，便把牠折斷了，又去尋竹梢，只剩了一節拿在手裏，又在地上點了幾下，滿足地說：「這倒是一根好手杖。」便走回到鳴鳳底身邊。

在旁邊站着觀看他底舉動的衆人都笑了。覺民笑着說：「我道你發了瘋，想挖什麼寶藏，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寶藏？你時時刻刻都在想那寶藏！我看你寶島這本戲還沒有演熟，人就着迷了。」覺慧這樣反

唇譏笑道。

衆人又帶說帶笑地前進了。他們後來走進了松林，周圍突然陰暗起來。月光被針似的松葉遮住，只灑下一些白亮的斑點，他們走到林中最濃密的一段，簡直分辨不出路來，不過衆人是走慣了的路。雖然曲折，還可以摸索地走，覺慧便走到前面去，他用竹竿探路。時時有大的聲音送到衆人底耳邊，給他們帶來一種恐怖的感覺，是對於這不可思議的黑暗與這莊嚴的松濤之恐怖。衆人緊緊地靠着走，懷着緊張的心情，琴讓淑貞假在自己底懷裏，用手護着她。

但黑暗底統治並不是長久的。前面逐漸亮起來。他們突然到了湖濱，一片白亮亮的水橫在前面，水面盡是月光，成了光閃閃的一片。那團團的圓月在水面上浮沈，時而被那微微在動蕩的水波弄成橢圓形。時而人聽見魚底唼喋聲。右邊不遠處是那圓拱橋。左邊遠遠地湖心亭和那彎曲的石橋隱約看得見。

衆人立在水邊，靜靜地望着水面，覺得頭腦十分爽快。忽然一塊石子落進了水裏把那一輪明月衝散了，成了一個大圈。月亮雖然很快地就恢復原樣，但水面的圈依然留着，而且逐漸擴大以至於無。覺民回過頭來，望着站在後面微笑的覺慧說：「又是你！」

「你們爲什麼就站在這兒不動？還要等什麼？那兒不是船嗎？」覺慧用手指着那隻泊在對岸橋

邊不遠地方，繫在一株柳樹幹上的小船。

「我們早看見了，還待你說，」淑華搶着回答道，便伸手到後面去把自己底辮子拉過來，一面玩弄着，一面仰頭望着天空的明月，放聲唱起蘇東坡底「水調歌頭」來。

淑華剛唱了一句「明月幾時有，」就被覺民底高亢的歌聲接了下去，接着琴和淑英也唱起來，覺新拿了他帶來的一管洞簫吹着。淑英看見覺新吹簫，她從覺民手裏把那支笛奪過來說：「簫聲太細，還是讓我來吹笛子罷。」於是悠揚的笛聲響起來，壓倒了細微的簫聲，但簫底悲泣，還多少滲透在空氣中，時時露出一兩聲來。

覺慧慢慢地沿着湖向橋邊走，一面叫鳴鳳跟他來。他和鳴鳳談了幾句話。鳴鳳只是簡短地回答他，過後又向淑英們那裏走去了。覺慧快走到橋頭時，才發見自己是一個人，鳴鳳並未跟着來，於是又轉身回去。在這種幽美的環境中他已經覺得煩躁了，不知道什麼緣故，他總覺得他和哥哥，和姊妹們多少有點不同，他似乎時時覺得在這平靜的表面下有一種待爆發的火山似的東西。

一首歌唱完，笛聲和簫聲也歇了。淑英又把笛橫放在嘴邊預備再吹，卻被覺慧阻止了，他說：「等到了船上再慢慢吹罷，何必這樣着急？」衆人便沿着湖濱向橋邊走去，由覺慧領頭，而鳴鳳走在最後。他們很快地過了橋。

衆人到了草地上，覺新去把那隻繫在柳樹上的小船解了纜，又把船靠近岸邊，讓衆人都下去，然後自己坐到船尾把住槳慢慢划起來。

船緩緩地從圓拱橋下面流過去了，向着前面寬的地方流去。鳴鳳坐在船頭，她解開她帶來的小籐籃，把裏面的滷菜和瓜子、花生米等等取出來，又取出一瓶玫瑰酒和幾個小酒杯。她把這些東西一一遞給淑英和淑華，由她們放在船中的那張小圓桌上，覺民拔了酒瓶底木塞，給衆人斟了酒。月光沒遮攔地直照在船上，和這般年輕人共同飲酒。

圓拱橋已經留在後面了。牠沐着月光像是披了一條紗，有點模糊起來，橋畔的幾盞電燈在朦朧中發亮。船慢慢兒在轉彎，簡直使人不覺得。他們把天空的圓月望了好一會兒，忽然埋下頭來才看見四圍的景色變了，一面是一匹峻峭的石壁，一面是一排臨湖的水閣。湖心亭已經完全看得見了，正蒙着月光和燈光。

覺慧把頭向四周望，覺得有滿腹的話要吐出來，便大叫一聲，聲音被石壁擋住，又折了回來，分散到衆人底耳裏。

「你底聲音真大，」覺新笑着對覺慧說，接着他也放聲唱起京調來。這時船又轉過了石壁，走在釣臺下面了。這聲音便飛散開，飛散到遠處去，只留了一點餘音回來，像微風一樣吹過衆人底耳裏，不

會留下一點印象。人再掉頭去望另一面，水閣已經隱在矮樹後邊，進入眼簾的只是那密密的矮樹了。

「大哥，你過來喫酒罷，不要搖了，讓船自己流去，」淑英在那邊說。

「坐在這兒就好，一個人坐得很寬敞的，」覺新答道。於是他停了搖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把花生米抓了幾顆放在口裏細嚼。船很平穩的在水面上微微動着。他嚼完了花生米又自語道：「我不如把船靠在釣臺下面罷，我要到岸上去一趟。」他說着不等衆人答話，就把船往裏面靠，雖然有點喫力，但船終於靠近了釣臺，下面有石級可以通到上面去，他便下了船走上石級。不一會兒，他底頭就在釣臺上石欄杆前出現了，正望着他們笑。

淑英連忙抓了一把瓜子在下面拋去擲覺新，但他一轉身就不見了，只聽見他在上面唱京調，聲音愈小，後來就聽不見了。

「今晚上可惜少一個人，」琴說着似乎感到了不滿足。

「是大嫂嗎？」淑華搶着問，一面在嗑瓜子。

「到了搖頭。」

「我知道是梅——」琴還沒有把話說完，就被覺民打斷了。覺民看了他一眼，曠怪地說：「小聲點，你真多嘴，險些兒又被大哥聽見了。」

「他聽見又有什麼要緊橫豎他已經看見過她了，」覺慧不服氣地分辯道。

「他已經看見過梅表姐……」淑華驚訝地問道。

「大老爺，」鳴鳳笑着在船頭叫起來。衆人仰起頭望上面，看見覺新把頭伸出來注意地傾聽他們談話，便都不作聲了。

覺新慢慢兒走下來，又從石級走到船上，依舊在船尾坐下。他問衆人道：「爲什麼看見我來就不說了？」他底聲音裏帶了一點苦澀。

「我們忘記在說什麼了，總之和你沒有什麼關係，」覺民掩飾道。

「不要掩飾罷，我明明聽見你們在說梅表姐，在說我，」覺新苦笑地說。這時他撥着船，讓牠慢慢兒向湖心流去。

「真的，琴姐底意思是：今晚上要是有梅表姐在這兒就更好了，」倒是覺慧口直心快，他終於說了出來，這時候船已經淌在湖心，又緩緩地向前流去了。

「梅表姐這一輩子不會到這兒來了，」覺新望着天空嘆息說，一個不小心把船弄得往右邊一側，甚至濺了水花上船。但他馬上又把船身鎮定了，使牠恢復了平穩的狀態。

天空中現了幾朵灰白的雲，那一輪圓月卻漸漸向雲走去。衆人都注視着覺新，並不注意到天空。

「其實少的人不僅是梅表姐，還有周外婆底蕙表姐和芸表姐。從前她們在這兒來耍的時候，我們是何等熱鬧。她們離開省城也已經有三年了。光陰真快！」淑英半懷念半感慨地對慧新說。過後她又側頭對琴說道：「琴姐，明天你又要回去了。明晚上我們再要到這兒來划船，豈不是更少了一個你嗎？真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要散早點散也好，像這樣驚驚惶惶，唯恐散去，結果依然免不掉一散，這才難受！」慧新氣憤地說。

「你要知道樹倒猢猻散，現在樹還沒有倒咧！」慧新忍耐地說。

「到底有一天會倒的，早點散了，好讓各人走各人底路，」慧新說了這些話，好像許久的怨氣都被他發洩出來了。

「琴姐，我不願意散，一個人留着多寂寞，」坐在琴和淑英中間的淑貞忽然擡了頭茫然望着琴底臉求助似地着急地說，是女孩底清脆的聲音，但這裏面已經含了悲哀底種子了。這時候慧新底眼前現了紅緞子繡花鞋套着的小脚，耳邊響起了痛楚的悲泣。這個小女孩底整個生存的悲哀有力地來壓迫人，使人自然地給與同情。但這同情只是暫時的，一瞬間的，因為在各人底前面都橫着那未知的將來，帶了陰鬱的樣子，各人都想着自己底心事，而且都爲着自己底前途充滿了疑懼。

水面上忽然陰暗起來，周圍是一片灰色，沒有一點光彩。圓月鑽進了雲堆裏，一時透不出光來。水面靜靜的，只有那有規律的蕩槳聲來打破靜夜底沉寂。

「搖慢點，」覺新對坐在船頭的鳴鳳吩咐道。

淑貞連忙往琴底身上偎，琴緊緊抱着她。天色又展開了，周圍突然亮起來，月亮衝出了雲圍，把雲拋在後面直往浩大的藍空走去。湖心亭和那彎曲的石橋顯明地橫在前面，被月光把影子投在水面，很幽靜的，像在畫圖裏一般。左邊是梅林，花已經謝了，枯枝帶着餘香驕傲地立在冷月下，還投了一些橫斜的影子在水邊。右邊是一片斜坡，稀落的種了幾株柳樹，靠外築了一個小堤，把湖水圍了一段在裏面作一個小池，堤身也有一個橋洞似的小孔，以便外面的湖水可以流進來。

「不要怕，你看現在月亮大明了，景緻多麼好！」琴拍着淑貞底肩頭說。

淑貞離開了琴底身子，端端正正地坐着。她望了望天空，又望四周，望衆人，最後又望着琴，不大瞭解似地說：「琴姐，爲什麼要散去呢？大家天天聚在一起不好嗎？」

衆人笑了，琴愛憐地輕輕拍着淑貞底肩頭笑着說：「癡孩子，各人有各人底事情，怎麼能夠天天聚在一起玩耍呢？」

「將來大家都要散去的，你也是一樣，你將來長大也要嫁人，跟着你底姑少爺去，你會整天陪伴

他，你會忘記我們的。」覺新半嘲笑半感慨地說。

做一個女子爲什麼就應該嫁到別人家去，拋棄了自己所愛的人去陪伴別人呢？——這問題，淑貞會幾次問過母親，都不曾得着她所能够瞭解的答覆。然而這時候一聽見說起姑少爺，她不僅本能地紅了臉，感到她自己也不能解釋的羞愧了。

「我不嫁，我將來決不嫁人。」她直率地回答。

「那麼你要守在家裏做老小姐嗎？」坐在她底斜對角的覺民笑說道。

接着覺慧又搶着問了一句：「你既是決不嫁人，那麼又爲什麼讓五姨給你纏足？」

淑貞找不出話來回答了。她把小嘴一撇埋下頭去，默默地用手捏了捏她底微微有點酸痛的小腳，母親底話斗地湧上心頭。的確母親曾經對她說過大嫂當初嫁過來時因了她底那雙天足如何暗地被人嘲笑，而且就在嫁過來的那天大嫂剛剛進了新房坐在牀沿上，就有人來故意揭起她底裙子看她底大腳。這樣從母親底話裏體會了大腳底不幸，又從母親底板子下知道小腳底幸福，挨了許多次鞭笞，受了長期的痛楚，流了多量的眼淚，而且還有過一些不眠的長夜，她居然把自己底腳造成這樣的畸形的東西。然而結果她得了些什麼呢？成了母親拿來驕傲人的東西，同時她又成了哥哥姊姊們底嘲笑底資料了。母親所預許的讚美和光榮並沒有來，而母親所不曾料到的嘲笑和憐憫

卻來了。那時她剛剛上了十三歲，是這樣輕的年紀，她已經做了犧牲品了。有着這一雙殘廢的腳，踉蹌都感到酸痛，和姊姊們比起來，自己是什麼也趕不上，人也因了身體底殘廢變得更懦弱了。唯一的替自己出氣復仇的希望只是在那出嫁的一瞬間。撫着這滿是傷痕的小腳，她能够再說她不願嫁人嗎？然而將來的希望也是很渺茫很空洞的，現在似乎一切都在改變了，單是這小船裏就明顯地擺着三隻自然發育的天足。那麼她怎麼能說在那一瞬間她底復仇的希望一定會得到滿足呢？

她想到這裏竟然俯倒在琴底身上低聲哭起來。

衆人都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還以為淑貞捨不得分散，便帶笑地勸慰她。她只顧埋着頭哭，而且哭得更厲害了。衆人見勸慰無效，便也不勸她了。覺民甚至說：「看你把琴姐底衣服弄髒了，」也不能够使她擡起頭來。淑英於是拿了笛橫在口邊吹起「悲秋」的調子。笛聲很淒哀，好像在泣訴一段悲傷的往事，聲音在水面蕩漾着，落下去又浮起來，散開了又凝聚起來。各人都覺得要落淚了。

忽然一聲長嘆從後面起來，有力地向四處掃擊，似乎連水面也震動了。衆人往船尾看，覺新抱着膝，仰望着天空。船靜靜地在水面微微飄動，湖心亭就在前面了，顯得很大，很莊嚴，好像裏面關閉得有什麼秘密一般。

「怎麼過了這許久還在這兒？」覺慧驚訝地問道。

沒有人回答他。覺新在後面撥着船，讓牠往右側，從橋下流過去。橋差不多挨近了他們底頭，衆人本能地把身子往旁邊側，船身大大地動了一下。等衆人鎮定了身子時，漫天的清光洗滌着他們底臉，橋已經留在後面了。

「怎樣了？」淑貞坐定身子，驚恐地問，琴未答話，淑華卻撲嗤笑了。

這時候水面更寬了。一片白亮亮的水，沒有一點波紋，只是緩緩地向前流動，在月光下顯得非常光滑可愛。船在水面流着，安穩而自然，不會激起一點風波。

「你們看這湖水簡直像緞子一樣！」覺民望着水面出神地讚道。

「這月夜真好，只可惜不是秋天，未免冷一點，又沒有秋夜底那種香氣，」琴說。

「人總是不容易滿足的。有了這樣，又想那樣，其實現在也有牠底好處。你看霧就要來了，」覺新這樣說了，又吩咐鳴鳳道：「鳴鳳，快點搖，時間怕不早了。」

湖水漸漸在轉彎，水面也漸漸窄了，後來樹木和房屋都看不見了。兩邊都是人工做成的山石，右邊的山頂上有一間小屋從上面俯瞰下來，這一帶的水流得比較急。船很快地流過去。覺新小心搖着槳，讓船轉一個大彎，轉到後面去了。水面還是很窄。一邊是低的垣牆，一邊是假山。在這裏天顯得很高，月亮也變小了。水上已經起了淡淡的霧，一切都在朦朧中。寒氣開始襲來，有的人便把杯中的餘酒喝

盡，或是把彼此底身子靠得緊緊的。外面送來鑼鼓聲，隱隱約約的，好像隔了一個世界。覺新和鳴鳳用力地划着船。

「四表妹，你上學的事果真決定了嗎？聽說你們底先生明天就來了。」琴溫和地問淑貞。原來這幾天來，因了琴底鼓舞，淑華、淑貞兩姊妹都下了決心要繼續讀書，經過幾次的要求，居然都得了母親底許可。明天教讀的先生來了，她們便要跟着覺英們上學去。

「決定了，我什麼都預備好了，」淑貞毫不遲疑地答道。

「這回事情想不到這麼容易就成功了，」琴欣喜地說。

「這有什麼稀奇？」覺慧搶着說了，「又不要她多花一文錢。而且看見別人底姑娘都讀了書，而自己底女兒卻不多認識幾個字，又怎麼好驕傲人呢？五爸向來是不管這種事情，只聽五嬸底話，當然沒有什麼問題。爺爺呢，他只怕你丟他底臉，在家裏讀書他是不會反對的。況且所讀的又是『聖賢之書』……」說到聖賢之書幾個字，他自己覺得一陣肉麻，也忍不住笑起來。事實給他這一說，簡直是明如白日，用不着再解釋了。於是衆人又沈默着，看看周圍的景色。船已經轉到了前面。水面上積着霧，白茫茫的，但圓拱橋底側面隱約從霧中顯露出來。橋畔的電燈失了光彩，朦朧地立在月光裏，又披了霧的紗，成了模糊的紅黃色。他們已經繞着湖轉了一個圈子了。

船慢慢兒在霧中行着，這一次霧中看月，別有一種情趣。衆人只顧默默地向四圍看，一會兒船便走到朱樓下。覺新問是否還要再遊。

「不早了，還是回去喫湯元罷，」覺慧搶着答道。沒有人反對這個提議。於是覺新把船靠近了岸，依舊泊在柳樹下，讓衆人一一上了岸，把纜繫在樹上，然後跟着衆人向橋頭走去。

在路上覺民不住讚嘆說：「我一生從沒有像今夜這樣遊得痛快。」衆人中也有同意這話的。只是覺新心裏暗暗想道：「要是梅在就好了。」琴也覺得「可惜少了一個梅。」她想：「幾時能够使梅也到這兒來玩就好了！」

他們剛剛走出花園，就遇見覺英，覺琴兩人氣咻咻地從外面跑進來。覺英看見覺新，便興奮地問道：

「大哥，你看見號外嗎？打起來了！」

「什麼號外？哪個打起來了？」覺新莫名其妙地說。

「你自己看罷，」覺英得意地說着，就把手裏捏的一張紙遞過去。

那是國民公報底「緊急號外。」

「督軍下令討伐張軍長了，前線已經開火，」覺新懷着緊張的心情說。

「有什麼消息嗎？」瑞珏迎着進房裏來的覺新問道，她底臉上滿是愁容。

「情形更不好，」覺新搖搖頭頹唐地說，「省裏的軍隊又打了大敗仗，聽說張軍長已經到北門外了。」他走到窗前，在藤椅上坐下去。

「該不會又有巷戰罷，」瑞珏驚懼地說。

「哪個曉得？這要看督軍肯不肯放棄地位，」覺新焦慮地說，但爲了安慰瑞珏起見他又加了一句：「不過我想會有和平解決的辦法。」其實這時候他也是心上心下徬徨無主的。

瑞珏不作聲了，默默地往裏面房間走去。她無精打彩地走到牀前，在牀沿上坐下，把那個在夢中還帶着天真的微笑的海臣望了望，用手輕輕撫摩他底玫瑰色的臉頰。這一剎對於她海臣是更可寶貴的了，好像有什麼人就要把海臣給她奪去似的。她不忍離開他，癡癡地坐在他底身旁守着，兩眼望着窗戶出神。外面沒有響聲，這公館顯得很清靜。鐘擺有規律地搖動着，那「笛答」「笛答」的聲音似乎就在她底心上敲擊。

外面房裏起了急劇的脚步聲，顯然有人帶着驚懼走進來了。瑞珏不覺大大喫了一驚，連忙站起

來往外面走去。她看見了覺民底激動的臉。覺民正立在寫字檯前面和覺新說話。

「有什麼消息嗎？」瑞珣立在門檻上，用驚惶而焦慮的聲音向覺民問道。

「我剛剛看見擡傷兵進城，接二連三的，不曉得有多少。」覺民激動地用戰抖的聲音說，「真可怕，他們鮮血淋漓的睡在架子上，有的爛了手，有的斷了腳，一路上滴着血，口裏不住地呻吟怪叫。有一個側身躺着，左額離太陽穴不遠突出一寸長的血肉，不住地滴着血，臉色真難看，像白紙一樣。我看得清清楚楚。真可怕……」他略略停頓了一下又解釋道：「這樣看來戰場一定就在城外不遠的地方。要是再打一個敗仗，巷戰一定是免不掉了。」

「我們這兒不要緊嗎？」瑞珣急急地問，她底頭腦裏突然現了一幅可怖的圖畫。

「也許不要緊，但願敗兵不要像前次那樣四處放火就好了。」覺民驚惶地說。

「這種日子真不容易過，剛剛安靜地過了兩三年，又遇着這樣的事情。人家總不讓你安靜，這種生活有什麼意思？」這些時候不說話的覺新忽然立起來，煩躁地說了上面的話，就往外面走了，是沈重的脚步聲，留下覺民和瑞珣在房內，心裏空虛而恐怖。

接着覺慧和淑華走了進來。

「又有把戲看了，」覺慧底響亮的聲音，打破了房裏難堪的靜寂。

「三弟，你不害怕嗎？看你底樣子倒高興，」覺民看了覺慧一眼，苦惱地說。

「怕什麼？日子過得太安靜了，索性讓他們演一次全武行給我們看，熱鬧熱鬧。明天學堂裏恐怕要停課了，」覺慧不在意地說。

「你這樣膽大！」瑞珏驚疑地看覺慧，一面說。

「這把戲看得慣了，便是膽小的人也會變得大膽的。他們打了許多年，我還是一個我，又害怕什麼呢？」

覺慧底話並不能夠驅散別人底恐怖，而鳴鳳恰在這時候揭了門簾進來喚他們去喫晚飯。

「我不想喫，」瑞珏第一個懶洋洋地說。

「我也不要喫，」淑華接着說。

「你們女人家真沒有用！這樣膽小聽見一點消息就連飯也不想喫了！」覺慧嘲笑地說，就第一個走出去。

晚飯後覺新、覺慧、覺民三人一道出去，打算到大街上去打聽消息。他們走到大門口，兩扇門緊緊閉着，而且上了槓子，大門內陰暗得很。看門的老頭子告訴他們說外面交通已經斷絕了。

他們三個人轉身走回去，在路上面談論着兩方軍隊底優劣。

「今晚準備聽槍聲罷。」他們在二門口遇見克定，聽到了這一句話。

這晚上公館裏比往常要靜寂許多倍，每個人都害怕大聲說話，連走路也把脚步放輕了許多。只要有一點響動，大家底心就會怦怦地跳動。廚房裏早早滅了火，誰也不想喫點心了。女眷們把緊要的東西包紮起來，藏在地窖裏，或者藏在身邊。每一房裏夫婦兒女們相對望着，帶了疲倦的眼和恐怖的心，來捱這漫漫的長夜。

克明帶着嚴重的表情，走到每一間房門口傳述着老太爺底話，要大家隨時小心，最好睡眠時候不要脫衣服，以便出了事情時容易逃走。

這樣一來，恐怖空氣變得更濃厚了，好像真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就要到來一般。覺慧底心情也有點改變了。「逃，逃到什麼地方去呢？」他開始覺得事情不是好玩的了，許多人底生命，甚至自己底生命已經瀕於危險了。他底眼前馬上現了一幅圖畫：一顆槍彈落在街心，在石板上碰了一下，便飛起來，鑽進了那個立在石缸旁邊的僕人底身體。他用手摸着傷口，尖銳地叫了一聲，便倒在地上，起了短時間的拘掣，就死了。地上剩了一灘血跡。這是他親眼看見的，雖然事情已經過了幾年，但至今還明顯地印在他底腦裏。他也是一個正在生活的人。他也有血有肉，他想到這情形，想到自己會有着這樣的結局，想到槍彈會怎樣地鑽進他底身體。他於是感到一種超乎壓制力以上的恐怖，他不禁讓

身子戰抖起來。電燈光閃閃地刺痛他底眼睛。「這燈光！」他煩躁地同時又祈求地說，他覺得好像一切都是這燈光帶來的，他希望牠馬上就熄滅，讓自己被埋葬在黑暗裏。

在十點鐘光景，一個清脆的聲音忽然響起來，在空中盪漾了許久。

「開火了，」覺民把俯在桌上的頭擡起來，帶了蒼白的臉，失神的眼睛，悄然對覺慧說。

於是接連地起了三四響槍聲，似乎隔得很近。

「照這樣看來，情形還不很嚴重，大約守城的兵士放槍來嚇人罷了，」覺慧鎮住了心，勉強用平靜的聲音解釋道。他底話還沒有說完，忽然槍聲大作，接連地響了若干下，又停止了。過了短時間，槍聲又響起來，這一次非常密，像一陣急雨。時時有槍子在屋頂上飛過，「嗤嗤」地響着，一會兒這裏的瓦破了，一會兒那裏的瓦又落了。海臣在隔壁房屋裏哭起來。外面又起了淒慘的喚人的聲音。

「壞了，壞了，」瑞珏在隔壁嘆息道。海臣底哭聲剛止住，老太爺卻在上房裏大聲咳嗽了。

「這燈光，」覺慧煩躁地說。他怕看那燈光，他睡倒在牀上，雙手蒙着臉。

「轟，」一個異樣的雷聲把空氣都震動了，接着又是一片「花拉」「花拉」的聲音，好像無數粒塵沙從天空中撒下來，整個房屋都因此動搖了。

「炮，放開花炮了，」瑞珏在隔壁說，聲音低而且在顫動。

「轟，」「花拉，」「花拉，」……大炮接連放了三次，到了第三次時，公館後面發出一陣大的響聲，像什麼東西倒坍了似的，房屋震動了好些時候。

「完了！他們用這樣的大炮打。我們是死定了的！我去看看後面有什麼東西挨了炮彈，好像牆倒坍了似的，不曉得三爸他們怎樣了？」覺新在隔壁蹣跚腳說。

「你不要出去，外面更危險。你去不得，」瑞珣差不多帶了哭聲來阻止他。

覺新長嘆了一聲，便說：「如今我們三個人都在一處，要是一個炮彈飛來大家都完了。」

「槍炮是沒有眼睛的，出去是死，不出去也是死，那麼大家死在一處罷，也死得快活一點！」瑞珣抽泣地說。海臣又大聲哭起來。同時大炮也在響了。

「這樣叫我怎麼過得下去！要死就索性痛快地死罷，」這是覺新底聲音，是悲慘，是絕望，是恐怖，的呼號。覺慧在隔壁實在不能夠再聽下去了，他用雙手緊緊蒙住耳朵，不讓外邊透一點聲音進來。

一陣尖銳的，淒慘的叫聲在空中盤旋着，好像故意來絞痛在這種情形中的人底脆弱的心，電燈光突然滅了。全公館立刻成了黑暗世界。「點燈！」差不多成了普遍的叫聲，每間屋子裏都起了騷動。覺民弟兄並不去點燈，他們讓黑暗來統治這房間，一個挺直地躺在牀上，一個坐在桌子旁邊，他們動也不動一動。一對眼睛恐怖地望着那濃密的黑暗，半晌不說話。

炮聲暫時止住了，槍聲還是密密麻麻地響，忽然一片人聲從遠處傳來，呼叫聲，喊殺聲，響成了一片。是歡呼？是驚號？是哀叫？人分辨不清楚，但是牠卻給人帶來一幕恐怖的景象：一陣「衝鋒」過去，只見火星閃耀，發亮的槍刺向着跳躍的人底血肉的身體刺進去，隨着刺刀冒出了腥血。許多活潑的人倒下來，立刻變成了破頭斷足的屍體。其餘的人瘋狂似地亂叫着，像渴血的猛獸那樣，四處尋找牠底犧牲品……

在這裏，在這公館裏，只有黑暗，恐怖與期待，人只是靜靜地等候着決定的時刻，或者期待着安全底復歸。而在城外，在那田塍上，在那山坡上，卻有許多人忘了自己地拿生命作兒戲，他們在激鬪，掙扎，死亡。這思想不斷地追迫着覺民弟兄，使他們不能夠鎮壓住紛亂的心曲，便在黑暗中他們也不能夠安靜地過一刻，在他們底眼裏還有紅的、白的影子在晃動。

「這個可怕的時代！」覺新在隔壁房裏長嘆了一聲，苦惱地說，在覺民弟兄底心上引起了同情的響應。

「還有什麼法子嗎？我們快想個辦法罷！」瑞珣絕望地、驚惶地哀聲叫起來。

「不要這樣說，說起來更叫我難受。珣，你還是去睡一刻罷，看你人也很有疲倦，」覺新關心地勸慰道。

「這時候怎麼能够閉眼睛！大炮子隨時都會落下來的，」瑞珏嗚咽地答道。

「珏，你不要傷心。要死，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且看各人底命罷，你一定要睡才好。」覺新勉強做出鎮定的樣子安慰瑞珏。

這時候在隔壁覺民把火柴擦燃，點了燈。一點豆大的黯淡的燈光無生機地搖晃着，只照亮了這房間底小部份。覺民把失神的眼光，定在覺慧底蒼白的臉上驚訝地說：「怎麼？你底臉色這樣難看！」

覺慧躺在牀上動也不動，悄然回答道：「你底還不是一樣！」於是兩人對望着，再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槍彈不停地在屋頂上亂落，大炮在空中怒吼，房屋被震撼得軋軋地響，海臣又開始哭起來。

「這樣等待下去是沒有辦法的，我說非睡不可，」覺慧毅然站起來，勇敢地解開衣上的鈕扣。

「要睡也好，不過不必脫衣服，」覺民這樣阻止覺慧，可是他已經脫了衣服鑽進被窩裏去了。他把棉被蒙着頭，果然槍炮聲就漸漸地模糊起來。

第二天是一個晴天，太陽帶了新的光明從天際升起來，照見這公館依然無恙，只是各處地上凌亂地堆了一些瓦片和幾顆槍子。屋頂上有幾堆碎瓦，左廂房底屋脊被打落了一角。不過槍炮聲已經絕跡，空氣也變成和平的了。

覺民弟兄到他們底繼母底房裏去，看見三太太張氏和淑英也在那裏，她們帶着疲倦的兩容和蓬鬆的頭髮。地板上鋪了厚氈子，屋裏的東西很凌亂，四張方桌並排地放在屋中央。據說昨天晚上她們就睡在桌子下面，用棉被把四面圍得緊緊的，不透一點風，以爲這樣便可以躲避槍彈了。繼母又告訴他們說昨天晚上三嬸和淑英也在這裏睡，因爲她們屋後的天井裏落了一個炮彈把垣牆打落了一角，所以她們馬上搬出來。

「大概在三點鐘光景，好像有一顆砲子飛過你們屋頂，打中了你們底屋脊，接着瓦破了一大堆。少奶奶哭着抱了海兒奔到上房來。我恐怕你們底房裏中了炮子，拚命喊你們，又不見答應。外面槍子密得很，沒有一個人敢出去看你們。後來喊鳴鳳出去看，你們底房門緊緊關着，房間沒有損傷。我們才曉得你們沒有出事，便放了心。今晚上你們千萬不可再睡得像這樣子，應該隨時提防着。」周氏說話，調子本來很快，這時她接連地說下去沒有一點頓挫，一口氣說了這許多話，話語從她底口裏出來，就像珠子從光滑的石板上滾落下去，一直到底滾個不停。

「我素來在夢裏很容易驚醒的，不曉得怎樣，昨天晚上居然睡得那麼香，外面鬧得那麼厲害，我一點也不覺得。」覺民笑着對他底繼母解釋道。

這時覺新同克明從外面進來。

「現在不要緊了嗎？」周氏看見他們底平靜的臉，覺得心裏寬慰了許多，便這樣問道。

「大概沒有事了，」克明笑着回答，依舊是他底穩重的語調，「今天外面通行無阻，附近不見一個兵。街上也很清靜，沒有什麼驚慌的現象。據說敵軍昨天晚上佔領了兵工廠，省方託英國領事出來調停，表示願意退讓，督軍答應下野。以後大概不會再有戰事了。昨天晚上大家空受了一晚的虛驚。」接着他又對他底妻子張氏說：「你現在可以回屋去休息了，昨天晚上累了一晚，看你樣子也很疲倦……」過後他又客氣地對周氏說：「嫂嫂現在也休息一下罷，昨天晚上把嫂嫂攪擾了。」

他們交談了幾句話，克明便帶着他底妻女回到自己底房間去。覺新弟兄還留在這屋裏和周氏談些閒話。

這一天就平靜地過去了。「大概再沒有戰事了罷，」大家都這樣想。然而到了傍晚情形又突然變更了。

那時全家的人除了老太爺外全都坐在院子裏，閒談着昨晚的事情。忽然袁成氣咻咻地跑進來說：「姑太太來了。」他底神色很是張皇。接着從側門裏走進了張太太，後面跟的是琴和另一個年青女子。她們穿的是家常衣服，而且沒有繫裙子。雖然這三個女人底臉上有着同樣的表情，但她們都露出驚慌的樣子，好像遭遇了什麼非常的事變一般。

衆人起身歡迎她們，和她們一一招呼過了，正待說話時，忽然晴空響了一個霹靂，人瞥見一團火光在空中飛過，馬上好像什麼東西炸開了似的，接連地起了幾次「花拉」「花拉」的聲音。衆人連忙往堂屋裏亂跑。

大炮接連放了四五次，纔稍微休息片刻，而槍彈底聲音又響了。這聲音是從城外東北角上來的，像一陣驟雨那樣地密，機關槍接着響起來。人簡直分辨不清楚什麼是機關槍什麼是小槍底聲音。聲音突然變得更急了，好像是千軍萬馬狂奔一般。於是城上架着的大炮開始放起來，這一次不比昨夜，聲音很近，而且是十幾尊大炮同時在開放，只差了一點兒時間，窗戶板壁「擦擦」地響着，連土地也震動了，和地震沒有一點分別。

衆人躲在堂屋裏不敢說一句話，臉色都變青了，彼此茫然望着。

誰都感覺到那威壓的恐怖，都明白自己是逼近生命底涯沿了。衆人靜靜地等候着，沒有呻吟，沒有哀號，沒有掙扎，而且也沒有一切別的感覺。不管覺新和梅見了面，不管梅在經過了幾年的風波以後又來到這公館裏，這都不曾給衆人帶來一種新的感覺。原來那不斷地在空中飛翔的死之恐怖把一切別的感覺都驅散了。

天色漸漸模糊起來，炮聲暫時停住了，但槍聲還是和先前一樣地密。「這一夜怎樣度過呢？」這

思想開始來折磨衆人了，就在這時候在很近的地方起了一個絕大的響聲，牆壁馬上劇烈地震動着，這聲音散開來，餘音如爆竹勃發，又夾雜着石碎瓦落的聲音。

「完了，完了，」周氏本能地站起來，用顫抖的聲音說，她預備往自己底房裏去。她正要揭門簾，卻遇着鳴鳳從裏面奔跑出來，幾乎把她撞跌了。

「什麼事？什麼事？」許多聲音一齊問道。

鳴鳳臉無人色，口裏喘着氣，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老太爺也揭了門簾從他底房裏出來，陳姨太在後面跟隨着。衆人全立起來。

「怎樣了？」他接連地問。

「我在三小姐房裏……外面一個大炮子落下來……把屋簷打穿了一個洞……窗子上的玻璃也震破了……窗外全是烟霧……我就跑了出來。」鳴鳳驚駭得變爲口吃了，許久才說了這些話。

「這樣子是不行的，大家聚在一處，一兩個炮子來全家都完了。要想個辦法才好。」老太爺驚恐地說着又咳起嗽來。

「我看只有走了，還是大家散開，各房往各房底親戚家裏去躲避一下，擇幾個安全的地方去。爹可以到唐家去，那兒很安全的。」克明提議說。

「東門一帶是沒法去的了，也許南門和西門要安全一點，」張太太說，她是從東門逃出來的，她底房屋被軍隊佔據了，那時梅正在她底家裏玩，本預備回家去，而那一帶的交通已經斷絕，她只得跟着琴逃到高家來。

張太太底話還沒有說完，屋頂上又起了一個異樣的聲音，知道是一個炮彈飛過去了。接着是炸裂的聲響，這一次比較遠一點，一定是落在隔壁公館裏去了。

大家連忙往外面奔出，剛走到大廳上，僕人們便過來阻止說，大門上了鎖，街上滿放着步哨，交通已經斷絕了。

大家只得退回來。如今沒有別的躲避炮彈的方法了，他們便依了覺新底提議跑到花園裏去。他們進了花園，似乎走入了另一個世界。雖然槍彈和大炮底聲音還在人底耳邊響，但是周圍的一切都足以使人忘掉是處在恐怖的環境裏。到處都是綠色的草和紅白色的花。到處都顯露着生機。滿園子披着一具黃昏底面紗，更加了一層神祕的顏色。雖然這時候衆人懷着緊張的心情無心注意到景色上面，然而園裏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顯然立在那裏，逃不過衆人底眼睛。

衆人走出松林，便到了湖濱。湖水帶着淺藍色，半天紅霞映在水面，給牠染上一層薔薇色，但水上已經籠罩了暮靄，有點模糊起來。衆人並不去細看，就沿着湖濱傍着松林往水關走去。

松林走盡，便是水關。他們轉一個小彎，走到水關底正門前，一叢叢的觀音竹覆蓋着暗灰色的屋瓦。門前土地上幾株玉蘭樹正開放着滿樹的白花，馥郁的香氣直往人底鼻裏送。

克明去開了門，讓老太爺先進去，其餘的人也陸續進去了。蘇福來把煤油掛燈點燃。老太爺癱瘓地躺在炕牀上，其餘的人便分別在椅子和凳子上坐下來。這水關一排共是三大間房屋，這是中間的一間。這時候接連來了幾個僕人和女傭，他們忙着把旁邊兩間屋子收拾作臨時住房，一間給男人住，另一間給女人住。這一切因了人手衆多的緣故，很快地佈置好了。

這時炮聲已經止住，槍聲也由密而稀而暫時停止了。周圍顯得很和平，很靜寂，好像方纔的一切不過是一個噩夢。人把臨湖的窗推開，正看見一片清涼的水，一陣涼風迎面吹來，好像把許多煩惱都給人吹散了。一彎新月高高地掛在天空，投了淡淡的銀光在水面上，更增加了水上的涼氣。對面那朱樓冷清清的聳立在銀光下面，樓前是一片白燦燦的花朵。還有山，石壁，桃樹，柳樹，各有各的顏色和形態，在銀白的月光下，似乎都含了一種不曾告訴過人的祕密。

「這地方我還是五年前來過的，」梅這許久都爲了思念困居在家中的母親和弟弟而苦惱着，此刻也被這景色暫時分了心，她倚窗望對岸的朱樓，好像要在那裏尋找什麼東西似的。過了一些時候，她又把眼光移在湖邊的柳樹上，悲嘆地說了上面的一句話。這是對琴說的，琴立在她底身旁，默默

她望着天空。天空裏這時正堆着一層一層的雲片，恰似一匹一匹的白浪。月亮慢慢地，在雲層中航行着。琴埋下頭看梅，梅指着湖畔柳樹說：「這垂柳絲絲也曾綰住了我底心……如今又是『年春了。』」

「梅姐，我告訴你，」琴並不回答梅底話，她想起了另一件事情，便欣喜地拉着梅底衣袖說，「今年元宵節夜裏，我們在這兒划船，我們都覺得可惜沒有你在場。我們想幾時能够把你請到這兒來，大家一道玩玩就好了。想不到你現在果然來了……」

梅掉過頭去看琴，她底臉上並沒有喜色，反而眼裏蓄着淚珠，她捏着琴底一隻手，說：「琴妹，我很感激你底好意。其實我到這兒來又有什麼好處？你難道不知道我底心？這眼前的風景固然和舊時一樣，只是我底心境卻不同了。你看，這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哪一樣不給我喚起一段苦痛的回憶？我縱然心如死灰，也難把往事輕易忘掉。」

琴驚異地望了梅一眼，又把後面的人偷偷看一下，知道還沒有人聽見梅底話，便把頭送過去在梅底耳邊說：「梅姐，你怎麼在這兒說這種話？你不怕她們聽見？其實往事也不難忘掉，你何必這樣自尋苦惱！」

琴剛說到這裏，忽然聽見身後起了脚步聲，她回過頭去正看見瑞珏牽了海臣走過來。

「你們兩個悄悄的在談些什麼祕密話？」瑞珏帶笑地說。

梅轉過身子，她微微紅了臉，一時回答不出話來，卻讓琴接口說了去。琴含笑說：「大表嫂，你來得正好，我們正在批評你這樣那樣。」這時候梅也笑了，她連忙分辯道：「大表嫂，你不要相信她底話。」

「我怎敢和琴妹相比呢？她書讀得多，又在進新學堂，相貌又好，又有膽量——」

「還有呢？」琴故意莊重地問。

「還有……多得很！」瑞珏也忍不住笑了。她走到她們底面前，便換了話題對梅說：「梅表妹，我許久就想和你見面，我常常聽見他們說起你，又聽說你到外縣去了，後來又聽說你回省裏來了，總沒有機會見你，我只怪自己沒有這福氣。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的，這真是想不到的喜事……我們好像從前在什麼地方遇見過的。」

「照片上？」琴插口問。

「不是，我一定是在什麼地方見過她，但是現在記不起來了。」她說着，做出在思索的樣子。

「不會的，我還沒有這個福分！」梅說着抿嘴笑了，但馬上又收斂了笑容溫和地加了一句：「不過現在大表嫂比照片上的稍微胖了一點。」她不等瑞珏答話又去捏了海臣底小手，問：「這就是海兒嗎？」

瑞珏笑着答道：「是的，」一面低下頭對海臣說：「海兒，快喊表娘娘。」

海臣把他底小眼睛望了望梅，毫不遲疑地叫了兩聲。

梅溫和地對海臣笑了笑，俯下身子把他抱起來，撫摩着他底面頰說：「他很像大表哥，尤其是這一對亮眼睛。」她又問：「今年幾歲了？」

「還不到四歲，已經有五個年頭了，」瑞珏代答道。

梅把海臣底臉靠近自己底面頰，過後又在他底頰上吻了幾下，接連說着「真乖，」纔放他下來，把他送到瑞珏底面前說：「大表嫂，你真幸福，你有這樣一個寧馨兒。」她底聲音有點改變了。

琴覺察出這情形，便用話來岔開。她們三個人暢快地談着。瑞珏忽然覺得自己是十分喜歡梅了，雖然她和梅還只談過這一次的話。

這晚上大家睡得很早，因為昨夜弄得人太疲倦了。克明和覺新依舊回到外面去睡，以便照料一切。覺民弟兄後來也去了，他們覺得和祖父同睡在一間屋子裏不舒服，還是到外面去睡比較自由得多。他們有了幾次經驗，漸漸地膽大起來，不像先前那樣地畏怯，並且還有點歡迎危險底來臨了。

早晨太陽給人們帶來了溫暖，卻不曾帶來一點消息，連槍炮聲也消滅了。空氣很沈悶。

衆人一晚都沒有安安穩穩地熟睡過。天剛剛發白，老太爺就大聲咳嗽，咳個不停。大家也就跟着早早起來了。

琴和淑英姊妹梳洗完畢，便伴着梅到園裏各處觀看和她別了幾年的景物，又給她指點什麼是新近改修或添設的，或者從前這地方是怎樣的情形。一路上淑英們又和梅談了一些別後的光景。園裏沒有受到什麼大損害，只是松林裏落了一顆開花炮彈，打倒了兩株松樹。

在街上，交通並未恢復，不過比較前一日寬鬆一點，自然十字路口仍舊有兵士守衛，街中仍舊有幾個步哨。但是隻身的行人，只要得了步哨底允許，也可以通過幾條街。

高家底廚子到菜市去買過菜。但是城門已經關閉了兩天，鄉下人不能夠挑菜進城，菜場裏並沒有什麼菜賣，所以廚子雖然用了他底全副本領，而這一天的飲食又不免是很貧乏的了。

這天的午飯是擺在水閣裏喫的，就在中間那屋裏安放了兩張圓桌，年長的和年輕的兩代人各佔據一桌。雖然兩三天來都不曾好好地喫過一頓飽飯，但看見桌上又是寥寥的那幾樣小菜，大家都

覺得胃口頓時消滅了，懶洋洋地端了碗胡亂喫一點，很快地就把碗放下。只有覺民、覺慧兩弟兄端着碗不肯放，因此成了衆人注意的目標。覺新正坐在梅底斜對面，他時時偷偷地看她一兩眼，有時梅也把眼光往他這方面射來，兩人底眼光不期而遇着了。於是梅底臉上馬上起了淡紅色，她便把頭埋下或掉開，心裏禁不住起了波動，一種感覺斗地襲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欣慰抑或是悲哀。幸好衆人都在注意地看覺民弟兄喫飯，並沒有留心她底舉動。

「你們底飯量倒不錯。菜都沒有，你們還捨不得放碗，」淑華看見祖父走出去了，便帶笑地對覺民說。

「你們是小姐，當然和我們不同，」覺慧剛剛嚼完了一大口飯，便放下碗搶着回答道。「你們每頓飯非有鷄鴨魚肉不能下咽。你曉得我們上學時候每頓午飯在飯館裏喫些什麼？青菜，白菜，豆腐，豆花……可是現在也該你們受罪了，我希望交通多斷絕幾天，看你們怎樣辦。」他還要說下去，覺民暗地觸他底肘，示意他不要再說，他也彷彿看見幾位長輩底臉上都現了不高興的樣子，他便住了口，推開椅子站起來。

「我在和二哥說話，哪個要你來岔嘴？」淑華努了嘴氣憤地看覺慧一眼，說了這話便掉過頭去不再理他。

喫過午飯，覺新三弟兄便步行出去打聽消息，並且預備到姑母家去看看。街上行人不多。每家公館門前聚着四五個人，伸長着頸項只顧東張西望，或者在談論時事。每隔十幾步遠在牆邊立着全武裝的兵士，也有的提了槍慢慢地沿着牆走着。覺新們在他們底身邊走過，並不曾被他們攔阻，於是就放步向前走了。

在三叉路口，就在柵子旁邊立着五六個人，仰起頭在讀牆上貼的告示。覺新們也去把告示讀了。這是督軍宣布下野的布告，那位督軍很謙遜地說自己「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濟變，」所以才釀成這次的戰爭，以致「苦我將士，勞我人民。」現在決意將政權交出實行下野，免得再「延長戰爭，糜爛地方。」

讀了這樣的告示，大家覺得心裏寬慰了許多。戰事顯然就要完結了。不管換了什麼人來做督軍，只要交通不斷絕，槍炮聲不響，自己不再有生命危險，就是再好沒有的事了。這是從那幾個讀了告示臉上帶着喜色而散去的人底態度上可以看出來的，這些人是小商人，是小康的知識分子。

「現在兵臨城下，才來說這些漂亮話，早爲什麼不下野？」覺慧讀完告示譏刺地說。

覺新在旁邊聽見這話，喫驚地向四面看，幸好附近沒有人，纔放了心，連忙把覺慧底衣袖扯一下，低聲警告說：「說話要當心一點。你難道不要性命嗎？」

覺慧便不作聲了，他跟着兩個哥哥走過柵子。在那所舊廟宇門前放着十幾支槍，交叉地立着，成了兩堆，旁邊站着十幾個兵士，他們底臉上沒有一點確定的表情。廟旁那家雜貨舖半開着門，那裏賣得有本日的報紙，覺新去買了一份，拿着在路上看。報紙底態度開始改變了，雖然仍舊替那位宣布下野的督軍說好話，但同時對於敵軍也取消了逆軍底稱呼，不再稱某逆、某賊，而改稱某軍長、某師長了。而且前從曾經發過通電痛陳某逆、某賊底罪狀的商人團體和擁護舊禮教的團體如今也發出通電歡迎某帥、某公入城了。

「這樣看來大概沒有事了，」覺新摺了報欣慰地說。這時他們已經過了兩條街，走到第三個街口了。

在他們底前面柵子緊緊關住，兩個兵拿着槍守在那裏。他們只得回轉身來，想從旁邊的一條小巷抄過去。但剛剛走過了小巷進到一條大街裏時，他們又被一個步哨喊住了。

「走哪兒去？」那個瘦臉的兵士惡狠狠地問道。

「我們去看一個親戚，住在××街，」覺新客氣地回答。

「這條街過不去，不准走！」說了這兩句簡單的話，那兵士就把嘴閉住了。他望了望手裏的槍，眼光又落在槍刺上，現出得意的樣子，這好像對覺新們表示：「你要是不聽從我底話，上前走一步，就是

這麼一刺刀，再沒有多的話說。」

覺新們只得默默地回轉身子，再走過這小巷，預備另找一條路繞過去，但費了許多功夫，依然得着同樣的結果。

他們決定回家去，但一路上還是心上心下，恐怕連歸路也斷絕了。他們急急下着脚步，恨不得馬上就到家。街上行人非常稀少，店舖和公館都靜靜地掩着門，比較來時清靜多了，這景象更增加了他們底恐怖。他們走過一個步哨時，心禁不住怦怦地跳，很害怕他把他們攔住，幸好這並沒有成爲事實。後來他們終於回到了家裏。

家裏的人大都在花園裏面。他們連忙走進花園，先到水閣去，在那裏看見祖父和姑母們在打牌，剛剛是兩桌。

「你們還有心腸打牌，」覺慧禁不住這樣想。過後他便看見覺民溜出去了，也跟了溜出去，剩下覺新直立在祖父旁邊報告他所得的一點消息。

這消息自然給祖父們帶來不少的安慰，但是張太太還有點不放心，因爲不知道自己家裏究竟怎樣。不過這只是短時間的焦慮，因爲不多時她起了一副好牌，便又把這些事忘掉了。

覺新和長輩談了幾句話，看見大家都注意打牌，覺得一個人立在這裏有點乏味，便走了出去。

覺新走出水閣，一個人在玉蘭樹下立了一會，覺得很是無聊，他好像渴望着是一件東西，這東西就在他底眼前，但他知道他不會得到牠。他感到空虛，感到人生底缺陷。他癡癡地靠着樹幹，望着眼前的一片新綠出神。樹上起了烏底叫聲。兩隻畫眉在枝上相撲，使得雪白的玉蘭花片像陣雨一般直往他底身上落，但過了片刻又停止了。他看見兩隻烏向右邊飛去，心裏充滿了強烈的渴望，恨不得自己也變作小鳥跟牠們飛到廣闊的天空裏去。他覺得那醉人的香氣刺着鼻端，便俯下頭看他底身上。花瓣從他底頭上，肩部落下來，胸前還黏了一片，他便用兩個指頭拈起牠，輕輕放下去，讓牠無力地飄落在地上。

這時前面假山背後轉出了一個人影，是一個女子。她低着頭慢慢兒走着，手裏拿了一枝柳條。她猛然擡起頭，看見覺新立在樹下，便站住了，嘴唇微微動了一下，像要說什麼話，但她並不說出來，就轉身默默地走了。淡青湖縐的衫衫上罩了一件玄青緞子的背心，這女子分明是梅。

好像一瓢冷水潑在覺新底身上，他覺得全個身子都冷了。他不明瞭她爲什麼要避開他，他要找她來問個明白。他便追上去，但脚步下得輕。

他轉過假山，看見一些花草，卻不見她底影子。他奇怪地注意着，在右邊的一匹假山縫裏瞥見她底玄青緞子的背心。他又轉過那一匹假山，前面是一塊橢圓形的小草坪，周圍稀落的種了幾株桃花。

她立在一株桃樹下，低着頭在撥弄左手裏的什麼東西。

「梅，」他禁不住叫了一聲，便向她走去。

她擡起頭來看他，這一次她卻不避開了。她呆呆望着他，好像不認識他一般。

他走到她底面前，用激動的聲音問道：「梅，你爲什麼要避開我？」

她低下頭，溫柔地撫弄着那隻躺在她底掌上微微扇動着翅膀的垂死的蝴蝶，半晌不答話。

「梅，你還不肯饒恕我嗎？」他底聲音變成苦澀的了。

她擡起頭，不閃眼地把他望了一些時候，纔冷冷地說：「你並沒有虧負我的地方。」

只有這短短的一句話。

「這樣看來，你一定不肯饒恕我了，」他差不多悲聲說。

她微笑了，這並不是快樂的笑，是悲哀的笑，她笑是爲的要止住哭。她底眼光變得很溫柔了，牠們不住地愛撫着他底臉。然後她用右手按住自己底胸膛。她低聲說：「你難道還不知道我底心我何曾有一個時候恨過你！」

「那麼你爲什麼要避開我？分別了這許久，好容易纔見着了，你連話也不肯和我多說。你想我底心上怎麼過得去？我怎麼會不想到你還在恨我？」他苦痛地說，一面從懷裏摸出手帕來揩拭眼睛。

梅並沒有哭，只是咬着嘴唇皮，而且額上的皺紋顯得更深了。她慢慢地說：「我並沒有恨過你，不過我們兩人最好少見面，免得我們再想起從前的事情。」

覺新只是嗚咽着，一時回答不出一句話。梅彎着腰把手裏的蝴蝶輕輕地放在草坪上，用憐愛的聲音說：「可憐，不知道哪個把你弄成了這樣子。」這句話底語意雖是雙關，但她卻是無心說出來的。她說了，便向水閣那面走去。

覺新擡起頭，從淚眼中看見梅底下垂的髮髻和紮在髻上的淡青色的洋頭繩。他看見她快要轉過假山去了，忍不住又叫了一聲「梅」。

她又轉過身子站住了，就站在假山旁邊，讓他走過去。

「什麼事？」她做出冷淡的樣子問道。

「你真是這樣忍心？對於一隻蝴蝶你還要可憐牠，難道我一個人就值得你絲毫的憐憫嗎？」他絕望地悲聲說。

她不回答，低下頭，把身子靠在假山上。

「也許你明天就要回去了，我們以後永遠就沒有機會再見面，或死或活，我們都好像住在兩個世界裏頭。你就忍心這樣默默無語地和我告別？」他抽泣地說。

她依舊不答話，只是急促地呼吸着。

「我知道是我錯了……是我誤了你，負了你……我坦然娶了她……有了她以後……我就把你忘記了……我不曾想到你底苦痛。」他底聲音還是和先前一樣低，不過因為話語說得急，反而成爲斷續的了。他手裏拿着手帕，卻不去揩拭眼睛，讓眼淚沿着面頰流下來。「我後來知道這幾年你受够了苦，這都是我給你帶來的。我想到這一層，我怎麼能够安靜地過活下去？你看，我現在是悔恨了。我也被那思念弄成了這樣子。你竟忍心連一聲『饒恕』也不肯說嗎？」

她這時擡起了頭，臉上滿是淚痕，兩隻眼睛閃閃地發光，她終於忍不住低聲哭起來，斷續地說了兩句話：「我此刻心亂如麻。你叫我從何說起？」於是一手拊着心，連續咳了幾聲嗽，接着又在喘息。

他看見她成了這樣子，一種追悔，同情和愛憐交織着的感情，猛然來襲擊他底心，他底心頓時疼痛起來。他忘了自己地接近她底身子，用他底手帕去揩拭她底臉。

她起初默默地任他這樣做，但過一會她猛然推開他，悲苦地掙扎說：「不要這樣接近我。你也應該避點嫌疑！」她做了要走開的樣子。

「到這時候還要避什麼嫌疑？我已經是有孩子的人了。我不該使你悲傷到這樣子。你要保重你底身體才是。你看你如今是這樣病弱。」他挽住她底手，不要她走，又說：「你看你哭成這樣子，怎麼能

够出去？」這時候他自己底悲哀是沒有了；他只是爲她底命運悲傷，他完全想着她一個人，他竟然把自己也忘掉了。

她漸漸止了悲，從他底手裏接過手帕，自己把淚痕完全揩拭了，然後還給他，悽然說道：「這幾年來我時時刻刻都在想念你。你不知道除夕我在你姑母家看見你底背影時，心裏是何等安慰。我回到省裏來很想見你，但我又怕和你相見。那天在新發祥我避開了你，過後又悔恨。但我也無法餉，我有我底母親，你有你底妻子。我怕給你喚起往事，使你傷心。我自己倒是不要緊的，我這一生已經完了。近來心裏常常痛，只差了咯血。母親，她是不知道我底心事的，她只能夠用她底頭腦付度一切。她雖然愛我，但她並不把我當作一個人，只看作一件沒有靈魂的東西，我底悲哀她是不瞭解的。這樣活下去，還不如早死的好。」她說着長嘆了一聲，這嘆聲裏充滿了無可言說的悲哀在空中盤旋着。

覺新默默地按着自己底胸膛，因爲他底心痛得太厲害了。兩人面對面地望着，過了好一些時候，他悽然笑了，他指着那草坪說：「你不記得從前我們在這上面打青草滾的事情？我被蟲咬了手指，還是你給我來吸吮傷痕。我們還在那草叢裏捉過蝴蝶。採過指甲花種。現在地方還不是一樣……還有：一次遇着月蝕，我們背負着板凳在天井裏走，說是替月亮受罪……還有我們在山洞裏捉迷藏，我把你弄跌了一交，你就負氣幾天不肯理我，這些事情你還記得嗎……想起從前你在我們家裏和我們

「一起讀書的時候，那時的快樂真令人心醉呵！那時候哪兒會想到有今天這樣的結局？」他現了夢幻的樣子，好像極力在追憶當時的事情。

「現在差不多是靠着回憶生活的了。那是多麼甜蜜的回憶！牠有時竟可以使人忘卻一切。我真想回到那無拘束，無憂慮的兒時去，只可惜年光不能夠倒流了……」

她把話還沒有說完，就聽見有人走近來，接着淑華底聲音說：「梅表姐，我們找了你許久，你原來躲在這兒！」

梅連忙把身子和覺新底離得更遠一點，掉過頭去看。

來的是琴和淑英淑華兩姊妹。她們三人走到梅底面前，淑華看見梅底臉便故意喫驚地笑着說：「梅表姐，大哥欺負了你嗎？怎麼你眼睛都哭腫了？」淑華又注意地去看覺新底臉，覺新極力避開，但已經被她看見了，她又說：「怎麼你也哭了？你們分別了幾年，一旦見面，正應該歡喜咧！你們卻躲在這兒相對而泣，真古怪。」梅馬上紅了臉，低下頭去。覺新也故意把頭掉開去看別處，口裏含糊地分辨說是「眼睛痛。」

淑英聽見這話便也插嘴嘲笑道：「奇怪，早不痛，遲不痛，偏偏梅表姐來了，你底眼睛就痛，兩個人痛在一起！」

這時琴在旁邊拉淑英底衣袖，示意她不要再說，因為瑞珩牽着孩子來了。但淑英一口氣說下去，阻攔不住，等她自己覺察到時，已經來不及了。

瑞珩聽了淑英底話，又看見這情形，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過後她忽然收斂了笑容，呆呆地望着梅出神。又過了一些時候她恢復了先前的樣子，微笑地把海臣送到覺新面前要他牽着，自己卻走到梅底身邊對她說：「梅表妹，不要傷心。我們到別處去走走，我看你應該寬寬心才好。」她說着就很親密地扶着梅轉過假山走出去了。

淑英和淑華本來也要跟着她們去，卻被琴拉住了，琴感動地說：「讓她們兩個去罷，她們大概有什麼私房話。」要談談。我看大表嫂和梅表姐很要好，她很喜歡梅表姐。」這話雖是對淑英姊妹說，卻是說給覺新聽的。

兩天以後街上的交通已經恢復了。張軍長底軍隊還駐紮在城外。據說督軍就在這一天出城，城內治安暫時由新委任的城防司令負責維持。戰事雖然平息，可是市面還是很混亂，人心還是一樣地不安定。

街上到處都是敗兵，三五成羣地走着，現着異常狼狽的樣子，不是落了帽子，就是失了裹腿，有的衣服敞開着，有的連番號也撕落了，槍提着，拿着，擱着，背負着。然而甚至在這時候他們還沒有失掉平日的驕傲，他們還是一樣地橫眉豎眼，在街上找人尋事。因此使人想到了他們在這種情形中的故技。於是恐怖的空氣又濃厚起來。

早晨張太太底僕人張升來高家報告說，在張家駐紮的兵士已經開拔走了，只剩了兩三個兵留守在那裏，據說他們不久也要走的。她們底住房裏並沒有兵士進去，所以東西一點也不凌亂。他又說，梅小姐家裏的僕人已經來問過他，據實回答了。這消息很使張太太和琴放心，她們便不再提回家的話了。

下午錢家又打發僕人來拿了錢太太底帖子，向周氏道謝，說這次梅小姐在高家承高太太

厚待，錢太太心上很是過意不去，緩幾天等時局平靜了，再過來當面道謝。這僕人又向梅傳諭她底母親底話，說家裏很是平安，她不必掛念，如果她願意在高家玩，多玩幾天也不要緊，不必即刻回家。

梅本來打算跟這僕人一起回家去，但禁不住周氏和瑞珏苦苦地挽留，終於決定留下了。

雖然街上還充滿着恐怖空氣，但在花園裏一切都是幽靜而安閑。只隔了幾道垣牆竟好像隔了一個世界。在這和平的環境中光陰過得非常快，不知不覺地就到了傍晚。

半圓月很早就掛在天空中了，夜還沒有降臨，空氣裏帶着黃昏的香味。天色逐漸加深，而月亮底光輝也逐漸濃厚。這又是一個美麗的，溫暖的夜。

這公館裏忽然起了一個騷動，平靜的空氣被擾亂了。最初的發動是四太太底娘家王姓派人來接她回去，說外面謠言很厲害，今晚上恐怕會有搶劫的事情發生，高家是北門一帶的首富，免不掉要首當其衝，所以還是早早避開的好。於是三乘轎子帶走了王氏和她底四個孩子。接着沈家又以同樣的理由派人來把五太太和淑貞一起接了去。後來三太太張氏看見情形不對，便自動地帶了淑英和覺英，覺人回娘家去了。只剩下周氏因為娘家不在省城，沒有去處，她雖然還有幾家親戚，但也不便親

那些地方去躲避，而且等消息傳到她底耳裏時，已經很遲了，據說街中已經沒有行人，除了兵士外就沒有了一個人敢在街上行走。

老太爺這天早晨就到他底表弟唐家去了，他本來打算不回來的。陳姨太也回到了她底年老而貧窮的母親那裏。克安和克定很快地就失了踪跡。只有克明還留在他底書齋內寫信。這個大公館裏如今就只剩下覺新這一房人。在有危難的時候，這個靠舊禮教來維持的舊家庭，便現出了牠底內部的空虛，平日在一處生活的人，如今是彼此不相顧及，各人只顧去謀自己底安全了。

張太太不能夠回家去，便也留在高家伴着覺新這一房人，本來她對他們的感情是特別地好，這時候即使她可以回去，她也不肯就這樣地拋下他們。她對覺新說：「我底年紀也老了，我看過了不少的事情，但我沒有見過好人得惡報的。你父親做了一世的好人，他底兒女決不會遭禍事。我相信天是有眼睛的。我還害怕什麼呢？」

她底這樣的話並不能夠使他們寬心，到後來她自己也隨着時間底過去變得驚惶起來。夜還是很早，街上就沒有一點聲音了，狗開始叫起來，這狗叫在平日似乎很少聽見，這晚上卻特別地顯得響亮，撕裂着人底心。時間過得非常慢，一分鐘就像一年那樣地長久。稍微有一點大的響動，人就以為是亂兵闖進來了，於是頭腦裏浮現出了那一幅使人永不能忘記的圖畫：槍刺，刀，血，婦女底赤裸的身

體，散在地上的金錢，散亂地開着的皮箱，躺在地上的浴血的死屍。這一切接連地在他們底頭腦裏像電影一般地開映着，給他們帶來了更大的恐怖。他們帶着絕望的努力和那不可抗拒的無形的力量奮鬥着，但他們是愈過愈脆弱了，而那恐怖卻更威壓地包圍過來。

他們這時候真願意閉着眼睛不再看見一切，不再有一點知覺，然而事實上便是那微弱的燈光也會把他們底眼睛刺痛的。牠使他們明白自己是處在怎樣的一個環境裏面。他們一方面禱祝着，希望時間快些過去，讓太陽早點升起來；但同時自己又明白時間過得愈快，而那恐怖的時刻也是更加逼近了。死似乎是已經註定了的，再沒有一點挽回的餘地。他們好像是一羣待決的死刑囚。固然他們是有着各種性格各種思想的男女，但對於死之恐怖大家都是一樣。更厲害的是女人們還有那超於死以上的苦痛和恐怖。

「梅姐，假若亂兵果真進來了，你怎麼辦？」琴開始發言問梅，這時候大家都聚集在周氏底房裏商量避難的方法，琴說到「怎麼辦」幾個字，她覺得自己底心也顫慄了，她不敢往後想下去。

「我只有這條命，」梅冷冷地說，其實她底聲音很是淒慘，她連忙用手蒙了臉，她底思想漸漸模糊起來，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水，接連地，接連地滾着，並沒有邊際。

「我怎麼辦呢？」瑞珏在旁邊低聲問她自己，她明白梅底意思。她覺得她也只有那一個結局。但

她不願意去走那條路。她不願意離開她所愛的人。她望着在她底面前嬉戲着的海臣，覺得有好幾把刀割着她底心。她底眼裏不禁淌了酸楚的淚。

琴默默地站起來，在房裏慢步踱着。她在和那恐怖掙扎。她心裏暗叫着「絕不能」，她想找出一個不同樣的回答。她覺得她除了性命外還應該有別的東西。這時候什麼新思潮，新書報，什麼易卜生，什麼與謝野，對於她都不存在了。她看見那個奇恥大辱就站在她底面前，帶着瘳笑來看她，來譏笑她。她覺得她有自己底驕傲，她不能活着來忍受這個。她看了看梅，梅坐在躺椅上，雙手蒙了臉；她又去看瑞珏，瑞珏止牽了孩子底手在那裏淌眼淚。她看自己底母親，張太太背着燈光在嘆氣。她又看華，看覺民，看其餘的人。她覺得情形是十分絕望的了，她在他們那裏找不着一個援救她的人，而同時她又覺得他們對於她是十分寶貴的，她不能夠和他們離開。她疲倦了，她絕望了，她這時纔開始覺得她和梅，瑞珏這些人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她實際上是和她們一樣沒有力量的。

於是她在一把空着的椅子上坐下來。她把頭俯在茶几上，她哭了，是低聲的啜泣。

「琴兒，你怎麼了？你這樣子豈不是叫我做母親的心裏更難受嗎？」張太太忍不住也落了淚，悲聲喚着琴，對她說了這樣的話。

琴不回答，也不擡起頭來，她只啜啜泣着。她在悲傷她底夢景底破滅。她在悲傷她自己。她努力了

許多年纔造就那一個美妙的夢景。她奮鬥，她掙扎，她苦苦地追求，纔得到一點小小的結果。然而在那恐怖底面前這結果顯得是多麼脆弱，社會如今又從另一方面來壓迫她了，只在一剎那間，就可以毀壞她十幾年來苦心慘澹地造成的一切。易卜生說的「努力做一個人」到了這時候這種響亮的話語又有什麼用處？她哭了，不單是爲着恐怖，是爲着發見了自己底真面目，在從前她還多少相信自己是一個勇敢的女性，而且從別人那裏也聽見過這樣的讚語。然而這時候她才發見出來自己是一個多麼脆弱的女子。她也免不掉像豬羊一樣在這裏等待着別人來宰割她，連一點抵抗的力量也沒有。這心理不僅她底母親不瞭解，便是其餘的人，甚至於自以爲知她最深的覺民也是不明白的。他們都以爲她哭是爲了恐怖，而大家又爲這同樣的恐怖所折磨着，他們找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反而這哭聲像刀一般割着他們底心。覺民幾乎想上前去抱着琴安慰她，但他又沒有這勇氣。

覺慧在房裏實在坐不下去，便走出來。他喫驚地看見天空中東邊的一角裏直冒着淡紅光，愈過愈加擴大，凌亂的火星不時在紅光裏飛。他不覺叫了一聲：「起火！」他覺得全身的血都凝住了，他呆望着天空，不能夠移動一步。他底身子忽然打了一個冷噤。他找不到適當的言語來形容他這時的感覺。

「在哪兒？」房裏的幾個人齊聲驚問道，「哪兒失火？」覺新馬上跑出來，接着是淑華，不一會衆

人都立在階前了。

天空的火光就像是人底血在燃燒，大家站在這景象廳前面，突然感到自己底生命是在逐漸消失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蠶食牠一般。

月亮進入了雲裏，更顯得火勢擴大起來，紅光竟然遮了小半個天空，地上的石板和屋上的瓦都被映得發紅。火星在紅光裏亂飛。看着這奇異的景象，衆人對於自己底命運便不能够再有絲毫的疑問了。

「一定是些當舖被燒了。唉，東西搶盡了。還不肯把房子給人家留下來。」張太太嘆息說。

「這怎麼好？」瑞珏急得不住地蹀腳說。

「我們還是改了裝逃出去罷。」覺民提議道。

「這時候還往哪兒逃走？公館裏頭的事情哪個來照管？公館裏頭要是沒有一個主人，那麼劉兵跑進來一把火就會把這房屋燒光的。」周氏這樣反駁他道，話語說得很急，但仍掩不住她底焦慮。

忽然起了幾聲清脆的槍聲，打破了夜底靜寂。於是外面的狗狂吠起來，接着又是人喊聲，不過很低，是從遠處傳來的。

「完了，這一次一定逃不掉了。」覺新頓着脚嘶聲說。過後他又大聲叫起來：「未必我們大家就

在這兒等死嗎？總要想法子逃出去才是。」

「逃，逃到哪兒去呢？」周氏急得帶哭地說，「逃出去在街上碰見變兵，還是不免一死，還不如守在家裏好些。」

「就在家裏也應該找個好地方躲起來，能够多救活一個人，總是好的。我們這一房也應該留一個種才是，爹做了一世的好人，絕不該連一個後人也沒有。」覺新底聲音裏充滿了悲憤，他稍歇又改變了語調說：「二弟，三弟，你們快陪伴媽，姑媽她們到花園裏頭去。那兒還可以躲一下，而且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那兒有湖水，你大嫂知道怎樣保護她自己底身子的。」他說到這裏，把眼光貪婪地在瑞珣底身上掃了一遍，又看了梅一眼，不覺猛烈地戰抖起來，眼裏落下雨點一般的淚珠。他雖然極力支持着，立定自己底身子，好像有了很大的決心，而其實心裏卻是空無一物。

「你呢？」衆人差不多齊聲問道。

「你們只顧去好了，我自己有辦法，」他默了半晌纔露出鎮靜的樣子冷淡地說，好像把自己底生命完全置於度外，一點也不介意似的。

「不，你不去，我們也不去，」覺慧堅決地說。

槍聲接連響了幾下，不過火勢並未增大。

「三弟，你爲什麼只顧來管我媽，姑媽他們要緊啊！」覺新急得不住地頓腳。「要是外面沒有一個主人，他們來了豈不會找到花園裏頭去嗎？」

這些時候抱了海臣坐着不說話的瑞珏，忽然放下海臣，走到覺新底身邊，顯出堅決的樣子對覺民和覺慧說：「二弟，三弟，你們快陪着媽，姑媽她們去罷。請你們把海兒也給我帶去。我在這兒陪伴你大哥，我會照料他的。」

「你，你留在這兒陪我？這是什麼意思？」覺新喫驚地說，便把瑞珏輕輕推開，然後悲聲說道：「你留在這兒有什麼好處？你快去，免得太累了。」他說着又焦急地頓腳。

瑞珏抓住他底一隻膀子嗚咽地說：「我不離開你。要死，我和你一起死。」海臣也過來拉着瑞珏處衣襟悲聲哀求着：「媽媽，我也不去。」

這一來把覺新急得更沒有辦法，他便對瑞珏接連作了幾個揖用祈求的聲音說：「看海兒底面上請你離開我罷。你和我一起死有什麼好處？而且我未必就會死。他們來，我有方法對付。要是他們來看見你在這兒，又怎麼好呢？你也應該愛惜你自己底清白身子才是。」他不能夠再說下去了。

瑞珏呆呆望着覺新，一眼也不閃，好像不認識他的樣子。她這樣站在他底面前，讓他底貪婪的眼光在她底臉上多停留一刻，便用悽楚而溫柔的聲音對他說：「好，我依你底話。我去了。」她又叫海臣

喚了一聲「爹爹」，然後才掉轉了身子。

衆人在旁邊看着這幕悲劇，都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們好像是已經死了的人，在暗中來旁觀人間的悲劇一般。後來受了瑞珏底催促，他們才默默地跟着她走了。

這晚上他們就睡在水閣裏。窗戶開着，月光淒涼地照在水面上。天空的紅光漸漸地淡了下去。一切和往常沒有分別，只有狗叫聲是異乎尋常地可怕了。衆人呆呆望着水面，湖水載着月光微微動着，和平日完全一樣，然而在衆人底眼裏今夜의 湖水是變得更神奇、更清冷了。他們想看透這湖水究竟有多少深，甚至想：睡在那下面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滋味。

又過了一些恐怖的時刻，大家互相望着，想不出一句要說的話，後來周氏看見覺慧現了疲倦的樣子，便叫他去睡。

覺慧上了牀，過了很久，快要模糊地睡着了，周氏忽然走到他底牀前，揭開帳子，叫醒他，把她底圓的臉俯下來，在他底耳邊用柔和而鄭重的聲音說：「現在槍聲又響了，好像很近。你要小心警醒着，千萬不要睡熟，有事情時我好馬上喊醒你。」她底熱氣噴在覺慧底頰上，她底溫和的臉上現出很關心的樣子。她替他蓋好被，又放下帳子，輕輕地走開了。

雖然她帶來的是不好的消息，然而覺慧卻很是欣慰，他覺得現在又有一個母親了。

過了三四天，高公館裏又熱鬧起來，因為避難的人已經陸續回來了。外面的情形雖然還有一點混亂，但秩序已經恢復，人心也逐漸安定。只有一件事情使人起了一點疑慮，就是街中往來的兵士忽然增加了許多，到處都可以看見。

覺民弟兄午後到學校去，那裏已經在上課了，但是教員中請假的卻有幾個，學生也比較平時少了三分之一。他們這天並沒有課，在學校裏停留一些時候，便回家去了。他們走過北門一帶時，正看見大批的進城的軍隊，每個兵都跑得氣喘吁吁的，雖然是勝利的軍隊，但也沒有多大的秩序，軍服也很凌亂，背上負了重的包袱，有的竟然戴了兩頂軍帽，或掙了兩桿槍。每個兵士底臉上都現出困乏的樣子。他們也不去注意這些兵士，這軍隊人數至少在一團以上。他們不能夠耐心等待大隊過完，便設法在那不整齊的行列中穿過去，逕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他們到家以後情形似乎並沒有什麼變動。但不多幾時又傳來了謠言，說新進城的軍隊不再開往別處去，就分散在北門一帶的民房駐紮。這消息，最初還沒有人相信，可是不久另一個消息又傳來了，說是街口的幾家小公館已經遭了兵士底光顧。這時候高家的主人們纔開始恐慌起來，正在籌畫

應付的方法。大家都集在堂屋裏面。

高忠從外面進來，帶了驚惶的臉色報告說，有軍隊要來駐紮。於是女眷們都跑到房裏躲起來，好像軍隊就要開進堂屋裏來似的。這時候老太爺還沒有回家，便由克明去交涉，他底兄弟和姪兒們都跟了出去。

出乎意料之外，他們在大廳上看見一乘轎子。另外一個馬弁在旁邊和僕人們說話。這馬弁是外縣人，一個中等身材的漢子，服裝並不整齊，可是態度卻很驕傲。他漲紅了臉，露出兩排不完整的黃黑的牙齒，拍着胸膛大聲在說什麼。他看見克明走近，便不客氣地表明他底來意，說是他伺候連長太太到省城來，打算在這公館裏住些時候。他說完，並沒有露出一點笑容，只是惡狠狠地把他底豎起的眼睛在克明底臉上輪了一轉。他說話好像在發命令。

克明忍不住冒了火，他氣得眼睛直往上翻。他底臉色也頓時發青了。他記起來，在他一生中從沒有人這樣不客氣地對他說過話。他經歷過了四十年的歲月，他做過不小的官，他有過種種名譽的職務，無論在家庭裏或在社會中，總是他發命令，總是別人向他低頭。然而如今在他底面前站着這個衣冠不整的下級兵士，居然向他說話不但不帶一點敬意，反而吩咐他好像他是一個手下人，或者至少是同等的人。在那凶惡的眼睛裏他看不出一點對於上流社會的尊敬，他只看見驕傲，目無一切的驕

傲。這個侮辱太大了。他實在不能夠忍受。他想舉起手在那馬奔底臉頰上打去，但無意間他瞥見了在那人底腰間的盒子炮，那小小的槍似乎在那人底腰間搖動起來。他，士大夫階級的他雖然有他底驕傲，但也有他底謹慎，他也知道「明哲保身」的古訓。所以他馬上縮回了手，努了眼睛把那馬奔看了半晌，然後捺住怒氣，和那人分辯說，這公館裏沒有地方，而且連長太太一個人住着也不方便，還是請另外找一個更好的地方罷。

「沒有地方？客廳裏頭不好嗎？」那馬奔就把兩隻尖眼睛豎起來，像一個倒寫的「八」字，他一面說一面拍着他底盒子炮，從黃黑的牙齒縫裏噴出來的白沫幾乎濺到了克明底臉上。「我們在外面拚了命替你們打仗，你們躲在家裏頭享福，現在向你們借一間房子住還不肯嗎？我們一定要住這客廳！」他說完就去掀起轎簾說：「太太，請出來，給他們那般人講理，沒有一點用。我們不要管那些！」這時候從轎子裏走出一個三十多歲富於肉感的女人，她底臉上胭脂擦得通紅，從她底服裝和舉動看來，誰也知道她是一個輕佻的土娼。她出了轎子帶着驕傲的眼光把大廳上站着的幾個男子膘了一眼，然後昂頭跟着那馬奔向外客廳走去。

克明氣得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他想追上去，但剛剛舉了步又想起當着姪兒和僕人底面前，自己一個紳士，居然去追趕一個土娼，這未免太不成體統了。他便站住，眼睜睜看着那女人跟了馬奔走進

自己底客廳去。

他幾乎呆了。一個更大的侮辱壓倒了他。那客廳，那裝璜精美陳設華麗的客廳，在那裏許多達官貴人曾經消遣地度過他們底一些光陰，在那裏他們曾經聚談商量過一些政治上的重要事件，總之那上流社會休息聚談的地方如今居然變成一個下等的土娼底臥室。這太不近人情了，他幾乎不能相信這會是事實，然而在客廳裏分明地現露着那紅紅的粉臉，而且還聽見她用下流的語調和那馬弁談話。那粉臉刺痛着他底眼睛，那話語刺痛着他底耳朵，他不能夠再忍耐下去。他想閉着眼，蒙着耳走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不看見這一切。但是在旁邊站着他底兄弟，姪兒和僕人，他們沈默着，似乎都在對他做鬼臉，都露着鄙夷的樣子。於是他底勇氣又跟着憤怒來了。他想這女人留在客廳裏，不僅侮辱了那尊嚴的地方，而且會散布着淫慾的毒氣在這公館裏面，會敗壞了高家底家風。在這省城裏，高家底家風是常常被人讚美稱道的。這時候好像被一種崇高的理想（衛道的理想）鼓舞着，他大步走到客廳底門前，推了門進去，厲聲對那女人說，她不能夠住在這裏，非馬上搬開不可。這裏是正常的世家，在本城裏是聲譽最好的。熱情鼓動着他，他一口氣說了這些話，自己並不膽怯，也不計較他底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在他底身後立着他底兩個兄弟克安和克定。他們在旁邊替他捏了一把汗。膽小的克安屢次在後面扯他底袖子要他住口，但看見這舉動沒有一點用處，又恐怕會有不尋常的事發生，

便驚惶地逃開了，把地位讓給站在後面的覺民弟兄們。

在克明說話的時候那個馬弁就預備動手，卻被那女人發言止住了。那女人不動一點氣，依舊帶着笑容，並且把她底輕佻的眼光在克明底臉上盤旋，那眼光好像在獻媚，又像在戲弄他那還留着青春底痕跡的美麗的男性的臉。她時而把手指放在脣邊，做出在注意聽他講話的樣子，或者對他微笑。但這一切舉動對於克明生不出一點影響，他好像沒有看見一樣。可是在他身後的剛滿三十歲的克定卻漸漸對那女人發生了興趣。他甚至很仔細地注意她底一舉一動，豐腴的圓圓的臉，彎彎的眉毛，媚人的流動的眼睛，不大不小的嘴唇，這些都是他底妻子所沒有的，猶其可愛的是那亭亭玉立的身材，比他底妻子底矮短的身軀好看多了。當她在微笑或在用淫媚的眼睛瞞人的時候，她似乎有一種使人不能抗拒的力量。她底眼光忽然落在克定底臉上，克定不自覺地紅了臉，她倒沒有什麼表示，不過慢慢地把眼光移開，開了口微微一笑。這時克明底話說完了。他還是氣憤地站在那裏。

「說完了嗎？」她戲弄似地偏了頭問，絲毫不動氣。

克明瞪着眼睛，半晌說不出話。

那女人忽然下了決心對馬弁說：「好，我們去罷，免得惹人家的討厭。」她說了便往門外走，脚步得很慢，身子微微擺動着，好像故意做出動人憐愛的樣子。克明們連忙讓了路。

那馬弁本來很不願意走，極想發作一番，然而卻被他底女主人阻止了。他只得跟着她走出去，心裏很高興。

那女人走進轎子時還向他們那邊投了一瞥淫媚的眼光，但樣子依然是很驕傲的，好像她底走是勝利的去，他從這裏帶走了什麼東西一般。

轎夫擡起轎子走了，那馬弁跟在轎子後面，他向克明這邊投了一瞥憎恨的眼光，同時還憤憤地罵道：「一兩個人來住，你們倒不舒服，等一會兒我給你們喊一連人來，看你們又怎樣！老子是不怕人的。」於是他跟着轎子走出二門不見了。

「好不要臉的女人，簡直是一個下等土娼，」覺民噓了一口氣說，好像從魔鬼那裏逃出來一般。覺慧之旁邊笑了笑，因為他注意到克定底面貌有些異乎尋常，好像他底魂魄被那女人勾引去了似的。

克明聽見了那馬弁底罵語，心裏很高興，同時又想不到對付那一連兵的辦法，便悶悶不樂地進去了。

克定還留在大廳上，這時候克安又從裏面走出來。克定開始訴說着克明處置得不妥當，不該得罪了連長太太。「如果那一連兵真的來在這兒駐紮，那麼公館裏一定會弄得非常之糟，究竟只有」

個女人和一個馬弁住在這兒並不妨事，而且正可以拿她來做護符，免得別的軍隊來駐紮，現在倒是自己把好機會放過了。」克定一面說一面對這事情表示十分惋惜。衆人附和着克定底話，只有覺民表示不服，分辯道：「那個女人真可怕。我寧可讓一連兵在這兒來駐紮，還是趕她走好。」這樣說着，他就被克定用不滿意的眼光看了一眼，但他並不覺得，還想繼續發表他底意見，卻被覺慧暗地把他底袖子拉了一下，他回過頭看見覺慧底笑臉，便不再開口了。

克定和克安兩人走了進去，一路上還在談連長太太底事情。覺英，覺羣，覺世也跟着進去了。覺民和覺慧還留在大廳上。覺民看見身邊沒有別人，便問覺慧道：「你剛纔爲什麼要拉我底袖子爲什麼望着我笑？」

「我笑你太不懂事。你不看見五爸底心早已被那個女人勾引去了嗎？他拚命抱怨三爸是有用意的。你不懂得，你還只管多嘴，真是枉費精神！」

覺民不作聲了。他們兩弟兄也慢慢地往裏面走。他們剛走進去，又發見在堂屋裏以克定爲中心聚集了一些女眷。自然克安在場。他們知道這些人在那裏說些什麼，便也慢慢走過去，果然克定重複地說着剛纔他在大廳上說過的一番話。他們覺得沒有意思，正要走開，恰恰在這時候覺新回來了。於是克定又把這事情告訴覺新，並且說克明底處置未免操之過激。出乎意料之外，覺新卻回答說這事

情並不要緊，他有應付的方法。原來他有一個同學，如今在新人城的張軍長那裏做祕書。今天他在商場裏遇見了那個人，那同學向他說起新入城的軍隊要駐紮民房的事情，答應回到司令部時便送一張告示過來。然而衆人還不放心，要覺新馬上寫信去索取。覺新連忙回到房裏去把信寫了，叫一個僕人送去。但這也還不能使衆人安心。衆人還是心上的，恐怕那送信的僕人來不及回來時那一連兵就開來了。而且那一連兵是爲了復仇而來的，情形豈不是更不堪設想嗎？事後雖拿到張軍長底告示也沒有用了。衆人愈想愈是害怕，大家都暗暗地抱怨克明不該把那女人趕走。直到後來送信的僕人拿了告示回來時，大家纔放了心。克安和克定親自出去把告示貼在大門牆壁上，上面寫的是「軍長張令：此係民房，禁止駐兵。」

於是大家底心情都寬鬆了，這一天很平靜地過去了。晚上衆人很早就睡了，而且睡得十分安穩。只有克定一個人睡不着，他在回想日裏的事情。在他底眼前閃耀着那雙媚人的眼睛。他不想看牠們，但總是揮不去。牠們永遠現在他底眼前，而且逐漸擴大。整個的面目都顯露了出來。這個臉龐突然出現在他底眼裏，的確是一個新的發見，在以前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臉龐，這樣的微笑。事實上正因爲他從來沒有看見過，所以這臉龐給了他一個很深的印象，而且在他底眼裏變得不可抗拒地有力了。他忽然想起這是可恥的，他不應該想那女人，實際上他卻不能不想她。他已被這思念苦惱着了。

第二天早晨張升來把張太太和琴接回家去。梅也說要回家，卻被周氏留住了。就在這天下午錢太太突然坐了轎子來拜訪周氏。太太們本來是善忘的，況且她們還是遠房的堂姊妹。在幾年的分別之後她們完全忘掉了過去的事情，錢太太底來訪是得着周氏底熱誠的歡迎的。她們談着別後的一切，樣子很親密，好像從前並不會有過什麼爭執似的。她們又坐下來打牌，梅和瑞珏也參加的。後來覺新從商場回來，瑞珏便起來讓他去打，他恰恰坐在梅底對面。他們兩人很少說話，只是偶爾交換一瞥憂鬱的眼光。登新底心完全不在牌上，他時常發錯牌，被瑞珏看了出來，便在背後笑他，她站在後面給他指點。他也時而回過頭去看她。兩人底態度很自然，但又很親愛。梅在對面看見這情形，心裏感到一陣酸痛。她想要是當初給母親知道了自己底心事，那麼現在站在他身後的就不會是瑞珏而是她自己了。這情形是多麼值得人留戀！可是如今太遲了，一切都完結了。但她又一想，他現在不是還在愛她麼？他底心還不是屬於她的麼？他不是向她表示過他至今還在愛她，而且永遠要愛她麼？這樣想着，她似乎得到了一點安慰。她想把眼光完全放在桌上，然而她卻又不能不時時去偷看那一對年青的夫婦。看見他們底那種親密的樣子，她又不禁想到自己底不幸的生活以及以後的寂寞淒涼的歲月。由

羨慕，而妬忌，而悲哀，而絕望——她再也不能够忍耐了。牌在她底眼前晃動着，她底心也痛得更厲害。她便站起來叫瑞珽替她打，說自己有點事情，要出去一會兒。瑞珽溫和地看了她一眼，也不說什麼，便坐下去。當她慢慢步走出房門時，瑞珽還兩次擡頭去看她底背影。

梅回到淑華底房裏。（這幾天她就在淑華底房裏睡。）房裏正好沒有人，她便躺在牀上把前前後後的事情仔細想了一番，愈想愈傷心，後來忍不住摸出手帕蒙了眼睛哭起來，但又極力止住聲音，免得被人聽見。她哭了許久，似乎心情寬鬆了許多。但在她底前面依舊沒有一線希望，過去和現在的一切沈重的壓在她底心上。她覺得身子軟綿綿的，四肢沒有一點氣力。後來她漸漸地睡着了。

「梅表妹，」一個溫和的聲音在喚她。她睜開眼睛，看見瑞珽立在牀前。

「大表嫂，你不去打牌？」她帶着疲倦的微笑問道，打算坐起來，卻被瑞珽按住了她底身子不要她動。瑞珽便坐在牀沿上，用溫和而憐愛的眼光看她底臉，一面說：「五嬸來了，我讓她去打。」她忽然換了驚訝的語調說：「你哭了什麼事情？」

「我並沒有哭，」梅裝出笑容來回答。

「不要掩飾，你看你底眼睛已經哭腫了。告訴我什麼事情？」她把梅底一隻手緊緊握住。

「那麼我一定是在夢中哭了的，我剛纔做了一個噩夢。我常常在夢中哭的，」梅做出不在意的

樣子，但是她底被瑞珏捏住的手卻微微地戰抖起來。

「不要瞞我，你一定有什麼傷心事。爲什麼不對我說真話？你難道不相信我是真心和你好？我想幫忙你。」瑞珏底聲音裏充滿了同情。

梅不答話，只是把她底憂鬱的眼光望着瑞珏底溫和的面容。她底額上的皺紋加深了，眉頭也皺起來，她慢慢地搖着頭。忽然她底眼睛一亮，她迸出了一句：「你不能够給我幫忙。」於是掉開頭又伏在枕上低聲抽泣起來。

瑞珏底心也有點酸痛，她撫着梅底微微起伏着的肩頭，一面悲聲說：「梅，我明白了，我瞭解你底心事。」她覺得自己也要哭了。「你說得不錯，我不能够幫忙你。我早不曉得……現在，可是現在又來不及了……我知道他愛你，你也愛他。你們兩個真是一對很好的夫妻……他當初真不該娶我……現在我纔明白他爲什麼那樣地愛梅花了。都是爲着你。我也很愛他的，我愛他勝過愛我自己……然而他底心已經被你分去了一半……他愛你更甚於愛我……固然名分上我是他底妻子，但這有什麼用？他底心已經被你分去了一大半……梅，你當初爲什麼不嫁給他……我們兩個人，還有我們三個人都錯了，都陷在這種不能自拔的悲痛的境地裏……我想還是讓我走開，你們兩個便可以結合在一起了，你們可以幸福地過日子……讓我走罷，只要你能答應好好地替我照料海兒就夠了。」

我——

梅早就哭了，她已經忍住眼淚。她擡起頭來，因為她聽見瑞珏底哭聲。她一手撫着胸膛，注意地聽瑞珏講話，她又馬上掉開了頭，不敢看瑞珏底滿是淚痕的臉。然而她聽見瑞珏底最後幾句話，她不能忍耐了，便坐起來。用手蒙住瑞珏底嘴。瑞珏便不往下說了，只把頭俯在梅底肩上，細聲啜泣着。

「大表嫂，你誤會了，我並不愛他，」梅說着又馬上更正道：「是，我是愛他的。我不用瞞你了。……是我們底母親把我們分開的。這大概是命中註定了的罷，我與他的緣分竟是這樣的淺。……你走開，又有什麼用？我和他今生是不能結合在一起的了。……你不能餓死。你還年青。而我在心情上已經十分衰老了。……你不看見我額上的皺紋？牠會告訴我我經歷了若干的辛苦。……我已經厭倦於人世了。……我無論什麼時候都記着我已經走上了飄落的路。你還在開花結果的時節。……大表嫂，我真是羨慕你。……我是什麼都完結了。我在這人世上多活一天，只是多捱一天的光陰。我只是一個多餘的贅物。我活着只是累別人，誤別人，」她苦笑了。「人說：哀莫大於心死。我底心已經死了。我不該再到你們公館裏來，攪擾你們。……是我錯了，請你寬恕我，我今天回去以後我決不再來了。你把我當作死了一樣就是了。」她底聲音改變了，她說話時整個身子都在發抖，這抖動是很細微的，不過瑞珏卻能夠覺察到。「你像我這顆心怎麼好安放呢？……」她絕望地呻吟道。過後她依舊鎮靜地帶着悽涼的

微笑說：「如果真有所謂『女兒薄命』的話，我便是一個了，在我家裏沒有一個人了解我。母親只顧想她自己底事，她是不了解我的。弟弟又小。我底苦楚有誰知道……有時我心裏痛得實在難受，便一個人躲在房裏哭，或者倒在牀上用鋪蓋蒙了頭哭，怕哭聲被人聽見……你不要笑我愛哭。只有這幾年我纔愛哭的。自從母親和他底繼母鬧翻了以後，我就常常哭，後來我們離開省城的時候，我也痛哭過好幾次。這都是我命中註定了的。我現在想要是他底母親不死，也許不會有這種事情，因為她們究竟是同胞姊妹……大表嫂，你想想我底痛苦，可以向哪個伸訴？沒有一個願意聽我伸訴的人，也沒有一個了解我的人。我底眼淚只有往肚裏吞……」她停了片刻，用手帕掩住嘴咳了兩聲嗽。「後來我出嫁了，我自己是很不願意的。然而我一生只是被命運在播弄，自己不能夠作一點主。在趙家一年的生活真是苦痛極了，我至今還不明白當時是怎麼過去的。那時候我真是有眼淚不敢哭。那種日子真難過！我要是再在趙家多住一兩年，恐怕現在也不會有我了……哭，倒也是痛快的事。別的事情人家都不許我做。只有哭是我可以做的……然而近來，我底眼淚卻比從前少得多了。也許我底眼睛快要枯了罷。杜詩說：『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然而要是不使我底眼枯，我底心又怎麼能夠安放呢……近來雖然淚少了，可是心卻常常酸痛，好像眼淚都流在心裏似的大表嫂，你不要為我悲傷，我是不值得你憐惜的。請你原諒我，我不該來插在你們中間……請你原諒我，人本來不免有錯過的，我也有我底弱

點。我本來決定不再見他一面了，然而好像有什麼東西把我牽引到他底身邊，同時又有一種東西把我從他底身邊推開。我明知道我今生是沒有希望了，然而這幾天我又好像在期待着什麼希望似的。我想你會恨我，不過我底本意並不是要欺騙你……現在我決定要走了。請你把這一切當作一個噩夢。不要再記念我……」她說這話時並沒有流淚，只是帶着淒涼的微笑。她不再哭了，可是在心裏她卻哭着血的淚。

在這一番話裏盪漾着一個不幸的生存底悲哀，訴說着一段淒涼的故事，牠們一字一字地沈重地壓着瑞珏底溫柔敏感的女性的心。瑞珏很注意地聽了這些話。她連一個字一個音也不肯遺漏。她也不哭了。她擡起頭來，靜靜地直視着梅底帶着淒涼的微笑的臉。她自己底臉上並沒有笑容，她底臉被一種光照亮着，上面的薄粉被眼淚弄花了一點，但並不妨害牠底美麗。她等梅住了口，便默默地對着梅把頭搖了幾搖，活像一個女孩子底頑皮。她底頰上漸漸現了笑窩，她微笑了。這是淒涼的微笑，感動的微笑。她這時完全忘記了自己底悲哀。她把兩手壓在梅底肩上，用親切的、清脆的聲音說：「梅，你不應該求我原諒，倒是我應該來求你寬恕。我不知道你是這樣痛苦。我不應該妬忌你。我太自私了。你以後還應該常常到這兒來，答應我你要常常到這兒來。先前我太自私了，我只想到我自己，我一點也不會想到你……我原也不十分清楚你們底關係，現在我完全明白了。多謝你把這一切坦白地告訴

了我，在聽了你這番話以後還要疑心你，還要妬忌你，那是太可恥了。我還不至於如此。梅，我很喜歡你。這是實在的話……你說沒有一個了解你的人，現在我真的願意了解你。你肯寬恕我麼……我有一個姐姐，可憐她已經死了，我再沒有第二個。你如不嫌棄，我們就算做兩姊妹罷……你說沒有人安慰你，那麼讓我安慰你……我絕不妬忌你。你以後要常常到我們家裏來玩……答應我你要常常來玩，這纔算是你真不恨我，而且已經寬恕了我……」

梅底眼光變得非常溫和了，牠們愛憐地在瑞珏底臉上盤旋着。她用手把瑞珏底手從自己底肩上拿下來，緊緊握着牠們，身子緊偎着瑞珏底身子，樣子很親熱。她想說話，但她底感動太大了，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一刻她纔進出下面的一句斷續的話：「大表嫂，我不知道要怎樣謝你纔好。」過後她便不開口了，低着頭只顧去撫弄瑞珏底一雙豐腴的手。

漸漸地她們兩人底面貌都開展起來。她們埋着頭低聲談了好些話。後來梅接連咳了幾聲嗽。瑞珏看見她在微微喘氣，不覺臉上帶了焦慮的表情問道：「你常常這樣咳嗽嗎？」

「有時咳，有時又不咳，不過晚上咳的時候多。近來好了一點，只是胸口常常痛，」梅底聲音裏又帶了一點悲愴的調子。

「你在喫藥嗎？我看這種病應該早些醫治，把牠醫斷根纔好，」瑞珏很關心地說。

「從前喫過一些藥，病好了一點，但也沒有多大效力，現在每天吞點丸藥，母親說這是不要緊的，喫一點補藥，一而在家裏好好養息就可以了。」梅解釋說，她底聲音這時顯得十分動人憐愛。

瑞珏被這聲音感動了，一種強烈的愛憐的感情佔有了她，她貪婪地望着梅底臉，同時緊緊捏着梅底手。這時兩人心裏的感覺，自己都不能够明白地形容出來。沒有人知道這是表現生命之掙扎的悲劇的一幕。她們自己也不知道的。

過了一些時候，瑞珏站起來說：「我們應該出去了，」便走到桌子前面取了鏡匣，打開來對着鏡理了髮髻，又傅了一點粉，又把梅拉到桌子前，把她底頭髮理了一下，也給她淡淡傅了一點白粉。然後兩人手牽手地出去了。

恐怖的時期很快地過去了。在砲彈底傷痕逐漸消滅以後，戰爭便完全成了過去的陳迹，而和平的統治又來臨了。人們照常和平地（至少是在表面上）生活着，好像戰爭只是一個噩夢。然而實際上變化是在開始了。張軍長被聯軍各將領推舉為軍事的領袖，從而又做了政治的領袖。他把政權抓在自己底手裏，並且表示願意施行新政。在這個變化之下，社會上開始有了生氣，學生們也活動起來了。新的刊物同時出版了兩三種。覺民弟兄底幾個同學也刊行了一種黎明週報，刊載新文化運動的消息，介紹新的思想，攻擊不合理的舊的一切。覺慧很熱心地參加了，他常常在這週報上發表文章，自然大部分的材料是從上海、北京等處的新雜誌上找來的，因為在思想方面他還沒有深刻的研究，對於社會他也沒有精細的觀察。他所有的只是一些生活的經驗，一些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和青年底熱情。對於家庭雖然可以說許多話，但他又有些顧慮。至於覺民，他白天忙着學校裏的功課，晚上到琴那裏去教書，沒有功夫管別的事情，所以他對於週報並不熱心贊助，不過偶爾投寄一篇短文罷了。

這週報是得着青年人底歡迎的。第一期一千份不到一星期就賣完了。第二期也是如此。牠出到第三期時就已經有了兩三百個訂閱者。週報社裏的中堅人物是與覺慧同班的張惠如和高他一班

的黃存仁，還有張還如，那是張惠如底兄弟，在高師讀書。他們都是覺慧底朋友，而且得着覺慧底敬愛。週報發刊後，覺慧底生活頓時變得有興味，而且比較活動了。他第一次發見在他面前有了一個可以發洩他底熱心的工作，並且看見自己底思想印在紙上，一千份一千份地散布出去，各處的人都了解他底思想，有的甚至於送了同情或響應的回聲來。這種快樂，在狂熱者的他底眼前竟然帶了空幻的、崇高的性質，變得非常可寶貴了。他本來很願意把課餘的時間完全用在週報上面，然而同時因了害怕祖父干涉的緣故，他又不得不隱諱着他與週報的關係。

但是這也沒有用處，終於有一天克明在覺慧底房間裏讀到週報和覺慧底文章。克明不說什麼，只是冷笑一聲就走了，不過他並未去報告祖父。從這時候起，覺慧在家裏就變得更小心了。他把大部分的家族都當作敵人，隨時小心提防着他們。他底活動，他底工作，他底志願，他都不使家裏的人知道，甚至不告訴覺新，因為他知道他底大哥是很懦弱的，不見得就同情他底行動。

他愈是在家裏守着秘密，在外面便愈是活動。他對於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的興趣愈過愈濃，因此在行動裏他便儘量地表現出來。青年人底熱心在很短的時期內，他們底週報社就發展成了一個研究 and 傳播新文化的團體。每星期日在少城公園池邊茶棚裏的週會，一二十個青年圍坐在幾張桌子旁邊十分熱烈地討論着各種社會問題；或者每週一兩個黃昏裏三五個社友聚集在某一個同學底

家裏談論着各人將來的計劃以及怎樣做一點幫助別人的事，因為這時候那一羣新的播種者已經染受了人道主義，社會主義底精神。甚至在這些集會聚談中，他們那羣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就已經誇大地把改良社會解放人羣的責任放在自己底肩上了。還有一百一百排好的校樣，印刷機底有規律而神祕的動作，最後從印機上出來的一張一張印得非常美麗的報紙，以及一封一封從不認識的人寄來的信函。這一切在覺慧底生存中是如此新鮮而有趣的。他以前從來不會夢想過牠們，然而如今牠們來了，樸實而有力，抓住了他底渴望着活動的青年底心。

在這種環境之下，他逐漸往那新的園地深入進去，而同時卻和家庭離得更遠了，他覺得家裏的人都不能夠了解他。祖父永遠擺着那不親切的嚴肅的面孔，陳姨太永遠有着那張狡猾的粉臉，繼母對他客氣而冷淡。大哥依舊天天在實行他底作哲學，嫂嫂底豐腴的面龐開始在憔悴了，她又懷了孕。叔叔和嬸嬸們已經在背後責備他近來對他們太驕傲了，簡直沒有子姪輩底禮貌。他們有一次居然向他底繼母訴說了，要她管教他；可是他以後遇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又對他做出譏笑的面孔。在這公館裏如今和他接近的人就只有覺民，但覺民又有自己底希望，有自己底工作，甚至在思想上他們也有了顯著的距離。此外還有一個人，他每一起想起這個人底名字，他底心就變得非常柔和了。他知道在這公館裏至少還有一個人是愛他的。這個少女純潔地，無私心地愛着他，崇拜着他，時時刻刻都在

給他祝福。他每一次看見那一對比嘴還更會講話的眼睛，那一對被純潔的愛燃燒着的眼睛，他覺得一種欲望在他底心裏生長起來，他想在這一對眼睛裏他可以找到一切，他甚至可以找到他底生活底目標。有時候在感動和激情相繼襲來之際，他真想單爲了這一對眼睛就放棄一切，而且他以爲這是很值得的。然而他一旦走到外面，進入那新的環境，和新的朋友接觸，他底眼界又變得寬廣了，他覺得他底前面還有一個廣大的世界，在那裏他底青年的熱血可以找到一個發洩的地方，在那裏纔有他值得獻身的工作。他更明白人生底意義不是那麼簡單，那少女底一對眼睛和廣大的世界比起來，卻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夠單爲那一對眼睛而放棄一切的。他最近在北京出版的奮鬥半月刊上面讀過一篇熱情橫溢的文章，那位作者在文章裏說，生在現代的中國青年並不是奢侈品，他們不是來享樂，是來受苦的。處在這樣黑暗的社會中他們底責任是極其重大，他們應該把全部社會問題放在自己底肩上去一一地解決牠們。所以他們當然沒有精力顧及別的事情。最後作者教訓似地勸告青年：「應該反對戀愛，不可輕惹情絲。」這篇文章底理論根據雖然很薄弱，但在當時確實感動了不少的青年，尤其是那般懷抱着獻身的熱誠願意爲社會服務，願意做有益於社會的好人的青年。牠給與覺慧的影響是很大，很大的。覺慧帶着一顆顫抖着的心讀了牠，他極其感動地立誓說，他願意做一個作者所追求的那樣的青年。在這時候他底頭腦裏浮現了一個具體化的美麗的美麗的社會底面目。他把那個純

潔的少女底愛情完全忘掉了。

但遺忘記也只是暫時的，他在外面活動的時候確實忘了鳴鳳，但回到家裏，回到那和沙漠一樣寂寞的家裏時，他又不能不想她，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惱了。兩種思想在他底腦裏戰鬪着，或者更可以說是「社會」和鳴鳳在戰鬪。鳴鳳比較更是孤立的，她還有整個的禮教和高家全體家族做她底敵人。所以在他底腦裏的戰鬪中，鳴鳳是完全失敗了。

然而這其間鳴鳳本人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情，她還是熱烈地暗中愛着他，爲他祝福，期待着，祈禱着他有一天會來拯救她，把她從污泥裏救出來。她底生活不再像從前那樣地困苦了，主子們對她比較溫和多了，而且那純潔的愛情又鼓舞着她，給她造就了美妙的幻夢，使她忘掉了現實的一切。但她常常是很謙遜的，便是在幻夢中，她也並不十分大膽，她甚至想不到和他平等地生活在一處，她只想做他底忠順的奴隸，不過卻是他一個人底奴隸。在她看來只要能够做到這一層，就是莫大的幸福了。但是事實常常是與人意相反的，牠無情地毀滅了人底希望。並不要多久的時間，鳴鳳就會知道在她底面前究竟站着什麼樣的結局了。

一天在黎明週報第四期刊印以後，傍晚時分慧同覺民一道到琴底家去。

張太太正坐在窗下石階上和琴閒談，看見他們走近，便叫李嫂端了兩把椅子，讓他們也坐在廳裏談些閒話。

「你們底週報第三期看見了，那篇攻擊舊家庭的文章一定是你寫的罷。你爲什麼用個那麼古怪的名字——刃鳴？」琴含笑地對覺慧說。

覺慧略略喫驚，他看了姑母一眼，姑母底臉上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他便放心地帶笑說：「你怎麼曉得是我寫的？我偏說不是我寫的。」

「我不信。我看那口氣完全像你寫的。你不承認，我問二表哥。」她說着便掉過臉去看覺民，覺民微笑地點了點頭。

「那麼你給我們週報寫點文章好嗎？」覺慧趁這機會向琴央求道。

「你曉得我不會寫，何必要我來獻醜！讓我做一個讀者就是了。」琴謙虛地回答道。

「週報第四期已經付印了，這一期上有一篇鼓吹女子剪髮的文章，不過是男人寫的。關於這問題上海報紙上也有人討論過，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地方已經有人實行了。我們省裏還不見有人談起。最好你們女子自己發表一點意見。我們週報很願意刊登。」

一道光在琴底臉上閃過，她微笑了，她底臉上立刻現了光彩。她那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光閃閃地

望着覺慧，一面熱烈地說道，但聲音並不高：「這問題近幾天來我們底學堂裏頭大家討論得很熱心。自然我們大部分都是贊成翦髮的。有兩三個同學很想把辮子翦去，但又怕發生別的問題，所以終於沒有翦。大家都沒有決心，又沒有勇氣。許倩如也決定要翦髮，但她還沒有實行。做一個先鋒的確是很不容易。我們應該極力在報紙上鼓吹纔行……」

「你呢？」覺慧依舊帶笑地問，好像是故意在逼琴。

琴看了她底母親一眼，張太太躺在藤椅上閉着眼睛露出笑容，似乎並不注意他們底談話。這是張太太底常態，因此覺民、弟並並不驚奇，也就不去留意他們底姑母了。

「我嗎？你等着看罷。」一個微笑掩飾了琴底面部的表情。她真狡猾，不給人一個確定的回答，但同時又並不把自己表現得有絲毫的怯懦。——覺慧不能不這樣地想。

「那麼文章呢？」覺慧笑着問，依舊不肯放鬆她。

她微笑着，不答話，思索了一下，纔低聲說：「好，我答應你寫一篇……我想解釋翦髮底好處，那當然是很多的，譬如合於衛生，節省時間，少費金錢，便於工作，以及減少社會上歧視女子的心理……這幾層都是可以提出來說的。不曉得你們週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和這意見是不是完全一樣的？如果的話，我就用不着寫了。」

覺慧顯出很高興的樣子，連忙接口說：「並不完全相同，你快點寫，下期一定給你發表。」

他們沈默了片刻，琴忽然問覺民道：「你們學堂的遊藝會究竟什麼時候開？這學期又沒有多久了。」

「大概不會開了，現在連提也沒有人提起了，」覺民默然回答道，「我們去年費了不少的功夫，好不容易纔把寶島練習熟了。現在連上臺的機會也沒有，真是冤枉。這完全是打仗給我們打掉了的。我還記得我和三弟兩人怎樣耽心着，恐怕上臺時候穿了西裝不合身，或者簡直不會穿。我們學堂裏頭除了朱先生是英國人整天穿西裝外，只有校長有一套西裝，照例每年開遊藝會的時候穿一次，此外就沒有看見什麼人穿西裝了。」

「豈但演戲，便是開放女禁的事也被打仗打掉了，現在這學期又快完了。招收女生的事簡直沒有一點消息，校長如今也不提牠了，我想這大概又是一場夢。校長本來就是一個愛說空話的人。」覺慧說着頗覺得憤慨，他說完卻被覺民用不滿意的眼光看他一眼，似乎怪他不該把這消息讓琴知道。

果然覺慧底話發生了效力，琴底臉色突然陰暗了，她咬着嘴唇好像要壓住某一種思想。她忽然開了口關切地低聲問覺民道：「是真的？」她急迫地等待着他的底回答。她盼望着他來證明覺慧底話是說來哄騙她的。

覺民不敢看她底眼睛，怕看見她那遭受打擊後的表情，他便低了頭，用憂鬱的聲音回答說：「現在還不曉得究竟怎樣。不過據現在的情形看來，希望大概很少。本來要做一件開端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也需要着絕大的勇氣。」他知道他底話會使她失望，便安慰她道：「琴妹，其實我們學堂也不能說辦得怎麼好，你不能進去也不是什麼可惜的事。有機會我還是勸你到上海，北京一帶去升學。而且你還有一年功夫纔畢業。雖然我們學堂也招收中學未畢業有同等學力的學生，不過你畢業後去考更有把握一點，那時也許會開放女禁了。」他說這些話只是爲了安慰她，並不去深究他底話中究竟含有多少的可能性。

琴也知道這個意思，便不再說什麼了。固然希望快到了手裏又突然失去，是很令人難堪的事，但是她底周圍還有許多有形和無形的障礙，阻止着她走向幸福的路，要征服這些障礙，她還需要着更多的勇氣和更多的精力。

在這次談話以後過了三天，琴果然把文章寫好了。潔白的稿紙上布滿了娟秀的字跡，寫得異常工整。覺慧好像得着寶貝似地把文章拿了去。在第五期的週報上，琴底文章便被登載出來，並且加上了覺慧底按語。接着在第六期週報上又出現了許倩如底文章。還有二十多個女學生先後投函來表示同意。在短時期內，女子剪髮的問題就轟動社會了。這其間不顧一切的阻礙毅然起來以身作則做

一個開路先鋒的便是許倩如。

某一天琴到了學校裏，在操場的一角，看見許倩如站在一株柳樹下面，許多同學正圍着她談笑。琴插身在裏面，她看見衆人底眼光都集中在倩如底頭上，便自然地把眼光也往那裏送過去。她驚訝地發見倩如底頭今天特別好看了。那時倩如正掉頭去回答一個同學底問話，她底後頸在琴底眼前一晃，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那裏發亮，琴看見了一段雪白的肉，露出在短的衣領上，再上面便是一排截齊了的頭髮鬆鬆的搭在耳後，剛和耳朵一樣齊，從前那一根光滑的大辮子是沒有了。這個頭顯得更新鮮，更灑脫，更可愛，而且配上倩如高談闊論時的那種飄逸的神情更相宜。

以前琴雖然主張翦髮，但心裏還不免有點耽心，怕翦了髮樣子不好看，現在看見倩如底頭她便放心了，不過這時她忽然覺得在倩如底面前自己顯得委瑣起來。她帶着羨慕與讚美的眼光望着倩如底頭，她親切地和倩如談話，她覺得和倩如做朋友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她甚至想像着自己身後的那根辮子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失掉了，但她無意間用手去摸，不覺又摸着那油膩的東西。

「你怎麼把牠翦去的呢？」琴帶着夢幻的微笑問道。

倩如笑着看琴，在這些時候倩如底臉都是被一種光明的、高揚的微笑籠罩了的，她做了一個手勢，一面用清朗的聲音說：「一把翦刀，一雙手，辮子就落下來了。」說到這裏她又把手當作翦刀做出

當時翦頭髮的樣子。

「我不相信就是這麼簡單，」一個同學努了嘴說。「哪個替你翦的？」

「你們想還有哪個？」倩如笑了，「不消說就是我底老奶媽。我家裏再沒有別的人了。我父親當然不會替我翦的。」

「老奶媽？她居然肯替你翦？」琴驚訝地問。

「有什麼不肯？我要她翦，她當然會替我翦。她從來都是聽從我底話。我父親很同情我底主張，他自然不反對。其實即使他反對，也沒有用處。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別人管不着我。」倩如說話時態度非常堅定，臉上還露出得意的笑容。

「說得好，我明天也要把頭髮翦掉，」一個身材嬌小玲瓏的同學紅了臉說。

「文，我曉得你有這膽量，」倩如對那個同學點了點頭，表示讚許。文便是那個同學底名字。倩如又把她底有力的眼光在衆人底臉上掃了一遍。她奇怪再沒有一個人出來響應文底話。「還有哪個人有膽量翦掉頭髮？」她嘲笑地問道。

「我，」一個尖銳的聲音從後面響起來，接着一個瘦臉的同學擠進了這圈子。她在學校裏算是年紀最大的一個，被同學們取了一個「老密斯」的綽號。她平日很活動，而且是一個說得出就做得

到的人。

倩如底眼光又落在琴底臉上，她問道：「蘊華，你呢？」

琴忽然覺得自己受不住這眼光，她底臉馬上變得通紅，她連忙低下頭半响說不出一句話，這時候她的確還不能夠確定自己究竟有沒有勇氣把頭髮翦掉。

「蘊華，我了解你，你底環境很困難，」倩如聲音朗朗地說，琴不知道倩如是在嘲笑她，抑或是同情她。「在你們那種紳士家庭裏頭，只有吟點詩，行點酒令，打點牌，鬧點架，諸如此類的事纔是對的；到學堂裏讀書已經是例外又例外的事了，再要鬧什麼新花樣，像男人一樣地把頭髮翦掉，恐怕大家都會拚命反對的。在你們府上衛道的人太多了。」

衆人哄然笑了，都把眼光往琴底臉上送。羞愧和悔恨佔有了琴。她底眼淚不能制止地淌了出來。她一個人默默地走開了。

這裏寧靜了一會，倩如又繼續說：「在這時候要翦髮的確需要着很大的勇氣。剛才我到學堂來一路上被一些學生和流氓跟着，飽受了他們底調笑，而且沿街每個人都要投一瞥輕視或好奇的眼光在我底臉上。什麼「小尼姑」，什麼「鴨屁股」，還有許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話，他們指手畫脚地一面笑着，一面說。我做出毫不在意的樣子儘管往前走，然而心裏還止不住要怦怦地跳動。本來我出

門時，老奶媽就勸我坐轎子，免得在路上被那般人跟着糾纏個不清。我倒不怕，我故意要試試看我底勇氣。我爲什麼要害怕他們？我也是一個人，我底事情和別人有什麼關係？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他們拿我也沒有辦法對付。現在我終於到學堂裏頭來了，我並沒有一點兒損失。」她底神情很是英武，頗有勇士底氣概，她又咬緊了牙齒做出憤恨的樣子說：「只是那般色鬼真可恨，把你老是糾纏着，一點也不肯放鬆，意志稍微薄弱一點的人怎麼經得起他們底糾纏。總之男人都是壞東西，沒有一個好的。」

「那麼你將來就不嫁人嗎？」一個平日最愛開玩笑的同學說着，撲嗤地笑了。

「我嗎？我是不嫁人的，」她驕傲地說，一面又挖苦衆人道：「我不像你們日日夜夜都在夢想嫁一個如意的『黑漆板凳』（husband）。這個有表哥啦，那個有表弟啦，那個又有什麼乾哥哥啦。蓉，你底表哥還有信來嗎？」她說到這裏忍不住撲嗤地笑出來。

蓉就是那個最愛開玩笑的同學，她漲紅了臉，第一個不依，嚷着要來擰倩如底嘴，接着衆人都要動手向倩如算帳。倩如連忙帶笑從人叢中逃了出來。她預備向課堂裏跑去，忽然看見琴一個人癡立在旁邊另一株柳樹下出神。她纔記起方纔不該對琴說了那些話，心上很是過意不去，想去向琴解釋一下。但她剛走了兩步，上課鈴就響了。

在課堂裏許倩如和琴同坐在一張桌子後面。一個將近五十歲戴了老光眼鏡的國文教員捧着一本古文觀止在講臺上面講解。學生們也很用心地工作着。有的攤了小說在看，有的拿了英文課本在讀，有的在編織東西，有的在和同伴咬耳朵談心。倩如看見琴默默地望着面前攤開的那本古文觀止出神，便從練習簿上撕下一頁紙，用鉛筆寫了幾行字，一聲不響地送到琴底面前。她寫的是：「你恨我嗎？我說那些話全是出於無心。我並不想挖苦你。我早知道這些話會使你如此痛苦。我就不會說了。請你原諒我。」

琴讀了那紙條後慢慢地拿了筆也在上面寫了一些字，送到倩如底面前，上面寫的是：「你誤會了，我決不會恨你。我反而讚美你，羨慕你。無論如何你有勇氣，而我卻沒有。我底希望，我底志願，你是知道的；我底處境，你也是知道的。你想我應該怎樣辦？我能够毅然實行我底志願麼？」

「蘊華，我相信你不是沒有勇氣的女子。你不記得你還說過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堅決地奮鬥，給來的姊妹們開闢一條新路嗎？」

「倩如，我現在纔知道我自己了。我的確是一個沒有勇氣的女子。我自己造了一個希望，我下了決心要不顧一切地向這個希望走去。可是一旦逼近這個希望時，我卻有點膽怯了。顧慮也多起來了。我便不敢毅然前進了。」

「華，難道你不知道這樣會使你自己在更不幸的境地中嗎？」

「倩，我已經陷在那裏面了。我愛我底前途，我也愛我底母親。我自己極其愛慕光明，但是爲了母親的緣故，我又願意陪着她留在黑暗裏。譬如男女同學，女子翦髮這類事情都是她反對的。我自己平日覺得應該不管母親底反對和親戚底嘲笑責難，一個人獨斷獨行，但是到了一舉手就可以如願的時候，我卻想到我這種舉動會使母親受着多大的打擊，我底心又軟了。我底意志又動搖了。我想她苦居孀把我養育成人，而且平日又是那樣地愛我，體貼我，到了如今她應該享福的時候，我反而給她招來更大的苦痛，如社會的嘲笑，親戚底責難，她自己底希望底破滅等等。這個打擊太大了，她實在受不住的。爲了她我寧肯犧牲我自己底前途。」

「華，你不知道這種犧牲沒有多大的意義嗎？如果我們真該犧牲，我們也不能爲一個人犧牲，我們應該爲無數的將來的姊妹們犧牲。要是我們犧牲了，她們將來可以得到幸福，這犧牲纔是值得的，纔是有意義的。」從倩如底狂妄的字跡看來，可以知道她這時候是何等地憤慨。兩頁紙已經寫完了。

「倩，這一點就是我們兩人底不同處了，你底理智可以征服感情，而我底理智則常被感情征服。在理論上我不能夠說你底話不對，而事實上我卻不能夠照你底話做。我一想到母親，我底心就軟了。而且實在說，在我看來，與其爲那些我甚至不會見面的將來的姊妹們犧牲，還不如爲那個愛我而又

爲我所愛的母親犧牲更踏實一點。」

「華，這是你底由衷之言嗎？我試問如果你母親要把你嫁給一個目不識丁的俗商，或者一個中年官僚，或者一個執椅子弟，你難道也不反抗？你能够這樣地爲她犧牲麼？快答覆我這個問題。不要逃避！」依舊是狂草的字跡。

「倩，不要問我這一個問題，不要問我這一個問題，我請求你。」紙上有了一兩滴淚珠。

「華，我再問你：我知道你和你表哥很重要。假如你表哥是一個貧家子弟，另外又有一個富家兒來向你母親提親，你如果堅持着要嫁給你表哥的話，你母親會誠懇地對你說：『我把你苦苦養育成人，原是望你將來嫁到富家去享福，我纔可以放心。如果你不肯聽我底話，定要嫁到貧家去喫苦，那麼你就不是我底女兒了。』這時候你怎麼辦？你便自願地拋棄你所愛的人去給人家做發洩獸慾的工具嗎？是的，我知道，每個母親在選擇女婿時都會問她底女兒道：『你願意去享福呢，還是去受苦？』母親底選擇自然是去享福。至於無愛的結婚，變相的賣淫，精神上的苦痛……這一切都是母親所不願念的。做母親的果然有權利要求這種犧牲嗎？沒有，她沒有這種權利。譬如你告訴過我你大表哥知梅姊的事。如果你母親給你決定了一個與梅姊同樣的命運，你也願從她底意思嗎？你願意像你梅姊那樣白白地任人家播弄一生嗎？」倩如在後面一連加了六七個問號。

「倩不要問我這問題，我請求你，我底心亂極了。讓我仔細思索一下。」

「華，到了這時候你還不把眼睛睜開？你不要遲疑了。我看你在舊家庭裏處得太久，舊習慣染得太深了。你如果不想法早些把牠完全擺脫掉，你將來會做第二個梅姊的……」

這一次琴不回答了，倩如偏了頭去看琴底臉。她看見琴底眼睛裏有淚珠閃閃地在裏面發亮。她底心頓時軟了許多，她底憤怒也漸漸地消失了。她伸手把琴底放在膝上的一隻手緊緊握着，她覺得琴底手在顫動，因此把牠握得更緊一些。如果這時不是在課堂裏的話，她真想去擁抱琴了。她把眼光往講臺上一掃，看見那個國文教員正背轉身子在黑板上寫字，便把嘴放在琴底耳邊低聲說：「蘊華，也許我底話說得過火。不過我愛護你，我希望你做一個勇敢的新女子，我不願意你陷於你梅姐底命運。我勸你鼓舞起勇氣去奮鬥。跟着時代走的人終於會得着酬報的，所可悲的是做一個落伍者而抱恨終身。這一層你該明白罷。」她差不多吻到了琴底面頰。

琴不回答，但掉過頭來用深的感激的眼光看倩如一眼，默默點了點頭。

不久那接連着上了兩點鐘的國文課就完了。倩如站起來拉了琴往外面走，剛走到門邊看見國文教員搶着要出去，便站住了讓他先走。她底頭這時突然被他注意到了，他投了一瞥恐怖的眼光在那短髮上，臉上現出不快活的樣子，驚嚇地急急逃走了，像遇着了惡魔一般。倩如昂着頭跟他走了出

去，她甚至不會紅臉，只是接連冷笑幾聲。然後她把琴拉到操場裏柳樹下去細細談心。直談到上第四堂課的時候，因為她們那一班第三堂課因教員請假而缺席了。

午後琴和倩如下了課預備回家的時候，文和「老密斯」留住她們，要倩如給她們翦髮。

十多個學生擠在文底寢室裏，她們把門關了，讓文坐在窗前，一把翦刀很快地就把那一根光滑的辮子翦去了。倩如拿着翦刀很是躊躇滿志，然後隨意給文把頭髮翦了一下，修了又修，直到文照着鏡子說了一聲滿意為止。「老密斯」倒不像文那樣細心考究，倩如很快地就給她弄好了。於是這屋裏出現了三個短髮的女子。但倩如還是不滿意。她拿着翦刀逼着蓉要她把髮辮也翦去，蓉沒有辦法，最後只得承認她底表哥不喜歡她這樣做，惹得衆人笑了一陣。

忽然門上起了敲聲，這是表示舍監快來了，於是衆人開了門，一哄而散去了。

琴和倩如一起走了幾條街。在路上琴覺得所有的人底眼光都釘在她們底頭上，臉上好像她自己已也翦了髮辮似的，她如今是暴露在輕視與侮辱的眼光之下了。同時不堪入耳的調笑的話語又從那些在後面跟隨的男子底口裏接連地送過來。一種羞辱侵襲了她底全身，她覺得自己彷彿是被剝了衣服光赤着身子在街上走路，展覽給那般色情狂的男子看。她底臉通紅着，她不敢擡起頭來，也不想和倩如談話，只是加速着腳步向前走。

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倩如要和琴分路了，卻被琴苦苦地留着，她要倩如陪她到她家去。她說在這些街道中一個人走起來實在非常可怕，兩個人在一處走着，多少總可以使人膽壯。

其實琴激倩如到她家去玩，還有一個用意，她想藉此觀察她底母親對於女子翦髮的態度，而且她還希望倩如用辯才說服母親。但這並沒有多大的用處。張太太當着倩如底面雖然不會說什麼，但從張太太底談話和態度上看來，琴可以知道她底母親是反對女子翦髮的。

這晚上倩如去了以後，張太太嘆息道：「這樣一個好姑娘，也學着鬧新花樣，弄得小姐不像小姐，尼姑不像尼姑，簡直失了大家底閨範。她倒也討人歡喜。只可惜她母親死早了，沒有人管教她，任她一個人獨行獨斷，將來不曉得會弄成什麼樣子。真可惜。」張太太說了又嘆氣，她覺得世界是一天天地變得更加古怪了，將來不知道還會變到什麼樣子。她在追想過去的黃金時代，她悲惜着這黃金時代底不再來。忽然她一轉眼，看見琴底帶着祈求欲語又止的神情，便驚訝地問道：「琴兒，你有什麼事情？」

「媽，我也要像倩如那樣把頭髮翦掉，」琴說着，畏怯地低了頭。

「你說什麼？你要學倩如。你要使人家笑我沒有家教嗎？」張太太喫驚地說，她好像受到了什麼意外的大打擊似的，她甚至不相信自己底耳朵。

「像倩如那樣並沒有什麼不好，」琴漲紅了臉，雖然覺得希望已經去了一半，但仍鼓起勇氣說。

「學堂裏有許多同學都翦了髮，翦了髮又方便，又好看，還有種種別的好處……」她正要詳細解說下去，卻被她底母親阻止了。

張太太顯出不耐煩的樣子揮手說：「我不要聽你底大道理。講道理我當然講不過你，你底道理很多。你底花樣也很多，今天要這樣，明天又要那樣。我想過幾天你會向我說你要飛到天上去的……還有一件事情，我不會告訴你。前幾天你錢伯母來給你做媒，說男家姓鄭，家裏很有錢。子弟也還漂亮，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但是他家裏有的錢是够他一生喫着不盡的，嫁到那邊去很可以享福。錢伯母慫恿我答應這件親事。不過我想你一定不願意，所以索性謝絕了。我說你底年紀還輕，我又只有你一個女兒，打算過幾年再提婚事……不過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我想還是把你早早嫁出去的好，免得你天天鬧什麼新花樣，將來聲名壞了，要都會沒有人要的。」張太太慢慢地說，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只有那疲倦的微笑，使人不知道她究竟是否有這決心。

但這些話已經够給琴一個大的打擊了。這時候不僅那個可寶貴的希望完全失掉了，同時一個新的恐怖的思想又開始來壓迫她。「家裏有錢，」「子弟也還漂亮，」「沒有讀過多少書，」「還是把你早早嫁出去的好，」這幾句話輪流在她底耳邊響着。她底眼前頓時現了一條很長很長的路，上面鋪滿了年青女子底屍體。這條路從她底眼前伸長出去，一直到無窮。她明白了，這條路是幾千年前

就修建好了的。這土地裏浸飽了那些女子底血淚，她們被人拿鐮銹鎖住了，驅上這條路來，讓她們跪在那裏，用她們底血淚灌溉土地，用她們底肉體滿足野獸底獸慾。起初她們還呻吟着，哀哭着，祈禱着，盼望有人把她們從這路上救出來。但並不要多久的時間，她們底希望就被滅了，她們底血淚也流盡了，於是倒下來，在那裏嚙最後的一口氣。從遼遠的幾千年前到現代，這路上，不知斷送了若干女子底青春，不知浸飽了若干女子底血淚。仔細看去，這條路上血肉模糊成了一片，沒有一個乾淨的屍體，那些女子都是流盡了眼淚，啞盡了心血，作了最後的生命底掙扎，然後倒下來，閉了她們底還有火焰在裏面燃燒的眼睛。呵！這裏面不知埋葬了若干若干可以撕裂人心的痛史！

一種渴欲訴諸正義的感情在琴底身體內生長了。幾個大問題在她底頭腦裏盤旋：「犧牲，這樣的犧牲究竟給誰帶來了幸福呢？」——「難道因為幾千年來這路上就浸飽了女人底血淚，所以現在和將來的女人還要繼續在那裏斷送她們底青春，流盡她們底眼淚，啞盡她們底心血嗎？」——「難道女人只是人家底玩物，只是人家底發洩獸慾的工具嗎？」——最後一個更大的問題：「你願意拋棄你所愛的人，去給人家做發洩獸慾的工具嗎？」她覺得這時候她已經跑在那條路上了，耳邊一片呻吟聲，眼前一片血肉模糊的景象。她還有什麼勇氣來回答上面的問題？正義是那樣地渺茫！她底希望完全破滅了。她不能夠再支持下去，便捧着臉哭起來。

「琴兒，你怎樣了？我有什麼話傷了你底心？」張太太驚愕地站起來走到琴底身邊，溫和地撫慰她說。

琴哭得更傷心了，她掙脫母親底手，好像在和誰掙扎似的，她悲聲地喃喃說：「我不走那條路。我要做一個人，一個和男子一樣的人……我不走那條路，我要走新的路，我要走新的路。」

一個晚上，在電燈光死滅以後，鳴鳳被喚到太太底面前。在黯淡的清油燈光下，露了周氏底沒有表情的胖臉。雖然從這臉上她猜不出太太所要說的話，但今天的某一件事情已經使她預料到有什麼不幸的事變要發生了。她懷着戰抖的心，立在周氏底面前，甚至她底眼光也有點搖晃不定。在說話的時候，周氏底臉漸漸變爲浮腫而成了一個很大的圓的東西，不停地在她底眼前搖蕩，使她更加膽怯起來了。

「鳴鳳，你在這兒做了這幾年的事情，也做得够了。」周氏開始慢騰騰地說，然而依舊比別人說話快些，而且說了幾句以後就說得愈加快，好像一盤珠子在滾着一般。「我想你也願意早些出去，今天馮老太太又來商量那件事情，她已經和老爺說好了，要討你去給馮老太太做姨太太。下個月初四是個好日子，就要在那天接人去。今天是二十六，離初四還有七天。從明天起你不必做事情了，你可以休息幾天，等着到馮家去……你到馮家去要好好地服侍馮老太太爺兩夫婦，聽說馮老太太爺底脾氣很古怪，你遇事要將就他，不要自己使性子。還有他底少爺們年紀也不小了，他們都討了少奶奶，你也應該尊敬他們。你在我房裏做了幾年丫頭，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我很覺得沒有好好待過你。這是我底

良心話。現在給你找到這樁親事，我也算放了心。馮家很有錢，只要你在那邊安分守己，你一生穿衣喫飯是一點也不用憂愁的。這樣比五太太底喜兒要好多了……你走了，我也很念你。你伺候我幾年，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我明天就叫裁縫來給你做兩套好衣服，還給你預備點首飾……」她還要說下去，卻被鳴鳳底哭聲打岔了。

這些話底每一個字都像一把利刀刺着鳴鳳底心，她只得任牠們亂刺着，沒有武器來防衛自己。她底希望完全破滅了。人們甚至連她所賴以生活的愛情也要給她奪去了。把自己底青春拿去服侍一個脾氣古怪的老頭子，得不到一點愛撫，自己只給人家做了發洩性慾的機器。在那種人家裏做姨太太的人底命運是極其明顯的：流眼淚，喫打罵，受閒氣，依舊會成爲她底生活裏的重要事情。所不同的是那時還要把她所寶貴的貞操拿給那個不認識的脾氣古怪的老頭子去蹂躪。做姨太太，這是何等可恥的事。在平日她們丫頭底罵人術語裏，「給人家做小老婆」也就是一句。便在小小年紀的時節她就已認爲做姨太太是極端的不幸了。然而經過了八年的忠心的、煩重的苦工之後她所得到的報酬，卻是去做姨太太，去給人家蹂躪，給人家折磨。黑暗，在前面依然是那濃密的黑暗，那一線被純潔的愛情所帶來的光明也給人家摧殘了。一個青年底溫和的面顏在她底面前溜了過去，接着許多變笑的歪臉惡狠狠地向她逼來。她畏怯地用手遮住臉，她好像在和什麼可怖的幻象掙扎。忽然一個聲

音響亮地起在她底耳邊，好像有人在說：「一切都是命中註定了的，你不能够改變牠們。」於是一種不可抵抗的絕望的痛苦的感覺佔有了她，她忍不住傷心地哭起來。

周氏底話像珠子一般地滾着，她一口氣說了許多，很難馬上止住。這時候她才注意到鳴鳳底這種不尋常的舉動，而且也聽見了這少女底悲慘的哭聲，一種驚愕的感覺抓住了她，她閉了口，注意地觀察着鳴鳳底舉動。她還不能夠明白鳴鳳爲什麼要這樣傷心。但她已經被這少女底哭聲感動了。她溫和地問道：「鳴鳳，怎麼了？你哭什麼？」

「太太，我不願意去！」鳴鳳底口裏進出了這哭聲。「我寧願在這兒做一輩子的丫頭，服侍太太，服侍小姐，服侍少爺……太太，我只求你不要叫我去，我在公館裏頭事情還沒有做得够……我在這兒才只做了八年……太太，我底年紀還這樣青，請你不要把我嫁出去……」

這情形觸動了周氏底平常很少被觸到的母性，她很感動了。對於這婢女她突然感到了母親對於女兒的愛憐，她拿非常溫柔的眼光去愛撫這被悲哀所壓倒的少女，她帶着悽然的微笑說：「本來我也怕你不願意，實在說來馮老太爺年紀太大了，論年紀你可以做他底孫女，他底脾氣又古怪。然而這是老太爺底意思，我也只得聽從。不過只要你到了那邊好好地服侍着馮老太爺，日子也並不怎樣難過，倒強似嫁一個貧家漢子，連衣食也顧不周到……」

「太太，我寧願受凍挨餓，我不情願給人家做姨太太……」鳴鳳進出了這句話以後，覺得自己底全身的力量都喪失了，她站立不住，跪倒下來，抓着周氏底膝頭哀求道：「請你不要把我送走，我願意在這兒做一輩子的丫頭。我願意服侍你一輩子……太太，可憐我罷，我底年紀還這樣輕……可憐我罷，你打我，罵我都可以，只是不要送我出去，不要把我送到馮家去，我不願意過那種日子……我怕，我怕過那種日子……太太，請你發點慈悲心，請你念我從小就在公館裏頭苦苦地服侍了你們一番，饒過我這一次罷。……太太，你喊我做別的事，我總是聽話的。只饒我這一次罷。……」她說到這裏一陣更大的悲哀壓倒了，她覺得有什麼東西潮也似地從她底心底湧上來，無數淒慘的話語到了她底喉邊又被咽下去，她底口已經被什麼東西塞住了。她不能再說一句話，只顧低聲哭着，愈哭愈傷心，她覺得要把她底心也哭出來了才痛快。

周氏被鳴鳳這一哭引起了自己底心事。看見那個跪在她面前把頭俯在她底膝上哀哭着的女兒，她也覺得淒然了。這時候她底母性完全被觸動了。她撇開了主子底身份，她並不推開鳴鳳，卻溫和地用手撫摩鳴鳳底頭髮，像母親對女兒那樣，她愛憐地說：「我也知道你太年輕一點，老實說我也不願意把你送到馮家去的……然而這是老爺答應了的。他底脾氣也很古怪，他說要怎麼辦就得怎麼辦，我做媳婦的人怎敢違抗他……現在沒有法子挽回了。無論如何你初四一定要去的……不要

哭了，哭也沒有用……好好地壯起膽子預備到馮家去罷。到了那邊也許會有好日子給你過。不要怕，有好心的人終有好報的……快起來，你現在可以去睡了。」

鳴鳳把周氏底腿抱得愈緊了，她覺得這時候只有這一雙腿是可以救她的。她絕望地作最後的努力哀聲說：「太太，你真不肯救我嗎？你一點也不可憐我嗎……救救我罷，我寧死也不願意到馮家去。」她擡起頭來把她底滿是淚痕的臉對着周氏底眼睛，她把手伸上去祈禱似地說：「太太，救救我罷。」這聲音非常悽慘。

周氏不住地搖着頭悽然說道：「現在沒有法子可想了。我自己要是不放你去，也不行。老太爺底話，連我也不敢違抗……快起來，好好地去睡罷。」她說着便伸手去拉鳴鳳。

鳴鳳絲毫不抵抗，讓周氏把她拉起來。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她茫然立在周氏底面前，覺得好像是在做夢。她癡癡地立了片刻。又把眼睛向四面看，周圍是模糊的一片，陰沈沈的，沒有一線光明。她底哭聲止住了。她還在抽泣。最後她連抽泣也止住了。她底臉上現了忍耐的表情，她現在下了決心了。她極力捺住悲哀，用冷淡的，但依舊是悽涼的聲音說：「太太，我聽你底話……」她還想說什麼，但看見周氏疲倦地站起身子，又聽見說：「好，只要你肯聽話，我也就放心了。」她知道再留在這裏多說也沒有一點用處。她一生中從沒有感到過像此時這樣悽涼的。她無精打彩地說一聲：「太太，我去睡了。」

便慢慢移動脚步走出了太太底房間。她用手按着自己底胸膛，她怕她底心會炸裂。周氏看見她出去了，望着她底背影嘆了兩口氣，周氏這時候很同情她，悲惜着她底不幸的命運，但過了一會又把這少女的事情完全忘在腦後了。

天井裏只有一片黑。鳴鳳看不見一個人影。黯淡的燈光從覺慧底房間裏射出來。她本來想回到僕婢室裏去睡，卻被這燈光引誘着輕腳輕手地走到了覺慧底窗下。三扇玻璃窗都被白紗的窗帷遮住了。燈光從細孔裏漏出來，投了美麗的花紋在地上。這窗帷，這玻璃窗，這房間，如今在她底眼前變得非常可愛了。她不閃眼地立在窗前的石階上，仰望着白紗窗帷。她屏息着呼吸，不要做出一點聲音，驚動了裏面的人。過了一些時候漸漸地那白紗窗帷帶了空幻的色彩，而變得更加美麗了。模糊中在裏面出現了美麗的人物，男男女女，穿得很漂亮，態度也很軒昂。他們走過她底面前，帶着鄙夷的眼光看着她一眼，便急急掉過頭走開了。忽然在人叢中出現了她朝夕想念的那人，他投了一瞥溫和的眼光在她底臉上。他站住，好像要和她說話，但後面一羣人猛然擁擠過來，把他擠得不見了。她注意地用眼光去找尋他。然而在她面前白紗窗帷靜靜地遮住了房裏的一切。她看不見別的什麼。她逼近窗戶想伸頭去望裏面，但窗臺較高，她底頭達不到。她試了兩次，都沒有用，便絕望地退了幾步。一個不留心，她把手觸到了窗板，發出一個低微的響聲，接着房裏起了一聲咳嗽，正是那人底聲音。她纔知道他還沒有

睡，她盼望他會走到窗前揭起窗帷來看，她懷着顫動的心在那裏等待着。然而裏面又寂然了，只有筆落在紙上的極其低微的聲音。她又走去在窗板上敲了兩下，她盼望他會聽見這敲聲。但這一次他只在裏面做了兩三下響聲，好像是把椅子移動了，接着落筆的聲音更動了一點。她知道輕敲是沒有用的，待要重敲又恐怕驚動了別人。因為他是和他底哥哥同住在這房間裏面。然而她還懷着最後的希望，又一次走到窗前輕輕敲了三下，又低聲叫了一次「三少爺」，便退了兩步，靜靜地站着。她想這一次他一定會出現了。但過了一些時候還是沒有動靜，只是落筆的聲音更急了。接着她又聽見他放了筆，過後用驚訝的聲音說：「怎麼就兩點多鐘了？燈盞裏的油也被我剛才倒光了。早點睡覺也好。明晨八點鐘還有課……」於是落筆的聲音又起了。

她癡癡地立在那裏，她明白她再要敲也是沒有用的，他不會聽見了。她並不怨他，她反而更加愛他，更崇拜他。他底這幾句話還在她底耳邊盪漾，在她牠們是比音樂還好聽。她默默地回味着這幾句話，她覺得他就在她底身邊了，活潑的，熱烈的，和平時一樣。忽然另一個思想又來到她底腦裏，她想，像他這樣子正需要着一個女人來愛他，來照料他，來服侍他，她又知道在這世界上再沒有人像她這樣地愛他了，她真願意為他做一切的事情。然而同時她又知道有一堵牆壁橫在她和他的中間，而且現在人們就要送她到馮家去了，並不要多久，就在七天以後。那時候她便成了馮家底人，會被抱在那老

頭子底懷裏像肉塊一樣。她再沒有機會看見他了。任她怎樣受人侮辱，被人蹂躪，怎樣呻吟哀叫，他也不會知道，也不會來拯救她了。分離，永久的分離，這情形比死別還難堪。這時候她覺得她底一生就這樣完結了，以後的生活只是更大的受苦，這樣的生活是值得留戀的。當她向太太說「寧死不願到馮家去」的時候，她並非拿這話來恐嚇人，她確實想到那個死字的。大小姐曾經屢次教過她，這死字便是薄命女子底唯一的出路，她很相信這個。

房裏的一聲長嘆把她從紛亂的思想中喚起來。她淒涼地把眼光往四面輪了一轉。周圍靜寂寂沒有人聲，黑魘魘沒有光明。她忽然記起了幾個月以前曾有過與這相似的情景，那時候是他在窗外而她在房裏。而且那時的傳聞如今卻成了事實。她又細細回味着那一晚的情景。她想起他對她的態度，又想起她對他說過的話：「無論如何我賭咒不去跟別人，」她底心好像被什麼東西絞痛着，她底眼睛又被淚珠潤溼了。房裏的燈光愛憐地撫着她底頭，她很痛切地感到自己彷彿是一隻船迷失在黑暗的海裏，只有那燈光才是她底指路的明燈。她帶着貪婪的眼光看那燈光，漸漸地一種慾望佔有了她。她想不顧一切地跑進房裏，跪倒在他底面前，向他細細哭訴她底痛苦，並且哀求他把她從不幸的遭遇中拯救出來。她願意永久給他做奴隸，愛他，服侍他。

她決定要跑進去了。然而……眼前一陣漆黑。房裏的燈光突然熄滅了。她睜大眼睛，但她什麼也

看不見，她拔不動脚，孤零零的立在黑暗裏，無情的黑暗從四面包圍過來，她覺得她已經不存在於這世界上了。

過了一些時候，她纔提起脚，慢慢地往自己底房裏走去，一路上什麼都不存在了。她只顧在黑暗中摸索着，費了許久的功夫，她纔摸到自己底房間，推了半掩着的門進去。

那盞瓦油燈上結了一個大燈花，使微弱的燈光變得更陰暗。屋子裏到處都是陰影。兩邊放了幾張木板牀。上面擺了一些死屍似的身體。粗促的鼾聲從那肥胖的張嫂底牀上發出來，四處撞擊，顯得很可怕。鳴鳳一進門便喫了一驚，連忙站住，打起精神四面一看，苦笑地罵了一句：「又是那一口豬。」她懶洋洋地走到桌子前面，把燈芯撥了，燈花去掉。屋子裏頓時明亮了許多。她正預備解衣服，忽然一陣悲哀壓倒了她，她支持不住就伏倒在牀上哭起來，頭緊緊地壓在被上，不多時就把被褥弄溼了一灘。她愈想愈覺得傷心。後來她底哭聲把對面的張嫂驚醒了。那肥胖的女人，在睡夢模糊中用不十分清楚的聲音問：「鳴鳳，你在哭什麼？」她不回答，只顧哭着。那女人翻了一個身又睡熟了，剩下鳴鳳一個人傷心地哭着，一直哭到她進了睡夢中的時候。

從第二天起，鳴鳳底態度就完全改變了。她整日地憂鬱着，不露一個笑臉給人看，做事情也是沒精打彩的，而且怕和人接近。她總見一個人，馬上就疑心她底事情已經被那人知道了，在那人底臉上

她就發見了輕視或嘲笑的表情。她便連忙躲開。她看見兩三個女傭或僕人、轎夫在一起談話，她就疑心她們（或他們）是在談論她底事情。「姨太太，」小老婆，「這幾個字好像到處都有人在說，後來甚至主子們也談論起來了。有一天她好像聽見五老爺和人說：「好一個標緻的姑娘，卻白白送給老頭子去做姨太太，真可惜。」又有一次她又似乎在廚房裏面聽見那肥胖的張嫂鄙夷地說：「呸，年紀青青就給死老頭子做小老婆。再有多少錢我才不幹咧！」又一次她給三小姐端茶不小心把杯裏的茶傾了一半出來，三小姐接過茶杯不高興地哼了一聲。她轉過背走不到幾步，似乎聽見三小姐在後面冷笑道：「哼，連端茶也沒有心腸，我曉得你現在是馮家的姨太太了。」到處她都聽見這一類的嘲罵的語句。她什麼地方都不敢去了，除了每天兩頓飯以外，其餘的時間裏她不是躲在自己房中就是藏在花園內，孤零零的，沒有人來陪伴她，有時候婉兒或喜兒來找她談些話，但是她們底事情也很忙，只能夠偷偷地抽出一點空時間來看她。

這幾天裏鳴鳳很想找到覺慧，和他詳細地談一番話。她時時刻刻都等着這個機會。然而近來覺慧兩弟兄似乎比從前更忙碌，他們每天早晨絕早就出去上學，下午很遲才回來，有時候晚飯也在外面喫，即使在家裏喫晚飯，喫過飯後也就馬上出去，往往到九十點鐘才回家，回來就關在房裏寫文章或讀書。她每天簡直很少有機會和覺慧見面，即使兩人遇着了，也不過是他投了一瞥愛憐的眼光過

來，溫和地看她幾眼或者對她微笑，卻沒有和她談話。自然這些也是愛底表示。她覺得他底忙碌是正當的，雖然因此對她疏遠一點，但這也不能怪他。反而他在百忙中還記念着她，這使她更加感激了。

但這思想也不能使鳴鳳寬心。日期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她必須和覺慧談一次話，把她底痛苦告訴他，看他有什麼意見。無論如何她必須和他商量一下。然而他彷彿完全不知道這一回事情。他並不給她一個這樣的機會。花園裏近來也沒有他底腳跡。只有在喫飯的時候，他可以見他一面，但他放下飯碗就匆忙地走了，待要追上去說話也來不及。晚上他們回家很遲，又忙着讀書作文。再要找像從前那樣的和他一起玩耍談笑的機會，如今是不可能了。

初三日終於到了。鳴鳳底事情公館裏有很多人知道，然而覺慧卻不曉得。他是真正不知道的，這並不是因為別人瞞了他，這是因為一則，在外面他們週報社裏發生了變故，他用了全副精神去應付這件事，就沒有心腸來管家裏的事情；二則，他在家裏時也忙着寫文章或者讀書；即使有機會聽見別人說起鳴鳳底事，他也連忙避開，他怕別人知道他和鳴鳳的關係。

這初三日在覺慧是和別的日子一樣，然而在鳴鳳卻是最後的一天了，她底命運就要在這一天決定了：或者永遠和他分離，或者永遠和他廝守在一起。然而事實上後者底希望卻是非常之少，她自己也知道。自然她是滿心希望着他能夠來拯救她，她能夠永遠和他廝守在一起。但是在他們兩人中

間橫着那一堵不能夠推倒的牆壁，使他們不能夠接近。這就是身分底不同。她是很知道的。她從前在花園裏對他說「不行，不行……我不要你討我」時，她就已經知道這個了。雖然他答應過要娶她，然而老太爺，太太們以及所有這公館裏的人全都橫在他們兩人底中間，他又有什麼辦法？在老太爺底命令下現在連大太太也沒有辦法了。更何況做孫兒的他？她底命運似乎是已經決定無可挽回的了。但她還不能夠完全放棄那最後的希望，這好像是在騙自己，因為她知道是一點希望也沒有，而且也不能夠有了。

這一天她懷着顫抖的心等着和覺慧見面，然而覺慧回來時已經是晚上九點鐘。她不能忍耐地走到他底窗下。聽見他底哥哥說話的聲音，她馬上覺得膽怯了。她在那裏徘徊着，不敢進去，但又不忍走開，因為今晚再錯過機會，不管是生與死，她一生就永無再見他的一天了。

好容易過了一些時候，屋裏起了腳步聲，她知道有人要走出來，便連忙往角裏一躲，果然看見一個黑影從裏面閃出來。這是覺民，她看見他走遠了，便急急走進房裏去。

覺慧正俯着頭在電燈光下面寫文章，他聽見她底腳步聲並不擡起頭。他也不去分辨這是誰底腳步聲，只顧專心寫文章。

鳴鳳看見他不擡起頭，便走到桌子旁邊畏怯地但也溫柔地叫了一聲「三少爺。」

「鳴鳳，是你？」他擡起頭驚訝地說，對她笑了笑。「什麼事？」

「我想和你說幾句話：我——」她說話時兩隻憂鬱的眼睛貪婪地望着他底帶着微笑的臉。她底話未說完就被他接下去說：

「你是不是怪我這幾天不和你說話？你以為我不再理你了嗎？」他溫和地笑道。「不是的，你不要起疑心。你看我這幾天真忙，又要讀書，又要寫文章，還有別的事情。」他指着面前一大堆稿件和幾份雜誌，和一疊原稿紙對她說：「你看我忙得和螞蟻一樣……可是又沒有人幫忙，再過兩天就好了，我就把這些事情都做完了，再過兩天……我答應你，再過兩天。」

「再過兩天……」她絕望地悲聲吟着這四個字，好像不懂得牠們底意義，過後又茫然問道：「再過兩天……？」

「對的，」他笑着說，「再過兩天，我底事情就做完了。再過兩天，我們就有很多的時間來談話了。」他又埋頭去寫字。

「三少爺，你現在真正沒有功夫嗎？一點功夫也沒有？」她極力忍住眼淚，同時也不要使她底聲音成爲十分悽慘。

「你不看見我是這樣忙嗎？」他粗聲說，似乎怪她不該多問，但他一舉頭看見她底臉上籠罩着

一層憂鬱的顏色，沒有一點光彩，他底心馬上就柔和了。他伸手去把她底手捏了捏，又站起來在嬾底耳邊安慰地說：「你不要怪我，我答應再過兩天一定好好地跟你玩。我還是和從前一樣地愛你。現在你可以走了。讓我安安靜靜地做事情……快去，快去，二少爺就要來了。」他說了放下她底手，看見左右沒有人，便慌忙地捧住她底臉，輕輕在她底嘴唇上吻了一下，對她一笑，做個手勢叫她快出去，自己很快地回到座位上，埋下頭，拿了筆繼續做他底翻譯工作，但是他底心還怦怦地在跳動，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吻她。

鳴鳳不說一句話。她癡呆地立着。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這時候想些什麼，又有什麼樣的感覺，她只顧用手輕輕去撫摩她底第一次被吻了的嘴唇。過了一會兒她又喃喃地唸着：「再過兩天……」這時外面起了吹哨聲，覺慧連忙擡起頭催促鳴鳳道：「快去，二少爺來了。」

鳴鳳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她底臉色馬上改變了。她底嘴唇微微動着，但並沒有說出什麼，她拿非常溫柔而略帶憂鬱的眼光貪婪地看了他幾眼，忽然她底眼睛一閃，她底口裏進出了一聲「三少爺。」這聲音異常悽悽。覺慧驚奇地擡起頭來看，只見她底背影在門外消失了。

「女人底心理真古怪，」他嘆息地自語道，過後又埋頭去寫字。

覺民走進房裏，第一句話就問：「剛纔鳴鳳來過嗎？」

「嚶」覺慧過了半晌才簡單地答道。他依舊在寫字，並不去看覺民。

「她一點也不像丫頭，又聰明，又純潔，又漂亮，還認得字，可惜被爺爺送給那個老混蛋做姨太太了。真可惜！」覺民自語似地嘆息道。

「你說什麼？」覺慧放下筆，喫驚地問。

「你還不曉得嗎？鳴鳳就要嫁了。」

「鳴鳳要嫁了？哪個說的？她還這樣年輕！」

「爺爺把她送給馮樂山那個不要臉的老東西做姨太太去了。」

「馮樂山我不相信！他不是孔教會裏的重要分子嗎？他快要到六十歲了，還討小老婆？一定是你聽錯話了。」

「你忘記了去年他們幾個人不是因為發表了梨園榜，點薛月秋做狀元，被高師底方繼舜在學生潮上面痛罵了一頓嗎？他那種人是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的，橫豎他有錢。明天就是他接人的日子。我真替鳴鳳可惜。她今年才十七歲咧！」

「明天？那麼事情是沒有法子可以挽回的了！我為什麼不早些曉得？我為什麼不早些曉得？」他猛然站起來一直往外面走，一面拚命抓自己底頭髮，他底全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明天嫁做姨太太馮樂山這些字像許多根皮鞭接連地打擊着覺慧底頭，他覺得他底頭快要破碎了。他走出門去，耳邊頓時起了一陣悲慘的叫聲，是電燈將死滅時的哀號。突然他發見在他底面前躺臥着一個黑暗的世界。周圍很是靜寂。好像一切生物全都死滅了。在這茫茫天地間他究竟走向什麼地方去？他徘徊着。他抓自己底頭髮，打自己底胸膛，這都不能夠使他底心安靜。忽然一個思念開始來折磨他。他如今恍然明白了。她剛纔到他這裏，是抱了垂死的苦痛來求救於他。她因為相信他底愛，又因為愛他，所以跑到他這裏來要他遵守他底約言，要他來保護她，要他把她從那淫慾的馮樂山底手掌裏救出來。然而他究竟給了她什麼呢？他一點也沒有給。幫助，同情，憐憫，他一點也沒有給。他甚至不聽她底哀訴就把她遺走了。如今她是去了，永久地去了。明晚上在那淫縱的擁抱裏，她會哀哀地哭着她底被摧殘的青春，同時她還會詛咒那個哄騙了她底純潔的少女的愛而又把她送到虎口裏去的人。這思想太可怕了，他不能夠忍受。他極力和牠掙扎，但他終於把牠擺脫不開。

去，他必須到她那裏去，去求她寬恕，去爲他自己贖罪。

他走到僕婢室底門前，輕輕推了推門。屋裏漆黑。他低低喚了兩聲：「鳴鳳，」沒有人答應。她大概睡了。他不能夠進去把她喚起來，因為在那裏還睡着幾個女傭。他便又絕望地走回到自己房裏，他發見屋子開始在他底周圍轉動起來。

其實這時候他所懸念的她並不在僕婢室裏，卻在花園內。

鳴鳳從覺懸底房裏出來時，她知道這一次真正是「一切的希望完全斷絕了。」她並不怨他，她反而更加愛他。而且她相信這時候他依舊和從前一樣地愛她。她底嘴唇還熱，這是他剛才吻過的；她底手還熱，這是他剛才捏過的。這證明他底愛，然而同時又表明她是要失掉他底愛而到那淫慾的老頭子那裏去了。她永遠不能夠再見他了。以後的長久的歲月只是無終局的苦刑，那裏的生活還有什麼值得留戀？這無愛的人間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她終於下了決心了。

她不回自己底房間，卻一直往花園裏走去，她一路上摸索着，費了很大的力量，纔走到她底目的地——湖畔。湖水在黑暗中發光，水面上時而有魚底唼喋聲。她茫然立在那裏，回想着許多許多的往事。他和她的關係一幕一幕地在她底眼裏複現出來。她漸漸地可以在黑暗中辨物了。一草一木，在她底眼前朦朧地顯露出來，變得非常可愛，而同時她清楚地知道她就要和這一切分開了。世界是這樣的靜。人們都睡了。然而他們都是活着的，所有的人都會活着，只有她一個人就要死了。過去十七年中她所能够記憶的是打罵，流眼淚，服侍別人，此外便是現在所要身殉的愛。在生活裏她底享受比別人更少，而現在在這樣輕的年紀，她就要最先離開這世界了。明天，所有的人都有明天，而在她底前面卻橫着一片黑暗，那一片接連着一直到無窮的黑暗，那裏是沒有明天的。是的，她底生活裏是永遠沒有

明天的。當明天小鳥在樹枝上唱歌，朝日的陽光染黃了樹梢，在水面上散布了無數的明珠時，她已經永遠閉了眼睛不能看見這一切了。她想這一切是何等可愛，這世界是何等可愛，她自己一生以一顆天真的女孩底心愛一切的人，希望一切的人幸福，她不停地爲人服務，從不曾傷害過一個人。她和別的少女一樣，也有漂亮的面龐，有聰明的心，有血肉的身體。爲什麼人們單單要蹂躪她，傷害她，不給她一瞥溫和的眼光，不給她一顆同情的心，甚至沒有誰來爲她發出一聲憐憫的嘆息。華麗的衣服，精美的飲食，溫暖的被窩，她從來就不曾享受過。她順受地接收了一切痛苦，她沒有一點抱怨。她終於得到一個安慰，得到純潔的男性的愛，找到她崇拜的英雄。她滿足了，她以爲她一生有了寄託了。然而如今在這定命的時候事實證明出來這也只是一場春夢。他底愛並不能夠拯救她，並不能夠把她從淫縱的擁抱中救出來，反而給她多添了一些痛苦的回憶，使她將來在婚姻的牀上會拿這些回憶來折磨自己，詛咒自己。她底英雄對於她變得太高了，成了高得不可攀摘的月亮，縱然她此時對他哭壞了眼睛，哭啞了聲音，她也不能夠達到他了。他底愛曾經允許過她許多美妙的幻夢，然而現在又把她擲進了黑暗的深淵裏面。她愛生活，她愛一切，而生活底門面關住了她，只給她留下那一條墮落的路。她想到這裏，那條路便明顯地展現在她底眼前，她不禁恐怖地看了看自己底身子。雖然在黑暗裏她不能够看清楚，但她想她底身子是很清白的。好像有誰要來把她底身子投在那墮落的路上的似的，她不

禁痛惜地，愛憐地撫摩着牠。這時候她完全決定了。她不再遲疑了。她注意地看着那平靜的水面。她眼前發亮了。她彷彿分辨出來水面上的細微的波紋。她想與其把身子擲到那淫縱的懷抱中去，還不如投在晶瑩清澈的湖水裏，那裏倒是一個很好的寄身的地方，她死了也落得一個清白的身子。她預備跳進湖水裏面去。

然而一個思念又抓住了她。她站住了。她想她不能夠就這樣死的，她至少應該再見他一面，把自己底心事告訴他，他也許還有挽救的辦法。她覺得他底接吻還在她底嘴唇燃燒，他底面頰還在她底眼前盪漾。他對她是太親愛了，她不能夠失掉他。在生活中她所得到的就只有這一點，就只有他底愛這一點。難道這一點她也沒有權利享受嗎？難道她一生連這些微的幸福也不該享受嗎？爲什麼所有的人還活着的時候，她在這樣輕的年紀就應該離開這世界？這些問題一個個在她底腦裏盤旋。同時在她底眼前又模糊地顯現了一幅樂園底圖畫，許多與她同年紀的有錢人家的女郎在那裏怎樣地嬉戲，笑談，享樂。她知道這不是幻象，在那無窮大的世界中到處都有這樣的幸福的女子，到處都有這樣的樂園，然而現在她卻不得不在這裏斷送她底青年的生命了。就在這時候也沒有一個人爲她流一滴同情的眼淚，或者給她送一兩句安慰的話語。她死了，在這世界裏，在這公館裏並沒有什麼損失，人們很快地就忘記了她，好像她不會存在過一般。「我底生存竟是這樣地渺小嗎？」這一個思想突

然來打擊她了。她底心裏充滿着無可伸訴的哀怨。淚珠又一次迷了她底眼睛。她覺得自己沒有力量支持了，便坐下去，坐在地上。耳邊彷彿有人在叫「鳴鳳」，她知道這是他底聲音，便止了淚注意去聽，但周圍是那樣的靜寂。一切人間的聲音都死滅了。她靜靜地傾聽着，她希望再聽見同樣的叫聲，可是許久許久，沒有一點兒動靜。這時候她恍然明白了。他是不能夠到她這裏來的。永遠有一堵牆隔離着他們兩個人。他是屬於另一個環境的。他有他底前途，他有他底事業。他應該做一個偉大的人。她不能夠拉住他，她不能夠妨礙他，她不能夠把他永遠拉在她底身邊。她應該放棄他。他底存在比她底更要得多。她不能夠讓他犧牲他底一切來拯救她。她是應該去了，在他底生活裏她是應該永久地去了。事情已經弄成了這樣，如果不犧牲他，一切便無可挽回了。然而對於她，他是比較自己還要寶貴的，她是甘願犧牲自己的。這樣想着，她底事情便完全決定了。猛然間一陣心痛又開始襲來。她撫着胸膛，這也止不住她底心痛，她依舊坐在那裏，她用留戀的眼光看着在黑暗中的周圍的一切。她還在用思想。牠所想的全是他一個人。寒氣侵襲過來，她並不覺得冷。她想着，臉上時時浮出淒涼的微笑，但同時眼裏還蓄着淚珠。

後來她似乎不能夠再想下去了，她懶洋洋地站起來，用極其溫柔而淒楚的聲音叫了兩聲「覺慧」，便縱身往湖裏一跳。

平靜的水面被擾亂了，湖裏起了大的響聲；盪漾在靜夜的空氣中許久不散。接着水面上又發出了兩三聲哀叫，這叫聲雖然很低，但牠底悽慘的餘音已經滲透了整個黑夜。不久水面上在經過劇烈的騷動之後又復歸於平靜了。只是空氣裏還瀰漫着那哀叫底餘音，好像整個的花園都在低聲哭了。

覺慧一夜沒有睡好覺，第二天早晨醒得很遲，只來得及和覺民急忙地趕到學校裏去，但已經遲到十多分鐘了。

在課堂裏響着那個瘦長的英國教員朱先生底尖銳的聲音，他正讀着復活裏面的句子。覺慧和別的同学一樣也很注意地在聽講，他準備着回答教員底隨時的發問。自然他不能夠把心完全放在書本上，他還不能不想到鳴鳳，想到鳴鳳時他還不能夠使自己底心不顫動。但是這並不是說他決定要拉住鳴鳳。事實上經過了一夜的思索之後，他是準備把那少女放棄了，而且這時候他已經想像着她怎樣地躺在那個老頭子底懷裏做那人底發洩獸慾的工具了。這個念頭當然使他痛苦，不過他極力忍受着，他覺得他有理由來忍受這個。有兩件東西在背後做他底後援使他可以安慰忘掉她以後的自己，這就是爲社會服務的青年的獻身的熱誠和小資產階級的自尊的心理。

一天的功課很快地就完結了。他很希望可以遲一點回去，然而往日嫌慢的功課這一天卻進行得異常快。他不得不回去了。在歸途中，他又被矛盾的思想來攻擊。他不說一句話，他底臉色變得很難看，甚至使覺民驚疑起來爲什麼他今天會變成了這樣。

他們終於到了自己底家，剛走進二門，正遇見馮家接人的轎子出來，兩個僕人押送着。轎子裏面傳出了悽慘的哭聲，雖然細微，但這哭聲卻直入了覺慧底心裏。他並不去分辨這是什麼人底聲音，他卻相信那個人是去了，永遠地去了。

轎子帶着哭聲去了，天井裏還留着女傭，僕人和轎夫。他們聚在一起閒談着。覺慧知道他們一定在談鳴鳳底事情，他甚至不敢多看他們一眼，就急急走進裏面去了。

他們進了裏面，一個憂鬱的聲音歡迎着他們：「你們今天回來得這樣早？」問話的是陳劍雲，他那因了病變得更瘦弱的臉上還留着悲哀底痕跡。他正立在階上和覺新談話。他看見他們便向着他們走來，而覺新卻默默地轉身走入過道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了。

「我們近來常常是這樣的，下午只有一點鐘的課，因為不久就要大考，」覺民溫和地答道。他近來對待劍雲的態度是比較好了，因為他知道劍雲不會是他底競爭者。

劍雲跟着他們走進屋裏，一進屋就在藤椅上坐下，嘆了一口氣。

「劍雲，你爲什麼總是這樣不快活？」覺民略表同情地問道。至於覺慧，他把書往桌上一擲，就在牀上躺下去，並不和別人說一句話。

「這人生太悲慘了！」劍雲搖着頭說，他底聲音差不多變成了哭泣，使人覺得可憐。

「你又在傷春或者悲秋罷，」覺民正想說出這句譏笑的話，忽然記起了劍雲自己常說的一點許是身體弱的緣故罷，不然就是因了很早去世了父母，」那句話，他便改口勸道：「劍雲，我勸你還是把心胸放開闊一點，不要只是想着那些使人不快活的事情。」

「太悲慘了，這人生太悲慘了！」劍雲好像不曾聽見覺民底話，只顧自己說，「我無意問到你們這兒來，碰見她上轎，聽到她底哭聲，看見她那掙扎的樣子。我底眼淚也流出來了。這究竟是一個人呵！爲什麼人家把她當作東西一般送給這個那個……」

「你說什麼你說鳴鳳底事情嗎？」覺民感動地說。

「鳴鳳」劍雲擡頭看了覺民一眼，怨憤地說，「我說的是婉兒，轎子剛剛出去，你沒有碰見嗎？」雖然是憤怒的話，但聲音卻頗悽慘。

「婉兒那麼鳴鳳沒有嫁了？」覺慧馬上從牀上坐起來驚喜地問道。

「鳴鳳……」劍雲說了這兩個字又頓住了，把他底茫然的眼光望着漲紅着臉的覺慧，然後低聲說：「她底命運也許比婉兒底好一點……她投湖自盡了。」

「怎麼鳴鳳自盡了？」覺慧恐怖地站起來，絕望地抓自己底頭髮，他在屋子裏大步踱來踱去。

「他們是這樣說。她底屍首已經擡出去了。我也沒有看見。我想她底情形一定是悲慘的，不過她

也許還比婉兒幸福一點……」

「呵，我明白了。鳴鳳自盡了，所以爺爺叫婉兒去代替。橫豎在爺爺底眼裏看來做了頭的都算不是人，可以由他拿來當作禮物送來送去……看不出鳴鳳倒是一個烈性的女子，她倒做出這樣的事情來。」覺民半憤怒半惋惜地說。

「可是這樣一來卻該婉兒倒楣了。」劍雲接着說，「看見她那掙扎的樣子，不論哪個人也會流眼淚。我想她也許會走鳴鳳底路的。不過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她自己也料不到。而且他們又怎肯放鬆她呢……」

「想不到爺爺真會忍心這樣幹！一個死了，還要把另一個送出去。人家好好的女兒，爲什麼要這樣地摧殘？」覺民憤怒地說，過後他又加了一句：「我想一定是陳姨太在那兒搗鬼，固然爺爺也要負責任。」

「告訴我，鳴鳳是怎樣自殺的？」這些時候陰沈着臉不說話的覺慧忽然走到劍雲身邊，抓住他底一隻膀子瘋狂地搖撼着，說了上面的話。

劍雲驚愕地看了覺慧一眼，不明白覺慧爲什麼這樣激動，但依舊用他底感動的調子答道：「我不曉得，恐怕就沒有人曉得罷。據說是老趙在湖裏發見了她底屍首，於是找人來把牠撈起，擡出去，就

完了……這人生，這世界……太悲慘了。」

覺慧耿耿地望着劍雲底被長久的憂鬱摧毀了的瘦弱的臉龐。他自己底臉上簡直沒有一點表情。忽然他粗暴地放開劍雲底膀子，一聲不響地跑了出去，留下劍雲和覺民在屋裏，惶惑而憂鬱。

「他有什麼事情？」劍雲悄然地問覺民。

「我現在開始明白了，」覺民點頭自語道。

「你明白了，我倒有點不明白呢！」劍雲說着便把頭埋下去，在思索裏去尋找什麼東西，他永遠是那麼畏怯，那麼謙遜的。

「你還看不出來這也是那個愛字在作怪嗎？」覺民憤怒地大聲說。沒有人回答他底話。屋裏是難堪的靜寂，窗外偶爾起了脚步声，就好像腳踏在人底心上一般。

又過了一些時候，劍雲才慢慢兒擡起頭來，用他底茫然的眼光把屋子底四周望了一下，喃喃地自語道：「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底聲音顫動得很厲害。

覺民站起來，大步在屋裏走了一陣，忽然在方桌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來，很疲倦，很憂鬱。他把眼光向劍雲底臉上送過來。兩人底眼光遇在一起。兩人從眼光裏表示了一些憂鬱的思想。劍雲又把頭埋下去。

「都是爲了愛，」覺民苦惱地說。「三弟和鳴鳳的事情我現在明白了。我以前就有些疑心……想不到會有現在這樣的結局。我真想不到鳴鳳底性子這樣烈……可惜得很！真是一個好女子。要是生在有錢人家……」覺民似乎說不下去了，他底臉上現了掙扎的表情，過了幾分鐘他又用激動的聲音說：「都是那個愛字……大哥近來瘦得多了，連幾天很憂鬱……這不也是爲了愛嗎……愛，我想愛應該給人帶來幸福，但是爲什麼卻帶來如許多的苦惱……」他底聲音也戰抖起來，而且裏面還含了眼淚，在這時候他想到了自己底事情，他差不多要爲自己底前途悲哭了。在他底眼前隱約地現了將來的暗影。他底大哥底一生就是他底一個榜樣。

劍雲不知道覺民底悲哀底原因，以爲這單是由同情來的，而且同時自己底心事也被這一番話引了起來。在他底生涯裏充滿着的悲哀比任何人底都大，他更需要着別人底同情。許多時候以來，他就懷了滿腹的悲哀，找不到一個人來聽他伸訴。他永遠以爲自己太渺小，太無能了，和任何人都比不上。他過着極其謙遜的生活，他永遠拿一顆誠實的心待人，而結果他到處得着輕視和冷淡。雖然他偶爾也會得到一點同情，但這也只是表面上的，很淡薄，不過在他卻已經覺得受之非分了。他在被踐踏中生長起來的他，確實不會抱怨過生活，而且甚至對於輕視和冷淡也是平靜地，或者更可以說是畏怯地忍受的。在這種情形裏而他已經過了許多年。現在在他底面前似乎出現了一個伸訴的機會。這

不是訴苦，這只是將他底許多時候以來由那絕望的愛所得到的悲哀向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一個可以同情他的人傾吐罷了。如今他覺得覺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因為他看見覺民爲了別人底不幸竟然如此感動。於是在他底心頭藏了許久的話語變成一股力量開始來推動他了。他畏怯地試了幾次，終於開了口：「覺民，我有一番話要向你說，只是不曉得我底事情是否值得麻煩你？」他又停頓了一下，畏怯地看覺民一眼，遇着覺民底溫和的眼光，他才鼓起勇氣說下去：「我這次大病過後，不曉得什麼緣故，時時都想到死，固然像我這樣地活着還不如死了好，不過我卻也有點怕死。你想，活着是這般寂寞可憐，死了更不曉得要怎樣寂寞可憐呵！沒有一個人來哭我，來看我，孤零零的，永遠是孤零零的多麼寂寞……這次大病中承你們弟兄好意來看過我幾次。這幾次我是永遠記得的，我多麼感激你們……」

「這些事情還提他做什麼？」覺民聽見這番話覺得有點慚愧，他想把話題支開。

「是，我一定要說的。覺民，如果我底一生值得你同情的話，你肯答應將來我死了以後，每年春秋兩季到我底墳墓前來看我嗎？」他住了口，因爲要止住抽泣。

「劍雲，爲什麼你只說這種不愉快的話，你不看見我們底痛苦已經夠多了嗎？」雖然是責備的話語，但聲音卻是異常溫和，所以並不能夠阻止劍雲說出下面的話。

劍雲用手揉了揉眼睛，又接下去說：「我一定要說的，我一定要把我底事情完全告訴你，我要你了解我。現在只有你可以聽我底伸訴……因為大哥有他自己底悲哀，覺慧也有他自己底悲哀，我不能夠再把我底悲哀給他們加上去……你方纔問過爲什麼愛帶來這麼多的苦惱。這問話我早就發問過了……因爲我絕望地愛着一個女人。我自己也明白這是非分的愛，我曉得她不會愛我的，而且我也不能夠和她結婚。我曉得像我這樣渺小，這樣不行的人配不上她那樣高潔的女子。我常常對自己說：『不要做夢罷，你爲什麼要愛她？像你這樣的人還值得人愛嗎？拋棄這絕望的愛罷，還是把你自己埋葬在無名與黑暗中去。』然而事實上我卻不能夠，她底臉龐常常存留在我底腦海裏。我不能不想她。一聽見她底名字，我就止不住心底跳動，一看見她底臉龐，我就好像受到了一次的祝福。我常常暗地喚着她底名字，有時候這名字就可以安慰我，鼓舞我，但有時候這名字又給我帶來更大的痛苦，因爲我一唸着這名字，我就更熱烈地想到那個女子，我恨不得立刻跑到她底面前，把我底胸懷吐露給她。可是我又沒有那勇氣。我這樣一個渺小無能的人怎敢向那樣高潔的她吐露我底胸懷呢……我每一次見着她，我總想法接近她和她說話。我極力找些中聽的話來對她說，我極力找些可以使她聽了高興的話……可是等我一開口，我底心就紛亂了，我底智力就減退了，我覺得自己太不行，不配和她在一起，我又是悔，又是恨，又是急，都是怨自己。結果我常常說了一些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的話。我

曉得她會鄙視我。雖然她在表面上還是殷勤地垂問，我也不敢再和她細說了。我和她隔得那麼遠，她好比是在天上，我就在泥土裏頭……我不曉得爲什麼像我這樣在踐踏與輕視中長大的人也會有愛的本能。我爲什麼又偏偏愛上了她？她又是那麼高潔，我連一個愛字也不敢向她明說……這種愛，這種絕望的愛是多麼苦痛……自然這是我自己底錯，我不能夠埋怨她，她一點也不知道……我整天被這種絕望的愛折磨着，我自己一天一天地變得更瘦弱了……我常常到那邊去，我望着她底窗戶，有時候她在家，我看見白色的窗帷，牠給了我許多幻想，許多美麗的幻想，我彷彿看見了她在房裏的一舉一動，我好像就站在她底身邊。但是這安慰也只是暫時的，因爲不久我就記起了我底身世，於是我又陷落在污泥裏去了……她在家的時候，我聽得見她底咳嗽聲，談話聲，那是多麼好聽的聲音！那時我要費很大的力量纔能够把心放在書上，纔能够給我底小學生講解……有時候她在學堂裏還沒有回家，聽不見她底一點聲音，我又感覺到孤寂了，也要費很大的力量纔能够鎮靜自己底紛亂的心曲……我爲了她差不多熬盡了心血，而且把身體弄得壞到這樣子，可是她一點也不曉得，而且也沒有一個人曉得。其實她就是曉得了，她又會怎樣做呢？她至多不過可憐可憐我罷了，她不會愛我的……我明白沒有一個女人會愛我的，我是一個卑不足道的人！世界上有那麼多的光明，那麼多的愛，可是都不是爲我而設的，我是一個被幸福遺棄了的人……」他略停了一停，覺民並不開口，房

裏響着兩人底急促的呼吸聲。

劍雲取出手帕拭了眼淚，又把底謙遜而憂鬱的眼光在覺民底被感動的臉上掃了一下，然後做出一個苦笑，慢慢地說：「覺民，你會笑我無聊罷，我真的太不自量了。我有時候真正忘記了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有時候在絕望中甚至還怨恨我底父母把我生在這樣的環境裏。只要我換了一個環境，譬如就處在你底地位罷，我也不會絕望，或者無聊到這種地步了……覺民，我真羨慕你！我常常想，我甚至禱告着，只要能夠處在你那樣的環境，像你那樣可以隨意和她接近談話，就是縮短我十年的壽命我也情願的……我常常生病，有時候是爲了她底緣故。在病中我也還想念她，而且想念得更急切。我天天禱告着，盼望她到我底病房來看我一次，我暗暗地低聲喚她底名字，我希望她總有一天會聽見的……我一聽見腳步聲我就以爲是她來了。但是她底腳步聲我是分辨得很清楚的。她底脚步整天踏在我底心上。可是她始終不會來看我一次……記得你們來看我的時候，我見了你們，就彷彿見了她，因爲你們是常常和她在一起的。偶爾從你們底談話裏聽到她底名字，我底心跳得多麼厲害！我覺得我底病體馬上就好多了。可是你們不久就去了，而且去了又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再來。我想，到你們去了以後的寂寞冷靜，我覺得我似乎馬上就要死去一般。你們不曉得我是用什麼樣的眼光來望你們，我是懷着什麼樣的心情向你們說着感謝的話語。我還想託你們轉達幾句話給她，或者向

你們詢問她底近況，可是我怕你們會猜到我底心理，會笑我，會責備我，我一句話也不敢說出來……還有第二次你們來看我的時候，我看見覺慧手裏拿的那張黎明週報，我看見她底文章底題目和署名。我很想向覺慧把那張報要來細細地讀，可是不曉得爲什麼緣故，我終於不敢開口，我怕我一開口，你們就會明白了我底秘密，會責備我，不理我。雖然事後我明白我底過慮，多心是極其可笑，但在當時確實是如此的……你們走了以後我一個人把那個題目不曉得唸了多少遍。」他略停了一陣，把手在胸口上揉了幾下。他底眼光停留在地上。覺民忽然咳了一聲嗽。

「我底話就要完了，」劍雲又繼續說。「我不該拿我底瑣碎的事情來耗費你底時間，不過除了你以外，就連一個可以聽我底訴的人也沒有了……我想你也許愛她，自然你是不會妬忌我的。哪個會妬忌像我這樣的人呢？我真羨慕你，我希望你能够和她美滿地結婚……你該了解我罷。你答應我將來在我死後到墳上來看我嗎？如果你能够和她結婚，而且你們兩人一道來看我，那時候我在墳墓裏不曉得要怎樣地感激你們！你肯答應我嗎？你肯允許給我這個渺小的生存中的唯一的幸福嗎？」他用懇求的眼光看着覺民底臉。

覺民忍受不住這眼光，他避開了。他在劍雲說話的時候，常常改換面部的表情，但他總是閉着口不說一句話。到了最後他受了極大的感動，他實在不能夠再忍耐了，他被一陣同情與憐憫的感情壓

倒了。他忘了自己地用悲痛的聲音說：「我答應你，無論你向我要求什麼，我都答應你。」他再也說不出別的話。自然他底態度是很真摯的，不過他也不曾把他自己底話仔細想過。倘使這時候劍雲問他要琴，雖然他沒有力量把琴給劍雲，然而無論如何他決不會答應的。

「那真不曉得應該怎樣地感謝你了。」感激的眼淚沿着劍雲底瘦削的臉頰流下來，在他底隱遜而憂鬱的臉龐上掠過了喜悅的微光。雖然是輕輕的一諾，在那微小的生存中也就是絕大的安慰了。

這時候在那廣大的世界中，有很多的光明，很多的幸福，很多的愛。然而對於這個除了伯父底零落的家外什麼都被剝奪去了的謙遜的人，就只有這輕輕的一諾了。

覺民送走了劍雲以後，便懷着激動而痛苦的心，走進了花園，他知道覺慧一定在那里。果然他在湖畔找着了覺慧。

覺慧低着頭在湖濱踱來踱去，有時又忽然站住了，把平靜的水面呆呆地望了一會，或者長嘆兩聲，又轉過身子大步走着。他並不會注意到覺民底走來。

「三弟，」覺民走出梅林，便喚了一聲，一面向着覺慧走去。

覺慧擡頭看覺民一眼便站住了，並不說一句話。

覺民走到覺慧底面前用感動的聲音問道：「你底臉色這樣難看！你有什麼事情？」

覺慧不作聲又向前走了。覺民追上去抓住他底衣袖，用顫動的聲音說：「你底事情我完全明白了。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還有什麼辦法……我勸你還是忘記的好。」

「忘記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覺慧用憤怒的聲音說，眼睛裏閃着憎恨的光。「世間有許多事情是很不容易忘記的。我站在這兒把水面看了許久。這是她葬身的地方。我要在這兒找出來她底遺跡。可是這平靜的水面不告訴我什麼。真可恨！這水面吞食了她底身體以後爲什麼還能夠是如此地平

靜」他擺脫了覺民底手，把右手捏成拳頭要向水面打去。「……然而她絕不是一點遺跡也不留地消滅了的。還有這兒的一草一木做見證。牠們會告訴我她底生命是怎樣終結了的。我不敢想像她臨死前的心情。然而我一定要想像牠。我要永遠想像牠，因為我是殺死她的兇手。不僅是我，是我們底家庭，是我們底社會……」

覺民感動地把覺慧底手捏着，誠懇地說：「三弟，我了解你，我同情你，請你相信我。這些日子裏我和你漸漸疏遠了。這是我底不是。我只想到我自己底幸福，自己底前途，自己底愛情。我和你漸漸疏遠了。我太自私了。我想起從前我們底誓言，我們說要做龔古爾弟兄，或者格林弟兄，要做到像他們那樣地友愛，永遠不要分開。我還記得我們小時候在書房裏頭讀書的情景。我們總是一道去上學一道出來的。我放學早時，總是等着你，你放學早時也要等着我。別人都稱讚我們弟兄這樣要好，我們自己也很高興。後來我們進中學，進外專也都是這樣。很少有時候我們兩個人是不在一處的。在家裏我們兩個人一道溫習功課，互相幫忙。有快樂時，是我們兩個分享，有愁苦時也是我們共同分擔。……可是後來我違背了誓言，這大半年來我爲了自己底事情和你疏遠多了。我如今明白了我底過錯。你肯寬恕我嗎？你還肯信賴我像從前那樣嗎？這件事情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不然，我們兩個人也許會想個好的辦法。兩個人在一起總比一個人有辦法，我們從前不是常常這樣地說着嗎？」

覺慧底眼角掛了兩顆大的眼淚，他苦笑地說：「二哥，這些我都記得。然而如今太晏了。一個人孤立着，常常缺乏勇氣。我想不到她會走這樣的路。我的確是愛她的，可是在我們這樣的環境裏我和她怎麼能够結合呢？除非貢獻了大的犧牲。我也許是太自私了，也許是被別的東西迷了眼睛，我自己不願犧牲，卻把她犧牲了。」他說下去，他底聲音變得很熱烈。「現在她在這湖水裏斷送了性命，而另一個女子含着眼淚到馮家去埋葬她底青春，做那老混蛋底發洩性慾的工具。這思念會永遠留在我底心裏，你想我以後會有安靜的日子過嗎……」

覺民底臉上現出了悔恨的顏色，眼淚從他底戴着金絲眼鏡的眼睛裏落下來，他苦痛地喃喃說：「太晏了。」他一面緊緊握着覺慧底手。

「二哥，你還記得正月十五的晚上嗎？」覺慧用一種激漾着深的懷念與苦惱的聲音對覺民說，覺民默默地點了點頭，覺慧便又繼續說下去：「那晚上我們玩得多麼高興！這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然而如今我在哪兒去尋找她……她底聲音，她底面貌，我在哪兒去尋找呢？她平日總相信我可以救她，但是我終於把她拋棄了。我的確沒有膽量……我從前責備大哥和你沒有膽量，現在我纔曉得我也和你們一樣。我們是一個父母生的，在一個家庭裏長大的，我們都沒有膽量……我恨一切的人，我也恨我自己……」他底激動使他不能够再說下去。他急促地呼吸着，他覺得全身發熱起來，熱得快

要燃燒了，他底心裏似乎還有更多的話要傾吐出來，可是他底咽喉被什麼東西堵塞了。他覺得他底心也戰抖起來。他掙脫了覺民底手，接連用拳頭打自己底胸膛，但又被覺民把他底手緊緊捏着，他差不多瘋狂地和覺民掙扎着。他簡直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麼。他底頭腦裏什麼都不存在了。他被一種激情支配着，在和一種壓迫的力量奮鬥。他已經不復記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他所愛的哥哥了。他底氣力這時候增加了許多，幾乎使覺民無法對付，但最後覺民終於佔了勝利，把他推在路旁一株梅樹旁邊。他頹喪地靠着樹幹，張着口喘氣。

「你何苦來！」覺民漲紅了臉，站在路中間，看着覺慧憐惜地說。

「這家庭，我不能够再住下去了……」覺慧停了半晌纔說了一句話，這與其說是對覺民說的，不如說是對自己說的。他低着頭搓自己底手。

覺民底臉色改變了，他想說話，但又沒有說出來，他把眼光時而放在覺慧底臉上，時而又放在梅林中間，這時正有一隻喜鵲在樹上叫。漸漸地他底眼睛發亮了，臉色也變得溫和了，他底臉上浮出了笑容。這笑是含淚的笑，眼淚開始沿着眼角流了下來。他說：「三弟……你爲什麼不再像從前那樣地相信我呢？從前無論什麼事情你都和我商量。我們所有的苦樂都是兩人分擔。現在爲什麼就不可以再這樣做？現在我們不都是和從前一樣的吗……」

「一樣……我們兩個都變了！」覺慧憤憤地說，「你有了你底愛情，而我什麼都失掉了，我們兩個還可以分擔什麼呢？」他說這樣的話並不是故意來傷害覺民底心，他不過隨便發洩他底怨氣。他覺得在他和哥哥底中間隔了一個溼淋淋的屍體。

覺民擡了頭，臉上現了怒容，口一動，似乎要大聲說話，但馬上又止住了，他低下頭去，沈默了半晌，等他再擡起頭時，他底臉上又只有愁容了，表情是很柔和的。他差不多用祈求的聲音說：「三弟，我剛才向你認了錯，你還不能夠原諒我嗎？你看我現在是怎樣地後悔了！我們以後還是像從前那樣互相扶持着，去走生活底路罷。我答應以後永遠不離開你。」

「然而這又有什麼用？我已經不願意走那生活底路了。」覺慧似乎被解除了武裝，他底憤怒已經消失了，他絕望地說了上面的話。

「你居然說這樣的話？難道你爲了一個女子就放棄一切嗎？這和你平日的言行很不相符！」覺民責備似地質問道。

「不是這樣，」覺慧急急辯解說，但他又住了口，而且避開了覺民底探問的眼光，他慢慢地說：「我想不只是爲了一個女子。」過後他又用憤激的聲音說：「我對於這種生活根本就厭倦了。」

「你還不配說這種話。你我都還很年青，都還不大明白生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覺民依舊

關心地勸解道。

「難道我們看見的，不已經够多了嗎？等着罷，最近的將來還有更可怕的把戲呢！我敢說！」覺慧底臉又因了憤怒而漲紅了。

「你總是那樣激烈！事情已經過去了，還有什麼辦法？你想不到將來嗎？奇怪你竟然忘記你平日常說的那段話了。」

「什麼話？」

覺民並不直接答覆他，卻自己唸道：

「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給自己把幸福爭過來。」

覺慧不作聲了。他底臉上的表情變化得很快，這表現出來他在心裏怎樣劇烈地掙扎着。他咬着下嘴唇皮，緊皺着眉頭，然後微微張開口加重地自語道：「我是青年。」他又憤憤地說：「我是青年。」過後他又懷疑似地慢聲說：「我是青年，」又領悟似地說：「我是青年，」最後用堅決的聲音說：「我是青年，不錯，我是青年。」他一把抓住覺民底右手，直視着哥哥底臉。從這友愛的握手中，從這堅定的眼光中，覺民知道了這時候弟弟心裏想說的話。他底勇氣也被提了起來。他也翻過手來，還答着覺慧底緊握。他們現在又是互相瞭解了。

喫過晚飯後時候還早，覺民便陪了覺慧出去在街頭散步。覺慧問他到琴底家裏去教英文不，他笑着搖了搖頭，於是覺慧友愛地對他笑了笑。在路上他們談着種種的話，兩人都很熱烈，都很快活，這半年來他們從沒有談過這麼多的話。

天色陰暗着，空中堆了好幾片黑雲。傍晚的空氣變得很涼爽了。寂靜的街巷中只有寥寥的幾個行人，倒是幾家公館底門前聚了一些轎夫或者僕人在閒談，或者還有一些女傭坐在門檻上放肆地和僕人們調笑。

「我們還是往熱鬧的街道走罷，」覺民提議說，這時他們走入了一個僻靜的巷子裏，巷子是很曲折的，脚下是鰲卵石鋪砌的路，使得穿皮鞋的脚走起來有點費力。兩邊是不十分高的土牆，院子裏的高大的槐樹常常把牠們底枝葉伸到牆外面，中間夾雜了兩三株石榴樹，可惜那錦一般鮮豔的花朵已經落盡了。只有些少的在都市裏憔悴了的淡紅色的小石榴剩在綠葉叢生的樹枝上。這一帶是異常地清靜，那些院子底小小的黑漆大門常常是掩着的，偶爾有一兩個人進出。

「好，我們就回頭走。這地方清靜得沒有意思。天色也不好，恐怕會落雨，」覺慧附和着哥哥底話。他注意到天空的黑雲漸漸聚攏了。

「噫！不要響，」覺民急急拉着弟弟底衣袖，在他底耳邊低聲說，「你看。」

從前面的一個院子裏閃出來一個人影，這人正向着他們走來，忽然擡起頭看見了迎面走着的他們兩人，便馬上轉身走回那個院子裏面去，碰的一聲掩上了門。但他底驚惶的樣子已經被他們看出來了。

「五爸！在這兒幹什麼？」眼快的覺慧驚奇地低聲說。「爲什麼鬼鬼祟祟的，看見我們就跑開了？」

「不要響，我們輕腳輕手地走過去看看，那是什麼地方，」覺民提醒弟弟說。

他們兩人便放慢了脚步，輕手輕腳地走到那院子底門前，用手輕輕推門，推不動。他們靜靜地立着，想聽出一點裏面的聲音，可是也聽不見什麼。裏面似乎有脚步聲，但仔細聽去卻又聽不見什麼了。兩人又擡了頭在這新近油漆過的大門上看去，才注意到那張貼在門上的紅紙條：「金陵高寓。」

覺民吐了吐舌頭，便含笑地拉着覺慧走了。

「奇怪，金陵高寓，不就是我們底家嗎？」覺慧走出巷子好奇地對覺民說。

「省城裏金陵高家當然不祇我們一家……不過你注意到這字是哪個寫的嗎？」

覺慧最初很奇怪哥哥問了這個問題，但他忽然領悟了，便帶笑答道：「不是五爸寫的嗎？一定是他寫的，我認得出來。」

「不錯，是他寫的，」覺民笑着點頭說，但他忽然換了驚疑的語調自問道：「那麼爲什麼他底筆跡會貼在這門上呢？」

「因爲這就是他底家，」覺慧恍然大悟說，他開始明白這一切了。

「他底家……不是在我們公館裏頭嗎？」覺民不懂得這意思，驚訝地問道。

「當然，他現在有兩個家了……我以前不久就聽見高忠說過這一類的話，不過那時候我還不會留心。現在才想起來了……好，我們不久又有把戲看了！」

「我也明白了，不過家裏的人恐怕還不曉得，」覺民帶笑說，他無意間發見了這個祕密，心裏也很高興。

「總有一天會曉得的，橫豎又有一場把戲給我們看，」覺慧輕蔑地說，因爲這時候他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忽然覺得自己底道德的力量是要超過那個快要崩壞的空虛的大家庭之上，他並不以爲這是誇張。

「不好，下雨了，」覺民正要回答弟弟，忽然覺得一滴水落到他底額上，便驚惶地說，一面加速脚步往前面走。

「我們快點跑罷，大雨就要來了。」覺慧急急地說了這句話，就開步跑起來。

不久大雨就落了下來，等這兩弟兄跑到家裏時，他們底外面的一件洋布長衫已經溼透了。

「鳴鳳，打臉水！」覺慧走到窗下，就順口叫出了這一聲。他一點不覺得說錯了話。

「鳴鳳？你還要叫鳴鳳？她不是已經——」覺民說到這裏忽然住了口。

覺慧回過頭看了覺民一眼，也不回答什麼，他底臉色馬上變了，換了語調頹唐地叫了兩聲「黃媽」，聽見裏面有人應了，他吩咐了「倒臉水」的話，便無精打彩地走進房裏，懶洋洋地換了溼衣服，剛才冒雨跑回家的精神完全失去了。

黃媽提了水來，看見他們成了這樣子，不免說了許多責備的話，自然這都是好心的責備。而且她差不多要流出眼淚地說了「要是你們母親還在決不會讓你們這樣沒有照料」的話；又說了「你們爲了母親，應該好好保重自己底身體，不應該這樣不愛惜」的話；又說了「我在這兒完全是爲了你們，不然我已經早走了」的話；又說了「鳴鳳現在沒有了，以後就只有我一個人來服侍你們，要是你們不再愛情身體，萬一我也死了，不曉得再有哪個來盡心服侍你們」的話；又因爲鳴鳳底死說了「如今這公館已經成了渾水，我實在不願住下去」的話。這些話都是很傷感的，他們兩人底心事都被牠們引了起來。他們都不敢和她多說話，害怕一開口就會哭出聲來。

黃媽說得够了，看他們換好了衣服，纔嘆息一聲，移動着她底小脚一拐一拐地走出房去。

覺慧換好衣服走出房來，雨已經住了，空氣十分新鮮，又沒有一點熱氣。他在階上立了片刻，把每間房屋裏的電燈光望了望，就信步走出去。他在大廳上站着。從書房裏送出來讀書的聲音。他雖然不會留心去聽，但這些聲音依舊斷續地進了他底耳裏。什麼「爲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這是覺英底聲音；什麼「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這是覺季底聲音；什麼「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坐莫露膝，行莫搖裙……」這是淑貞底聲音……這些聲音送進他底耳裏，好像一種譏刺。他有些忍受不住了，便轉身預備走回裏面去，但讀書的聲音還在後面追上來。他走了兩步又站住了。他感到一陣心的劇痛。他茫然把周圍看了看，他開始疑惑自己底眼睛，在他底眼前只是一些空虛的影子。耳邊響着的也只是空虛的聲音。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他差不多要變爲癡呆了。

「這就是他們底教育！」一個聲音不容氣地闖進了覺慧底耳朵，使他底腦筋起了急劇的震動。他喫驚地掉頭看，原來覺民站在旁邊。他一把抓住覺民底衣袖，熱烈地歡迎哥哥，好像在廣大無人跡的沙漠裏遇着一個熟人，這舉動倒使得覺民有點不明瞭了。兩個人就這樣默默地走進裏面去，兩個人，在這廣大的世界裏的兩顆孤寂的心。

「三少爺」覺慧聽見有人在叫他，這聲音是他很熟習的。他擡了頭朝聲音來的方向看去，在一株粗大的松樹後面，鳳露出了她底笑顏，兩顆清明的眼珠活潑地動着，一隻手在向他揮動。他連忙拋擲了手裏的書，站起來急急向着她走去。

他快要走到那株松樹前面時，她忽然縮回了頭和手，在樹後不見了。他底眼前閃過一個紫色的影子，接着耳邊又起了莎莎的聲音，顯然是她踏着枯枝敗葉逃走了。然而他定眼看時，又迷失了她底去處。他正在惶惑間，又聽見她底清脆的聲音在右邊響了，他掉過頭去看，那邊依稀只露了一個面龐，而且顯得異常豐腴。等他再追過去時，這面龐又突然不見了，過了一些時候，才在另一個地方現出來。他有點奇怪爲什麼這一天她變得如此頑皮了，她從前常常是十分順從的。但他也不把這事情放在心上。他好像被一種引力吸引到她底身邊去似的，他總是朝着她取的新方向追去。後來她底全身子終於出現了，正向着河邊的一條路跑去。他在後面追着，很奇怪她今天穿了華麗的衣服，他從來沒有看見她這樣打扮過。

她跑得很快，那根輕鬆的辮子不停地左右飄動。她時時回過頭來對着他微笑。但她總不肯停住，卻拚命向着河邊跑。他在後面大聲喚她，要她停住，要她當心不要誤墜在河裏，因爲她離河岸很近。可是他底話還不曾說完，她就突然跌倒在地上，而且在離河岸很近的地方。

覺慧喫驚地叫了一聲，就不顧死活地奮勇跑過去。他到了她底身邊，才看見她很舒適地仰臥在地上，頭枕着兩手，臉上留着笑容，兩隻眼睛開適地望着那無雲的青天。

「你跌傷了嗎？」覺慧說着，便俯下頭去看她底臉。

她撲嗤笑了一聲，就站起來，牽了他底手到河邊巖石上坐下，兩人面對面地望着，下面白黃色的河水時時兇猛地打擊着巖石腳。

「覺慧，」她握着 he 底手，用愛撫的聲音喚 he 底名字。

他裝做不聽見的樣子。她又叫了一聲，他依舊不回答。

「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她噴怒地問道。

「你平時並不是這樣喚我的，」覺慧搖着頭，做出頑皮的樣子說。

「可是我現在不同了，」她得意地答道。「我不是你們底丫頭了。我也是一個小姐，和琴小姐一樣。」

「真的我怎麼一點也不會聽人說過，」覺慧驚喜地說。

「但是現在你親眼看見了。現在什麼都不成問題了。我和你是平等的了。你看見我父親嗎？」

「你父親我從來沒有聽見說過你有父親！你怎麼找着他的？」

「我父親，他如今有了錢，他很久就記念着我，四處訪尋我底蹤跡，後來才曉得我在你們公館裏頭，正是你祖父要把我送給馮家做姨太太的時候。他便來和你母親商量把我帶走了，還是你母親出的主意，把我底舊衣服拋在湖邊，說是投水死了。……我就跟我父親到這兒來，這是我父親底花園，你不看見那座洋樓，我和我父親就住在那裏面。現在我和你中間再沒有什麼障礙了。我只問你現在還愛不愛我？」

覺慧正隨着她底手指把眼睛去看那所並不十分高大的西式樓房。他聽見這問話心裏很高興，但表面上依舊裝起頑皮的樣子反問道：「愛你又怎樣？不愛你又怎樣？」

「要是你還愛我的話，那麼，我說，無論你向我要求什麼我都答應的。」她慢慢地說完這話，臉上升起了紅雲。她連忙低下頭，卻在暗中偷看他底舉動。

「真的？」他驚喜地問。

她默默地把頭點了幾下。

「那麼等我來仔細地想一想，究竟向你要什麼才好，」他裝出在思索的樣子對她說。「……」「不要響，」她不等他底重要的話說出口，就用手勢和緊急的話語止住了他。「父親在喊我去了，不要讓父親看見你才好。」她不管覺慧還說什麼話，就把他留在巖石上，自己跳下去走在樹叢

中不見了。覺慧癡癡地望着她底背影，耳邊似乎聽見了叫「鳳兒」的聲音，彷彿真是一個陌生的聲音。

覺慧在那裏等着，盼望她再來，雖然她不會叫他等，但他相信她一定會來的，而且他不知道出去的路。他連自己怎麼會拿了一本書在人家底花園裏騎着的事也不能夠解釋了。他等了許久，雖然他身邊並沒有表，但他也知道已經等了許久了。

他開始煩躁起來。忽然他底眼前現出紫色的影子，他知道是她來了。這一次她不像先前那樣的活潑了。她低下頭，慢慢兒走着，好像在思索一件重大的事情。

她上了巖石，依舊坐在他底對面。她垂着頭悲聲說：「我們底事情完結了。」

他很奇怪她底態度改變得這麼快，便驚疑地問：「什麼事情完結了？」一面捧了她底臉來看。她底一對眼睛都哭得紅腫了，臉上還有一些淚痕，方纔看見的臉上的脂粉已經洗淨了。原來她一直哭了這許久！

「你哭了什麼事情使你哭得這麼傷心？」他惶恐地問道。

她底心事被他底話引起，她又抽泣起來。他極力勸慰她，漸漸地使她底悲哀減輕了一點，她纔有功夫向他敘說她底父親剛纔決定了把她嫁給一個中年的官吏，因為貪圖多的聘金，同時還希望得

一個官職。她起初不知道父親底意思，所以極力不答應，說自己已經看中了別人，無論如何除了那人不嫁，這時父親纔說出本意來。她知道父親底決心是不能打消的，所以也不多和父親爭辯，就回到自己底房裏痛哭了一場。她說完這事情，又低下頭去哭。

覺慧覺得自己落在黑暗的深淵裏去了。剛剛找着的一線光明又不知道消滅在何方，只成了一個幻象。他記起來自己在這短促的生涯中已經失去了不少的東西。他想，現在無論如何是不能讓這一個失而復得的少女再失掉了。他一定要拉住她。

逃！忽然這一線火花在他底頭腦裏閃耀了。他想，除了逃以外再沒有別的路了，便把這意思告訴她。

她很高興地贊同了這計劃，並且破涕爲笑地說她有逃的辦法。於是她跳下巖石，引着他走過曲折的小徑，走到了凹入的一段河岸，柳陰樹下鎖了一隻小船，她開了鎖，兩人急急跳上船，蕩起槳來。

「水很大，這小船很難划，應該當心一點。」她對覺慧說，微微露了不安的樣子。

「不要緊，我會當心。而且現在只有這條生路了。」覺慧這樣答應着，心裏也不免有點惶恐。

船動起來，向對岸駛去。起初船流得很平穩，很快。但漸漸地風大了，浪也大了。一個浪打來好像就要吞掉這小船一般，把小船顛播得非常厲害。船愈往前進，河面愈是變寬。起初看得見的對岸卻漸漸

地退後去了。他們兩個依舊用力蕩着槳，費了很大的力量，小船還是在河中間顛播着，又不能夠停也找不到一個避風的地方。一個浪起來，好像一匹山似地把他們壓倒了。接着頂上冒出來的白浪花又有力地向船上掃來，他們避得開就避，避不開就只有忍受着，上身的衣服後來完全被打溼了，他們還不得不時時護着眼睛。一個浪過去了，他們連忙用力划幾下，讓船前進幾步。第二個浪一來又把船弄得一顛一播，完全失掉了抵抗力。

「這樣子無論如何是達不到對岸的，」他失望地說，他開始明白情形底困難和危險了。

「可是除了這個還有別的辦法嗎？」她憂鬱地問道。

「你看，那是什麼？」覺慧忽然掉頭看後面，驚恐地說。

一隻汽艇正開足了馬力從後面追來。

「我父親追來了，快划！」她底臉色馬上成了蒼白，她用顫抖的聲音說了這句話後就握緊着槳，拼命地划。小船在風浪底顛播中依舊走得很慢。汽艇卻是比較地逼近了。

一個浪從右邊打過來，船身一動，幾乎翻倒了。兩人急忙用力把船定住，但船依舊東飄西蕩。而後面的清脆的響聲起來了。一個東西向小船射來。小船上面的兩個人都埋下頭躲避，子彈正從覺慧底頭上飛過去，落在水裏，馬上被一個大浪吞食下去了。

後面又放了一鎗，這一次子彈來得低一點，剛剛落在覺慧底身邊，接着是一股浪花直往小船裏射。小船猛烈地往右邊一側，鳴鳳底手一鬆，那支槳馬上滑落在水裏了，一瞬間就被波浪送到了遠的地方。鳴鳳驚惶地叫了一聲。

「你怎麼了？」覺慧驚問道，一個大浪向他底臉部射來，他不覺咽了一口水。他還死死地握着槳，並不去揩拭臉上的水花。他用了極大的力量忍耐着，等他能够睜開眼睛看時，小船和汽艇間的距離愈加縮短了。雖然汽艇也在和浪奮鬥，也被浪顛播着，但牠比起小船來顯然是安穩多了。那一條白的水痕挾着吵鬧的響聲直向他們奔來。

「我們還是划回去罷，」那少女底面龐變得更蒼白了，她一臉的水珠，就好像是很藉的淚花，頭髮散亂地貼在額上，她驚懼地說，「現在是逃不掉了！還是讓我回去罷，免得連累了你。我是不要緊的。只要我回去，他們就不會害你了。」她說着，便放聲哭起來。

覺慧不回答，只顧拚命地划船，他抱着決心要在波浪與槍彈之下爭得勝利。可是這勝利是那樣的渺茫。他底力量已經用盡了，而希望底影子一點也看不見。在對面她蒙了臉傷心地哭着，她底哭聲割着他底心。前面是茫茫的一片白水，看不見岸邊。後面是汽艇和牠底大的響聲和人底呼喊。浪似乎小了一點，但是兩隻手，一支槳也終於無法應付了。就在這種絕望的情形中他還是不顧一切地拚命

掙扎。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要失掉她。

然而希望完全消滅了。他底手已經不能夠划動這隻在風浪中顛播的小船了。他只有等候着滅亡底到來。他知道他一動手或者把身子一側他就可以把船弄翻，他們兩個就會一起葬身在水底。她不會再被人奪去了。可是他不能夠親眼看着她死，他實在不能夠忍受這個念頭，於是他躊躇了。他停了槳，讓波浪來決定他們底命運，或者等汽艇來追上他們。這時候他完全失掉決心了……

很快地他看見人把她抬到了汽艇上，他站起去救她。就在這一剎那間小船翻了，而且破碎了。他不知道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他倉卒間抓住一塊木片飄浮在水上。他看見她在汽艇上被人抱着，掙扎不脫。她底眼睛還不住地朝他這邊看。她向他伸出了兩隻手，她不住地揮動着牠們。她一面大聲哭叫他底名字。他拚命地高聲應着。他瘋狂地喚她。他忘了自己地嘶聲叫着，他把他底全力量都放在叫聲裏。然而汽艇已經掉頭向歸路走了。

她底聲音被波浪壓住了，她底面影也開始模糊了。他眼睜睜看着別人把她奪了去，而自己孤零零的飄浮在河上。沒有一個人來援救他。汽艇終於看不見了。遠遠的只有一線黑煙。這黑煙裏彷彿還現露着她底絕望地掙扎着的姿態。波浪底聲音裏也開始抖動着她底撕裂人心的哀叫。河面是那樣的寬。他覺得自己是一點力量也沒有了。水裏面好像有什麼東西推他，拉他，他不能夠再把那木片抓

多久了。他隨時都會放手的。他底聲音已經很微弱了，但他還癡癡地喚着她底名字，那一線的黑煙已經看不見了，但他底眼睛還呆呆地望着汽艇駛去的地方。他底手漸漸地放鬆了那塊木片。於是一個大浪捲來。眼前是無邊的黑暗……

他底夢醒了。波浪沒有了，汽艇也沒有了。他躺在鋪了涼蓆的牀上，手裏抓着薄被底一段，緊壓在胸膛上。他底心跳得很厲害。他彷彿已經死過了一次。他慢慢地拉開薄被。他聽見自己底心跳。他覺得眼角還留着淚痕。從麻布帳子裏他看見方桌上的清油燈發出了半明半暗的燈光，把屋子裏顯得死氣沈沈的。窗外正落着雨，不知道已經落了若干時候了。雨滴在石板上就如滴在他底心上。他知道方纔的一切只是一場夢。但他還把牠們記得很清楚，好像這些事真正發生過一般。他底心還是很激動，他覺得有滿腹的話要找一個人來聽他訴說。他側頭去看睡在他身邊的哥哥，哥哥正含笑地沈沈睡着。哥哥也許做着好夢罷。他把哥哥底臉看了好一會，隨後又接連噓了兩三口氣，算是把緊張的心情寬鬆了一點，然而過了一些時候，無名的悲哀又開始襲來了。

在高家，在這個大公館裏，鳴鳳底死和婉兒底嫁很快地就被人忘記了，這兩件同時發生的事情對於高家底生活並沒有什麼影響。大家只知道少了兩個婢女罷了，而主人們馬上又買了新的來代替，在人底數目上來說，並沒有什麼變動。所以在很短的時期內鳴鳳底名字就沒有人提起了，好像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一個人存在過一般。只有在喜兒，黃媽和別的幾個人底心中，這個名字還常常喚起一段苦痛的回憶。

覺慧從此也不再提起鳴鳳這個名字了。在表面上他好像是把她完全忘掉了。可是在心裏她還給他留下一個難治的傷痕，然而他也沒有時間來為她悲哀了，因為在外面又發生了另一件事情。

先前在黎明週報第六期出版以後，外面就流佈着官廳要封禁這報紙的謠言，據說孔教會正在暗中鼓動。這消息自然給覺慧一般人帶來一個激動，但他們並不十分注意牠，因為他們還沒有這種經驗，而且他們不相信張軍長會讓他底部下這樣做。第七期週報平安地出版了。訂戶底數目又有了新的增加。這時週報社底社址也已經租好。他們就在覺新服務的商場樓上租了一間舖面，每天晚上社員們自由地到那裏聚會，日裏並不開門，（星期日除外），所以連覺新也不知道覺慧常常到那裏

去。

那商場底主要營業是在樓下，樓上只有寥寥一二十家店舖，大部分的房屋都是空着的。週報社就孤獨地立在一些空屋中間。每天，一到傍晚就有兩三個青年學生來把舖板一一卸下，把電燈扭燃，並且把傢具略略整理，十幾分鐘以後熱鬧的聚會開始了。每晚上來的人並不多，常來的不過六七個，偶爾也有女的，譬如許倩如也來過一兩次。他們在這裏並不開什麼會，不過隨便談談，而且話題是沒有限制的，什麼都談，只要在家裏裏不便談的話，他們都毫無顧忌地暢談着。他們有說有笑，這裏就像是他們底俱樂部。

覺慧是常來的，他有時也同覺民一起來，不過不是每晚都來，而覺民來的次數更少。每星期二晚上覺慧總要到那裏去，因為週報底發稿期是星期三早晨，他們星期二晚上就要在這裏把稿件編好。這時候張惠如、黃存仁他們都來。

第八期週報集稿的晚上，就是在鳴鳳死後的第二晚，覺慧照例去了。他看見許倩如拿了一張報紙在對着幾個朋友朗讀。她讀的是警察廳禁止女子翦髮的布告。這布告他已經見過了，聽說是由一個前清秀才起稿的，可是就內容來說，不但在思想方面是十分淺陋，連文字也有點不通。所以許倩如讀一句，衆人笑一聲。

「真正豈有此理，不曉得在說些什麼！」倩如說着惱怒地把報紙擲在地板上，在一把藤椅上坐下來。

「最好把牠登在第八期週報底『什麼話』裏頭，」黃存仁笑着提議道。

「好！」許倩如第一個叫起來。

衆人也贊成了，不過張惠如附加說最好寫一篇文章把這布告痛駁一番。這意見衆人也同意了，大家便推張惠如寫這篇文章，張惠如卻又推到覺慧底身上。覺慧因爲自己心裏正有滿腹的牢騷要找個機會發洩出來，也不推辭便在書桌前坐下來。他取過一張稿紙拿起筆就寫。

他先寫了一個題目：「讀警廳禁止女子剪髮的布告，」然後繼續寫下去，他時而把筆腳在口裏一面去翻看那布告。衆人都圍了桌子站着看他寫。他很快地就寫完了。文章並不長，由他自己讀了一遍。衆人說還可以用，於是決定編在第八期週報底第一版上面。只有吳京士，一個年紀較大而且比較謹慎一點的社員說過一句話：「這一下恐怕就會把鼓打響了。」不過這句話是吳京士在一邊獨自說的，所以別人不會注意到。

第八期黎明週報在星期日早晨出版了。午後覺慧和覺民照常到覺新底事務所去。他們在那裏坐了不久，覺慧就一個人偷偷地跑到週報社裏來。張惠如，張遠如，黃存仁和另外兩三個人都在那裏。

他向他們問起這一期報底銷路，他們說還好，剛纔在一兩家代派處去問過，據說報一送到就有不少的人去買。

「你底月捐應該繳了，」做會計的黃存仁忽然笑着對覺慧說。

「明天給你送來罷，今天身邊沒有錢，」覺慧摸了摸衣袋，然後抱歉地笑答道。

「明天不送來是不行的呵，」黃存仁含笑地裝着威嚇的樣子說。

「他要錢的本領真厲害！我也被他逼得沒有辦法，」張惠如走過來插嘴說，他底三角臉上帶了笑容，他把手指指着黃存仁。「我今天幹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今天早晨出來時，居然在箱子裏頭找了一件去年新做的薄棉袍子來穿在身上。這時候穿棉袍子太笑話了！我姐姐恐怕會疑心我有神經病。我一定說我冷，一定要穿着出去。我姐姐也把我沒有辦法。哈哈……」他自己忍不住大笑起來，把衆人都惹笑了。而他卻一面笑一面說下去：「我穿了棉袍從家裏走出來。真熱得要命……哈哈，熱得真難受。幸好當舖離我家還不遠。我走了進去把棉袍寄放在那裏。出來時非常輕鬆，非常舒服，而且又有錢繳月捐。還如今天沒有回家，我剛剛在路上碰見他，對他說了，他也忍不住大笑。」他說完又跟着衆人笑了一陣。

「那麼你回去怎麼對你姐姐說呢？」覺慧忽然問道。

「我早已想到了。就說後來覺得熟了，把牠脫在朋友家裏。她不會起疑心的。如果真是瞞不住她，就說了真話也不要緊。她也許會出錢替我取回來。」張惠如很得意地答道。

「我真——」覺慧本來要說「我真佩服你」這一句話，可是只說了兩個字就住了口，因為他看見兩個警察走進來。

「這一期的報還有嗎？」那個有鬍鬚的警察問道。

黃存仁取了一份報遞給他們，一面說，「有的，三個銅元一張。」

「我們不買報，我們是奉了上面命令來的。」那一個年青的警察搶着說，「剩下的報紙我們都要帶去。」他便走去把這裏剩下的兩束報紙全拿了。

「你們還要跟我們到廳裏去一趟，不要都去，只去兩個人就夠了，」有鬍鬚的警察溫和地說。衆人喫驚地互相看了片刻，都走上前去說願意跟他們去。

「太多了，我說過只要兩個人就夠了，」有點鬚的警察顯出爲難的樣子，搖手說。後來他指出了張惠如和覺慧兩人，要他們跟着到廳裏去。他們果然跟着這兩個警察走了。其餘的人也在後面跟着。

他們剛轉了彎，正要走下樓梯時，那個有鬍鬚的警察忽然回過頭來溫和地對覺慧說：「算了，你

們不要去了。還是回去罷。」

「究竟這是什麼緣故有什麼理由？」張惠如氣憤地質問道。

「我們是奉了上面命令。我們自己也不曉得。」這時候那個年輕的警察已經把報紙拿下樓去了。走在後面的有鬚鬚的警察，依舊用溫和的聲音來答覆他們。他正要走下樓去，忽然站住了，回過頭來對他們說：「你們年紀青青的，我勸你們還是好好讀書，不要再辦什麼報，管什麼閒事。」他底態度很和平，衆人也不好對他發脾氣，只是默默地望着他，讓他慢慢兒走了。然後才回到報社裏商量應付的辦法。

大家憤激地談論着，各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談了許久還沒有談出結果，這其間另一個警察來了，送了一封公函來。張惠如拆開信當衆朗讀。信裏的話是十分明顯的，就是說「貴報言論過於偏激，對於國家社會安寧秩序大有妨礙，請即停止發行……」措辭於嚴厲中帶了客氣；這樣的封禁報紙倒是別開生面。雖然手段是極其緩和，可是一切都完結了。黎明週報是應該消滅了。

於是來了一陣悲哀的沈默。對於那般把週報當作初生兒一般地看待，多謹的人，這信函帶來了很大的打擊。他們有着誠懇的心和犧牲的精神，他們渴望着做一些有益的事。他們以他們底幼稚的經驗和淺短的眼光看出了前面的一線光明，他們用他們底薄弱的力量來給一般人指出那一線

光明所在的方向，他們熱心地從事這並非他們底本分的工作，（他們知道在他們這樣的年紀，最好是能够安心地讀書，而且他們對於讀書的事情也很感着興趣，）他們犧牲了自己底享樂來維持這週報。由這週報他們認識了許多同樣熱烈的青年底心。在友誼裏，在信賴裏他們也找到了安慰。可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短短的八九個星期的時間，好像是一段奇異的夢景。這是多麼值得留戀的夢景呵！

抗爭嗎？他們也曾想到這一層，在十幾分鐘的時間內抗爭底情緒也曾佔有了他們，可是後來他們終於不得不拋棄了這思想。因為便是那幼稚的經驗也已經告訴了他們，抗爭是絲毫沒有用的。第一步……第二步。步驟已經決定了。在那般人底心中黎明週報無論如何是不應該存在的了。而且他們自己也有種種的顧慮。

「我現在才曉得，什麼新都是假的，說什麼張軍長，還不是一樣！」張惠如憤激地罵起來，他覺得再沒有什麼出路了，罵幾句倒也算出一口氣。

「你不看見在這社會裏面舊勢力還是那樣根深蒂固的嗎？」黃存仁站起來，顯露了他底高身材，搔着他底短髮苦惱地說。「不要說一個張軍長，就是十個張軍長也沒有用！」

「總之，我說他底新是假的！」張惠如接着說，他底眼裏發出強烈的憎恨的光。「他底所謂新不

過是聘幾個外國留學生做祕書顧問，討幾個女學生做小老婆罷了。」

「不過他去年在外縣駐紮的時候，也曾在上海、南京等處請了些新人物來講演，」黃存仁對於張軍長還有些好感，所以說了這樣類似辯護的話。

「够了，」張惠如冷笑道，「你又忘了罷？他在歡迎會上的那篇演說辭……本來由祕書把稿子替他擬好，不曉得怎樣他背出來的時候恰恰把意思弄反了。歡迎弄得不成其為歡迎，把那般二等新人物弄得笑又不是，氣又不是。他這種笑話，想來一定還很多！」

黃存仁便住了口，他沒有話可以駁倒張惠如了。而且他底腦裏還有更大的問題在盤旋。至於張惠如呢，他說了這些話，不但對於當前的大問題沒有幫助，便是自己底憤怒也不能夠由此減輕。心裏腦裏還是熱烘烘的，覺得還有很多很多的話要說出來，他希望別人來和他爭辯，因為這樣他也許可以發洩心頭的火氣。他又說話了，依舊是氣憤的聲音：

「我說馬上換個名字幹起來，內容一點也不改，看他們怎樣對付！」

「好，我贊成！」這些時候不說話的覺慧，開口附和道。

「不過我們也得先商量個妥當的辦法，」沈瀾在思索裏的黃存仁擡起頭，沈吟地說。這樣就引起長時間的討論，而終於達到了最後的決定。

最後的決定是黎明週報停刊，印發通告寄給各訂閱者，同時籌備刊行新刊物，他們還議決把現在的週報社改作閱報處，將社員所有的新書報都在這裏陳列出來，免費地供人閱覽。這也是一個傳播新文化的好辦法。

這樣決議着，衆人便不再像先前那樣地苦悶，那樣地憤激了。他們已經找到了好的應付方法，他們馬上就開始新的工作。

熱心是一個多麼美麗的東西！牠使得幾個青年人在很短的時間裏就把一切的困難征服了。到了第二天利羣閱報處就成立起來，很有秩序，而且利羣週報發刊的事也籌備妥當了。

星期一沒有課，因為大考就要開始了。覺慧和覺民一道去參加了利羣閱報處底開幕歸來，已經很遲了，剛趕上晚飯底時間。這一天的生活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印象，他從來沒有像這樣地感動過的。談笑，友誼，熱誠，信賴……從來沒有表現得這麼美麗。這一次十幾個青年年底茶會，簡直是一個友愛的家庭底會集。但這家庭底分子並不是因血統關係，家產關係而聯繫在一起的；結合他們的，是同一的好心，同一的理想。在這環境裏他只感到心與心底接觸，都是赤誠的心，完全脫離了利害關係底束縛。他覺得在這裏他不是一個陌生的人，孤獨的人。他愛着他周圍的人，他也爲他周圍的人所愛。他了解他們，他們也了解他。他信賴他們，他們也信賴他。起初他和別人一樣熱心地佈置着一切，後來佈置就

緒，茶會開始的時候，他也和別人一樣地喫着茶點，儘情地分享着這歡聚的快樂。他們暢談着種種愉快的事情，那些黑暗的，慘痛的一切，這時候好像都不存在了。

「要是能够常常有這樣的聚會就好了！」覺慧用顫動的聲音暗暗地對覺民說，他幾乎歡喜到落淚了。覺民感動地點着頭。

然而這茶會終於閉幕了。在歸途中覺慧和覺民談着種種的事情，那時覺慧底心裏還是熱烘烘的。可是他一走到家，走進了大廳，孤寂便意外地襲來了。他好像又落在寒冷的深淵裏，或無人跡的沙漠上。在他底眼前晃動着一些影子，都是舊時代的影子，他差不多找不到一個現代的人，一個可以和他談話的人。

「寂寞呵！這難堪的寂寞呵！」這思念不住地在覺慧底腦裏盤旋。他底苦惱增加了。在喫晚飯的時候，他在每個同席者底臉上都尋着苦惱底痕跡。繼母在訴說四孀和五孀底戰略。在後面正響着四孀罵女傭的聲音，不久在天井裏又開始了五孀和陳姨太底相罵。他匆忙地喫了飯把筷子一放就往外面跑，好像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在後面追趕他一般。

接着覺民也出來了。他們弟兄兩個又約着一道出去散步。

「我們再到金陵高寓去看看，怎樣？」覺民微笑着提議道。

「也好，」覺慧簡短地回答了一聲。

他們在街上默默地走着，不久就到了那個僻靜的巷子裏。

這是一個很好的晴天，天空很清爽，沒有一片雲。月亮從樹梢升起來，漸漸地給這傍晚的街道披上了一道銀色，周圍沒有一點人聲。牆內樹枝上蟬凄切地叫着。他們踏着自己底淡淡的影子，輕輕地在鷺卵石路上移着脚步，走到了金陵高寓底門前。兩扇黑漆門依舊緊緊閉着。他們推了一下，並沒有動靜。他們便走過這院子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轉來。這一次他們走過槐樹下面，聽見上面有小鳥底啼聲，便住了脚擡頭去看，原來槐樹底一支大枒枝上面有一個烏鴉巢，他們彷彿看見兩隻小鴉伸了頭在巢外呀呀地啼叫。

這一幕很平常的景象卻把這兩個青年大大地感動了。他們底頭久久不放下來，脚好像生了根，也不往前後移動。兩人不自覺地把身子靠近。哥哥把自己底微微顫動着的手伸出去緊握了弟弟底手，用悲嘆的聲音說了一句：「我們正像這對失了母親的小鴉。」他底眼淚落下來了。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底手緊緊捏着。

忽然他們底頭上起了烏鴉底叫聲，接着是撲翅底聲音，一個黑影子在他們底淚眼前面一閃。那隻老鴉很快地飛進了巢裏。兩隻小鴉親切地偎着牠，向牠啼叫，牠也很慈愛地愛護牠們，咬牠們底嘴。

巢裏是一片歡樂和諧的叫聲。

「牠們現在有母親了，」覺民用苦澀的聲音說了一句，便低下頭看站在他身邊的弟弟，覺慧底眼裏也閃着淚光。

「回去罷，」覺民有氣無力地說。

「不，讓我再站一會兒，」覺慧悲聲回答了一句，又把頭舉起去望鳥巢。

這時忽然從院子裏送出一陣笛聲來，吹的是相思的小調。聲音婉轉而悽哀，這裏面似乎含着無可伸訴的哀愁。在他們底眼前彷彿展開了一個景象：一個女子倚着窗臺望着半圓的月，憶起了她底遠行的情人，把這懷念寄託在這細長的小竹管裏，發出這樣動人的哀聲，這裏面包含着一段哀婉的愛情故事，這裏面瀟灑着一個孤寂的生存底悲哀。這個普遍的民間曲調，他們是很熟習的。因為在他們底公館裏也有人常常叫賣唱的瞎子進來，用他底假裝的女音唱這一類的小調。詞句固然鄙俗，但這究竟是人生底呼聲，如今又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面。

「有人來了，」覺民忽然警覺地說，拉着覺慧要走。他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覺慧掉頭一看，正是克定底轎夫拉着轎子剛轉過彎遠遠地向他們走來，高忠也在旁邊跑得氣喘喘的，便說：「怕他做什麼！我們背向他立着，裝做不見就是了。」他站住一定不肯走，覺民也只得

留在那裏。

很快地轎子就在他們底身邊走過了。他們聽見高忠跑去叫門，於是門開了，轎夫底脚步聲消滅在那裏面。門馬上又關住。於是正吹着小調的笛聲忽然中斷了。

「呸！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現在回去罷。」覺慧說着便掉轉了身子。

兩人慢慢兒走着，還沒有走出巷子，又看見一乘轎子迎面走來，他們帶着驚訝的面容看着轎子走了過去。

「奇怪，難道四爸也到那兒去？」一走出巷子，覺民就這樣自語着。

「他爲什麼不會去？」覺慧冷笑道：「他在家裏不是曾經鬧過許多笑話嗎？」於是在他底腦裏湧現了種種關於克安的故事，從和女傭發生不正當的關係起一直到把旦角弄到家裏來化裝照相爲止，一幕一幕的，好像在演電影一般。「他們都是一樣。我說他們都是一樣！然而他們還要在我們面前擺起長輩底架子，說我們沒有子姪輩底禮貌！」他氣憤地說，他又記起鳴鳳告訴過他的話了。「只有大哥才怕他們，只有大哥才去和他們敷衍。我是不怕的。」

「不過大哥也有他底苦衷，」覺民淡淡地解釋了一句，也就不再說話了。

他們回到家裏，覺民便溫習功課，準備大考。覺民底性情是這樣：他常常是樂觀的，有時也是健忘

的，雖然有過不如意的事情，但很快地就忘記了，他攤開書本便可以把心放在書上。而覺慧卻不然了。他比哥哥更熱情些，性子更躁急些。他也打算溫習功課，可是他攤開書，心裏反而更是煩躁了。難堪的寂寞開始來折磨他底心。無名的苦惱也來包圍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長嘆一聲闔了書站起來。

「你要到哪兒去？」覺民關心地问道。

「出去走走，心裏煩躁得很。」

「好，快點回來，後天就要大考了，你也該多多溫習功課，」覺民溫和地說。

覺慧答應一聲就走出房來，一個人往花園裏去了。

進了花園好像換了一個境界，他覺得心情略略好一點，雖然依舊感到寂寞和冷靜。他慢慢地走着。眼睛雖然望着周圍的景物，可是心裏空虛得很。

銀白的月光亂灑在地上，到處都有蟋蟀底淒切的叫聲。夜底香氣瀰漫在空中，織成了一個柔軟的網，把所有的景物都罩在裏面。眼睛所接觸到的都是罩了這柔軟的網的東西，任是一草，一木，都不是像在白日裏那樣地現實了，牠們都有着模糊而空幻的色彩，每個都隱藏了牠底細緻之點，都保守着牠底祕密，使人不免有一種如夢如幻的感覺。

覺慧漸漸地被這些景物牽引住了。他底心也不再像先前那樣地空虛了。他平靜地欣賞着周圍的一切，他對牠們感到了興趣。他信步走着。他走着元宵夜他們遊湖時所走的舊路。可是他並不去回憶那時的情景和那時的遊伴。

他走上圓拱橋，在橋上倚着欄杆立了片刻，埋下頭去看水面。水面上現了自己底頭底黑影。他把眼睛放開去看，水裏現着一個藍天，半圓月慢慢兒在那裏移動。猛然間出乎意外地水裏現了一個美麗的面龐，這面龐曾經一度是他所極其寶愛的。他底心開始痛起來，他又在思念她了。

他掉過頭不敢再看水面，他急急走過了橋。他咬着嘴唇皮，極力和那個思念掙扎。最後他終於勝利了。

他過了橋，走到草地上，無意間又看見那隻繫在柳樹上的船。這也給他喚起了往事。他連忙避開牠，又從圓拱橋走回到對岸去。

他沿着湖畔的小路走着，走完了松林，轉彎到了水閣前面。他打算開了水閣底門進去歇一會兒，忽然他看見前面假山背後起了火光。他喫了一驚，幾乎要叫出聲來。他在玉蘭樹下立了片刻，靜靜地望着假山那邊。火光還是一股一股地直冒着，不過並不大。這時候在這地方怎麼會有火光？又沒有聽見什麼聲音！他始終回答不出這疑問，於是壯起膽子輕腳輕手地向那邊走去。

慧轉過假山，並沒有看見什麼。火光還在斜對面一匹假山背後，他又向那匹假山走去，一轉彎就看見一個女人蹲在地上燒紙錢。

「你在這兒做什麼？」他驚訝地大聲問道。

那女人喫驚地站起來，擡起頭望着他，叫了一聲「三少爺。」

他認得這是喜兒，便寬慰地說：「原來是你！幾乎把我嚇了一跳！你在給哪個燒錢紙？怎麼跑到這兒來燒？」

「三少爺，請你千萬不要出去向人說。我們太太曉得又要罵我的。」那女人放了手裏的紙錢，走過來哀求道。

「你告訴我你給哪個燒錢紙，我才答應你。」

喜兒垂了頭無精打彩地說：「今天是鳴鳳的頭七……我想起她死得可憐，偷偷買點錢紙給她燒，也不枉生前和她好一場……我只想，在這兒一定不會給人撞見，怎曉得偏偏三少爺跑來了！」又說：「三少爺，鳴鳳也是你們的丫頭，她服侍了你們八九年，你也憐可憐她罷，讓我好好給她燒點錢紙，免得她在陰間受凍挨餓……」她底最後的話差不多是用哭聲說出來的。

「好，你儘管燒，我不會向別人說，」他溫和地說着，一隻手緊緊壓住胸膛，他覺得有什麼東西刺

痛着他底心。他默默地看着她燒紙錢，並不眨眼睛。他這時的心情，她是不會猜到的。

「你怎麼分兩堆燒呢？」他忽然忍痛地悲聲問道。

「這一堆是給婉兒燒的，」她指點着說。

「婉兒？她並沒有死咧！」他驚訝地說。

「是的，她沒有死。這是她喊我給她燒的。她上轎子的時候對我說過：『我現在雖不像鳴鳳死得那樣痛快，我遲早也是要死的。不死，以後也不會有好日子過，就是活着也還不如死了好。你就當作我已經死了。你給鳴鳳燒紙的時候，請你也給我燒一點。就當作我是個死了的人……』我今天真的來給她燒紙。三少爺，你會笑我們在發瘋罷。」

聽了這悽慘的聲音，想到那兩段傷心的故事，他還能夠爲這女人底愚蠢發笑嗎？他無論如何是不能够笑，而且也不想笑了。他只想對她說「我只想哭，」可是他又說不出這句話。後來極力掙扎了一會，他困難地說出一句：「你放心，我決不會笑你的，」就跟跣地走開了。他不敢回過頭去再看她一眼。

「爲什麼人間會有這樣多的苦惱？」他半昏迷地喃喃自語道，他捧着底受了傷的青年的心在歸路上走了。

他走過新底窗下，看見明亮的燈光，聽見溫和的人聲，他覺得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裏逃回來一般。他忽然記起了前幾天法文教員在講堂上說的話：「法國青年在你們這樣年紀是不會感到悲哀的。」然而他一個中國青年，在這樣青的年紀就已經被悲哀壓倒了。

暑假來了。這些日子裏，覺民有了更多的機會和琴見面，覺慧有了更多的時間去和他底那般年青朋友聚談，工作新的刊物在新的努力之下出版了，又有了新的讀者。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在暑假內高公館裏還有一件大事，這就是高老太爺底六十六歲壽辰。

人們早早預備起來，要用盛大的儀式慶祝這個日子。他們在公帳上特別撥出一筆巨款來籌備慶祝典禮，這意見是由平日管帳的克明提出，而經過老太爺底贊同的，克明說得好：「橫豎有的是用不完的錢，每年要收那麼多擔租穀，多花幾個錢也不要緊！」其餘的人自然不會反對。有錢人家常常不肯放過可以表示自己錢的機會的。

日期逼近了。禮物潮水似地接連着來。人們組織了辦事處接收賀禮，散發請帖。許多人忙碌着，覺新甚至爲了這事情向公司告了半個月的假。公館裏到處掛着燈彩。全公館裝飾得十分華麗，十分輝煌；另外添了許多盞電燈。大廳上布置了一個精緻的戲臺，把本城的各班名角無論是唱京戲或本地戲的，都邀了來唱三天戲。戲日是克定排好的，他對於這些事情顯得是一個卓越的專門家。

這其間衆人都忙着，各人有各人底職務。只便宜了覺民和覺慧兩人，他們不但不做一點事情，反

而常常溜到外面去，因為這時候他們底行動完全不會被人注意了，只有在那正式慶祝的三天內他們纔不得不在家裏，不得不時時在人前現身。

在這三天裏而他們得到了從來不曾有過的經驗。家在平日雖然使他們討厭，但他們多少還認識牠。如今在這幾天內牠完全改換了面目，變成他們所不能夠瞭解的了。牠成了戲院，成了市場。到處都是人，都是吵鬧的聲音，都是不自然的笑臉。連他們底房間也暫時被較熟一點的客人佔據了去。這一處形成一個小集團，有幾個瞎子在那裏彈洋琴，唱什麼「大賀壽」一類的惡俗的調子；那一處形成一個小集團，有幾個瞎子拉着胡琴在那裏唱淫蕩的小調，男人尖起喉嚨拚命掙出女音，女人又極力裝出男人底粗大的聲音；又有一處形成一個小集團，大家圍着一個布帷聽裏面的特別口技，因為那布帷裏面發出的盡是些使人肉麻的聲音，所以沒有經驗的年青人是不許去聽的。

從下午起戲便開始了。除了幾齣應景的戲外，大部分的戲都是戲單上所沒有的，這並不是那個專門家底權威有了動搖，只是因為有些尊貴的客人臨時點了更動人更有趣的戲，而且是特別囑咐過要儘情地表演的。於是在本地的戲裏像「絳霄樓」，「桂花亭」之類，京戲裏像「珍珠衫」，「戰宛城」之類都接連地表演了，而且比較在戲園裏表演得更詳細，到了使得女客和年青人紅臉而那些壯年和老年人點頭微笑的地方，一個僕人便在戲臺上出現了，手裏拿了紅紙條高聲唸着：「某某

大人或某某老爺賞某某人（旦角）若干元」的話，於是得了賞封的旦角便向着那個給賞的尊貴的客人特別地請了安謝賞，飛了眼風，霎時間尊貴的客人底莊嚴的臉上便現了滿足的笑容，有的甚至或臉上出了油帶着沈醉夢幻的樣子。

但這樣還不能算是完結。那些尊貴的客人還不能夠十分滿足。於是在一齣戲演完以後那得了賞的旦角還要帶裝下臺來給那些尊貴的客人陪酒。於是笑聲，叫喊，以及種種惡俗的醜態，甚至是年青人所夢想不到的，都在那些尊貴的客人底席上表現出來，使得在旁邊伺候的僕人們交頭接耳地說些非議的話。坐在戲臺前面的高老太爺，也就是這三天被大家慶祝的壽星，他把頭往四面看，看見這一切的情形，他滿意地微笑了。他又把眼睛掉去望戲臺，他便不再把眼睛掉開，因為這時候他所喜歡的那個旦角出臺了。克明三弟兄帶笑地往來筵席間去應酬客人，連覺新也在後面跟着他們跑。

這一切情形都是覺民和覺慧在旁邊親眼看見的，而且只有他們對於這個纔抱了極其猛烈的反感。在這家裏，在這環境裏他們如今完全成了陌生的人。周圍的鬧聲和笑語，好像是他們所不能夠瞭解的語言，那許多往來，談笑，喊叫，酗酒的生物，好像不是和他們同種的人。許多的面貌他們似乎相識，而仔細看去，又像從未見過，他們有幾次甚至疑惑起來，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地方。他們也不知道要怎樣做纔好。別人底舉動已經告訴了他們：他們在這環境裏是完全不重要的人物。但是別人又不

許他們離開這裏，因為要他們來湊數。他們兩弟兄在這環境裏猶如戲臺上的小兵一般。他們被安插在一桌較不尊貴的客人底席間，做了配角，做笑臉，舉酒杯，喫菜，不像一個人，只像一副機械。第一天慧忍耐下去了，晚上接連做了許多噩夢。第二天他便無法再忍耐，在午飯與晚飯之間偷偷跑出去一次，在新的青年朋友那裏受了嘲笑，然後又得了安慰，於是有了勇氣回家來受新的侮辱。（慧稱這為侮辱。）但第三天他卻失掉了偷跑的機會。

梅跟着錢太太來了，她因了病早早地先回家去的。梅底病是真病。在這些日子裏她底身體是一天天地變壞了，人顯得十分瘦弱，雖然這瘦弱並不可怕，而且還有一種可愛處，但稍微敏感的人見着她，就會起一種痛惜的感覺，因為知道這一顆美麗的星快要隕落了。可是在這環境裏有這痛惜的感覺的人並不多。覺新自然是一個，他也許是最關心梅的人，然而在他和她中間有着許多無形的欄柵（至少在他看來是有的），他們只能遠遠地互相望着，交換一些無聲的話語。他們連單獨在一處多談幾句話的機會也要避開。這樣做，他們兩人都以為或者可以減少彼此的痛苦，而事實上卻得了相反的結果。所以他是天天地瘦了；她底病也是一天天地增加了，她甚至常常咯血。周氏也很喜歡梅，但她不能夠瞭解梅底心事，她不能夠給梅真正的安慰。其實這安慰誰也不能給，便是了解梅最深而且近來和梅十分要好的瑞珣也不能夠給梅以安慰的。因為這社會制度判定了年青女子以愛為其

生命，又判定了一個男人只能夠被一個女子所愛，換句話說就是把愛規定成一件專利品，不能夠分配在兩個女子之間，於是這兩個互相了解互相愛着的女郎，竟被這畸形的社會制度把她們放在敵對的地位，使她們無法互相幫助。誰都明白這情形，因為有了一個的緣故，而其他的，一個就不得不失望了。所以瑞珏和梅兩人在一處時總是對泣的時候多，笑談的時候少。

琴也來過，她也是因病回去的。她真聰明，她會裝病。第二天她便叫僕人張升偷偷地送了一封信給覺民，要他抽空到她那裏去。

覺民得了琴底信當時就找了一個機會偷偷地逃出家裏到琴那裏去。他和琴很自由地暢談着，各人底胸懷他們底環境是比較便利多了。他從姑母家出來，心裏異常高興，很快地走回自己底家裏，心中暗笑，以為別人不會注意到他底逃走。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還沒有走到堂屋門口，卻被迎面走來的覺新看見了，覺新低聲問他：「到琴那兒去了來，是不是？」他喫了一驚，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最後低了點頭。

「我曉得的，我先前看見張升私下遞了信給你，我也知道琴會裝病。我知道你們底事情。」覺新依舊低聲說着，臉上現了笑容，這是苦笑。覺民不說話，他也笑了，他底笑卻是滿意的微笑。

覺新把眼光往四周掃了一下，他看見克明在旁邊走過，便換了一副笑臉和克明說了兩三句話，

等克明走開了，又接着和覺民談話，聲音依舊很低，但臉色改變了。他說：「你倒幸福，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想去看看一個人底病，然而我連這點自由也沒有。你看，她病到了這樣子，我卻不能夠到她家裏去看她，我明知她這時候很需要我。她……她……」他底臉上起了一陣痛苦的痙攣，覺民不知道他是要笑抑或是要哭了。

聽了這幾句話，覺民很是感動。他想找話來勸慰覺新，卻找不到適當的話語，後來便說：「大哥，我勸你還是把梅表姐忘掉罷，你多思念她，只是苦了你自己，而且你想着她，又如何對得起嫂嫂，你不是也愛着嫂嫂嗎？你如何又還愛着梅表姐？我勸你還是把梅表姐忘了罷。」

覺新底臉色完全變青了，他好像受到一次大的打擊。他呆呆地望着覺民半晌不說話，過後忽然生氣地斷續說：「你也是這樣勸我……你底見解和別的人一樣……在這時候還說這樣的話……你——」他底話還沒有說完，他就卒然掉頭走開了。

這時候覺民纔知道覺新從他這裏所希望得到的並不是這樣的答語。然而除了這個，他還能夠怎樣回答他底大哥呢？他底意見確實是這樣。他又想起覺新說話是這樣，行爲又是那樣。他覺得有些不可解釋。在這家庭裏到處都是謎，都是他解不開的謎。他呆呆地立在那裏，用他底茫然的眼光去看戲臺上矮小的丑角和長身玉立的旦角怎樣細緻地調情，然後又去看那些哄然笑着的觀衆，尊貴的，

和較不尊貴的，以及完全不尊貴的，那許許多多的觀衆。他鄙夷地笑了笑，過後又把覺新方纔說的話完全忘記了。他慢慢兒踱着，去盤算他自己底那一件重大的事情。於是他底眼前次第顯現了美麗的幻影。

過去的種種事情，未來的種種事情，他都看見了，這都是關於他和她的。他很樂觀，因為她給了他勇氣和確信。她已經完全信任他了，不僅信託他，而且堅決地給他表示不會使他失望。他和她中間，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最初每天在補習英文之後，閒談着彼此底性情，志願和希望，漸漸地談到了彼此生活中的小的事項，終於各人把心剖給對方看，而且得到相互的瞭解了。兩人間的關係更深了一層，於是深到了各人都感到不可分離的程度。又由和戀愛問題有關的閒話，而談到親友間的戀愛事情，談到梅和覺新底事，以至於談到自己底事情。他記得她怎樣紅着臉低着頭一隻手翻弄着書頁，裝着有意無意的樣子，對他說她如何需要他，將來不會離開他到別的地方去。她又說她底前途有着許多的障礙，她底環境是如何困難，她底地位是如何孤獨，她決定不顧一切向着新的路走去，她如何需要一個像他這樣能够瞭解她，安慰她，幫助她的人。他們兩個在心裏早已互相瞭解了，只差在口頭上說出來。機會既然來了。他於是說了許久就想說而未說的話，把自己表現得是怎樣的一個英雄。他甚至說爲了她底緣故他可以犧牲一切。接着她也說了一些話。兩人底話都是說一句就可以被懂得十句的。

他們對於彼此都有了信賴，他們對於希望底實現也有了確信。這一次的談話好像是揭開了簾幕，於是重要的問題就解決了。這並不是遼遠的事，就發生在這一天，而且彷彿就發生在這時候。

未來的生活底美麗的幻影也跟着出現了，自然是很誇張的。這幻影迷了他底眼睛，使他忘了一切可能的障礙。他站在堂屋前的石階上，他又一次看到戲臺上的調情的人物（已經不是那矮小的丑角和長身玉立的旦角了，卻換了一個畫眉傅粉的小生和一個嬌小玲瓏的花旦，）看到那些依舊哄然笑着的觀眾，他底臉上又一次浮出了鄙夷的微笑。他覺得他們對於他不再是可怕的障礙了。於是他又把眼光去看遠處，看他理想中的生活，直到有人在背後拍他底肩膀的時候。

這是一隻很熟習的手，這隻手把他帶回到現實的生活裏來。他回過頭去，正看見弟弟覺慧站在後面，望着他笑。他便問了一句：「你也跑出去了？」

「當然，」覺慧得意地笑着說，「你呢，你又有了好機會罷。」覺慧已經從哥哥底臉上看出一切了。

覺民微微紅了臉，點頭道：「我們底事情決定了。第一步是沒有問題，今天我和琴明白地談了一切的話。現在應該進行第二步……」他底臉上又浮出滿足的笑容。他那並不十分銳利的眼光從金絲眼鏡後面透露出來，在覺慧底臉上轉動着。

覺慧底臉上掠過了一種異樣的微笑，這是妬忌的微笑，雖然極力捺住，但終於表現了出來，不過別人很難注意到。他底心裏頓時起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感覺。在這種短的時間內他希望着覺民告訴他一個失敗的消息，他妬忌着覺民底成功。他是愛過琴的，不管他從前怎樣對覺民說過他把她當作姊姊那樣地愛，不管他又曾經愛過另一個女郎，而且這女郎又爲他犧牲了性命，不管他在平日怎樣希望着哥哥底戀愛事情進行得很順利，能够使琴做他底嫂嫂，他一旦聽見他所愛過的人被另一個人佔有了去，他還不能不妬嫉。然而這也只是一瞬間的事。後來他底感情就完全改變了。他暗暗地非笑着自己會有這樣的戀愛觀念，而且又慚愧竟然對哥哥底事情有了這樣的心思。

「當心點，不要太樂觀了……」這兩句話是覺慧起初說的，那時他多少還受着妬嫉底支配，他說這句話是預備給哥哥潑點冷水。雖然事實上他底話也是合理的，但他當時並未曾想到這上面來。「一切都不成問題，」正在興頭上的覺民聽了覺慧底話一點也不沮喪，他搖着頭表示不相信，還說：「你平日很勇敢，怎麼如今又變得這樣過慮了？」

覺慧看見覺民這樣誠實地說話，知道哥哥並不知道自己底另一種心思，他馬上感到慚愧了，他笑了笑，悔罪似地說：「你有理。我祝你成功。」然而他無意間把眼光往戲臺那面望，臺上鑼鼓震得人耳聾，有幾個漢子光赤着身子在那裏翻筋斗，接着又有兩三個花臉在那裏打架，戲臺前坐着的祖父

正側了頭笑着和坐在旁邊的一個灰白鬚鬚的客人談話。覺慧看見那個滿是雀斑和皺紋的臉和那香腸似的紅鼻子，感到了大的憤怒，他馬上捏緊拳頭，咬緊牙齒憎恨地說了一句：「他居然來了！」

「哪個？」覺民驚訝地問，他還沒有注意到和祖父談話的那個客人。

「馮樂山，那個劊子手！」覺慧把手指着那方向說。

「輕聲點，你不怕被人聽見！」覺民驚惶地阻止了覺慧，一面把眼光在天井裏掃了一轉，看見沒有人注意到他們，纔放下心來。

「怕什麼？我正要人聽見。你剛纔不說到勇敢嗎？怎麼現在就這樣膽怯了！」覺慧冷笑道。

覺民一時想不出話來勸慰弟弟，他正在爲難之際，恰巧救星來了。然而這救星帶來的並不是好消息，不覺覺民這時候不會知道。這救星是淑華和淑貞兩姊妹。

「二哥，馮家的新姨太來了，你去看看嗎？」淑貞非常高興地拉着覺民底衣袖，帶笑地對他說。

「馮家新姨太，我又不認得，爲什麼要我去看？這倒奇怪了！」覺民驚疑地說。

「她不是婉兒嗎？」覺慧馬上就明白了，這樣問道，「她來了，現在在哪兒？」他說這些話好像把一個人從墳墓中掘了出來一般。

「在我房間裏，沒有別的人，你們去看嗎？」淑華帶着神祕的微笑說。

「好罷！」覺慧應了一聲就跟着淑華姊妹走了。把覺民留在那裏，因為他說不要去。

三個人進了屋。房裏並不是沒有別的人。瑞珣是一個，淑英是一個，喜兒是一個，還有三房新買的丫頭翠環，四房新買的倩兒，和周氏最近收留的寄飯的婢女綺霞，此外就是那個長長臉的瘦削的少女婉兒了。她身上穿的衣服比從前的華麗，容貌和神情卻不見得比從前好，臉上微露着被蹂躪的痕跡，那是從前所沒有的。這面貌使人起一種憐惜的感覺，同時還生出一種疑問：爲什麼在這樣小的年紀就已經……何況這時候她正在和喜兒泣訴着種種的事情，連旁邊的瑞珣和淑英也流了眼淚。

婉兒底座位正靠着窗戶，和房門斜對着，所以覺慧一進門就被她看見了。她馬上站起來，裝出笑容叫了一聲「三少爺。」這微笑似乎比哭泣還要悽慘。

覺慧點了點頭，看見她還站着不坐下去，便帶笑說：「爲什麼不坐呢？現在是馮家新姨太太了；不是我們公館裏頭的人了。」他覺得心裏十分難過。

婉兒低下頭不作聲了。坐在牀邊的瑞珣用責備的眼光去看覺慧，一面溫和地責備道：「三弟，你看人家成了這樣子，你還忍心笑她。」

「我說錯了，這是無心說的，」他分辯道，這時他忽然記起了喜兒在花園裏告訴他的話，他對於婉兒抱了異乎尋常的同情。他沒有憤怒，只有一種好感，想對她做一件好事，或說一句好話。他便對瑞

玳說：「你還好意思說我！她今天回來，你們不叫她到外面去看戲，卻大家守在房裏哭。這不是笑話！」

「我說不過你，看不出你底嘴倒厲害！」瑞玳裝了生氣的樣子說。淑華和淑貞在旁邊笑了。

「你說他不過，讓我來說！」淑英接口說下去。她看見婉兒還站着便對她說：「你只管坐下罷，不要和他客氣。」這時覺慧也已經找了凳子坐了，婉兒便默默地坐下去。淑英又對覺慧說：「外面的戲一點沒有意思，那般男客人真不害羞，總是點些污眼睛的戲。婉兒回來的機會本來很少，以後回來的機會恐怕更少了，她要和喜兒談點私房話，所以我們給她們安排好了在這兒會面。她們談得正好，卻被你來打岔了。我問你，你做少爺的跑來做什麼？」

「這樣說來，你是要趕我走了，」覺慧說，但他還不預備走。

「三哥，你不要得意，已經有人來給二哥提親了，下回就會輪到你底頭上來的。」淑華在旁邊插嘴說，她底嘴快，終於洩漏了消息。

「給二哥提親？哪個給二哥提親？」覺慧驚疑地問道。

「就是馮老太爺說的是他底姪孫女，年紀也並不小，不過聽說脾氣很大，」淑英接口說。

「又是那個老混蛋，」他氣憤地罵了一句，馬上站起來說：「我去告訴二哥去！」他說着就往外而走，還回過頭來把婉兒望一下，好像望一個就要永別的人。他看見婉兒正在和喜兒低聲談話，一面

說一面在拭眼淚。他還看見淑華和淑貞在對他做奇怪的笑臉。他在心裏也說：「我要馬上告訴二哥去。」他好像得到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消息。

然而走出房來，走到堂屋前面，他卻感到意外的失望了。他看見覺民站在祖父和馮樂山底旁邊，馮樂山正帶笑地向覺民問話，覺民居然恭順地回答着。「爲什麼要對那個人客氣？你和那個劊子手談話，你不曉得他正是你底敵人，他正在破壞你們底事情咧！真正蠢得很！」他不禁在心裏暗暗地責備着覺民。

這個消息後來終於被覺民知道了，不僅覺慧告訴了他，而且覺新奉了祖父底命令來徵求覺民底意見。這所謂徵求意見並不是祖父底意思，祖父只是命令着，他底命令當然應該遵守。覺新也以爲是這樣，雖然他並不贊同祖父底辦法。

覺民底回答是很簡單的，就是不願意。他說：「我底親事應該由我自己作主。現在我還年輕，正是應該讀書的時候，我不願意成家。」他還有許多話藏在心裏沒有說出來。

「自己作主的話，是不好對爺爺說的，我看或者可以用年輕的理由去向爺爺說，不過在我們家裏十九歲結婚已經不算早了。在爺爺看來，這也不會成爲理由的。」覺新遲疑地說着這樣的話，別人

不知道他底真正主張是什麼。

「那麼據你看來就沒有辦法了，」覺民氣惱地說。

「我不是說沒有辦法，」覺新連忙分辯道，但他卻說不出後面的話。

覺民把眼光死命地定在覺新底臉上，他好像要看穿覺新底心似的。他記起一件事情，他用力說道：「你不記得今天下午你自己對我說過的話嗎？你是不是要我再把你底悲劇來重演一番……」

「但是爺爺……」覺新拿祖父底話來替自己辯護，因為他覺得覺民底話並沒有一點錯，但同時祖父底命令也是必須遵守的。

「不要再提爺爺了。我要走我自己底路。」覺民不等哥哥把話說完就開口打岔了。他馬上回到自己底房裏去。

雖然是夜深，他還不肯睡。他把這事情和覺慧討論了許久，兩弟兄同意着下面的一個辦法：反抗。反抗失敗便逃走，總之決不屈服。覺慧極力鼓舞着覺民，一則因為他同情覺民，二則他要覺民在這家裏開一個例子，給他和別的弟兄們開闢一條新路。於是覺民懷着熱烈的心馬上寫了一封短信給琴，預備第二天早晨夾在一本書裏面叫人給琴送去。信底內容是這樣：

「琴——不管你聽到什麼關於我的消息，都請你千萬不要相信，因為現在有人來給我提

親了。我已經把自己交給你，我決不會再向你收回來。你信賴過我，希望你信賴我到底。你看我怎樣勇敢地奮鬥！看我怎樣來贏得你！

覺民。」

覺民自己把信朗讀了兩遍，得意地自語道：「這是我們底戀愛史上一件重要的紀念品了。」他又給覺慧看，一面說：「如何？」

「好一個中世紀的騎士！」覺慧看了信，譏笑似地這樣讀了一句，忍不住心裏暗笑，他想：「看你怎樣奮鬥罷。」

老太爺底壽辰過去了。覺民底親事開始被正式提說起來。馮樂山託了人來做媒，老太爺自是口口應承的，周氏因為一方面是媳婦，另一方面又是繼母，所以不使出主意。覺新現在纔覺得問題嚴重了。他知道事情一決定便無異大錯鑄成，於是另一個青年的生命又會從此斷送了。反對嗎？他沒有勇氣反對祖父。思索底結果是求助於迷信。他等着祖父託大媒去要了馮小姐底八字來，找一位算命先生合合看。他希望從算命先生那裏得着「不吉」的回答，他甚至想去向那算命先生行賄，然而結果是與他底希望相反，兩張八字配合起來是大吉大利。周氏底心也因此被打動了。他本來以為可以有助的東西，如今卻成了大敵。他似乎再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他拿着算命先生寫來的批語，心裏暗笑着自己底愚蠢，同時又為覺民底前途悲傷。他很想把那張滿是胡說的字條扯掉，但他又缺乏這

種勇氣。後來他嘆息地說了一句「我總算盡力做去了。」因為他以為他所能夠做的就只是這一點。這些事情都是秘密進行的，不讓覺民本人知道。從來在高家這類的事總是秘密進行着。當事的人反而做了傀儡。而且從前做過傀儡的人，如今又來使別人做傀儡了。從來是如此，以後也將永遠如此，這是老太爺一類人底見解，然而無論如何他們是把覺民看錯了，因為覺民並不是一個甘願做傀儡的人。

和他底前輩完全不一樣，覺民對於自己底親事底進行非常關心，他一點不害羞地打聽着這樣的消息，同時還有覺慧給他做偵探。他和琴和覺慧差不多形成了一個小團體，來商量應付的戰略，如怎樣打消這親事，又怎樣把他和琴的關係宣布出來。

戰關底第一步是向大哥表示自己底態度，大哥回答說他不能作主，向繼母要求打消這親事，繼母說有祖父作主。祖父那方面，卻不能夠直接去說話了。事情愈加惡化了。覺民找不到有力的幫助的人。祖父似乎就是一切。他這方面是得不着別人底同情的。幾天以後琴底家他也不便常去了。姑母雖然有點同情他，但姑母也不能夠，而且也不打算給他幫忙，同時爲了避免嫌疑，姑母還勸過他不要常常來看琴。因爲這時在他底家裏已經有人在傳言他底行爲大概是受了姑母底指使，說姑母之所以指使他反對這婚姻，就是想把琴嫁給他。琴爲了這事情氣得哭，然而對於她以後流淚的機會還多着。

呢。

第一步的工作完全失敗，覺民便開始採用第二步的戰略，就是在外面揚言如果家庭不尊重他底意見，他便要採用最後的手段，這些話自然不會傳到祖父底耳裏，所以還是沒有效果。

最後消息公布出來，就要交換庚帖，並且擇吉日下定了。這雖祖父底壽辰不過兩個多星期，覺新會把覺民底意見多少向祖父說了一點，祖父就生氣地駁斥道：「我說是對的，哪個敢說不對？我說要怎樣做，就要怎樣做！」

覺民聽了這消息自然非常生氣。他一個人在花園裏踱了幾個鐘頭，他問自己：「屈服呢？還是奮鬥到底？」這時候他多少有點躊躇了。因為一決定怎樣行動以後便沒有挽回之餘地。逃走，脫離家庭，前途有着很多的困難。以後怎樣生活，這就是一個大問題。在家裏物質的生活是很舒服的，從來不要他為衣食發愁，可是一到外面去又怎麼辦？拿什麼來生活？他事前沒有絲毫的準備。事情迫到眉尖本該馬上決定，他現在倒有點遲疑了。

他後來又去找覺新開最後的談判。他開口就說到正題，問道：「事情還有挽回的餘地嗎？」

「據我看是沒有辦法了，」覺新憂鬱地說。

「你真是想盡辦法了？」他絕望地問。

「是的。」

「那麼你說我現在應該怎樣辦？」

「你應該怎樣辦？你底心事我是曉得的。然而我實在沒有法子幫忙。我看你還是順從爺爺罷。生在這個時代我們只有做犧牲者的資格。」覺新慢慢地悲聲說，他差不多要淌出眼淚了。

然而覺民看見這情形並不感動。他做出堅忍的樣子，然後冷笑地說：「好個無抵抗主義！好個作揖哲學！」就走了。他心裏想：「還是和三弟商量去！」

第二天早晨，覺新到祖父底房裏去請安時，祖父得意地告訴他說，馮家底親事已經決定了，打算在兩個月後的某一天下定，叫他先去辦理交換庚帖的事情，一面又把曆書翻給他看。他唯唯地答應着，退了出來，正遇着覺慧進去。覺慧望着他神祕地笑了笑。

覺新剛剛回到自己底房裏，祖父又差女傭來喚他去。他進了祖父底書齋，便看見祖父惱怒地在責罵覺慧。祖父坐在一把沙發上，陳姨太頭髮蓬鬆着，帶着瘦長的黃臉，半邊屁股坐在沙發底靠手上，給祖父搥背。覺慧一聲不響地站在祖父底面前。

「反了！居然有這樣的事情！你去把民兒給我找回來！」祖父看見覺新進來，就沈下臉大聲對他說了這些話，覺新倒有點莫明其妙。

祖父說了話，接着又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陳姨太加緊地給他搥背，一面勸慰道：「老太爺，你何苦這樣動氣。你這樣大的年紀，爲着他們氣壞了自己身子也不值得！」

「他敢不聽我底話？他敢反對我！」祖父喘了兩口氣，接着掙紅着臉斷續地說，「他不高興我給他定親那不行！你一定把他給我找回來，讓我來責罰他。」

覺新唯唯地應着，他已經明白了一半。

「這都是給學堂教壞了的，我原說不要把子弟送進學堂，你們總不聽我底話。現在怎麼樣。連民兒也學壞了，他居然造起反來了……我說，從今以後，高家的子弟，不准再進學堂！聽見了沒有？」他說了又咳嗽。

覺新惶恐地站着，祖父底每一句話打在他底頭上，像一個霹靂。他恐怕會有什麼大的騷動就要來了。

覺新站在覺新底旁邊，他底心卻和覺新底完全不同。他雖然感到空氣壓迫人，但他並不惶恐。他沒有一點怕懼。他在心裏暗笑，他想：「紙糊的燈籠快要戳穿了！」

祖父底咳嗽止住了，人顯得很疲倦，便睡倒下去，漸漸閉上了眼睛，許久不說話，好像睡去了的樣子。覺新弟兄依舊恭敬地站在他底面前，等候他說話。直到後來陳姨太做了手勢要他們出去，他們纔輕腳輕手地走出了房間。

出了祖父底房間，覺新第一個開口。他說：「大哥，二哥留了一封信給你，到我底房裏去看罷。」

「你向爺爺說了些什麼話？爲什麼不先告訴我，就跑去向他說你真笨！」覺新抱怨覺新道。

「笨？我正要使爺爺知道我很高興我居然達到了目的。我要使他知道我們要作一個人，我們並

不是任人割宰的豬羊。」

覺新明白這些話是對他發的，他聽起來有些刺耳、刺心，但他畢竟好忍着。他說不出他底苦痛。他知道他縱然怎樣誠懇地向覺慧解釋，覺慧也不會相信他的。

兩人進了覺慧底房間，覺慧把覺民底信交給覺新，他幾乎沒有勇氣讀，但終於讀了：

「大哥——我做了我們家裏從來沒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實行逃婚了。家裏沒有人關心我底前途，關心我底命運，所以我決定一個人去走自己底路，我毅然這樣做了。我要和舊勢力奮鬥到底。如果你們不打消那件親事，我臨死也不回來，現在事情還有挽回的餘地，望你念及手足之情，給我幫一點忙。」覺民。××日，夜三時。」

覺新讀了信，臉色馬上變白了，手戰抖着，裏面紙飄落在地上，口裏喃喃地說：「叫我怎樣辦呢？」過後又說：「他太不諒解我了。」

「你究竟預備怎樣辦？現在不是諒解不諒解的問題，」覺慧嚴肅地說。

覺新像受了驚似地突然站起來，簡短地說：「我去把他找回來。」

「然而你找不到他，」覺慧冷笑地說。

「找不到他？」覺新含糊地唸着這句話。

「是的，因為沒有一個人曉得他底地址。」

「你一定曉得他底地址，你一定曉得。告訴我，他在哪兒？快告訴我。」覺新這樣懇求道。

「我曉得，但我決不告訴你。」覺慧堅決地答道。

「那麼你不相信我？」覺新現出難堪的樣子，說了氣憤的話。

「相信你，又有什麼用處！你底『無抵抗主義』，你底『作揖哲學』會把二哥斷送掉的。總之，你太懦弱了！」覺慧憤激地說，他開始在房裏大步踱着。

「我一定要去見他，你非告訴我他底地址不可。」

「我一定不說。」

「你將來會總說出來的，別人會要你說，爺爺會要你說。」

「我決不說！在我們家裏總不會有人用私刑來拷問我。」覺慧昂然說着話，絲毫沒有屈服的表示。他這時候完全沒有懼怕的心思，他只感到短時間的復仇的滿足。他並不去想別人底苦惱。

覺新絕望地走出去。不久他又回來，他想和覺慧商量出一個具體的辦法，卻沒有結果。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因為在祖父與覺民之間似乎並沒有調解之可能。

就在這天在大太太底房裏開了一個小小的家族會議，參加的是周氏，覺新夫婦，淑華和覺慧。情

形是這樣：覺慧一個人站在一邊，別的幾個人又站在一邊。所謂會議，第一步就是勸告覺慧說出覺民底地址，要他把覺民叫回來。他們說了許多中聽的話，甚至允許將來慢慢設法取消那親事，但都被覺慧拒絕了。

從覺慧這裏既然得不到消息，而覺民底條件又無法承認，覺新和周氏也只有乾着急，他們這時只得一面求助於克明，設法把交換庚帖的事情多攔延幾天，不讓老太爺知道；一面差人出去打聽覺民底地址。

這打聽是沒有結果的，覺民躲藏得很好，沒有人會知道他底地址。

克明把覺慧喚到他底書齋裏正言教訓了一番，沒有用；又溫和地開導了一番，沒有用；雄辯地勸誘了一番，也沒有用。覺慧老是推諉說他不知道。

周氏和覺新又挽住覺慧，央求他把覺民找回來，說一切條件都可以應承，只要覺民先回家，然後再慢慢地商量。覺慧卻拿定了主意，在不曾得着保證之前，他不相信任何人。

周氏氣得哭了。她平日對待覺民們雖採取着放任的態度，但也很關心他們底前途。如今情形變得十分嚴重，她不願意看見不幸的結局，她更不願擔負惡名。她自己沒有一個兒女，卻有母性。這時候她底母性被觸動了。

覺新處在這困難的情形裏也只有哭的一法。他本來承認覺民底舉動是正當的，然而他無法幫忙覺民；他不但不能幫忙反而不得不幫着祖父壓迫覺民，以致覺慧也把他當作了敵人。找不回覺民，無法應付祖父；找回覺民，又無以對覺民，而且事實上他又不能够把覺民找回來。這事情底結果已經預先地顯露了一部分。覺民是他底同胞兄弟，他也愛覺民，並且父親臨死時曾把弟妹們交付給他。現在覺民底事情成了這樣，他怎麼對得起父親？他想到這裏覺得真正應該痛哭了。他底哭又引出了瑞珣底眼淚。

這些情形是老太爺所不知道的。他只知道他底命令應該遵守，他底面子應該顧全，至於別人底幸福，他是不會顧及的。他只督責着覺新要人。他時常發脾氣，罵了覺新，罵了克明；連周氏也受過他底責罵。

然而罵也是沒有用的，覺民絲毫沒有屈服底表示。壓力也無處使用，因為找不着人。事情是全公館都傳遍了，但是對外面還是極力祕密着。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老太爺時時生氣，覺新這一房的人都沒有笑臉，憂鬱籠罩了他們底生活。別房的人卻懷了幸災樂禍的心理在暗中冷笑。

有一天覺慧剛在一個地方和覺民祕密會見了回來，懷着一顆苦痛的心，他覺得世界開始在動

搖了。別了那個絕望地苦鬪着的哥哥，他好像別了整個的光明的世界，而來到孤寂的荒島上了。家，在他看來只是一個沙漠，或者更可以說是舊勢力底根據地，他底敵人底大本營罷。他回到這樣的家裏馬上就去找覺新，他氣沖沖地對覺新說：

「大哥，你究竟肯不肯替二哥設法已經過一個星期了。」

「我有什麼辦法呢？」覺新絕望地攤開手說。過後他心裏想：「現在你倒着急了。」

「那麼你就讓事情這樣拖延下去嗎？」

「拖延！爺爺今天說再過半個月他不回家，就把他永遠趕出去，並且登報聲明不承認他做高家的人。」覺新苦惱地說。

「你想爺爺真的忍心這樣做嗎？」覺慧驚恐地叫起來，他好像受了一個大打擊，但他並未失掉勇氣。

「有什麼不忍心現在正在他底氣頭上……而且他打算和二妹底親事同時進行，同時下定。」

「二妹底親事爺爺把二妹許給什麼人？」

「你還不曉得她許給陳家了，不過還沒有交換庚帖。就是陳克家底兒子。三爸也同意這親事。」

陳克家這姓名，覺慧倒熟悉，是那個維持禮教的團體裏面的一重要人物，他不禁氣惱地叫起來：

「陳克家底兒子，不就是那個和他父親共同私通一個丫頭，後來丫頭有了孕纔把她收房的人嗎？」

「不，二妹是許給他底兄弟的。關於那丫頭的事，究竟孩子是父親生的或兒子生的，至今還是一個疑問，不過名義上那孩子總算是兒子生的，也就是二妹底未來的姪兒。但這和我們並沒有什麼關係。橫豎有別人作主，而且做媒的人就是馮樂山。」

「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你忍心讓二妹嫁到那種人家去嗎？這就是說又把一個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殘酷地斷送了。二妹自己一定不情願，」覺慧憤怒地說。

「她不情願又有什麼辦法？橫豎有別人替她作主。」

「然而她是這樣年青，今年才十六歲咧！」覺慧絕望地掙扎說。

「十六歲的年紀，也很可以出嫁了。你嫂嫂過門來，不是只有十七歲嗎？而且年紀輕，早早出嫁，將來倒可以免掉反抗的一着！」

「然而不徵求她底同意，趁她年青時候就糊裏糊塗地把她底命運決定了，將來會使她抱憾終身的。他們就不會想到這一點嗎？這是何等卑鄙的行爲！」覺慧竟然罵起來。

「你爲什麼這樣生氣？」覺新苦痛地說，「他們只曉得他們底意志應該被服從，所以你二哥底反抗也沒有用。」

「沒有用？你也這樣說？怪不得你也不肯幫助二哥！」

「我又有什麼辦法呢？」覺新覺得自己是世間最不幸的人，他連一點力量也沒有。

「你不記得父親臨死時是怎樣把我們交付給你的嗎？你看你如今是怎樣地使他失望了！」覺慧憤怒地責備覺新道，他底聲音裏含得有眼淚。

覺新不答話，他開始抽泣起來。

「我如果處在你底地位，我決不像你這樣懦弱無用。我要自己作主，去拒絕了馮家親事，把這事情一刀兩斷。我一定要這樣做。」

「那麼爺爺呢？」過了許久，覺新纔擡起頭這樣說了一句。

「爺爺底時代已經過去了。你難道要二哥爲爺爺底成見犧牲嗎？」

覺新仍然埋着頭不作聲。

「你真是個懦夫！」覺慧這樣罵了哥哥一句，就走開了。事情依然沒有結果。

覺慧去了，剩下覺新一個人在房裏，他絕望地和一種陰鬱的思想掙扎着。房裏顯得十分孤寂，十分陰暗，空氣沉重地向他壓下來。他底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已經失了效力，他不復能够把他和大家庭底現實調和了。他爲了滿足一切的人，甚至犧牲了自己底幸福，但結果依舊不曾給他帶來和平。

與安寧。他自願地從父親底肩上接過了擔子，把扶助弟妹的事造成自己底生活之目標，他願意爲他們犧牲一切，而結果他趕走了一個弟弟，又被另一個弟弟罵爲懦夫，他能够拿什麼話來安慰自己呢？在這樣地思索了許久以後，他寫了一封誠懇的信給覺民，在這信裏他把自己底心忠實地解剖了，他敘說了自己底困難的地位和悲哀，他敘說了他們兄弟間的友愛，最後他要求覺民看着亡故的父親底面上，爲了一家底安寧急速回家來。

他找着覺慧，把信交給覺慧看，要他給覺民送去。

覺慧讀着信，眼裏淌了淚，但他極力忍耐住了。他讀完信默默地搖搖頭，依舊把信裝在封套裏。覺民底回信來了，當然是由覺慧帶來的，信裏有着這樣的話：

「等了這許久，只得着你底這樣一封信，老實說。我是多麼地失望呵！……回來，回來，你反覆地這樣說着……我這時候坐在一個小房間裏面，好像是一個逃獄的犯人，連動也不敢動，恐怕一動就會被捉回到死囚牢中去。然而這死囚牢就是我底家庭，這劊子手就是我底家族。我們家裏的人都聯合起來要宰割我這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沒有一個人肯顧念到我底幸福，也沒有

一個愛我的人是的，你們希望我回來，我一回來你們底問題就解決了，你們可以得到安寧了，你們又多看見一個犧牲品。自然你們是很高興的，可是從此我就會沈淪在苦海裏了……請你們

絕了那妄想罷，我底條件不實行，我是決不會回來的。在我們家裏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我已經帶着那麼多的苦痛的回憶去了，這些回憶至今還使我心痛，牠們常常壓迫我減少我前進的勇氣。然而我有愛情來支持我。你也許會奇怪爲什麼我這次會有這樣大的勇氣。是的，連我自己以前也想不到。現在我有了愛情了。我明白我不僅爲我自己奮鬥，我是在爲兩個人底幸福奮鬥，爲了她底幸福。我是要奮鬥到底的……大哥，你猜我這時候在想什麼呢？我在想家裏的花園，想從前的遊伴，我在想兒時的光陰。幫助我罷，看了父親底面上，爲了你做哥哥底分上。幫助我罷，即使不爲着我，你也該爲着她，爲她底幸福着想，你也該給她幫忙。至少想着她底幸福，你也該感動罷。一個梅表姊已經够使人心酸了，希望你不要製造出第二個梅表姊來……」

覺新底眼淚沿着面頰流下來，他自己也不覺得，他好像陷落在深淵裏去了。周圍全是黑暗，沒有一線光明，也沒有一點希望。他只是喃喃地說了兩句：「他不諒解我，沒有一個人諒解我。」

覺慧在旁邊看着，他又是氣憤，又是憐惜。覺民底信他不但先看過，而且他還和覺民出主意寫上了某一些話。他預料着這封信一定可以感動覺新，使他拿出勇氣來給覺民幫忙。然而如今他卻見着這樣的結果。他想責備覺新，但責備了又有什麼用處？覺新已經變成了那樣的人，已經沒有自覺底意志了。

「這個家庭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率性就脫離了牠也好，」覺慧心裏這樣想。在這一剎他不儘對覺民底事情不悲觀，而且他自己也有了另外的一種思想，這思想現在纔開始發了芽，不過也許會生長得很快的。

在這些日子裏很有幾個人爲了覺民底事情過着苦惱的生活。覺民自己當然也不是例外的。他住在同學黃存仁底家裏，雖然在物質生活上並沒有什麼不便，而且黃存仁待他又是十分好，十分體貼；但是整天躲藏在一個小房間裏，行動不能自由，不能做自己所想做的事，不能見自己所想見的人，永遠被希望與恐懼折磨着，——這種逃亡的生活，確實也是很難堪的，而覺民又是一個沒有這種經驗的人。

覺民等候着，他整天等候着好消息，然而覺慧給他帶來的卻只有壞消息。希望是一天天地黯淡了，不過還沒有完全斷絕，所以他還有勇氣來忍受這一切。同時覺慧不斷地拿最後的勝利的話來鼓舞他，琴底愛情，琴底影像更給了他以莫大的力量。他終於支持下去了。他完全不會想到屈服的事情上去。

琴這幾天內確實佔有了他底全部頭腦。他時時想念她，就在白日也做了夢，夢的盡是關於他和她的事情。希望愈是黯淡，他便愈是想念她；他愈想念她，便愈想見她。然而她那裏他是不能夠去的，因

爲有姑母在家。他和她兩人底住處其實隔得很近，卻沒有方法相見，而且連通個信息也不方便。覺慧來看他的時候，他想寫信給琴，託覺慧送去，可是一提筆又覺得要說的話太多，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寫起，又怕寫得不詳細反容易使她着急。他決定找個機會和她面談一次。這機會果然不久就來了，這是覺慧爲他安排的。其實覺慧也並不曾費力，他知道姑母不在家，便來告訴覺民，帶了他到琴那裏去。

覺慧把覺民藏在門外，自己先走進房去招呼了琴。他揚揚得意地對她說：「琴姐，我給你帶了好東西來了。」

琴斜臥在牀上，手裏拿了一本書，彷彿要睡去的樣子。她聽見覺慧底聲音便連忙坐起來，拋下書，一手去理髮髻，沒精打彩地問了一句：「什麼東西？」在平時她底態度不會是這樣。她底臉龐顯得黃瘦了，眼皮又時時垂下來，要做一個疲倦的微笑也做不出，好像一連幾夜沒有睡過似的。

「你瘦了！」覺慧忘記回答她底話，卻不自主地叫了一聲。

「你這幾天也不來看我！」琴苦笑道。「二表哥底事情怎樣了？爲什麼連信息也不給我一個？」她說着懶洋洋地站起來，走了幾步。

「幾天我前天不是來看過你嗎？」

「你要知道在我這兒日子是過得怎樣的長呀！快說，他底事情究竟怎樣了？」她睜大了眼睛，眼裏洩露出憂鬱和焦慮。

「他屈服了，」覺慧以前並不想說這句謊話，然而在這一剎那間一種慾望強烈地引誘着他，他
不加思索地說了這句話。

「他屈服了？」她痛苦地唸着，然後又堅決地說：「我不相信！」這謊話在短時間內對於她還不
是一個厲害的打擊。

她說得不錯，因為這時候她底房間裏突然出現了另一個青年。她底眼睛頓時發亮起來，她驚喜地叫了一聲「你！」這「你」字所表示的究竟是疑問，是驚奇，是喜悅，是責備。她自己也沒有時間去分辯。他幾乎要撲過去。但她突然站住了。她死命地望着他，眼睛裏露了許多意思。

「琴妹，是我，」覺民說，他真是悲喜交集，雖然還沒有到流了淚又笑，笑了又流淚的程度。「我早就該來看你，只是我怕碰見姑媽，所以等到今天纔來。」

「我曉得你會來的。我早曉得你會來的，」她歡喜地說，眼裏不住地湧出淚來。她又用責備的眼光看覺慧說：「三表弟，你騙我，我曉得你騙我。我相信他是不會屈服的，我相信他。」

「他是誰誰是他？」覺慧底臉上浮出了感動的善意的微笑，他找不着話答覆她，使用這舊句來

嘲笑她？

她並不紅臉，她驕傲地指着覺民說：「他就是他！」她露出滿是的微笑。她用愛憐橫溢的眼光看着覺民。

她底態度是覺慧不曾料到的，但這卻給了他一個好印象。他笑了。他看覺民，覺民得意地立在那裏自以為是一個英雄，因為受了她底過分的稱讚。

覺慧這時候纔知道他先前的推想是怎樣地錯誤了。他以為這兩個入底會面一定是很悲痛的，會有眼淚，會有哭聲，會有一幕悲劇所應有的一切。因為在他們底家庭裏這類的事是很自然的。可是如今事實卻與他底推想相反。這兩個人是怎樣地被愛情和信賴支持着，在那裏面找到了希望和安慰，彷彿一切的阻礙都不能夠分離他們。他們已經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結合在一起了。沒有悲痛，沒有絕望，只有互相的信賴，這足以蔑視一切的互相的信賴。在這一剎刻琴和覺民在他底眼前確實作了這一幕愛情的表演。這表演好像黑暗世界中的一線光明，給了他一個希望，他相信以後再用不着他底鼓舞，覺民是一定不會屈服的。懷着熱誠的青年是如此容易相信人的！

「好，不要再表演什麼沙士比亞底劇本了。你們有什麼話還是趕快說罷，時間是過得很快的，」覺慧笑着對他們說，又問：「可要我出去嗎？」心裏想：「總被我找着話來嘲笑你們了。」

他們對他笑了笑，並不去管他，也不回答他，就牽着手在牀沿上坐下去，親密地談起來。覺慧便背轉身，在書桌上順便拿了一本書來翻閱，這是易卜生集，裏面有摺痕，而且有些地方加了密圈。他注意地翻看，纔知道琴這幾天正熟讀着國民之敵一篇劇本。他想她大概是在那裏面尋找鼓舞和安慰罷。這樣想着，又不禁微笑了。他掉頭去看她，她正和覺民起勁地談着，談得很親密，善意的微笑使她底臉龐變得更加美麗了，不復是先前的那種憔悴的樣子。他不覺多看了她幾眼，心裏羨慕着哥哥。於是，他回過頭去讀國民之敵。讀完第一幕，他又去看她，她還在和他說話。讀完第二幕去看她，他們底話還沒有說完。他把全篇讀完了，再去看她。他們還是高興地談着。

「怎麼樣？這樣多的話！」覺慧開始催促道。

琴擡起頭看他一眼，笑了笑，又去談話了。

「二哥，走罷，你們已經談得夠了。」過了半點鐘，覺慧又在催促了。

覺民正要答話，卻被琴搶着說了：「再等一會兒。時間還早呢，何必這樣着急！」她緊緊握着覺民底手，彷彿害怕覺民就要回去似的。

「我一定變回去了，」覺慧故意堅持說。

「好，就讓你回去罷，我這賤地方是留不住你底貴腳的，」琴賭氣說，但看見覺慧真要往外面走

時，她便和覺民齊聲把他喚住。

「三弟，你要走你難道連這一點忙也不肯幫我嗎？」覺民誠懇地央求道。

覺慧笑道：

「我不過和你們開玩笑，但是你們也太把我冷落了。琴姐，我來了這麼久，你也不招呼我坐，也不和我說話。你有了二哥就把我忘掉了。」

兩人都笑了。琴笑着分辯道：「我只有一張嘴，你叫我怎麼能夠同時對兩個人說話？」三表弟，你聽話些，今天讓我和他多說些。你有什麼請留着明天我們來說個够。」琴把覺慧當作孩子似地安撫道。

「不要這樣騙我。我沒有二哥那樣的福氣。」

「三弟，」覺民叫了一聲正要說下去，卻被琴阻止了。琴搶着說：「你底嘴真厲害，我說不過你。我只問你喜不喜歡許倩如，她比我強得多了，她纔是一個新女子。」她底臉上露了狡猾的微笑。

「我也許喜歡她，也許不喜歡，但這和你有什麼關係？」覺慧調皮地說，他對於這種爭辯感到了大的興趣。

「你說得不錯，我也有這個意思。」琴還未及答話，這時覺民卻好像記憶起了什麼似的，帶笑地向着琴點頭，表示贊同她底意見。

覺慧自然明白他們底意思，便做了不屑的樣子揮手說：「去罷，我不像你們那樣，我不要表演什麼沙士比亞底劇本。」他掉開頭，他底第一個念頭是：「我要的就是你！」但第二個念頭又馬上跑來把第一個念頭趕走了。這念頭是：「我已經斷送了一個少女底性命，我不再要什麼愛情了。」他開始憂鬱起來，不過在表面上他還是極力忍住，不使他們知道這個。他只是笑着，只是苦笑着。

琴和覺民底談話終於到了完結的時候。現在他們不得不分離了。覺民實在不願意離開這屋子，他覺得不僅是她，甚至這屋子裏的一切對於他都是十分寶貴的。他躊躇了，他望着她，他又想到那小房間，那孤寂的，等待的生活，他沒有回到那裏去的勇氣。然而覺慧立在他底旁邊。覺慧底催促的眼光提醒着他，使他絕望地明白自己必須回到那裏去。此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好像預料到就要從光輝的天空墜入黑暗的深淵裏去似的，他絕望地，悲傷地，而且多少帶了一點掙扎地說：「我去了。」可是他一時卻拔不動脚。他還想說幾句話安慰她，然而倉卒間找不到適當的話，他卻說了一句「你不要想念我。」他底本意並不是這樣，他正要她時時想念他。

琴立在覺民底面前，兩隻大眼水汪汪地望着他。她很注意地聽他講話，好像預料到他有什麼不尋常的話對她說。然而他卻沒有。她等了許久，他只說了短短的兩句。她失望了，她怕他馬上就會走開。她連忙挽留道：「不要就走，等一會兒，我還有話對你說。」她拉着他底衣袖。

他吞了這些話，好像吞下好的飲食。他呆呆地望着她底激動的臉，他底眼光直透過眼鏡片而入她底眼裏。他底嘴唇遲緩地動着，他帶着微笑說了下面的話：「不要急，我不會走。」這笑臉和哭臉差不多，覺慧在旁邊以爲他真正哭了。

琴覺得覺民底溫柔的眼光在愛撫她底眼睛和她底臉，好像在說：「你說呀，你說呀！你所說的，無論是一個字或一句話，我都注意地聽着的。」她想找些可以永久安慰他使他永遠不會忘記的話來說：然而她底頭腦一時卻變得很遲鈍了，她找不到一句值得他聽的話。她望着他，她很着急。她害怕他就會轉身走了。她依舊拉着他底衣袖不放。她不再選擇話語了。她想到什麼，立刻就說出來，並不去判斷這些話有沒有說的必要，或者和他有沒有關係。

「倩如來說，我們學堂裏頭的文和『老密斯』要到北京讀書去了，她們在這環境裏實在忍受不下去。她們家庭也怪她們不該翦掉頭髮，」琴開始說，她並不給覺民解釋文和「老密斯」是什麼人，好像他已經熟識了這名字和綽號。然而覺民卻很注意地聽着，彷彿感着大的興趣似的。

「倩如自己恐怕也要走。她父親因了她底事情正受着攻擊，他很憤慨，說要把交涉署裏的職務辭掉，帶了女兒到上海或南京去住，」這也是琴底話，覺民依舊很注意地聽了。

「梅姐近來真瘦得可憐。她天天在吐血，不過吐得也並不多。她瞞着她母親，她一定不要我告訴

人，她不願意喫藥，她說她多活一天只是多受一天的罪，倒不如早死了好。她母親天天忙着拜客和打牌。不大管她。我昨天終於找了個機會把她底病狀告訴她母親了。她母親才開始着急起來。她底話也許是對的，不過我不能夠看着她死。你們不要告訴大表哥。她千萬囑咐我不要让大表哥知道她吐血的事情。」這也是琴底話。她忽然發見覺民底眼睛被淚水充滿了，淚珠開始在眼鏡片後面沿着面頰流下。他底嘴唇微微動着，像要說什麼話，卻沒有說出口，不過她已經懂得了。她還想說什麼，但一陣無名的悲哀突然來襲擊她，很快地就把她征服了。她開了口，說了一兩個字，又嚥住了，她在和自己掙扎，她終於進出了一聲哭叫：「我不能夠再說下去了！」於是向後退了幾步，用手捧着臉，讓眼淚暢快地流出來。

「琴妹，我去了，」覺民悲聲說，他實在不願意走，然而到了這時候也只得走了。他料不到他們這次的快樂的會面會以傷心的哭來完結。可是如今兩人都哭了。許多的話，許多的事，都以一哭來了結了，不管他們怎樣自命爲新的青年，勇敢的青年。

「不要去！不要去！」琴取下她底正遮着臉的手，向覺民伸過去，這樣悲聲叫道。

覺民正要向她撲過去，他底膀子卻被覺慧抓住了。他便站住，默默地掉頭去看覺慧，覺慧並沒有哭，緊緊咬着下嘴唇皮，乾燥的眼裏發出強烈的光，把臉向後面一掉，是叫他走的意思。他覺得覺慧底

意思不錯。他轉過頭用他底悲痛的聲音安慰琴說：「琴妹，不要哭，我會再來的，我們底住處隔得這麼近，有機會我一定來看你。……我回去了，你好生保重，等候着我底好消息。」他把心一橫就跟着覺民走了，留下琴一個人在那開始陰暗起來的屋子裏。

琴看見他們走了，便跟跣地追出去，到了堂屋門口，她停住了，身子靠在門框上，一面拭着眼睛，一面注意地看他們底背影。

覺民和覺慧走到了街中，耳邊還彷彿有琴底哭聲。他們並不交談一句，只顧大步走着。快到了黃存仁底家時，覺慧忽然在街中站住了，用朗朗的聲音對覺民說：

「你們底事情無論如何一定會成功，一定會勝利。我們現在不再需要犧牲，我們已經貢獻了够多的犧牲了。」他略略停了一下又用更堅定而且幾乎是殘酷的聲音說：「如果現在還有犧牲的必要，那麼就讓他們來做一次犧牲罷。」

覺新看見沒有別的路可走了，自己不斷地受着良心底譴責，覺得無論如何應該給覺民幫忙，否則會留下一件抱恨終身的事。他經過幾日的思索和商量（他和繼母與妻子兩人商量），才決定到祖父那裏去給覺民講情。他委婉地說出覺民底心事（自然他不會說到覺民和翠底事情上面去），要求祖父答應把這門親事暫時擱置着，等到將來覺民能够自立的時候再來決定。他底解說很動人，這是經過整夜的預備的，他甚至寫得有草稿。他以為一定可以把祖父感動。

然而覺新底預料完全錯誤，祖父並不是像覺新所想像的那樣的人。他正是舊時代底代表，要在滅亡的命運之前，作他底最後的掙扎，這時候他是很倔強的。他底狂怒很可怕。他不再需要理性了，他不再聽理性的呼聲了。他所關心的是：第一，他底驕傲受了打擊，非用嚴厲的手段來恢復不可；第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長主婚，幼輩不得過問——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違抗者必受懲罰。至於那些年青人底幸福和希望，他是完全不顧及的。所以覺新解說底結果，只博得他底一頓痛罵。他最後說覺民家底親事絕不能打消，如果覺民到了月底還不回家，就登報不承認他是高家的人，而叫覺慧來代替他應承這親事。

覺新再不敢說什麼了，他唯唯地答應着。從祖父底房裏退出來後，他馬上就把覺慧找來，把祖父底話告訴覺慧。他重述着祖父底話，這舉動含有恐嚇的意思，他想覺慧爲了自己底緣故，也許會急急把覺民找回來。然而覺慧現在是聰明多了，而且他自己也有了準備，他對於祖父底話不表示一點意見，只是冷笑兩聲。心裏得意地想：「如果犧牲是必需的話，做犧牲的絕不是我。你們看着罷。」

「我看你最好還是把二哥勸回來，不然將來這門親事會落在你底身上的。」覺新看見覺慧不表示意見便拿這樣的話去打動覺慧底心。

「如果爺爺真有這意思，就讓他做罷，他將來會有一天爲這個後悔的，我不怕，我有更好的辦法。」覺慧驕傲地說。

覺新幾乎不相信他底耳朵，他覺得在這個弟弟底身上找不到一點可以瞭解的東西了。

「我始終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懦弱，這樣無用！」覺慧嘲罵似地說。

覺新底臉馬上漲紅了，過後又變成了青色。他氣得把身子抖着，連說了幾個「你」字，還想努力說什麼話。然而門簾動了，進來的是袁成，他用急促的聲音報告：「錢大姑太太差人來報信：梅小姐死了。」

「梅小姐死了？什麼時候死的？」瑞珏忽然從裏屋內跑出來，驚惶地問道。

「說是今早晨七點多鐘死的，」袁成恭敬地答道。這時裏屋內的掛鐘響了，鏗鏘的聲音接連響了九下。屋子裏是一陣死一般的沈寂，衆人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去招呼把我底轎子馬上預備好，」覺新忽然沈着臉吩咐道。

「我也要去的，」瑞珣進出了哭聲說，接着是一陣抽泣。她坐在藤椅上。

「你出去罷，」覺新對袁成說，袁成立刻推開門簾去了。覺新便走到瑞珣面前安慰她道：「珣，你不要去，你懷着孕，經不起悲痛。你去了，看見那景象，一定會傷心的。你也應該愛惜你自己底身子。」

「我很想念她……我要去看看她底最後一面……我要去看看她……這也不枉我和她生前好一場，」瑞珣依舊在抽泣，她斷續地說了這些話。

「珣，你不要這樣執拗，你得顧惜你底身子，你要知道我現在就只有一個你了。你如果再有什麼病痛，不是也要我底命嗎？」這聲音非常悽慘，牠底餘音盪漾在房裏長久不散，把這房裏的空氣也變成悲哀的了。

覺慧立在寫字檯前，他呆呆地望着白紗窗帷。這消息對於他並不是一個意外的打擊，他已經早料到了。琴轉述的梅底那番話，這時又湧上他底心頭：「多活一天，只是多受一天的罪，倒不如早死了好。」雖然這樣的話是從她自己底口裏吐出來的，然而看見一個脆弱的可愛的青年生命底滅亡，也

不是一件容易忍受的事。他底腦裏來了許多痛苦的和憤怒的思想，他按捺下自己底激情，冷冷地說了一句：「看，這兒又是一個犧牲了！」他知道覺新會聽見他底話，而且會明白他底意思，於是回過頭來。他覺得看見覺新底痛苦的眼光落在他底臉上，便又自語似地說道：「苦惱還沒有完結呢！還有更可怕的事情會來的。」這句話也是說給覺新聽的。

「我去了，」覺新無法忍耐下去，便以一走了事。

覺新走出房門，覺得頭有點發昏，身子沒有力，幾乎站不住脚，要倒下去似的。他連忙提起精神走了幾步。他忽然覺得心裏有什麼熱辣辣的東西直往上冒，他極力忍住，但喉管像被什麼東西搔着似地發癢，他終於忍不住咳出了一口黏膩的又甜又腥的痰來。他無意間把眼光往地上一掃，看見是一口紅紅的痰。他好像落在冰窖裏似的，身子馬上冷了半截。他把手壓在胸上，正打算走回房裏去。但他馬上又改變了主意。他不作聲，默默地用脚把那口痰拭去，勉強支持着身子，往外面走去。

到了錢家，覺新剛剛下轎就聽見裏面的哭聲。他急急往裏面走去。他進了梅底。

姨母在那裏，年幼的表弟在那裏，琴在那裏，還有一個女傭。大家圍着屍首哭，看見覺新進來便止了淚和他打招呼。

「大少爺，叫我怎樣辦呢？」錢太太蓬着頭髮，臉上滿是淚痕，一看見覺新，便開口這樣問，顯出很

是無助的樣子。

「馬上料理殮具罷，」覺新悲聲答道，又問：「棺材買了嗎？」

「叫老王去買了，到現在還沒有來，」錢太太說着又哭，哭了又說，老王是她底用人底名字。「梅兒死了兩點多鐘了，一點事都沒有做，家裏只有我一個女流，你表弟年紀又小，老王要又去各處報信，你叫我怎樣辦？你看屋裏弄得這樣亂！我底心亂極了。」

「大姨媽不要着急，我盡力幫忙就是了，」覺新毅然回答道，他完全忘記了剛纔吐血的事情。

「大少爺，像你這樣好心腸，梅兒在九泉也會感激你，」錢太太誠懇地說。

這「感激」兩個字像針一般刺痛着覺新底心，他覺得肚裏有許多話，卻說不出來。他願意他能够大聲痛哭。他心裏想：「梅還會感激我嗎？她爲了我纔到了這地步，是我害了她的。」他走到她底牀前。梅安靜地躺在牀上，眼睛微微閉着。頭髮飄散在枕畔，瘦削的臉像紙一樣地白，嘴唇微微張開，像要說什麼話沒有說出來就斷氣了似的。嘴唇是紅的，還有一點血跡，好像被人揩拭過，但沒有揩拭乾淨。一牀薄被蓋在她底身上，遮掩了她底手和下半身。他想要在不久以前她還是一個活潑的人呢。

「梅，我來看你了，」他不能自主地這樣叫了一聲，他底眼睛就被淚水迷住了。他底心痛楚着，他不能不想：「我們就這樣永別了嗎？你沒有給我留下一句話。你始終不饒恕我了！我爲什麼不早來？那

時我還會看見你底嘴動，還會聽見你底聲音，還會知道你心裏想些什麼。如今我們永遠不能夠互相了解了。」他又暗暗地禱告着：「梅，我來了，我在這兒，你有什麼未說的話，快說呀，我是聽得見的！」

他摸出手巾揩拭了眼淚，又一次俯下頭去看梅底臉，梅躺在那裏和先前一樣，像一塊冷冰冰的石頭。他明白了：他縱然叫啞了聲音，她也不會聽見，不會動了。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在他和她中間如今隔着一個「永恆」。他們永遠不能夠接近了。他後悔，他悲傷，他絕望地哭起來。

覺新這一哭又把錢太太母子引哭了。琴在旁邊看不過，便來勸他：「大表哥，現在也不是哭的時候，應該趕快給梅姐辦後事才對。人死了，是哭不轉來的。伯母已經沒有了主意，經你這一哭她底心更亂了。這情形要是梅姐死而有知，她也會傷心的。」

覺新聽了這些話，覺得有點刺耳。他心裏想：「我使她傷心的次數太多了，豈只這一件事？」但這樣的話又說不出口，他只得隱忍着。他極力忍住眼淚，他不再哭了，他只是長嘆了一聲。

「這也不怪大少爺，他和梅兒從前那樣要好，有人還給他們兩個做過媒，只恨我當時沒有答應，不然也不會有這一天。」錢太太說了又哭，哭了又說。她不做一點事，她底頭腦昏亂了。

「大表哥，你快點給梅姐辦後事罷，不要讓她這樣久露着。」琴知道錢太太底話會使覺新傷心，便用這催促的話來岔開了。

「好，」覺新嘆了一口氣，便拉着錢太太去商量梅底後事，於是怎樣買了一切，必需的東西，怎樣把棺材弄進來，怎樣叫女傭給梅淨了身，換了衣服，怎樣把梅放進了棺材，這一切很快地做完了以後，就臨到閉殮的一幕了。

梅躺在棺裏，只露了一個臉，依舊是眼睛微微閉着，嘴唇微微開着，像要說什麼話，卻來不及說出來。覺新用十分留戀的眼光看了梅最後一眼，他非常貪婪地看着這親愛的面貌，他想幾分鐘以後這副面貌在他底生涯裏就會永遠消滅了。他不能夠忍受這思想，他不能夠讓她消滅。他想伸手去把她底殮衣殮被揭開，把她從棺材裏抱出來，抱着她跑到另一個沒有人跡的地方去，然而他卻沒有這勇氣。他又憎厭地看見旁邊的手裏牽着紅綾的漆匠，他幾乎想把那漆匠趕走，因為只要漆匠底手一動，他就會永遠看不見她底面貌了。

後來他終於咬着牙齒發了閉棺的命令。漆匠正要把紅綾放下去，錢太太忽然用手抓住棺材口不肯放。她痛哭着，她大聲對着梅底臉說：

「梅兒，你不肯閉嘴，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說呀！你媽在這兒……梅兒，是我害了你，是我做媽的瞎了眼睛，不曉得你底心事。我把你們好姻緣生生拆散了，苦了你一輩子，落得這個下場……梅兒，我現在後悔了，我明白我做錯了……梅兒，我在這兒說話，你聽得見嗎？你怎麼不答應一聲……你恨我

嗎？好，你下一世對我報仇罷，我害了你，你照樣地害我罷。只求你下一世依舊不離開我。我們依舊做母女……梅兒，你連一聲也不肯答應嗎？……我苦命的兒呀！讓我跟你去罷！梅兒，梅兒……」錢太太一面哭一面說。她把腳拚命在地上頓，把頭在棺材上撞，滿臉都是眼淚和鼻涕。衆人勸阻她也沒有用，費了大力纔把她拖開了。

於是紅綾蓋下去，把棺材裏面的一切掩住了。漆匠用木釘把紅綾釘牢在棺材上，然後把棺蓋放下去。漆匠開始在接縫處塗上漆灰。這些手續很快地做完了。從此屋裏不再有梅這個人了。只有一具棺材，而且就連這棺材也要在這天裏擡出去。

屋裏的人漸漸多起來，一些客人陸續來了，但也只是常來的幾個親戚。高太太（覺新底繼母）帶着淑華來了；張太太（琴底母親）也來了。還有兩三個女客。都是坐了一會兒就走的。至於陪伴着梅底靈柩到城外殯所去的人，除了她底母親，幼弟和老王外，就只有覺新，覺慧，淑華和琴。覺慧來得很遲，不過正趕得及參加這淒涼的出殯。

殯所在一座大的廟宇裏面。這廟宇因了年久失修顯得十分荒涼。到處都是斷瓦頹垣，大殿底階下長着深的野草，兩旁階上的小房間就是寄殯靈柩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已經被佔據了的。有的門關着，露出裏面的破舊的簡單的陳設，或者供桌底腳斷了一隻，或者靈位牌睡倒在桌上，或者靈柩前的

對聯只剩了一隻，而且被風吹破了。有的門緊緊閉着，使人看不見裏面的景象。有的甚至一個小房間裏面放了三四具棺材，一點陳設也沒有，據說這些棺材是完全沒有主的，牠們在這裏放了一二十年，簡直沒有人來過問了。

在這些房屋中間，梅算是佔據了一個謙遜的地位。他們很快地就把她底房間布置好了，放了棺材，安了供桌，立了靈位牌，老王開始在外面石階上踏踏地燒紙錢，錢太太又伏在棺材上哭起來，梅底兄弟也在旁邊哭着，琴本來要勸錢太太，但想起梅底一生，她們兩人底友情以及現在的狀況，同時又觸動了自己底心事，於是也忍不住放聲哭了。

覺新在供桌前站了一些時候，她們底哭聲全都衝進了他底耳裏，他似乎失了知覺地茫然立着。眼淚自然地湧出來，他幾乎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他甚至以爲那棺材裏面躺着的並不是她，而是另外一個人。她還活着，還帶着淒涼的面貌看他，還在向他敘述她底淒涼的身世。他底眼睛漸漸地睜大了，從淚花中看出去，由朦朧而變到清晰，紅紙上寫黑字的靈位牌逐漸變大而逼近了。「故胞姊錢梅芬女士之靈位，」這些字不留情地映進他底眼簾，他一點也沒有看錯。這指示出來她的確死了，不給他留下一點希望。供桌後面是棺材。她底母親一面痛哭着，一面用手去搥棺蓋；她底幼弟把頭靠着棺蓋哀聲喚「姐姐」；琴把右手放在棺上讓頭枕着，低聲在那裏哭，這就是被梅底命運所威脅着的琴。他

底眼淚又暢快地流了，這一次他是知道爲着什麼流的。他摸出手巾來拭了淚，覺得不能夠再看這景象，便跨了門檻出去，在石階上立着，一面看老王燒紙錢。覺慧正從大殿裏走出來，他堅決地地下着腳步，雖然年紀還很輕，但在這環境裏似乎只有他才有着一種力量——在這短時間內覺新確實有這樣的感覺。

「回去罷，」覺慧走過來對覺新說。這時候老王底手裏的紙錢已經燒光下，階下剩了一堆黑灰，未燃完的餘燼還在燃燒。風把紙灰向上面捲去，又復讓牠們飄落在四處。

「好，」覺新沒精打彩地應着，於是轉身進去勸衆人不要再哭。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自己含着眼淚卻去勸別人不要哭泣。這時琴在抽泣，錢太太已經是有淚無聲了，只有梅底弟弟一個人還在哀聲叫「姐姐。」

臨去的時候，大家在靈前行了禮，正要轉身了，梅底弟弟忽然帶了哭聲對着棺材說：「姐姐，我們回去了，剩下你一個人在這兒，好不寂寞呀！」這簡單的話語響在衆人底心上是異常地淒慘，又引起了衆人底一些眼淚，琴感動地親切地去握了他底手，一面勸慰他，拉着他向外面走。錢太太本來已經止了悲，卻又被他底話引起了心事，她站住了，站在供桌前面用眼淚看那蠟燭，看那香，又看那靈位牌，過了一會兒，纔語不成聲地說道：「梅兒，你弟弟說得對，你在這兒會寂寞的……這兒太冷靜了……」

太荒涼了……孤零零的，沒有一個親人陪伴你……那麼你今天晚上還是回家裏來罷。你一定認得你底家……以後我每晚上依舊在你底房間裏點着燈，你回來時會看得見……你底東西我也不給你搬動……你——我底梅兒……」她說這幾句話已經費了大力，她還想再說，可是胸口在發痛，喉嚨也被阻塞住了。她只得跟着衆人走了出來。

覺新雖然不是走在最後，卻是最後一個上轎的，他出去時還屢屢回頭去看那房間。最後走的一個是覺慧，他是不坐轎的。他一個人又進了那房間去。他在棺材四周走了一轉。他在思想。和別人一樣，他也向梅說了告別的話，他不哭，也沒有悲哀。他有的乃是滿腹的憤怒。他底話是用一種交織着愛和恨的聲音說出來的：

「一些哭聲，一些話語，一些眼淚，就把這個可愛的青年底生命埋葬了。梅表姐，我恨不能夠把你從棺材裏抓出來，讓你睜開眼睛看個明白：你是怎樣被人殺死的！」

第二天午後覺慧先去看覺民，把梅底結局告訴了哥哥，引出了覺民底一些眼淚。他們兩人談了一些話，覺慧就辭了出來，說是要到琴那裏去。覺民叫他帶個信給琴，他答應了。他臨走時還拿了一點零用錢給覺民，並且鼓舞着哥哥不要灰心，說勝利就在目前了。

覺民把覺慧送到門口。覺慧已經走了幾步，覺民忽然在後面把他喚住了。

「你還有什麼事情？」覺慧走回來問道。

覺民只是帶着善意的微笑看他，半晌不說話。

覺慧似乎明白了，便溫和地說道：「二哥，你在這兒覺得寂寞嗎……我曉得你一定會感到寂寞，我也是。我在家裏也覺得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可以瞭解我。沒有一個人來安慰我。黃媽一進房來就要問起你，問到你，她就會流眼淚。再不然我又會被嫂嫂她們纏着。媽，嫂嫂，二妹，三妹，常常拉住我要我說點你底消息。這也只能增加我底寂寞，因為她們底心和我底，你底都隔得很遠。我一個人在家裏是完全孤立的。不過我應該忍耐，你也應該忍耐。你一定會得到勝利的。」

「但是我有點害怕……」覺民只說了這一句。他底眼睛突然發亮了，那裏面閃耀着淚光。

「你怕什麼呢？你一定會得到勝利的。」覺慧勉強裝出笑容來鼓舞他。

「我怕那寂寞呀！」覺民說着伸了一隻手去拭眼睛。「我底心很寂寞的！」

「不是有兩顆心在和你底心共鳴嗎？」覺慧極力保持着笑容說。

「就是因爲有兩顆心和我底心隔得很近，所以我愈想常常會見你們。她是不便來的，你也不能久留。你不可以多留一刻嗎？」

覺慧覺得自己底眼睛潤溼了，卻不願意讓哥哥看見，便把眼光從哥哥底臉上掉開，假裝去看別處，一面拍着哥哥底肩頭說：「你且忍耐着，馬上就會看見勝利了。只差幾天的功夫。這幾天你總可以忍耐過去的，我下一次多給你帶幾本書來。」他說罷，不再等覺民回答就轉身走了。似乎覺民還在後面喚他，但他也不回頭，因爲他怕看見哥哥哭或自己哭。

他在路上口裏自語道：「一定會勝利的。」但在心裏他卻痛苦地想着：「果然能夠得到勝利嗎？勝利究竟什麼時候才來呢？」一直到他進了琴底家他纔決斷地說：「現在管不了這許多，無論如何我們是要繼續奮鬥下去的。」

他先見了姑母，然後再到琴底房裏去。他見着琴第一句就說：「我從二哥那兒來，他叫我告訴你，他很好。」

琴正在寫信，連忙放下筆帶笑說：「謝謝他，謝謝你。你看我正在給他寫信。」

「不消說，送信的差事又是歸我的，」覺慧笑着說。他無意間把眼光往信紙上一掃，瞥見「梅表姐」三個字，似乎有三四處，便問道：「你告訴他梅表姐底事情嗎？我已經對他說過了。你且告訴我你底意見怎樣，關於梅表姐底死？」

「我在信裏說我無論如何決不做第二個梅姐。而且我母親也不會讓我做。她親口向我說過。她昨天看見梅姐身後的情形和錢伯母底那種慘狀，她也很感動。她說她願意給我幫忙。」琴說着充分地顯露出活潑剛毅的樣子，不再像前幾天那樣地憔悴了。

「好，這消息倒應該早些讓他知道，」覺慧這樣說，便催促琴把信寫好。兩人又談了一些話。

覺慧從覺民那裏回來正要去見祖父，卻看見祖父底窗下石階上站着幾個人，伸長了頸子在竊聽什麼。這樣的事是常有的，覺慧想：「且不要去管牠。」他走進堂屋，正要去揭祖父房間底門簾，忽然注意到裏面有一個女性的聲音哭着在訴說什麼，這是五嬸底聲音。接着又是祖父底怒罵和咳嗽。

「我原說過總有一天會有把戲給我們看的，」覺慧這樣自語道。他便不去揭門簾了。

「你馬上給我把他找回來，看我來責訓他！……真正把我氣够了！」祖父在房裏用顫抖的帶響的聲音說，接着又是一陣咳嗽。在他底咳嗽底中間又響着五嬸底抽泣。

另一個男性的聲音接連答應着「是。」幾分鐘以後門簾一動，克明紅着臉從裏面出來。這時覺慧已經走出堂屋了。

站在祖父底窗下竊聽的人裏面有一個是淑華，她看見覺慧，便走過來問道：「三哥，你曉得五爸底事情嗎？」

「我早就曉得了，」覺慧點頭說。他忽然低聲問淑華道：「他們又怎樣會曉得的？」說着把嘴向祖父底房間那邊一努。

淑華開始賣弄似地說了下面的話：「五爸在外面討了姨太太，租了小公館，已經有好久了，家裏頭沒有一個人曉得。他把五媽陪嫁過來的金銀首飾都拿了去，說是借給別人做樣子，許久不還來。五媽向他追問，他總是一味支吾着，後來五媽追問得急了，他纔說是弄掉了。他這幾個月裏整天不在家，晚上回來得很晏，五媽自己一天忙着打牌，並不疑心到什麼。昨天早晨五媽在他底衣袋裏偶爾找着一張女人底照片，問他是哪個，他不肯說。恰巧五媽下午到商業場去買東西，碰見一個女人坐着五爸底轎子，在商業場門口下轎，而且還有高忠跟在後面。她今天便找個機會把高忠留在家裏，逼着他說出五爸底事情。高忠果然完全說出來了。五爸拿去的首飾，有的是拿去當賣了，有的是給那個新姨太太了。五媽纔跑去告訴爺爺……五爸底新姨太太是個妓女，叫做什麼禮拜一……還有，聽說五爸近來吃

鴉片煙上了癮，因為他那新姨太也是吃鴉片煙的……」

淑華絮絮地說着，好像她底嘴一旦張開，就永遠閉不住似的。但是覺慧聽了這些話，並不會感到什麼大的興味。他對於她所敘述的事情一點也不覺得新奇。而且他還比她知道得更多，他還知道四叔底事情，他曾經親眼看見四叔到「金陵高寓」去過。同時他覺得這些事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已經看見這個空虛的大家庭是一天一天地往衰落的路上走了。這好像是必然的運命，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挽住牠。祖父底努力沒有用，誰底努力也沒有用，而且祖父自己也已經走在這路上了，這時候似乎他一個人在這廢墟之上是可以單獨存在的。他又一次誇張地感覺到自己底道德的力量是要超過這個快要崩壞的大家庭之上。熱情鼓舞着他，他覺得自己底心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地高揚過。他相信所謂父與子間的鬭爭是快要結束了，那些爲着爭自由，愛情與智識底權利的鬭爭也不會再有悲慘的終局了。梅底時代快要完全消滅，而讓位給另一個新的時代，這就是琴底時代，或者更可以說是許倩如底時代，也就是他和覺民底時代。這一代青年底力量絕不是那虛偽的，脆弱的，甚至包含着種種罪惡的舊家庭所能够抵抗的。勝利是確定的，無論什麼力量都不能够把這勝利給他們奪去了。他有着這樣的自信。他猛烈地抖動着身子，好像要把肩上所負擔着的多年來的苦痛的重壓摔掉。他拿驕傲的，憎恨的眼光向四面看，他想：「我現在是個預言者，來預報你們底滅亡了。」

這心情自然是淑華所不了解的，她看見覺慧並不答話，好像對她底話感不到一點興趣似的，她便悄悄地走開了。她連忙走到堂屋裏去，仍舊站在祖父底房門口偷偷張望。

覺慧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了。不久他從窗戶裏瞥見克明帶了克定回來。接着祖父底房裏起了罵聲，顯然是祖父在責斥克定。「且不去管牠。」他還是這樣想。鬧聲似乎稍歇了。窗下有許多人跑來跑去，似乎發生了意外的事變。「我原說我們家裏的人都愛看把戲，」覺慧自語道。

外面響着喚人的聲音。男人和女人氣咻咻地跑着。

「看，爺爺要打五爺了，」覺慧聽見窗下有一個小孩跑過，遇着一個人迎面走來便站住了，興奮地說了這句話。這個小孩就是覺羣。

「真的？那麼你跑出去幹什麼？」問這話的是覺英。

「我去喊六弟來看……五爺這樣大個人還要挨打！」覺羣說着笑了笑，就馬上跑出去了。

「這樣大個人還要挨打，」這句話引動了覺慧底好奇心。他便走出房間向堂屋那邊走去。祖父底房門口站了三四個人，他們正俯着身子從門簾縫裏偷看裏面。他不願意夾在他們中間，便又從堂屋走到窗下。石階上站了許多人在竊聽房裏的話語，大家都帶着竊笑的面容。還有幾個人跪在椅子上，把臉貼着窗紙，從小洞裏去窺探裏面的動作。

沒有聽見板子底聲音，並沒有人在喫打。

「你這樣大個人，女兒也不小了，還不學好！你不給貞兒留個好榜樣。貞兒，你羞他，看他這樣不要臉，還配做你底爹爹！」這是祖父底罵聲，覺慧聽了忍不住暗笑。

老太爺咳了兩聲嗽，過後靜了片刻，忽然又大聲罵起來：

「這樣不要臉的東西，你讀書簡直讀到牛肚皮裏面去了。居然做得出這種醜事；把你妻子底首飾也騙去當賣了。我限你三天給我取回來。」他又罵了一些話，最後說：「你還不給我打嘴巴！你自己動手！」

於是肉和肉撞擊的聲音開始了，很清脆的，是手打在面頰上的聲音。覺慧被好奇心鼓動着，便又走進堂屋，到那房門口，低聲說了一句「讓我看」，並不等着答語，就輕輕推開了彎着身子在門縫裏張望的淑華，自己靠近門邊，注意地去看裏面。

克定身子挺直地跪在那裏，兩隻手左右開弓地打自己底臉頰。平日沒有血色的瘦臉被打得通紅，他還是不歇地打着，雖然在自己底妻子和女兒底面前，他也不覺得有一點羞愧。

覺慧看見這情景，他開始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不要打了，」老太爺吩咐道。克定馬上就把手從臉上拿下來。

「再打下去！」老太爺說。於是克定底手又舉起來打在臉上了。

這種屈辱的舉動還不能使老太爺滿足，於是老太爺又繼續說一些責罵的話，最後又叫克定自己說出來他怎樣結識了壞的朋友，怎樣走上了不正的路，和私娼發生了關係，怎樣組織了小公館，怎樣騙了妻子底首飾去當賣。而且在敘述中還夾雜着悔罪的話，責備自己的話。

覺慧起初料不到克定會這樣做的，這太屈辱了。即使是對着父親，誰也不肯把自己屈辱到這樣的程度罷。

然而事實和他所預料的相反，克定真正這樣做了。克定毫不隱瞞地敘說着一切，自己罵着自己，甚至供出了他底父親完全不會疑心的許多事情。他說他怎樣在外面借着父親底名義拉借了許多債，於是欠某人若干，某人若干，一一把數目報出來，這裏面甚至有賭博上的負債。最後他還供出了克安底事情，他說他做這一切，有克安給他幫忙，而且不僅幫忙，克安對這些負債也有一部分的责任。總之他把什麼話都說出來了，這倒是老太爺所意料不到的，而且也是覺慧意料不到的。

覺慧在五叔克定和哥哥覺民底身上看出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人。覺民，那個十九歲的青年處在周圍盡是敵人的環境裏，單是被一種信仰，一種熱情鼓舞着，他可以不顧一切勇敢地 and 這環境宣戰，使家裏的人對他也沒有辦法。克定，這個年紀滿了三十歲的人，又已經有了一個十三歲的女兒，他居

然挺直地跪在地上，自己打耳光，責罵自己，屈辱自己，而且還連累別人。他一點也不反抗，無論在行爲上或言語上，他做着他底父親所吩咐他做的一切。一點也不遲疑，雖然事實上他並不會相信那個老人底話。同樣的在那個頑固的老人底威脅下這兩代人卻做出了何等差異的兩種行爲！那一個離開了家庭，躲避在一個小房間裏，堅持着自己底主張，使得祖父底命令無法執行。這一個卻跪在老人底面前，做着虛偽的，怯懦的動作，給許多人供給了嘲笑的資料。覺慧這樣想着，禁不住要爲自己底一人慶幸而且引以自豪。他想：「這樣的人只能够在你們底一代人中間找出來，在我們裏面是不會有的。」於是掉開頭轉身走了。

這時候老太爺又在房裏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他一面命令淑貞去把克安叫來。他預備等克安進來時好好地痛罵一頓。然而不久淑貞就回來說克安不在家。這一來他底怒氣變得更大了。他拍着桌子亂罵人，又把克定罵了幾句，但也不能够使自己底怒氣平靜下去。他又問淑貞：「你四孀在哪兒？去把她給我喊來。」四太太王氏就站在窗下竊聽消息，淑貞出來叫她，她雖然有些害怕，也只得硬着頭皮走進房裏去。

老太爺看見王氏便大聲問她，克安到什麼地方去了。她說不知道。老太爺又問克安什麼時候回來，她依然回答說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曉得你真糊塗！」老太爺突然把桌子一拍就開始罵起來。

王氏沒有話可說了。她低着頭，又是羞，又是氣，她彷彿看見陳姨太站在旁邊對她做鬼臉。她想和陳姨太爭吵，但在老太爺底面前她又不敢動一下。她淌了眼淚，卻又不敢哭出聲來，她只得把淚珠暗暗地吞在肚裏。

老太爺又咳嗽起來，這一次卻咳得很厲害，還吐了幾口痰。陳姨太在旁邊殷勤地給他捶背，一面又說着「爲了他們氣壞身子太不值得」的話。她處處表示出來在這家庭裏面只有她一個人是關心那個病弱的老人的。

老太爺咳了許久纔緩過氣來。他底怒氣已經消失了。一種從來沒有感到過的悲哀突然襲來，很快地就把他征服了。他覺得異常疲倦。他只想休息，只想閉着眼睛，不願意看見一切的人和物。他在沙發上躺下來，他向着那些站在他底面前的人揮手，一面說：「你們都給我走開，不要留一個，我不要看你們。」他說完又長嘆了一聲。這聲音和哭泣並沒有兩樣。

衆人巴不得聽見這句話，馬上都退了去。克定也從地上爬起來，輕腳輕手地走了，房裏只剩了老太爺和陳姨太。

老太爺這時甚至不願意看見陳姨太，他只想一個人安靜地休息片刻。他把陳姨太也遣開了。他

一個人躺在沙發上，微微喘着氣。他底眼睛睜開。他底眼前現了許多暗影。一些人影在他底面前晃了過去，不讓他看見一個親切的面貌。他又看見他底幾個兒子怎樣地飲酒作樂，說着嘲笑他或責罵他的話。他又看見他底孫兒們驕傲地向着一條新的路走去，拋棄了他不顧。而他自己卻已經是衰老無力了，連動彈也不能夠。沒有人來管他。他從沒有感到過像現在這樣的失望和孤獨。他開始疑惑起來，以前的一切希望會不會都是妄想？自己怎樣地創造了一個大的家庭和一份大的家業，又怎樣地用獨斷的手腕來處置和指揮一切，滿心以為可以使這家庭一天天地興盛發達下去。而結果他底努力卻只造成了今天的孤獨。他雖然用他底最後的掙扎來維持這局面，也不能夠了。事實已經是十分顯明：這家庭如今走着下山的路了。以後的結局他多少可以預料到一點，這都是他所不願意見的，然而恐怕很快地就會來了，他自己也無法攔阻。他做了多年的「四世同堂」的好夢，可是如今在夢景實現了以後，他又得着一個何等空虛的感覺！

失望，幻滅，黑暗。他現在衰弱地躺在這裏，沒有人來理他，沒有人來分他底痛苦和孤寂。他這時候才感到他在這家庭裏的真正的地位了。他覺得他不僅喪失了他底驕傲，而且連他所賴以生活的東西也沒有了。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望，幻滅，黑暗。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是有點做錯了，但他還不知道錯在什麼地方，而且這時候即使明白，也算太遲了。

他底耳邊彷彿響着克定夫婦底爭吵聲，他又好像聽見陳姨太在罵人，他還聽見許多不調和的吵鬧的聲音。他連忙用手把兩耳蒙着，但鬧聲還是不留情地闖進來。他底頭腦被這些鬧聲攪亂了。他想站起來走到另一個安靜的地方去躲避，但他底全身的力量都不知消失到何處去了。他試了幾次，還用一隻手撐着沙發底靠手，纔勉強站了起來，而且覺得十分喫力。他向着牀走了兩步。忽然一陣眼花，房屋開始顛倒地旋轉起來，他底身子也不由得跟着搖晃。於是眼前一片黑暗。他什麼也不覺得了，一直到別人喚醒他的時候。

老太爺病了。

老太爺在牀上呻吟着，幾個有名的醫生被請了來，奇怪的藥和奇怪的藥引一同被煎在藥罐裏，成了一碗一碗的濃黑的苦水，進了老太爺底肚裏。一天，兩天過去了，醫生雖說這病是不要緊的，然而服了藥，病反而加重起來。第三天老太爺忽然堅持着不肯服藥，後來經了克明和覺新底苦勸，纔肯多少服了一點。克安和克定兩人趁着父親生病管不到他們的時機，整天躲在「金陵高寓」裏面玩，喝酒，打牌，和女人調笑。只有早晚回家一次到父親底房裏站立片刻。其餘的人仍舊照常做着各種事情。老太爺底病並沒有給這家庭帶來大的騷亂。人們依然在笑，在哭，在吵鬧，在爭鬪。便是那些爲着他底病發愁的人，也以爲他底病是不要緊的，不管他底病勢是一天一天地加重。或者更適當地說，他底身體一天一天地衰弱。

因了年齡和體氣底關係，對於老太爺底病，醫藥不能夠馬上有大的效力了。人們便開始求助於迷信。在那般人，事實常常是如此的：當他們對於人底信仰開始動搖時，他們便會去求神底幫助了。這所謂神底幫助並不是像許願，求籤等等那樣地簡單。牠有着很複雜的形式，這全是由行弱的腦筋裏

想出來，而且只有貧弱的腦筋才可以瞭解的。可是如今卻由陳姨太發動，而爲那幾個所謂「熟讀聖賢書」的人所主持而奉行了。奇怪的是：這些日子裏在這個家庭內一個無知識的婦人底一言一動居然可以成爲一種支配的勢力。其結果便是一個鬼底世界代替人底世界而出現了。

最初是幾個道士在大廳上敲鑼打鼓，作法念咒。到了夜深人靜時便由陳姨太一個人在天井裏拜菩薩。覺慧雖然不明白她是在幹些什麼把戲，他卻在玻璃窗裏看清楚了她的動作：一個插香的架子上點了九炷香，又放了一對蠟燭，那個女人人口裏念念有詞，不住地在香架前面跪拜着。她跪下去又站起來，起來又跪下去，不知道連接做了多少次。一夜，兩夜，三夜……結果是——「見鬼」！覺慧這樣地罵着。「你只配幹這種事情！」

然而另一個花樣又來了。這便是克明，克安，克定三弟兄底祭天。也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天井裏擺了供桌，代替陳姨太底香架，有大的蠟燭，粗的香，供奉的果品。儀式是隆重多了，而且主祭的三人做出過於嚴肅以至成爲滑稽的樣子。他們也走着跪拜禮，不過很快地就完結了，並不像陳姨太那樣故意把時間延長許久。可是覺慧仍舊用看陳姨太跪拜時的心情去看他底三個叔父底跪拜。他底批評也是同樣的：——「見鬼」！而且他確實知道幾小時以前，克安和克定還在「金陵高寓」裏打牌，喝酒，和女人調笑，現在他們卻跪在這裏誦讀那願意代替父親死去的禱告辭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雖

然想做出被感動的樣子也不能够，他只能够發笑。

在覺慧想着「你們底手段不過如此」的時候，新的花樣又來了。這花樣的確是很新鮮的，這一次不是「見鬼」，卻是「捉鬼」——請了巫師來捉鬼。

一個傍晚在高公館裏面，衆人聽了克明底吩咐，都把房門緊緊關着，霎時間全個公館就變成了一個靜寂的世界，而且顯得十分淒慘。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一個尖臉的巫師。他披着頭髮，穿了奇怪的衣服，叫出尖銳的怪聲，手裏拿着松香，一路上灑着粉火，和戲臺上裝鬼時所做的沒有兩樣。這巫師在院子裏跑來跑去，做出種種淒慘的驚人的怪叫和姿勢。他進了病人底房間，在那裏跳着，叫着，把每件東西都弄翻了，甚至向着牀下也灑了粉火。不管病人在牀上因了吵鬧和恐懼而增加了苦痛，更大聲地呻吟起來，那巫師依舊熱心地繼續他底工作，而且愈過愈熱心了，甚至向着病人做了威嚇的姿勢，把病人嚇得用被蓋蒙了頭而驚叫起來。滿屋裏都是濃黑的煙，爆發的火光和松香底氣味，地板也被燒焦了兩處。這樣地繼續了一個鐘頭。於是那巫師呼嘯地走出去了。又過了一些靜寂的時候，在這公館裏纔有了人聲。

然而花樣又來了。據說這一次的捉鬼不過捉了病人房裏的鬼，這是不夠的。在這公館裏到處佈滿着鬼，每個房間裏都有很多的鬼，於是決定在第二天晚上舉行大掃除，要捉盡每個房間裏的鬼。巫

師說要這樣做了，老太爺底病纔可以痊愈。

這種說法也有些人不相信，而且也有些人實在不贊成第二次的捉鬼，可是沒有一個人放出來反對。覺慧雖然有這勇氣，然而沒有人願意聽從他底話。於是第二次的滑稽劇又在預定的時間內開演了。每個房間都受了那滑稽的，同時又是可怕的騷擾。所有的陳設都被弄得極亂。有的人躲開了，小孩哭着，女人嘆息着，只爲了這不必要的滑稽劇。

覺慧坐在自己底房裏。雖然隔了一層板壁，他用耳朵差不多也可以看見嫂嫂底房裏的一切擾亂的情形。同時還有那悽慘的怪叫聲送到他底耳邊來。他底心裏充滿了憤怒，他底嘴裏包含着詛咒。他覺得他底身子被壓得不能夠動彈了，周圍盡是黑暗。他想他應該站起來，擺脫一切的重壓。他不能夠屈服，不能夠讓這樣的事情在他底眼前出現。他下了決心，把房門關住了。他等待着。

不久那巫師走到了覺慧底房門口。房門緊閉着。在這全公館裏只有這兩扇門是緊緊閉着的。巫師敲門，還有僕人們也幫着敲門，沒有用。他們開始毆門，又叫「三少爺」也沒有用。覺慧在裏面大聲說：「我不開。我房裏沒有鬼！」他索性走到牀前，躺下去用手蒙着耳朵，不去管外面的叫聲。他以為他們馬上會走開的。

忽然有人在外面兇猛地擂着門。他底憤怒被激起來了。他便走到門前高聲罵道：「你們這樣胡

鬧，究竟要什麼？」

「三娃，快開門，」是他底三叔克明底聲音。

「三少爺，開門，」是陳姨太底聲音。

他想：「好，你們搬了救兵來了，」便氣憤地答道：「我不開！」又轉身往裏走。他煩躁地在房裏走了幾步。他覺得頭腦快要爆裂了。

外面的聲音並不肯放鬆他，還是一聲一聲地追來，一聲比一聲高，而且外面的也是憤怒的聲音，憤怒的嘶叫。

「三少爺，你不顧到你爺爺底病嗎？你不望你爺爺底病早些好嗎？你不開門……你這樣不孝順他！」在那些聲音裏面慧注意到了一個熟習的尖銳的女音，這聲音是他平日討厭聽的，這時候卻挾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他打來。他受了傷，他底憤怒卻因此增加了。

「三娃，你要明白事理，大家都望爺爺病好，難道你一個人就不願意你是懂事的人，快快把門打開……」克明底話還沒有說完，另一個聲音又起來了。

「三弟，快開門，我有話和你說，」這是覺新底聲音。

覺慧痛苦地想着：「你也是這樣說你自己做了懦夫還不夠！」他不能夠忍耐這思想。他覺得他

底心也快要炸裂了。

「好，我給你們開罷，」這樣自語着，他走去開了門。門一開，立刻現出了一些帶怒的，漲紅了的，滑稽的臉。責備的話語要從這些臉上的張開的嘴裏爬出來，就像蛇要爬出洞那樣。一些人忙着要進來，巫師自然是第一個。

「慢點，」覺慧攔住了他們，他站在門口，好像把守住一道關口一般。他底臉也掙紅了，他底聲音也因了憤怒而戰抖了。憤怒佔有着他，熱情鼓舞着他。他完全忘記這些人是他底長輩。他憤怒地而且輕蔑地問道：「你們究竟要做什麼？」他底憎恨的眼光強烈地在衆人底臉上掃來掃去。

衆人被這一問弄得茫然不知所措。克明，覺新這些人無論如何是沒有臉說出「捉鬼」兩個字來的，他們知道自己究竟還有一點知識，而且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捉鬼的辦法。

「給你爺爺捉鬼，」陳姨太太竟勇敢多了，她挺身出來說，一面示意叫巫師進去。

「捉鬼你倒見鬼！」覺慧把這句話向着陳姨太太臉上吐過去。「我說，你們不是要捉鬼，你們是叫爺爺早一點死，你們怕他不病而死，你們要把他活活地氣死，駭死。」他不顧一切地開始罵起來。

「你——」克明說了一個「你」字就說不下去了，他氣得臉變成了青色。

「三弟！覺新出來阻止覺慧說話。」

「你還好意思說話！你自己真不害羞！」覺慧把眼光定在覺新底臉上說。「你也算讀了十幾年書，料不到你竟然胡塗到這個地步！一個人生病，卻找端公捉鬼。你們縱然自己發昏，也不該拿爺爺底性命來開玩笑。呸，你們孝順他。笑話！我昨天晚上親眼看見的，他被端公駭成了那樣子。對，你們是孝順的兒孫。他生了病，你們還不肯讓他安靜。我昨晚親眼看見捉鬼的把戲。我說，我一定要看你們怎樣假借了捉鬼的名義謀害他，我果然看見了。你們鬧了一晚上還不夠。今晚上還要鬧。好，哪個敢進我底房間，我就要先給他一個嘴巴。我不怕你們！」覺慧氣憤地接連說了許多話，他完全不曾注意到他底語氣太重了，在平時這樣的話也許會引起什麼不快樂的結果，給他招來一些麻煩。這時候反而因了語氣太重的緣故，他倒佔了勝利了。他站在門口，身子立得非常堅定，一手攔住門不要人進來。他底面容異常嚴肅，眼光十分驕傲。他覺得自己理直氣壯，完全不把他們放在眼裏。他想：「你們自己要幹這種下賤的事情，我爲什麼要把你們擡高呢！」

克明第一個羞愧地低了頭。他明白覺慧說的都是真話。他自己底錯誤被覺慧指出來了。他並不相信捉鬼的辦法，他也知道這辦法只有害處，然而爲了要在外面博得「孝順」底聲譽，他竟然做了

他所不願意做的事。那時候他的確不會想到病人底安寧，他一點也不會爲病人着想，而且他昨天親眼看見捉鬼的辦法對於病人生出了什麼樣的影響。他覺得自心底「良心」發現了，他再沒有臉面和勇氣來責罵覺慧。他感到痛悔，他低着頭走開了。

覺新又是氣，又是悔。眼淚流在臉上，他也不去揩拭。他看見克明一走，也跟着溜走了。

陳姨太自己沒有一點膽量，平日總是仗着別人底威勢。她看見克明一走，便好像失了靠山似的，連一句話也不敢說了。她深信着捉鬼的辦法，她完全不瞭解覺慧底話。她心裏很恨覺慧，可是沒有老太爺在場，而且連克明也走開了，她自己是不敢和覺慧對抗的。她只得承認自己底失敗，帶着滿面的羞容走了。可是在心裏她卻打算着報仇的方法。

陳姨太一走，其餘的人也一哄而散了，再沒有人來給巫師捧場。雖然巫師口裏咕嚕着，雖然女傭中間有人暗暗發了不滿意覺慧的議論，然而這一次覺慧是大獲全勝了。這是完全出乎他自己底意料之外的。

三五

又過了一個沈悶的日子。另一個早晨，覺慧去看他底祖父底病，他以為從祖父那裏他至少會得着幾句責備的話。

祖父底牀上，帳子掛起了半幅，把他底上半身顯露出來。身子側臥着，頭向外，放在那墊得很高的枕頭上。臉上沒有血色，瘦削的臉變得更瘦削了，嘴微微張開，唇邊的幾根鬚鬚上有口沫在發亮。依舊是禿頂。高的顴骨上嵌着一對時開時閉的凹入的大眼睛。現在的祖父顯得非常衰弱，十分可憐，不再是那個威嚴可怕的祖父了。

祖父正困難地呼吸着，看見覺慧走近，便睜大了眼睛注意地看他，漸漸地臉上露了親切的笑容。這笑容是很無力的，而且會給人以悽慘的印象。「你來了，」祖父先說。祖父從來不曾對覺慧這樣溫和地說過話。

覺慧答應了一聲，他有點不明白為什麼祖父現在會變得這樣親切了。他幾乎不相信這個。他以為這是他聽錯了話。

「你好，我很喜歡你，」祖父很費力地說了這樣的話，又勉強笑了一笑，從被裏伸出右手來要握

覺慧底手，覺慧受了感動，便把身子靠近牀邊，跪在踏凳上，讓祖父底冰冷的瘦弱的手去撫摩他底頭。「你很好，」祖父又用他底微弱的聲音斷續地說，「他們說你底脾氣古怪……你要好好地讀書，不要學他們底榜樣。」祖父慢慢兒把手從覺慧底頭上取了下來。

「我現在完全明白了，」祖父噓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地說。「你常常看見你二哥嗎？他還好罷。」覺慧注意到祖父底聲音有點改變了，他開始看見祖父底眼角嵌着兩顆大的眼淚。他覺得自己也要哭了，爲了這意料不到的慈祥和親切，這是他從來不會在祖父那裏得到過的。他忍住眼淚勉強答應了一個「是」字。

「我錯了，我對不起他……你快去把他喊回來罷，我想見他一面……你去給我把他找回來，我絕不再爲難他的……」祖父說到這裏用手拭了拭眼睛，忽然看見覺慧底眼淚正沿着面頰流着，使感動地說：「你哭了……你很好……不要哭，我底病馬上就會好的……不要哭，年紀青的人要常常高興，哭得多了，會傷害身體……你要好好地讀書，好好地做人……我死了，我在九泉也會高興的。」覺慧一時感情爆發，忍耐不住便把頭俯在牀上壓着祖父底手哭起來。

這時候陳姨太剛從隔壁房裏走過來，看見這情形，便板起面孔責備道：「三少爺，你這樣大，你也該明白事理。你爺爺病到這樣，你還要惹他傷心。」

祖父連忙阻止她說：「你不要說他，讓他去哭。他很好，我很喜歡他。」陳姨太掃興地撇着嘴，她若過頭去不再理他們。過了一些時候，祖父又催促覺慧道：「你快去把你二哥喊回來，我好久不看見他了。你告訴他，馮家底親事我不再提了。好叫他放心。」

覺慧從祖父底房裏出來，一面走一面揩眼淚。他並不就往外面走，他先到覺新底房裏。覺新在和瑞珣談話，兩人底臉上都帶着愁容。覺新看見覺慧進來，便慚愧地低下頭，他還記得那夜的事情。

「爺爺喊我去把二哥找回來，他現在承認他自己錯了，」覺慧一進門，就高興地大聲說。

覺新立刻擡起頭來，驚喜地問：「真的？」他幾乎不相信自己底耳朵了。

「當然是真的。他現在悔悟了，」覺慧得意地說，「我原說我們會勝利。你看我們到底勝利了！」一個笑容使他底臉燦爛地發亮了。

「告訴我，他怎樣對你說的？」覺新笑着站起來，他去握瑞珣底手。瑞珣要把手縮回，卻已經被他握在手裏了。他們夫婦都很高興。一個大問題就這樣容易地解決了。對於他們這好像是一個奇蹟，他們想這奇蹟會給他們帶來幸福的。

覺慧便把祖父底話重述了一遍，覺新夫婦注意地聽着。覺慧愈說愈高興，他底話還沒有說完，忽然門簾一動，一個女傭進來說：「老太爺喊大少爺，」於是覺新馬上出去了。

覺慧還沒有走，他又和嫂嫂談了幾句話，後來何嫂領了海臣從外面進來，他又逗着海臣玩了一陣。

他跑到覺民底住處去的，確他是跑到那裏去的。起初在家裏他並不着急，他在快樂的談話裏費去了一些時間；直到他走在街中的時候，他才覺得他把事情耽誤了，他本應該把好消息早早告訴覺民的。

這消息如何給覺民帶來的大快樂，是覺慧已經料到了的。他們交換了一些快樂的，勇敢的談話，便忽忽忙忙地離開了黃存仁底家。

他們先到琴那裏去，這消息又如何給了琴以更大的快樂，這也是他們預料得到的。在這三個青年底面前立着那美妙的前途，現在牠比在任何時候都顯得更逼近了，好像牠就在他們底手邊，只要一舉手就可以拿到的。牠底出現並不是像奇蹟那樣，這是他們底許多年來的苦痛和掙扎底結果，所以他們更寶貴牠。而且因了這次的勝利，他們底青年的熱誠更得着鼓舞了，他們對於那美妙的前途之信仰也更堅定了。

他們就這樣地把時間花費在快樂的談話上面。覺民兩弟兄還留在姑母家裏喫了午飯，他們慢慢地走回家去。覺民還預備了一些話，怎樣對祖父說，怎樣對繼母說，怎樣對大哥說。他底心裏充滿着

快樂。他覺得自己如今是凱旋地歸來了。

覺民走進了公館底大門，景象沒有什麼變化，和他前次離開時所看見的一樣；他走進二門，進了大廳，也沒有什麼變化；他再由側門進到裏面，也沒有什麼變化。這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家。覺民想：「我以為家裏至少有些變化了，怎麼還是和從前一樣？」這時他幾乎疑惑起來了。不過快樂和希望還鼓舞着他。他底心還很熱。

然而他究竟看出一些變化來了。祖父底房裏好像起了一陣騷亂。有些人急急從那裏面出來，又有些人急急到那裏去，都帶了驚惶的面容，不用大聲說一句話。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覺慧驚疑地說着，一把抓住覺民底膀子拉着他快快地走。他忽然感到一種預兆，他底心情頓時變更了。

「說不定爺爺——」覺民只說了這幾個字就馬上咽住了。他底心戰抖起來。他不敢說以後的話，也不敢往下想。他怕那個快到了手邊的希望飛去了。

他們兩個進了祖父底房間，出乎意料之外的，屋子裏黑壓壓的站了一屋的人。他們看不見祖父。那些人底背影給他們遮住了一切。他們隱約地聽見一種低微的怪聲沒有人理會他們。他們努力擠進去，終於到了裏面。他們看見祖父坐在牀前的沙發上，垂着頭在那裏抽氣。那低微的怪聲就是從他

底口裏發出來的。他們不明白他在做什麼。

覺民看見這情形，忍耐不住感情的爆發，他要向祖父底身上撲過去，卻被克明把他攔住了，克明驚訝地看他一眼，但並未說一句話，只對他搖搖頭。

「爺爺叫我找他找來的，說很想見他，」覺慧走上前去對克明解釋道。

克明悲戚地把頭搖了搖，低聲說：「現在太妥了。」

「太妥了！」這三個字沈重地打在覺慧底頭上。他幾乎不懂得這「太妥了」底意思，但看見祖父苦痛地抽氣的樣子，他便明白現在確實是太遲了。他想這許多年來只有在這一天，而且在那短時間內，他纔找着一個祖父，一個喜歡他的祖父，而且他們兩個才開始走向着相互了解的路。這只是開始，只展示了一線希望，什麼事都還沒有做，可是又「太妥了。」他們將永遠懷着隔膜，懷着那祖孫兩代底隔膜而分別了。事實上如果早一天，如果在還沒有給過他一線希望的時候，那麼這分別也不會是什麼難堪的事，他不會有什麼遺憾。然而如今在他底面前躺臥着那垂死的老人，他（祖父）在幾點鐘以前曾經把他（祖父）底心剖示給他看過的，而且說過自己是怎樣錯誤的話……

「覺慧不能夠忍耐了，他不顧一切地跑到祖父底面前，搖撼着祖父底手，一面大聲叫道：「爺爺！爺爺！我把二哥給你找來了！」

祖父不答應，只是微微地在抽氣。

別的人走過來要拉開覺慧，覺慧就索性跪下去，把身子靠在祖父底膝前，一面震搖着祖父，一面用悲慘的聲音叫「爺爺。」覺民立在他底旁邊，注意地看他。

忽然祖父噓了一口氣，把兩隻眼睛大大睜開。他看着覺慧，好像不認得這個孩子似的。他低聲問：「你鬧什麼？」一面舉起右手揮動一下，像是叫他走開的樣子。

覺慧把頭仰起，緊緊看着祖父底瘦削的臉。祖父底臉上的那種茫然的樣子漸漸消失了。嘴唇開着，像要說話，但沒有說什麼。他把頭側着去看覺民，嘴唇又動了一下。覺民叫了一聲「爺爺！」他似乎沒有聽見。他又把眼睛埋下去看覺慧。他底嘴唇又動了，瘦臉上的肌肉弛緩地動着，他好像要做一個笑容。他底眼睛突然發亮，兩三滴眼淚開始落下來。他伸手在覺慧底頭上撫摩了一下，他又把手拿開，然後用低微的聲音說：「你來了……我認得……你很好……你二哥呢？（覺慧便拉着覺民底手對祖父接連說着：「他在這兒，」覺慧底聲音同時是哭聲和笑聲。覺民也喚着「爺爺，」他也把身子跪下來。）你回來了……馮家底親事就算了結了……你們要好好讀書……路是很長的……我還要走很遠的路……那樣好的地方……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樣好的地方……你們呢……只有你們兩個……好，你們好好地聽話……我要先去了，先去了……」他愈說，聲音愈低，他底頭慢慢地

垂下去，最後他完全閉了口。

克明走過來喚了兩聲「爹」，那老人並不答應。克明又去撫摩他底手，然後帶哭地吐了三個字：「手冷了。」於是衆人圍上前去，大聲叫着各樣的稱呼。呼喚聲漸漸地止了。忽然所有的人不知由誰領頭，全都跪下來。哭聲開始響了。在短時間內所有的人除了痛哭以外，想不到別的事情。

死的消息比什麼都傳佈得更快。不到幾分鐘，全公館都知道老太爺去世了。一部分的僕人忙着往親戚處報告消息。很快地客人就來了。男客幫着流幾滴眼淚，女客幫着痛哭一場，有的在哭聲中，更訴說着自己底心事。

工作開始了。男的，女的，都分配了工作。有兩三個女眷被派來守着屍首哭。這時死人已經被擡到卸下帳子的牀上了。

工作進行得很快。許多人同時忙着。堂屋裏的神主，供桌，其他的陳設以及壁上的畫屏等等都搬到後面被稱爲「後堂屋」的桂堂裏去了。不久棺材就被擡了進來，這是幾年前就買好的，寄放在別處。據說價錢並不貴：不過一千多兩銀子。

做「開路」的法事的道士被請了來，他查定了小殮底時刻。殮衣殮具等等也都很快地預備好了。人們把老太爺底屍體沐浴過了，穿上殮衣，於是舉行小殮，使死者舒舒服服地躺在棺材裏，把他

生前所喜愛的東西都放到那裏面去，滿滿地裝了一棺材，沒有一點兒隙地。

小殮完畢，時候已近傍晚。人們又請了一大羣和尚來「轉佛。」和尚共是一百零八個，每人捧了一支香，口裏唸着佛號，不住地在堂屋和天井裏兜圈子，從這道門進堂屋，又從那道門走出去，走了階上又走階下。在和尚底後面有覺新和他底三個叔父跟着走。他們手裏也捧着香。覺新領頭走，因為他現在是「承重孫」了。

大殮底時候到了，就在第二日上午十點鐘。日期時辰也是道士決定的。那情景更是悲慘。哀哭的聲音響成了一片，也有人是真正在淌眼淚的。覺慧沒有去參加，據說因為他底生肖和大殮底時辰有衝突。不能夠參加大殮的並不只他一人，另外還有幾個。覺慧知道這是道士底胡說，不過他也不反對。他想：「我已經和爺爺訣別過了，更不必來管你們底這些鬼把戲。橫豎棺蓋一釘牢，什麼都完結了。」

總之老太爺是死了。他底死給這家庭帶來了大的變化。一切的事情都停頓了。堂屋成了靈堂，綵行的人來紮了素綵；大廳成了經堂。靈堂裏有女人哭泣，經堂裏有和尚唸經。一些輓聯和祭幛在靈堂裏掛起來，一些佛像和十座閻羅殿底圖畫在經堂裏掛起來。鬼又一次在這公館裏出現了。

衆人都忙着死人底事情，或者更可以說忙着借死人來支持自己底面子，表現自己底闊綽的事。三天以後，「成服」——紛至的禮物，盛大的儀式，衆多的弔客。人們所要求的是這個，果然全都實

現了。只苦了靈幃裏的女眷。因為客來得多，她們哭的次數也隨之加多了，這時候哭已經成了一種藝術，而且還有應酬客人的功用。譬如她們正在說話或正在喫東西，外面吹鼓手一旦吹打起來，她們馬上就得放聲大哭，自然哭得愈傷心愈好，不過事實上總是叫號的時候多，因為沒有眼淚，她們只能夠叫號了。她們也曾鬧過笑話。譬如把噴吶底聲音聽錯了，把「送客」誤當作「客來」，哭了許久才知道冤枉哭了的。或者客已經進來了還不知道，靈幃裏寂然無聲，後來受了禮生底暗示纔突然爆發了哭聲的。

至於做承重孫和孝子的那幾個人，他們在這一天並沒有大的苦楚。雖然訃聞上說過「寢苫枕塊」，「泣血稽顙」的話，但是他們整天躲在靈幃裏，既不需要哭，又不必出來答禮。弔客來的時候，他們伏在鋪了草薦的地上不動；弔客去了，他們可以睡下去或坐起來暢談着各種事情。尤其是克安和克定兩人不肯放過這個機會。

覺民幾弟兄在這天確實比較苦一點，雖然在別的日子他們可以實行消極抵抗的辦法，這就是完全不管。但在「成服」的日子，他們卻不得不出來「支持場面」，自然他們自己不願意，不過他們也不把這件事情看得十分重大。他們被安排在外面答禮，換句話說，就是陪着每一個客人磕幾個頭。每次當那禮生（司儀）唱到「孝子孝孫謝」時，他們已經磕了不少的頭。結果是站起來大家相視

而笑，他們笑自己也跟着別人來幹這鬼把戲。他們不僅這時候笑，而且每次看見叔父們和哥哥覺新頭上戴着麻冠，腦後拖着長長的孝巾，穿着白布孝衣和寬大的麻背心，束着麻帶，穿着草鞋，拿着哭喪棒，低着头慢慢兒走路的神氣，他們也忍不住要暗暗發笑。他們感到在看滑稽劇時的那種心情。

覺民弟兄就這樣地被關在家裏過了一個整天，第二天喫過午飯他們都跑出去了。覺慧先走，他自然是到閱報處去工作，他一直到晚上纔回來。那時覺民還不曾回家。

大廳上很寂靜，誦經的和尙早散去了。覺慧走進裏面，堂屋裏沒有一個人，周圍非常陰暗。靈前一對蠟燭上結了大燭花，燭油繼續流下來，堆滿了燭臺。香爐裏的香也已經燃完了。

「怎麼今天就這樣淒涼？他們那般人都跑到哪兒去了？」他這樣自語着，就走到靈前去拿了缺子把燭花挾去了，又燃了一炷香。

「不行，不把古玩字畫拿出來分，這樣的分家是很不徹底的！」忽然從祖父底房裏送出來克定底大聲的話語。

「古玩字畫是爹平生最喜歡的東西，他費了很大的苦心纔把牠們蒐集起來，我做兒子的不忍心隨便給他分散，」克明在房裏氣憤地回答，他一面說話一面在喘氣。

「哼，現在不分，將來也會給人獨吞的，」克安冷笑道。「凡是爹底東西，都該拿出來大家平分！」

「好！你們主張分，明天就分罷！憑良心說，我並沒有獨吞的心思，」克明說着，氣惱地咳嗽兩聲。於是房裏起了一陣響動，接着是幾個女人說話的聲音。忽然門簾一動，克定從房裏走出來，嘴裏抱怨着：「什麼遺命遺贈，都是假造的！這樣分法很不公平！」就往外面走了。

過後覺新神氣沮喪地從房裏走出來。

「你們就在分家了！這麼快！」覺慧譏笑地說。

「我和媽不過做個傀儡罷了。我得了爺爺遺命所給的三千元的公司股票，四爸他們還不大肯承認呢！」覺新苦痛地回答道。

「姑媽呢？」覺民剛從外面走進來，聽見覺新底話，就接口問道。

「姑媽只得了一點東西，還是列在『遺贈』一項裏面的。陳姨太倒分得一所公館。你要曉得我們家裏就只有我們這一房和姑媽的感情好，」覺新感嘆地說。

「三爸來了，」覺慧忽然低聲插嘴道。

這時門簾又一動，克明帶着咳聲從祖父底房裏慢步走了出來。

瑞珏底肚皮一天天地大起來，她生產的日子逼近了。這事情很使陳姨太和幾個女傭就心，起初她們還背着人暗地說些不滿意的話。後來有一天陳姨太就帶了嚴肅的表情對着克明，一般人說起教來：長輩底靈柩停在家裏，而家裏有人生產，那麼產婦底血光就會沖犯到死者身上，死者底身上會冒出很多的血，這樣的事是十分靈驗的。唯一的避免方法就是把產婦遷出公館去。遷出公館還不行，因為產婦底血光還可以回公館來，所以應該遷在城外。出了城還不行，城門也關不住產婦底血光，還須使產婦過橋。而且這樣辦不見就很安全，同時還應該在家裏用磚土來掩蓋棺木，築個假墳，這樣纔可以避免「血光之災」。

這種說法，五太太沈氏第一個贊成，四太太王氏也在旁邊附和着，後來克明、克安和克定都同意了，這不知道是他們被陳姨太底危言駭着了呢，或是不敢擔負那不孝的惡名，或者甚至是他們要借這個來和覺新爲難，因為他現在做了承重孫的緣故。總之他們是決定依照着陳姨太底話去做了。他們要覺新馬上照辦，他們說祖父底利益是要超過一切的。

這些話對於覺新雖然是一個晴天的霹靂，但他卻和平地接受了。他沒有說過一句反抗的話。他

一生就沒有對誰說過一句反抗的話，無論他是受着怎樣不公道的待遇。他寧可哭在心裏，氣在心裏，苦在心裏，在人前他絕不肯表示反抗的態度。他忍受着一切。他甚至不去計較這忍受會損害別人底幸福。覺新便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他一生被命定了去走他現在所走的這條路。

覺新回到房裏，把這事情告訴了瑞珣，瑞珣也不說一句抱怨的話。她只是哭。這哭就是表示她不願意。但這個也沒有用，因為她沒有力量保護自己，而覺新又沒有力量保護她。所以她只得讓人把她播弄。

「你曉得我不會相信這個，然而你叫我有什麼辦法想？」覺新絕望地攤開手悲聲說。

「我不怪你，我只怪我自己底命不好，」瑞珣抽泣地說。「你怎麼承擔得起那不孝的惡名？便是你肯爲我底緣故承擔，我也決不會讓你去做的。」

「珣，原諒我，我是這樣懦弱的人，連自己底妻子也不能夠保護。我們相處了這幾年……我底苦衷你該可以諒解。」

「你不要……這樣說，」瑞珣用手帕揩拭着眼淚，繼續地說。「我明白……你底……苦衷。你已經……苦够了。你待我……那樣好……我只有感激你。」

「感激你不是在罵我？你這一晌因為我底緣故不曉得受了多少氣！你現在懷胎快足月了，身子

又這樣弱，我卻要把你送到城外冷靜的地方去，什麼都不方便，讓你一個人住在那兒，我卻不負一點責任。這是我對不起你。這是我害你的。你說，別人家的媳婦會受着這種待遇嗎？你還要說感激！」一陣悲痛制服了覺新，使他捧着頭哭起來。

瑞珣卻止了淚，靜悄悄地立起來，不說一句話，就走了出去。過了片刻她手裏牽着海臣走了回來，何嫂跟在她後面。

覺新還在房間裏低聲哭着。瑞珣並不去勸他，卻把海臣送到他底面前，要海臣叫他「爹爹」，要海臣把他底手拉下來，叫他不要哭，叫他抱着海臣玩。

覺新不哭了。他把海臣抱起來愛憐地看了幾眼，又在海臣底面頰上吻了幾下，然後把海臣放下，交給瑞珣。他又用苦澀的聲音說：「我已經是無望的了。你還是好好地教養海兒罷，希望他將來不要做一個像我這樣無用的人！」他說完就往外面走，一隻手還在揉眼睛。

「你到哪兒去？」瑞珣關心地問道。

「我到城外去找房子，」他回過頭去看她，淚花又迷了他底眼睛，他努力說出這句話，就急急往外面走了，好像他害怕她再和他說話一般。

這天覺新回來得很遲。找房子並不是容易的事，不過他終於辦妥了。這是一個小小的院子，一排

有三間房屋矮小的紙窗戶，沒有地板的土地，陽光很少的房間，潮溼頗重的牆壁。租錢便宜，這倒不在乎，重要的原因還是找不到比這更適當的房子。他只牢記着「要出城，」「要過橋」這兩個大條件，至於舒適以及別的一切都是次之而又次之的了。

房子租定了。在瑞珏遷去以前，陳姨太還親自帶了一個女傭去看過一次。五太太沈氏也去看了的。衆人對於房子底事沒有什麼話可說了。覺新便開始籌備妻底遷出。瑞珏本來要自己收拾行李，但覺新阻止了她。覺新堅持說他要來給她預備好一切，不使她操一點心。他叫她坐在椅子上不要動，只是看他來做種種的事。她終於不忍拂他底意，便答應了。他找出每一件他以爲她用得着的東西，又拿了牠走到她底面前問道：「把這個也帶去，好嗎？」她笑着點了頭，他便把牠拿去放在提箱中或網籃裏面。差不多對於每一次的他底同樣的問話，她都帶笑地點頭承認，或者親切地接連說着「好」！縱使那件東西是她用不着的，她也讓他給她收拾在行李內。他很熱心地奔走着。後來他看見行李快要收拾好了，便含笑對她說：「你看，我做得這樣好。我簡直把你底心猜透了。我完全懂得你底心。」她也帶笑答道：「你真把我底心猜透了。我要用着什麼東西，你完全曉得，你比我自己還曉得更清楚。你總會收拾。下次我要出遠門，仍還要請你給我收拾行李。」最後一句話她本不想說，可是信口說出，已經來不及收回了。

「下次下次你到哪兒去，我當然和你在一起，我決不讓你一個人走的。我不許你離開我一個到哪兒去！」他帶笑地責備她說。

「你底話不錯，我下次決不會離開你，把你一個人孤零零丟在家裏的，」她含笑地回答。

這時他們兩個人是在互相欺騙，都不肯把自己底真心顯露出來。他們在心裏明明想哭，在表面上卻竭力做出笑容，但這笑容依舊掩飾不住他們底悲哀。他知道，她也知道。他知道她底心，她也知道他底心。然而他們故意把自己底心隱藏起來，隱藏在笑容裏，隱藏在愉快的談話裏。他們寧願自己同時在臉上笑在心裏哭，而且因了這欺騙增加了自己底痛苦，卻不願在這時候看見所愛的人流一滴眼淚。

淑華陪着淑英來了，她們只看見他們兩人底表面上的一切。接着覺民和覺慧進來了，也只看見兩人底表面上的一切。

然而覺民和覺慧這兩弟兄是不能够沈默的。覺慧第一個發問道：「大哥，你當真要把嫂嫂送出去嗎？」他雖然已經聽見人說過這件事情，但他還不相信，他以為這不過是說着玩的。可是如今房裏的情形告訴他：他底猜想是如何地錯誤了。

覺新茫然望着覺慧默默地點了點頭。

「你瘋了嗎？」覺慧驚訝地問道，「你難道會相信那些鬼話？」

「我相信那些鬼話！」覺新煩躁地說，「我不相信又有什麼用處？他們人數那樣多！」他顯出絕望的樣子。

「我說你應該起來反抗。這次應該是他們底最後一個把戲了。」覺慧憤怒地說，他底兩眼發出憎恨的光芒。他並不覺新，卻望着窗外的景物。

「大哥，三弟底話很對，」覺民接着說，「他勸你不要把嫂嫂搬出去，你先去向他們詳細解說一番，他們會明白的。他們也是懂得道理的人。」

「道理？」覺新依舊用煩躁的聲音說，「他們讀了多年的書都沒有什麼用處，我底解說還能夠有用嗎？我承擔不起那不孝的罪名，我只好照他們底話去做。只是苦了你嫂嫂。」

「我有什麼苦呢？搬到外面去倒清靜得多……況且有人照料，又有人陪伴。我想一定很舒服，」瑞珣接着帶笑說，這笑聲和哭聲中間只隔了些微的界限。

「你又屈服！我不曉得你為什麼總是屈服。你總該記得你已經付過的代價！」覺慧氣憤不堪地說。「就譬如二哥，他幾乎因了你底屈服就做了一個犧牲品，斷送他自己，同時還會斷送另一個人。還是虧了他自己起來反抗，才有今天的勝利。」

覺民聽見說到他底事情，不覺臉上現出得意的微笑，他覺得果如覺慧所說，是他自己把幸福帶回來的。

「是的，你們勝利了，」覺新忍住憤怒，嘲笑自己似地說。「你們反抗一切，你們輕視一切，你們勝利了。就因為你們勝利了，我才更失敗了。他們把對於你們的怨恨全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你們觸怒了他們，他們只向着我一個人報仇。他們恨我，挖苦我，背地罵我，又喊我做『承重老爺』……你們可以說反抗，可以脫離家庭，可以跑到外面去……我呢，你想我能够做什麼？我能够像你二弟那樣一個人逃走嗎？……你們不曉得，許多事情你們都不曉得。爲二弟底親事，我不知道受了多少氣！還有三弟，你在外面辦刊物，和那般新朋友往來，我也爲你受過許多氣！我都忍在心頭。我底苦楚只有忍在心頭，只有我一個人曉得。你們不會曉得的。你們可以向我說漂亮的話，說什麼反抗，說什麼奮鬥。我又向哪個去說這些漂亮話？」覺新說到這裏，實在忍不住了，他極力忍耐了這許久的眼淚終於從眼眶裏滾了出來，他不願意別人看見他哭，更不願意引起別人哭。他底憤怒漸漸地消去了。他覺得有什麼東西沈重地壓着他底身子，他開始不能夠支持了。他急急走到牀前，倒下去，用手蒙着自己底臉，不讓牠被別人看見。

一陣感動侵襲了在這房裏的衆人。瑞珣底最後一道防線被突破了。她收拾了那掩飾的笑容，伏

在桌上低聲哭起來。淑英和淑華使用帶抽泣的聲音勸慰她。覺民底眼睛也被淚水潤溼了。他開始後悔他從前不該只顧替自己打算，完全忽略了哥哥底痛苦。他覺得他對哥哥太苛刻了，他不應該那樣對待哥哥。他想找些話去安慰覺新。

然而覺慧底心情就和這不同了。覺慧沒有流一滴眼淚。他在旁邊觀察覺新底行動。覺新底行動和話語自然使他痛苦。然而一種殘酷的思想控制着他，使他不能夠給覺新以同情；在他底心裏憎恨太多了，比愛還多。一片湖水現在他底眼前，一具棺材橫在他底面前，還有……現在……將來。這些都是他所不能夠忘記的。他每一起這些，他底心就被憎恨鼓脹着了。他本來和他底兩個哥哥一樣，也從他們底慈愛的母親那裏接受了愛的感情。便是母親在一小部分人中間留下愛的紀念而死去以後，他也曾做過母親所教他們做的事，什麼愛人，幫助人，尊敬長輩，厚待下人，他全都做過。可是如今所謂長輩的人物在他底眼前現出來是怎樣的一副嘴臉，同時他看見在這家庭裏那個摧殘着愛的黑暗勢力又如何地在生長。他還親眼看見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怎樣因了不必要的犧牲而滅亡。這些生命對於他是太親愛了，他不能夠失掉她們，然而她們終於和他永別了，他不能挽救她們。不但不能挽救她們，他還被迫着來看另一些可愛的青年的生命也因了不必要的犧牲去走滅亡的路。同情，他現在不能夠給人以同情了，不管這人就是他底哥哥。他所能夠給的只是詛咒。就在這時候他、

依然冷冷地對覺新說：「好，一個女人已經因為你底緣故死掉了，我想你該不至於再來斷送第二個罷。」他說這話，是因為他感到了一個預兆，在這時候這也許是過慮，所以這話只給覺新夫婦留了一點恐怖的印象。常常是樂觀的覺民倒不覺得什麼，至於淑英和淑華更不會想到那件事上面去。沒有一個人回答覺新底話，因為他一說完就拔步走了。他走到外面，正遇見何嫂牽了海臣底手進房去，海臣笑嬉嬉地叫了一聲「三爸」，他答應着，他立刻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回到自己底房裏，覺新突然感到了以前所不曾有過的孤寂，他底眼睛漸漸地潤溼了。他看人間好像是一個演悲劇的場所，那麼多的眼淚，那麼多的痛苦，許多的人生活來只是為的造就自己底滅亡，或者造就別人底滅亡。除了這個，他們就不能夠做一點事情。在痛苦中掙扎，結果仍不免滅亡，而且甚至於累了別人；他底大哥底命運明明白白地擺在他底眼前，他卻無法去挽救。而且他知道這不僅是他底大哥一個人底命運，許多許多的人都走着這同樣的路。「人間為什麼會有這樣多的苦惱？」他這樣想着，種種不如意的事情都集在他底心頭來了。

「無論如何，我不要和他們一樣，我要走我自己底路，甚至於踏着他們底屍體，我也要向前走的。」他被許多苦惱包圍着，幾乎找不到一條出路，後來纔拿了這樣的話來鼓舞自己，於是又動身到利羣閱報處去，會他底那些新朋友去了。

同時覺新也暫時止住了悲哀，陪着瑞珣到城外的新居去。同去的有周氏和淑英，淑華兩姊妹。覺新還帶了一個女傭和一個僕人，就是張嫂和袁成，去服侍瑞珣。後來覺民和琴也去了。

新居底環境的確是很新鮮的。但瑞珣並不喜歡牠。她從來沒有住過這樣的房屋，而且自從嫁到高家以後，她就沒有和覺新分離過。可是如今她卻不得不一個人在外面居住了，他們這次分居，時間至少是在一個月以上。這是第一次，卻有這樣長的期限，她又搬在這樣陰暗潮溼的地方。這樣想着，她縱然要拿一些愉快的思想安慰自己，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人前她應該忍住自己底悲哀。雖然在別人忙着佈置傢具的時候，她閒着也曾背人彈了淚，但是到了別人閒着來和她談笑時，她又是有說有笑的了。這倒也使那些關懷她的人略徵寬心。

很快地就到了分別的時候，大家都要告辭進城去了。

「爲什麼一說走，全都走呢？琴妹和三妹豈一點走不好嗎？」瑞珣不勝依戀地挽留道。

「晏了，城門就會關了。這兒離城門又遠，我明天再來看你罷。」琴笑着回答。

「城門，」瑞珣接連地說了兩次，好像不明白似的，而實際上她很清楚地知道如今在她和他中間不僅橫着遠的道路，而且還隔着幾道城門，那城門把她和他隔斷了，從今天傍晚到明天破曉之間，縱然她死在這裏，他也不會知道，而且也不能夠來看她。她好像是一個重罪的犯人，現在被充軍在獄

城了。她底眼淚經不住她一急，就淌了出來。「這兒冷清清的，怪可怕，」她不自覺地順口說了這樣的話。

「嫂嫂，不要緊，我明天搬來陪你住，」淑華捨着去安慰她。

「我去給媽商量，我也來陪你，」淑英感動地接口說。

「狂，你要忍耐一點，過兩天你就會住慣了。這兒還有兩個底下人，都是很可靠的。你用不着害怕。明天二妹她們真的搬過來陪你住。我每天只要能抽空就會來看你。你好好地忍耐着，一個多月很快地就過去了。」覺新勉強裝出笑容來勸慰她，在心裏他却只想抱着她痛哭。

周氏也吩咐了幾句話，衆人接着說了幾句纔走了。瑞珪把他們送到門口，倚在門前看他們一個個上了轎。

覺新已經上轎了，忽然又走出來，回去問瑞珪，要不要帶什麼東西，瑞珪不要什麼，她說，要的東西已經完全帶來了。她還說：「你明天給我帶海兒，帶來罷，我很想念他。」又說：「你要當心照料海兒。」又說：「我母親那兒你千萬不要去信，她得着這消息會替我耽心的。」

「我前兩天就已經寫信去了。我瞞着你，因為我知道你一定不讓我寫，」覺新親切地說。

「你爲什麼要去信呢？我母親要是曉得我現在——」她只說了半句，就連忙咽住了。她恐怕她

底話會傷害他。

「然而無論如何是應該給她曉得的，要是她趕到省城來看你，也多一個人照料，」覺新忍不住心痛，這樣分辯說。他不敢去想她所咽住的那半句話。

兩人對望着，好像沒有話說了，其實心裏正有着千言萬語。

「我走了，你也可以休息一會兒。」覺新站了幾分鐘，也只得走了。但他在上轎之前，還屢屢回頭來看她。

「你明天要早些來，」瑞珣說着，還倚在門口望他，一面不住地向他搖手。等到他底轎子轉了彎不見時，她纔摔了她底沉重的大肚皮一步一步地走進房裏去。

她想從綢籃裏取出幾件東西。但她覺得四肢沒有力量，精神也有點恍惚，她幾乎站立不住了，便勉強走到牀邊，在牀沿上坐下來。她忽然覺得胎兒在肚裏動，又彷彿聽見胎兒底聲音。她這時真是悲憤交集，她氣惱地接連用她底無力的手打擊肚皮，一面說：「你把我害了！」她低聲哭着，一直到張嫂聽見聲音，跑來勸慰她的時候。

第二天覺新果然來得很早，而且帶了海臣同來。淑華如約搬來了。淑英也來了，但她不會得着父親底許可，所以不能夠搬到城外來住。後來琴也來了。這小小的院子裏又有了短時間的歡樂，有了笑

聲，有了喧鬧，還有別的一切。

然而在歡笑中光陰過得比平常更快，分別的時刻終於又到了。臨行時海臣忽然哭起來不肯回去，說要跟着媽媽留在這兒。這自然是不可能的。瑞珏說了許多話來安慰他，騙他，纔使他轉啼爲笑，答應好好地跟爹爹回去。

瑞珏依然把覺新送到門口。「你明天還是早點來罷，」她說着，眼睛已經潤溼了。

「明天恐怕不能夠來了。他們喊了泥水匠來給爺爺築什麼假墳，要我去監工，」他憂鬱地說。但他忽然注意到了她底眼角的淚珠，又不忍使她失望，便改口說：「我明天會想法來看你，我一定來。」你又哭了，你怎麼這樣容易傷心，你自己底身子要緊。要是你再有什麼病痛，你叫我——」說到這裏他便把話咽住，爲的是使自已不要哭出聲來。

「我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緣故這樣容易傷心，」瑞珏底臉上浮出了淒涼的微笑，她慢慢地說，眼睛不離開他底臉，一隻手還在撫摩海臣底臉頰。「每天你回去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像不能再和你見面似的。我很害怕，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害怕。」她說了又用手去揉眼睛。

「有什麼害怕呢？我們隔得這麼近，我每天都可以來看你，現在又有三妹在這兒陪伴你。」覺新勉強裝出笑容來安慰瑞珏，他覺得自己也開始害怕起來了。

「就是那座廟嗎？」她忽然指着右邊不遠處突出的屋頂問道，「聽說梅表妹底靈柩就停在那兒。我哪天有空倒想去看看她。」

覺新隨着瑞珣底手指看去，他好像受了大的打擊，臉色馬上變了。他連忙掉開頭，一個可怕的思想開始來咬他底頭腦。他伸手去捏她底手，他把那隻溫軟的手緊緊握着，好像這時候有誰要把她給他奪去一般。「珣，你不要去！」他重複說了兩遍，用的是那樣的一種聲音，使得瑞珣許久都不能夠忘記，雖然她不明白他爲什麼如此堅持地不要她到那裏去。

他不再等她說什麼，便猝然放了她底手。再說一次：「我回去了。」又叫海臣喚幾聲「媽媽」，然後大步上了轎。兩個轎夫擡起轎子放在肩上。海臣還在轎裏喚「媽媽」，他卻默默地吞眼淚。

覺新回到家裏，還不會走進靈堂，就遇見陳姨太從裏面出來。

「大少爺，少奶奶還好嗎？」她帶笑地問，她底笑是狡猾的微笑。

「還好，難爲你問，」覺新勉強裝出笑臉來回答。

「快生產了罷？」

「恐怕還有幾天。」

「大少爺，你要記住，你是不能進月房的，」陳姨太突然用嚴厲的聲音不客氣地對覺新說，說

完就走開了，只留下幾聲冷笑。

這句話對於覺新並不是很新鮮的，他已經聽到三次了。然而如今在這種情形之下聽到這種人用這種聲音說了牠出來，他氣得半晌吐不出一個字。淚珠只是在滾。他呆呆望着陳鏡太底背影。他底手裏牽着的海臣在旁邊仰了頭喚「爹爹」，他也彷彿沒有聽見。

四天以後，覺新照常到瑞珉底新居去，這一天因為家裏有事情他去得較遲，到了那裏已經是午後三點多鐘了。

他一走進院子就叫了一聲「珉」，然後急急往她底房間走去。他剛把一隻腳放進門檻，便被人阻攔住了。那肥胖的張嫂帶着莊嚴的表情站在房門口，攔住他不要他進去。她說：「大少爺，你進來不得！」她再沒有第二句話。然而他已經懂得了。

他毫不反抗地縮回了那隻腳，悵然在中間那房裏立了半晌，就往窗外走去。接着碰的一聲瑞珉底房門被關住了。裏面有脚步声，有陌生的女音在低聲說話。

他呆呆立在窗下，望着那一方小天井裏的青草和野花出神。他似乎沒有用思想，但分明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侵襲了他。這感覺究竟是苦是甜，是喜是悲，是憤怒或是滿足，就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不過他覺得好像樣樣都有。幾年以前他也曾有過與這路略相似的感覺，但只是略略相似而已，實際上卻差了許多。他還記得在幾年前，當他處在好像與這相似而實際卻與這不同的情景裏的時候，他曾經怎樣地懷着感動的心情，流下喜悅的眼淚去感謝她，去照料她。他為她底掙扎而悲痛，他又為她給

他帶來的禮物而喜悅。他在旁邊看着她經歷了那一切而達到最後的勝利；他底心情也由緊張變到寬鬆，由悲痛變到喜悅。他看見了那孩子，他底第一個孩子。他怎樣地從穩婆底手裏接過了那個被裹在襁褓裏的嬰兒，帶着感激與愛憐去吻那紅紅的小臉，在心裏宣誓要愛那嬰兒，要爲嬰兒犧牲一切，因爲他已經把自己底生命寄託在那初生孩子身上了。他又走到妻底牀前，看着妻底蒼白的、疲倦的臉，撫摩她底一隻手，低聲問到她底健康，又從眼光裏說了許多不能給別人聽見的充滿着感激與熱愛的話語。同樣她也用得意與熱愛的眼光看他，又看那嬰兒，又用感激的聲音對他說：「我現在身子很好。你看，他不很可愛嗎？快給他起一個好的名字。」她底臉上是怎樣地閃耀着喜悅的光輝，那第一次做母親的人底喜悅的光輝！

然而如今這只是一場夢景了。同樣地她躺在牀上，她開始在低聲呻吟，房裏有人在走動，有人嚴肅地低聲說話。這情形和從前似乎並沒有兩樣，可是現在他和她卻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了，而且兩扇木板門隔開了他們，使他就在這一刻也不能夠進去看她一眼，鼓舞她，安慰她，或者去分擔她底痛苦。現在他懷着一種和從前的完全兩樣的心情等待着將發生的一切。他沒有喜悅，沒有滿足，他只有恐怖，只有悔恨。他只有一個思想，這就是：「我害了她。」

「少奶奶，你覺得怎樣？」張嫂底聲音在問。

接着是一陣嚴肅的沈默。

「哎喲……哇……哎喲……我痛呀！」

忽然一陣痛楚的叫聲從窗裏飛出來，直往他底耳裏鑽。這聲音使他底全個身子都戰抖起來。他咬緊牙齒，捏緊拳頭，極力和一種恐怖掙扎。他起初甚至想：「這不會是她底聲音，她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大的聲音。」然而在房裏除了她以外還有誰會發出這樣的叫聲呢？「一定是她，一定是我底狂，」他這樣地和自己爭辯道。

「哇……痛呀……我痛呀……哎喲！」聲音更是淒厲了，幾乎不像是人底叫聲。在房裏腳步聲，人聲，碗碟傢具響，動聲和這叫聲響在一起。他用手蒙住耳朵，口裏喃喃自語着：「一定不是她，一定不是我底狂。她平日是那樣的溫柔的。她不會叫得像這樣。」他瘋狂似地走近窗前伸長了頸子去望，可是窗戶緊緊關閉着。他只能聽見聲音，他不能够看見裏面的情形。他便絕望地掉轉了身子。

「少奶奶，你要忍耐住，過一會兒就好了，」一個陌生的女音在說。

「我痛呀……喲！」又是一聲怪叫，同時還有別的聲音，彷彿有人在牀上急劇地翻身動着。

「嫂嫂，你忍耐些，這不過是短痛，過一會兒就好了，」是淑華底聲音。

叫聲漸漸低下去，後來房裏只有微弱的呻吟。

忽然門開了。他轉身去望，張嫂正從裏面急忙地跑出來，到另一間房裏去了一轉，又很快地走回去。他起初走進中間的屋子，眼睜睜地望着那半掩的門，偶爾有一個人影在裏面晃動。他遲疑着，他還沒有進去的念頭。等到張嫂從另一間屋子裏走出來回到瑞珏底房裏去時，他突然下了決心跟着她走去，可是她一進屋馬上就把房門關了。

他推了幾下門，裏面沒有一聲回應。他絕望地放下手，正打算走出去，卻又聽見裏面起了怪叫聲。他用力去推門，他用力去搥門。

「哪個？」房裏有人在問，這是張嫂底聲音。

「放我進來！」他叫道。這聲音裏充滿着恐怖，苦痛和憤怒。

沒有人答應，也沒有人開門。他底妻還在大聲叫痛。

「放我進來放我進來！」他憤怒地叫着，一面繼續把拳頭在門上搥。

「大少爺，你進來不得！我不敢給你開門。三老爺，陳姨太他們吩咐過的……」張嫂走到門前在裏面大聲對他說。

張嫂似乎還在說話，他已經不去聽她了。他明白她底意思。這時他底心境比較平靜了一點。他記起他們曾經對他說過的話。他底希望，他底勇氣都給那些話奪去了。他絕望地立在門前，不能够再說

一句話來駁倒張嫂。

「大少爺呢？他在哪兒？」在裏面瑞珪用一種慘痛的聲音「起來，」他爲什麼還不來看我……張嫂，去把大少爺請來！我痛呀……哇……」這聲音使得覺新底脊梁上也起了寒慄。

「珪，我在這兒，我在這兒。珪，我來了。開門！快放我進來！她要見我！你們放我進來！」他忘了自己地狂叫着，他用了他所能夠叫出的最大的聲音，他恐怕她還聽不見。他一面又用拳頭槌門。

「新，你在哪兒？爲什麼我看不見你……我痛呀！你在哪兒……你們爲什麼不讓他進來呢……哇……」

「珪，我在這兒，我就要進來了！我要守着你！我不會離開你……放我進來！你們放我進來罷！你們看她痛得這樣子，你們不可憐她嗎？」他嘶聲叫着，一面死命地槌着門。

房裏的聲音止住了。可是一陣忙亂代替了牠。有人在奔走，有人在呼喚。「嫂嫂，」「少媽奶」這些聲音響成一片。一個恐怖的思想刺痛他底頭腦，他想她是昏厥過去了。他使用最大的聲音叫着：「珪，我在這兒，你聽得見我底聲音嗎？」

房裏的叫聲停止了。彷彿瑞珪在說話，過後又是她底呻吟，這次聲音非常微弱。過了——難堪的時候。

「哇！我痛呀！……你們不來救我！……新，你在哪兒？你爲什麼也不來救我！……我痛呀！……」她又在那裏怪聲叫了。

「我在這兒！我給你說我在這兒！我在這兒！聽見嗎？……放我進來！……三妹，你是懂事的，你快給我開門！看嫂嫂底面子，你放我進來罷！」他還在外面狂叫。

她底聲音又停止了。房裏沒有一個人說話。忽然在嚴肅的靜寂中，一個嬰兒底哭聲響了起來。是宏亮的啼聲。

「謝天謝地！」他欣慰地說。他感到一陣輕鬆，好像心上的石塊已經去掉了。他想她底苦痛快要終結了。

恐怖，痛苦都離開了他，他又一次感到一種不能夠用言語來形容的喜悅。他底眼裏充滿了眼淚。他感動地想道：「我以後要加倍地愛她，看護她，也愛她底這第二個孩子。」他一個人在房門外笑，又在房門外哭。

「嫂嫂！」忽然一個恐怖的叫聲從房裏飛奔來，像一塊巨石落到他底頭上。

「她底手冷了！」這又是淑華底帶哭的聲音。

「少奶奶！」張嫂也開始叫了。

「嫂嫂」和「少奶奶」底聲音又響成一片。在房裏叫着的只有兩個人，因為除了穩婆外就只有這兩個。情形竟是如此淒涼！

覺新知道大禍臨頭了。他不敢去想像。他覺得連心也在發抖了。他又把拳頭拚命地在門上搥，使門發出大的響聲，但這也沒有用。沒有人來理他。他嘶聲叫着「玳」又叫「放我進來」然而兩扇油漆脫落的木板門冷酷地遮住了房裏的一切。牠們攔住他，一點也不肯退讓。牠們甚至不讓他去救她，或者去和她見最後的一面。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

房裏的女人開始在哭了。然而他還在門外叫着：「玳，我在喊你，你聽得見嗎……」這不僅是哀號與狂叫，這還是生命底呼聲，他把他底全量的愛都貫注在這裏面，要把她從到另一世界的途中喚回來。他不僅是在挽住別人底生命，他還是在挽住自己底生命。他明白沒有了她，他底生存又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死來了。

裏面有人逼近門前，他以為誰來開門了。誰知卻是穩婆抱着新生的嬰兒在門縫裏傳出話來：「恭喜大少爺，是一位公子。」她說完就轉身走開了，還自語着：「可惜生下來就沒有娘了。」

這句話刺痛了他底心，他沒有一點做父親時的喜悅。這孩子似乎並不是他底愛兒，卻是他底仇

人，奪去了他底妻子底生命的仇人。

憤怒和悲哀混和在一起，佔有了他。他更厲害地追趕着門，然而兩扇小門如今好像有千斤重了。

他本來下了決心要不顧一切地跑進裏面去，跪倒在妻底牀前，向她懺悔他這幾年來的過錯，哀求她底最後的寬恕。可是如今遲了。兩扇木板門是多麼脆弱的東西，如今居然變成了專制的君主。牠們攔住了最後的愛，不許他進去和他所愛的人訣別，甚至不許他到她底面前去哭她一番。

他突然明白了，這兩扇小門並沒有力量，真正奪去了他底妻子的還是另一種東西，是全個禮教，全個傳統，全個迷信。這一切全壓在他底肩上，把他壓了這許多年，給他奪去了青春，奪去了幸福，奪去了前途，奪去了他所最愛的兩個女人。他現在開始覺得這擔子太重了。他想把牠擺脫掉。他在掙扎。忽然他又明白他是不能夠抵抗這一切的，他是一個無力的人，一個懦弱的人。他絕望了。一種奇異的感情佔有了他。他突然跪倒在門前。他傷心地哭着，這時候他不是再在哭她，他是在哭自己。房裏的哭聲和他底哭聲互相應和着。但這是多麼不同的兩種聲音！

兩乘轎子在院子底門前停住了。進來的是他底繼母周氏和一個女客。袁成跟在後面。

周氏一進門就聽見哭聲，她底臉色馬上變了，驚惶地對那個女客說：「精了！」兩人便急急走進中間那屋子裏。

「明耗，你在做什麼？」周氏看見覺新跪在那裏，便喫驚地叫起來。

覺新回過頭一看，就馬上站起來，他攤開兩手抽泣地對周氏說：「太受了。」這時他纔發見了那個女客，使用慚愧的、悲痛的聲音招呼她，給她行了禮，於是大聲哭起來。同時從房裏送出來一陣嬰兒底啼聲。

那女客不說話，她只顧用手帕揩拭眼睛。

這時房門已經開了，是袁成叫開的。周氏讓那女客進去，一面說：「親家太太，請進去罷，我是不能够進月房的。」

那女客答應一聲便進去了。接着房裏又添了一種響亮的哭聲：

「玳兒，你就忍心這樣去了？你不等着見你媽一面嗎？你媽來了，你媽從多遠的路趕來看你，你有什麼話，告訴我呀……玳兒，你要活轉來！你媽來愛了，你爲什麼連一天也不肯多等呢……你死得好慘呀！我苦命的兒！看你一個人在這兒冷清清的，人家把你趕出來，完全不管你。要是我早來了，你也不會死的……我苦命的兒呀！是你媽害了你了……」

這些話被周氏和覺新聽得清清楚楚，這好像是許多根針，一針一針地刺在他們底心上。

「大哥，我不能够再在家裏頭住下去了。我要走！」覺慧走進房來，氣憤地對覺新說，這時覺新一個人在房裏。天已經黑暗了，房子裏抖着灰白的光。電燈還沒有亮起來。覺新坐在寫字檯前，兩手支着下頷，默默地望着桌面上的一個小鏡框，那裏面嵌着他和瑞珣新婚時期的照片。雖然這時候屋裏的光線已經不能够使他看清楚照片上的面容，但瑞珣底面貌卻深深刻印在他底心上，那豐腴的面龐，矜特的微笑，頰上的兩個淺淺的酒窩，似乎都在這照片上顯露了出來。他正凝視着，含了眼淚地凝視着，忽然被覺慧底聲音把他攪擾了。他掉轉頭，使看見覺慧底光芒四射的眼睛。

「你要走到哪兒去？」覺新驚愕地問。

「到上海，到北京，到任何地方去，總之要離開我們家庭！」覺慧昂然回答道。

覺新半晌說不出話，他只覺得心痛，他緊緊撫着胸膛。

「我一定要走，不管他們怎樣說，我一定要走！」覺慧繼續着說，把兩手插在衣袋裏，煩躁地在房裏大步踱着，他不會想到這些脚步是踏在覺新底心上。

「二哥呢？」覺新突然掙出了這句問話。

「他又說走，又說不走。我看他一時是不會走的，因為他如今有了琴姐，他不能夠拋掉琴姐到別處去。」依舊是煩躁的聲音；但他又堅決地說：「然而無論如何，我是要走的。」

「是的，你要走，你可以走，你可以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到任何地方去。」覺新差不多用了哭泣似的聲音說。

覺慧沒有答話。他不明白覺新底話裏含着什麼意思。

「那麼我呢？我到什麼地方去呢？」覺新忽然捧着自己底臉哭起來。

覺慧依舊大步走着，他不時用苦惱的眼光去看覺新。他不說一句話。

「你不能走，」覺新止了淚，用祈求的聲音說，「無論如何你不能走。」他把兩手放下來。

覺慧還是不說話，但他站住不動了，他依舊用苦惱的眼光望着覺新。

「他們不要你走，他們一定不要你走！」覺新用力說，好像在和誰爭辯似的。

「哼，哼，」覺慧先冷笑了兩聲，然後又嚴肅地說：「他們不要我走，我偏偏要走給他們看！」

「你又有什麼辦法走？他們有很多的理由，爺爺底靈柩放在家裏，還沒有開奠，還沒有安葬。你就要走，未免說不過去。」覺新這時好像是在求助於「他們。」

「爺爺底靈柩放在家裏和我有什麼關係？他們絕不敢殺死我，像殺死瘦瘦那樣！」覺慧一提起

靈柩，他底憤怒就被激起來了，他殘酷地說了上面的話，並不管這話會怎樣傷害着哥哥底心。

「不要再提起嫂嫂，請你千萬不要再提起嫂嫂……是我殺死她的……她不會再活起來了！」
覺新苦痛地說，一面帶着祈求的表情向覺慧搖手。

「何必這樣傷心呢？等爺爺底喪服滿了，你又會另外娶一個的，至遲不過三年！」覺慧冷笑說。

「我不會續弦了，這一輩子我一定不會續弦了。所以我把新生的雲兒讓太親母領去養，就是這個意思。」覺新用無力的聲音解釋說，這聲音很像是從一個老年人底口裏吐出來的。

「那麼你爲什麼讓她把海兒也帶去呢？」

「海兒住幾個月就會回來的。你想我們這兒的空氣對他這個沒有母親的孩子有什麼好處？他天天鬧着要『媽媽』。這兒又沒有人照料他。等到爺爺安葬了，我要把他接回來。我專心來教養他。他就是我底希望。我不能夠再把他失掉。我要借他來贖罪。我要把全量的愛來愛他。我不能夠把他隨便交給另一個女子。」

「現在是這個意思，過了一些時候，你又會改變主張的。你們都是這樣，我已經看見過很多了。爹就是一個好榜樣。你說不要續弦，他們會叫你續弦。他們會告訴你，你底年紀還輕，海兒又怎樣需要人照應，你就會答應的。如果你不答應，他們也會強迫你答應的。」依舊是覺慧底帶着冷笑的話語。

「別的事情他們可以強迫我做，這件事無論如何我是不答應的。」覺新苦惱地分辨道。「而且正爲了海兒底緣故我更不能夠答應。」

「那麼我就用你自己底話來回答你好了，」覺慧忍不住撲嗤笑了。

覺新半晌不說話，然後氣惱地說：「你嘴真厲害，無怪他們都這樣說。我不管你，我看你怎樣走！」

「管不管由你！不過我告訴你：等到你睜開眼請來看的時候我已經走了！」覺慧堅決地說。

「然而你沒有錢。」

「錢不成問題，家裏不給我錢，我會向別人借。我一定要走。我有許多朋友！他們會幫助我！」

「你果然不能夠等嗎？」覺新絕望地問道。

「等多久呢？」

「等兩年不好嗎？那時你已經在『外專』畢業了，」覺新以爲事情有了轉機，便溫和地勸慰道。「你就可以到外面去謀事。你要繼續讀書也可以。那畢竟現在去要好多了。」

「兩年這樣長久的時候！我現在一刻也不能夠忍耐了。我恨不得馬上就離開省城！」覺慧這時變得更興奮了。

「等兩年也不算久。你底性子總是這樣急。你也該把事情仔細想一想。凡事總得忍耐。受兩年對

於你又有什麼害處？你已經忍了十八年。難道這兩年就不能夠忍耐嗎？」

「以前我底眼睛還不會完全睜開，以前我還沒有膽量，而且以前的情形究竟比現在好一點，我們家裏還有幾個我所愛的人，現在就只剩下一些敵人了。」

覺新沈默了半晌，突然悲聲問道：「難道我也是你底敵人嗎？」

覺慧憐憫地看着哥哥，他覺得自己底心漸漸地軟化了。他開始用溫和的聲音對覺新說：「大哥，我自然是愛你的。以前有個時期，我們快要互相瞭解了，然而如今我們卻隔得很遠。你自然比我更愛嫂嫂，更愛梅表姐，然而我卻不明白你爲什麼只是和平地讓別人去播弄她們。你甚至去做了幫兇。尤其是嫂嫂底事情。你不記得我說過希望你不要再斷送第二個女人的話嗎？那時候，你如果勇敢一點，也還可以救活嫂嫂。然而如今太晚了。你還要給我說什麼服從，你希望我也學你底榜樣，你希望我也像你那樣去做一個不必要的犧牲，去害人害己。大哥，我雖纔愛你，這一層我卻完全不能夠瞭解。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再拿這種話勸我，免得我會恨你，免得你會變成我底敵人。」覺慧說完就要轉身往外走，卻被覺新喚住了。覺慧底眼裏流下淚水，他想這是最後一次對哥哥流的眼淚了。以後他們兩個就會成爲陌路的人。

「不，你不要走，」覺新進出了哭聲說。「我們以後會瞭解的。我只是沒有膽量，這我也曉得……」

我現在不再妨害你了。我一定幫忙你。我去和他們說。他們要是不答應，我們再來商量別的辦法。我一定要幫忙你成功。」

這時電燈突然大亮了，他們望着彼此底淚眼，從眼光裏交換了一些諒解的話語。他們本來就要成爲陌路的人，現在卻依然是友愛的兄弟。他們分別了，自以爲彼此很瞭解了，而實際上卻不是的。覺慧別了哥哥，心裏異常高興，因爲他快要離開這家庭了。覺新別了弟弟，卻躲在房裏悲哭，他明白又有一個親愛的人快要離他而去了。他會留在家裏過着以後的更孤獨的生活，雖然在他底周圍還有着許多許多的人。

覺新果然實踐了他底約言。在兩天以後，他又有了和覺慧單獨談話的機會。

「你底事情失敗了，」覺新開始對覺慧說，這時他是在覺慧底房裏。兩人坐在方桌底相鄰的兩邊。覺新底聲音裏帶着失望，但還沒有完全絕望。「我先去和媽說，她倒沒有一定的主意，她雖然不贊成你走，不過她還不十分堅持。她向來對我們底事情都是很客氣的。自然她也希望我們好。她這次對你嫂嫂底死也很傷心。還虧得她和你太親母兩人熱心照料，我自己什麼事都不能做。我待你嫂嫂還不如待梅。我還見過梅底最後一面，我還親自給梅料理喪事。」說到這裏他又抽泣起來。「玃真可憐。她死了快到三七了，我們家裏的長輩沒有一個去看她一眼，五嬸甚至不許四妹到廟裏去看她，好像

狂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想不到像狂那樣的人竟落得這種下場。現在沒有一個人來理睬她了。我每次看見你太親母，就好像心被刀割着一般，她底每句淡淡的話，好像都含得有深意，都是對我而發的，都是在責罵我的。你不曉得我心上是怎樣地難過！」他說了又在低聲抽泣。

覺慧本來注意地傾聽着關於他底出走的話，然而哥哥卻把話顛轉到了嫂嫂底死。這依然引起他底注意。他聽着，他咬緊嘴唇，他捏着拳頭。他忘記了自己底事情。他底眼前現了一個豐腴的面龐，接着又現了一副棺材，漸漸地棺材縮小了，變成了兩副，三副。於是又換了三個女子底面龐：一個豐腴的，一個淒哀的，一個活潑的。面龐底數目突然又增加了，四個，五個，都是他認識的，後來又增加到許多個，但又突然完全消滅了。他底眼前只有一個面龐，就是哥哥底被淚珠潤溼了的清瘦的面龐。他低聲自語道：「我不哭。」他把拳頭緊緊壓在桌子上。他果然不會流下一滴眼淚。

屋裏是難堪的靜寂。從大廳上傳來和尙唸經的聲音，伴着鑼鼓底敲打。這樣過了一些時候。

覺新嘆了一口氣，又摸出手帕把眼淚拭了，然後慢慢地繼續說道：「我本來說着你底事情，誰知道把話扯了這麼遠！」他想笑，卻又笑不出聲來。「媽說她也不能够作主，她喊我去問三爸。我和三爸說了，卻被他嚴正地駁斥一番。他還罵我不懂禮制，說至少要等爺爺安葬了，纔可以許你走。那時是在靈堂裏面，還有別的人，他們都附和三爸。陳姨太還說了一些譏諷的話，還提起前次捉鬼的事情。她壓

隱暗示說爺爺底死是受了你那次舉動底影響。不過她還不敢明說，而且也沒有人附和。——

「不見得罷，我想過一些時候就會有人來附和她的，因為至少可以多生出一件事情，何況我又是一個大家討厭的人！且看他們怎樣對付我！」覺慧氣惱地插嘴說。

「對付你？」覺新繼續說下去，「不會的，不過他們又多了攻擊我的材料了。他們不會對你怎樣。他們不許你走，大概也是因為我底緣故。」他苦痛地搔着頭髮。「他們還說上海地方太繁華，你一個人到那兒去會學壞的，又說上海街道上汽車多，走路很危險，譬如某某人就是在上海被汽車碾死了。又說送子弟進學堂是很壞的事，爺爺生前就拚命反對過，上海的學堂裏習氣更壞，在那兒讀書，不是做一個公子哥兒，就是做一個搗亂人物。總之，他們，男的，女的，你一句，我一句，說了不少的話，其實不過是不要你走。而且據他們底意思，不僅要等着爺爺安葬，並且希望你永遠不要走。」

「你想我就永遠不走嗎？」覺慧猝然問道，使人不明白他底真正意思。

覺新半晌不作聲，因為這時候他在想還有沒有別的辦法。他知道覺慧是一定要走的，而且自己已經答應過幫助他。

覺慧站起來，他捏緊拳頭在桌子上猛然打擊一下，堅決地說：「我一定要走。我偏要和他们作對，要讓他們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要做一個叛徒。」他說完便轉身在房裏走了兩轉，口裏只

顧吟着「叛徒」兩個字，似乎不明白這意思。然後他又走到覺新底面前問道：「你底意思怎樣？」

覺新擡起頭望着覺慧，忽然兩眼發了光，他用他平日少有的堅決的語調說：「我說過要幫忙你，我現在一定要幫忙你……我們祕密地進行。你不是說過有人借路費給你嗎？我也可以給你路費。多預備點錢也好。以後的事到了下面再說。你走了，當然不會有大的問題。」

「真的？你真肯這樣幫忙我？」覺慧抓着哥哥底膀子，驚喜地大聲問道。

「輕聲點，不要被人聽見。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你走了，我可以推口說不曉得，或者你還假裝寫一封信責備我，他們就不會疑心到我身上來了。詳細的情形我們等一會兒找個地方來慢慢商量。到花園裏頭也好。這兒談話還有點不方便。」覺新底樣子和語調似乎都高興，可是眼裏還含着淚珠。

「不錯，果然有點不方便，」一個清朗的聲音從門外送進來，接着門簾一動，進來了兩個人，一男一女，是覺民和琴，話是覺民說的。他走進來就是一聲笑，又說：「你們底計劃真不錯。」

「你們躲在門外聽，爲什麼不早進來？」覺新責備似地問道。

「我們只聽見你說什麼祕密進行，所以我們站在外面一面聽，一面給你們做步哨。這是琴妹底主意，還不好嗎？」覺民說着望着琴，微微一笑，琴也淡淡地回答他一笑，臉上略略起了紅暈。她紅臉是因爲別的事，但紅暈馬上消去了，依舊是活潑美麗的面龐，使覺慧不由得把眼光在那上面停了許久。

琴覺察出來，覺慧老是在看她，便做了嗔怒的樣子去回看他。覺慧對她苦笑一下，琴底臉上又起了淡淡的紅雲。她把頭掉開，她走到寫字檯前的藤椅上坐下來。

「琴姐，你太忍心了。我就要走了，你還不肯讓我多看你幾眼！」覺慧似笑似怨地說。覺新和覺民都在旁邊笑了。

琴又把臉掉過去看覺慧，她底眼光是那樣地溫和，就像一個姊姊看她底親愛的弟弟。淒涼的微笑掠過她底臉，她像要說什麼話卻沒有說出來，但她底臉上立刻又恢復了平時的笑容。她用清脆的聲音說：「你要看儘管看好了，如果還看不够，我再送你一張相片，好不好？」

「好，這是你自己說的，他們都是見證，」覺慧高興地說，「我明天一定問你要。」

「我說給你當然會給你，你想想看，我幾時騙過你來？」琴含笑說道。

覺慧心裏想：「你總有話說，我一定要找句話來難着你，」便說：「這一張還不够呢！我將來還會寫信來要你和二哥兩人合照的。」

他底話果然有效，琴裝做不聽見的樣子，掉過頭去翻寫字檯上面的書。

「好，將來一定送你，」覺民笑着代她回答了，又對覺新說：「大哥，我們底事情還要你幫幫忙。姑媽已經答應了，媽想來也不會反對，只等我戴滿爺爺底孝，我們底親事就可以提出來。不過我們希望

將來採用新式婚禮。」

寬新把眉頭一皺，心裏想：「難題又來了，」便順口答道：「時間還早，到那時再說罷。大概總有辦法的。」這最後的一句話是說來安慰覺民的，其實他正想着「大概不會有辦法罷。」

「你們也到下面來罷，我在上海迎接你們，」覺慧欣喜地說，好像恨不得馬上就到了那個時候。『不過也沒有一定。如果姑媽不肯走，我們暫時也不好拋下她走的。而且即使要走，至早也還要過兩三年，不然恐怕兩人中間會有一個走不成。』

「那麼琴姐底讀書問題呢？」覺慧關心地問道。

「她明年畢業，那時『外專』也許會開放女禁了。不然就只有讓她自己預備一兩年，將來到下面去直接進大學本科。這也是好的。琴，你說怎樣？」覺民說着又掉頭去問琴。

琴擡起頭來微微一笑，並未露出不愉快的樣子，也不說什麼話，她相信着覺民，而且也明白覺民是在爲她打算。

覺慧不再說話了，她在思索。他默默地看着琴和覺民。他時而羨慕覺民，覺得覺民比他幸福；時而他又爲自己慶幸，因爲自己可以到上海去，一個人離開他所討厭的家庭到外面去創造新的事業。那上海，充滿着未知的新的活動的上海，還有那廣大的羣衆和新文化運動，和他底兩個通過信而未

見面的青年朋友。

「我們還是到花園裏頭去商量那件事情。二弟，你和琴妹先去。」覺新像記憶起了一件大事似地這樣說了。這時忽然聽見袁成在外面喚「大少爺」，他便急急對覺慧說：「三弟，你也先去。我等一下就來。你們就在朱樓上等我罷。」他說畢就急忙地往外面走了。

琴和覺民弟兄還留在房裏談了幾句話。覺民陪着琴先走出去。過了一會覺慧纔走出房間，他看見覺新站在天井裏，和袁成說話，一面打開了一隻對聯在讀，便往天井裏走去。

他走到覺新旁邊時，覺新正打開着下聯，上面是些這樣的字：

「家人同一哭，詠絮憐才，焚鬚增痛，料得心繫幼兒，未獲百股頭復，待完職任累高堂。」

看那署名他知道是嫂嫂底哥哥從外縣寄來的。他心裏一陣難受就走開了，到花園裏找琴和覺民去。

覺新還立在那裏對着這隻對聯出神。袁成不知道他是爲了什麼緣故，也只得陪他站在那裏持着對聯底頂線。過了好一會兒，覺新忽然很快地把對聯捲了起來，叫袁成把牠們放在屋裏，自己卻往花園走去。他想：「我們這家裏需要一個叛徒。我一定要幫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氣。」便忍不住自語道：「你們看着罷。家裏頭並不全是像我這樣服從的人！」

「覺慧一走，我們社裏又要清靜多了。……許倩如走了纔不幾時，你又要走了。」那個年紀較大的社員吳京士在閱報處感慨地說了這樣的話，後一句是對覺慧說的。

「豈但清靜，我們簡直少了一個很好的幫手，」張惠如接着說。

覺慧正在翻閱桌上的報紙，想借這個來消磨心裏的苦悶。他一看見這幾個朋友底臉，就想到這一晌來他和他們在一起所做的工作，所經歷的生活，他們所給他的率直的安慰，同情，鼓舞，幫助，希望，快樂，這些都是他不曾在家裏得到的。這幾個月來他差不多每天到這地方來，和這些人見面；這地方和這些人差不多成了他底生活裏所不可缺少的東西。他從沒有想到會離開他們，然而事實上他如今確實要拋下他們走了，如像他拋下家庭那樣。他感到慚愧，留戀，感激。他想以後閱報處依舊每天開放，社員依舊每天來，刊物依舊每星期地出下去，可是他卻不能夠參加這一切了。他去了，去得遠遠的，不能夠再和這些人分擔愁苦和快樂，不能夠聽見黃存仁底催繳月捐的聲音，不能夠再聽張惠如底進當舖的故事，而且不能夠再伴着哥哥覺民同來。這時候他才可惜不能夠的事情太多了。他憂鬱地說：「是不該拋棄你們走的，這時候正有許多的工作要做。你們是這樣忙。一個人也少不得。不過我

這一晌根本就沒有做什麼工作，我底能力很薄弱，你們少了我，想來也不會有什麼不方便。」

「覺慧，你何必說這些話！你底家庭環境是那樣，能够早脫離一天好一天。你到下面去，在學識與見聞兩方面，都會有大的進步，在下面你已經有了幾個通過信的朋友，你自然會得着更多的新朋友，那時你就有更多的工作了。下面新文化運動比這兒熱烈得多，不像在這鬼地方連鬚了髮的女子也很難立足。社裏的事也並不很多，我們可以做下去，不必再要人幫忙。」——黃存仁接着鼓舞地說。

「而且你在上海也可以常常寄稿子來，你可以供給我們更好更新鮮的材料，更熱烈的文章。」張惠如插嘴道。

「是的，我一定每期寄稿件來，不管寫得好不好，總之我每期寄你們一篇。」覺慧興奮地說。

「我還希望我們以後能够時常通信。」黃存仁說。

「那自然，我望信一定比你們望得更急。我離開你們，一定會感到寂寞，我還不曉得能不能夠在下面找到像你們這樣好的新朋友……」覺慧惋惜地說。

張還如笑了笑，說：「我們倒害怕以後不容易找到像你這樣好的朋友了。」

「這一次我能够走，還是虧了你們給我幫忙，尤其是存仁，他已經給我幫過幾次大忙了。」覺慧誠懇地說，他用感激的眼光去看黃存仁。

黃存仁溫和地微笑了。他說：「笑話！這算得什麼一回事！我並不費氣力，你處在我這樣情形，你也會跟我做得一樣。」又問：「你底行李都送到我家裏去了罷？你還有什麼東西嗎？」

「沒有了。」覺慧回答說，過後又解釋道：「並不是沒有，不過我不能多帶東西，還有許多書也沒有帶，我大哥答應將來交郵政給我寄去。我家裏偵探太多，稍微不小心露出一點破綻，被別人曉得，就會生出許多問題。所以我底行李都是在早晨絕早的時候偷偷運到你家裏去的。」

接着沈默了一會兒，覺慧又開口了：「你們爲什麼都不說話？大家都這樣沈默着，你們應該曉得我和你們在一起談話的機會是很有限的了……存仁，船究竟是不是大後天開？」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那親戚會來通知我。我希望船能够妥一兩天開，那麼我們還可以多會幾次面。而且我們利羣週報社底朋友預備明天給你餞行，」黃存仁說。

「餞行？我想這倒不必了，」覺慧推辭說，他露了一個苦笑。「就像現在這樣多談些時候，也是好的。我們何必拘泥於那些形式呢？」

「一定，我們一定要給你餞行，就在臨別的時候，也讓我們有一次歡樂的聚會。我現在身邊還有錢，用不着去當衣服，」張惠如說，他底最後的話使得衆人都發笑了。

「不要你一個人出錢，我們大家分攤，」黃存仁帶笑說。

「那麼我也出一份，」覺慧搶着說。

「你當然不應該出，」吳京士接口說道，他還要說什麼話，卻被另一個人跑來打岔了。大家都擡頭去看這人。

這個新來的青年是覺慧底同學，名叫陳遲，也是週報社底社員。他跑得氣咻咻的，漲紅着臉，一進來就說：「我來晏了！」

「來晏了有什麼要緊？你是常常來晏的，所以你底名字叫做遲，」張惠如接口嘲笑道。

這人卻不去理他，只顧對黃存仁說：「存仁，我剛纔在街上遇見你底親戚汪先生，他喊我告訴你船改在明天早晨開。」

「明天早晨開真的？」覺慧驚訝地說，「說是大後天開呢！」

「哪個會騙你？我明明白白聽見他說明天早晨開。」

「那麼他們還說明天給我錢行，」覺慧失望地說。

「不要緊，就改在今天罷。現在時候不早了，我們就到館子裏去，你也許還要早些回家料理別的事情，」張惠如熱烈地說。

「不行，我就要回去！」覺慧着急地說，他底臉上浮出了苦笑。他這時想起了家裏的兩個哥哥。

「你不能够走」另外的幾個社員齊聲叫起來，「我們不放你回去。」

黃存仁看見覺慧底那種爲難的樣子便驚訝地問道：「你爲什麼要回去？難道你不肯和我們在一起喫一頓晚飯嗎？這次一別，又不曉得要幾時大家纔能夠再這樣地聚會了。」

覺慧還沒有答話，別的幾個社員又接着說了幾句挽留的話。張惠如開始在上舖板，他底力氣較大，揀着舖板並不很吃力。張還如和陳運便來給他幫忙。黃存仁去整理文件。

覺慧看見這情形便也不忍再說回家的話，他苦笑地說：「好，我就不走。」可是他又想起這晚上他底哥哥們在家裏喫飯的情形。這想像使他變得憂鬱起來，他默默地跟着朋友們到一家酒館去，但不到多久朋友們底誠懇的，熱情的話語又使他把這心事拋開了。他在他們底中間感到了忘我的快樂，他因爲他們高興漸漸地自己也就高興起來。

他們從酒館裏出來，天已經黑了多時了。秋夜的風吹拂着他們底燒臉，這全是被酒燒着的，還是被熱情燒着的。他們立在簷下，看着街中擁擠地往來的行人，還不想馬上就分散。後來還是吳京士先走到覺慧底身邊向他伸出手，一面說：「我有事情要先走了。明天早晨我不來送你，我們就在這兒告別罷。祝你一路平安。」於是兩人握了手，覺慧接連地說：「謝謝你。」兩人各說了一聲「再見」後，吳京士就消失在人叢中不見了。接着又陸續走了幾個別的人。張還如也告辭回學校去了。

「我們送你回去罷。」張惠如提議說，他底紅紅的三角臉上兩隻小眼睛光閃閃地望着覺慧底臉。

覺慧點頭答應着，他們便擠進那熱鬧的人叢中去，一共是四個人。但走了兩三條街，陳運又和他們分手了。剩下他們三個人走着這長的路程。

他們走進了一條僻靜的街道，來往的只有兩三個行人。黯淡的街燈在明亮的月光下顯得沒有顏色，此外就沒有有一點燈光。幾家公館底大門只是幾個黑洞。有兩三家垣牆裏的大槐樹被月光把影子映在銀白的石板上，一枝一葉顯得分明，不曾被人踏亂，又不曾被風吹動。簡直是一幅出自名家手筆的畫圖。

「這城市怎麼這樣地清靜，」覺慧這樣想着，他幾乎忘記牠裏面包含着那麼多的騷亂和苦惱了。他不想說話，卻擡起頭去看在一碧無際的天空中跟隨着他們三個底脚步走的那一輪明月。

「好月光！」張惠如開始讚嘆起來。他接着又問覺慧道：「覺慧，你明天晚上就不會在這城市裏散步了。你離開這城市果然就沒有一點留戀嗎？」

覺慧沒有答話。黃存仁接口說：「這城裏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東西？他到下面去，會找到更好的環境！」

「我只有幾個親愛的人，我把他們都拋棄在這城裏了。你們想我能夠沒有一點留戀嗎？」覺慧掙出了這樣的話。他指的是這兩個朋友，和另外幾個家裏的人。

到了他底家，一聲「再見」把他和兩個朋友分開了。他走進公館裏不先進自己底房間，卻直往覺新底屋裏走。他看見覺新和覺民在那裏談話。

「大哥，我明天早晨就要走了，」他遲疑了一下纔說出這句話。

「明天早晨不是說在大後天嗎？」覺新底面色馬上變了。他推開椅子站起來。

覺民也喫驚地站了起來，直望着覺慧底臉。

「船臨時改了期，這是黃存仁底親戚包的船，所以由他決定。我也是今天晚上纔曉得的，」覺慧憂鬱地說。

「想不到這樣快！」覺新一隻手壓着寫字檯，絕望地自語道。「你在家裏就只有這晚上了。」

「大哥，」覺慧憂鬱地嘆了一聲。覺新掉過頭去看他，眼裏已經含了淚珠。覺慧便說下去：「我本想早點回來，那麼我還可以和你們一起喫一頓晚飯。然而他們苦苦留着我，定要給我餞行，所以我到這時候纔回來……」他猝然咽住了下面的話。

「我去告訴琴，她有話要對你說，明天恐怕來不及了，」覺民說着就拔步往外面走。

覺慧一把抓住他，一面說：「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要到她家裏去。你要去打門嗎？不要壞了我底事。」

「那麼她就沒有機會和你見面了，」覺民失望地說，「她會抱怨我的。她囑咐我好幾次。」

「我們明天早晨絕早就去看她，我想一定還有時間，」覺慧看見覺民底懊惱的面容，便說了這話安慰他，其實他還不知道明早究竟能不能夠去看琴。

「你底行李都收拾好了嗎？」覺新用苦澀的聲音問道。

「都好了，都送去了。就只有三件：一個鋪蓋捲，一個網籃，一個小箱子。」

「你帶的路菜還太少。我房裏還有幾筒罐頭火腿，是別人送我的，等我找出來給你帶去。」覺新說着不等弟弟回答，就急急進了裏面房間。不久他捧了四筒罐頭火腿出來。

「其實我已經用不着這許多了，在路上菜是不會少的，」覺慧看見覺新在替他包裝這幾筒罐頭，很是感動，便推辭道。

「不要緊的，多帶着總不會有害處，橫豎我自己又用不着牠們，」覺新已經把罐頭包裝好了，便放在覺慧底面前。

「路費問題還是照前次商定的那樣辦罷，」覺新又對覺慧說，「我給你把錢分寄在重慶漢口，

上海的郵局，你親自去取，我明天就去寄。不過我昨天交給你的錢還夠罷。不然我再給你一點。」

「够了，我想已經很够了。帶着那麼多的銀元，路上很不方便。幸而這些時候路上還很平靖。」覺慧說着，臉上露了微笑。

「是的，幸而路上還平靖，」覺新機械地唸道。

覺民和覺慧又談了幾句話。

「三弟，你應該去睡了，明天你要起個絕早，又要接連坐幾天的木船，你應該多休息一下，」覺新溫和地說。

覺慧含糊地應了一聲。

「以後就是你一個人了，寒暖飽饑都應該留心才是。你素來對這些事情很不注意，可是在外面比不得在家裏，一有病痛是沒有人照料的，」覺新又關切地囑咐道。

覺慧依舊含糊地應了一聲。

「你沿途要多寫信來，你底書等你到了上海我就給你寄去，」依舊是覺新底話。

覺慧唯唯地答應着。

「你在上海，要用錢你儘管放心用。不管你進什麼學堂，我總負責接濟你經費。你放心，家裏有我

在，不會對你怎樣的。」覺新繼續說着，差不多要哭了。

覺慧還是含糊地應着，他極力壓抑住悲痛的感情。

「你倒好，你現在就要脫離苦海了，只是我們——」覺新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身子支持不住，便退了兩步，坐在椅子上，捧了頭，默默地落淚。

「大哥，」覺慧悲聲喚道，覺新沒有答應。覺慧走近他底身邊，又喚了一聲。覺新把手取下來，看了覺慧一眼，搖搖頭說：「我很好，沒有什麼，你去睡罷。」於是覺慧跟着覺民走了出來。

「我想去看看媽，」覺慧忽然這樣說，這時他看見了周氏底房裏的燈光。

「你要去看媽？你想把你底事告訴她嗎？」覺民驚訝地問道。

「不是這樣，」覺慧微笑着回答。「我想在臨走以前見她一面，也許這就是最後的一面了。」

「好，你去罷，」覺民低聲說。「但是你要當心，不要說什麼話被她看出破綻纔好。」他說了，就往自己底房間走去，讓覺慧一個人走進繼母底房裏。

周氏坐在輪椅上和淑華談着閒話，看見覺慧進來，便笑着說：「你今天晚上又沒有回家喫飯。」

覺慧帶笑地應了一個「是」字，離着周氏遠遠地站着。

「看你底精神很萎頓，你應該多休息，不要老是在外面跑，」周氏溫和地說。

「我底身體很好，在外面多跑跑也是好的，比坐在家裏受閒氣好多了，」覺慧笑着分辯道。

「你總愛強辯！」周氏帶笑地責備他。「怪不得今天你四爸，五爸都在說你底壞話。還有四嬸，五嬸，陳姨太她們都附和着。你不曉得我聽了心裏真難過。平心而論，你也太倔強了，你什麼人都不怕連我也沒法管你。我勸你還是和他們多少敷衍一點，那麼我也可以少受一點閒氣……奇怪，你和你大哥是一個母親生的，你們兩個底性情卻完全兩樣。你們兩個都不像我姐姐。你大哥太容易聽話了，你又是這樣倔強！我說你們兩個人都沒有辦法！」她說了，又是一個微笑。淑華也在旁邊望着覺慧笑。

覺慧想說幾句分辯的話，但又止住了。他這時候忽然覺得應該和繼母說一兩句暗示着告別的話，至少可以使她將來知道他這時的心情。他向着她走近幾步。

周氏看見覺慧底舉動和那欲言又止的神情，便和藹地問道：「你有什麼事情是不是又來和我商量到上海去讀書的事情？」

這句話提醒了覺慧，他記起覺民底警告。他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多說話，免得露出破綻來。他勉強露一個笑容，直捷了當地答道：「沒有什麼事情，我現在去睡了。」他把周氏底圓圓的臉看了幾眼，又轉眼去看淑華，然後轉身走了。他走出房門似乎聽見周氏和淑華說到他底性情古怪的話。他心裏羞痛地想着：「我們恐怕沒有再見的機會了！我走出去，就好像一隻出籠的鳥，不會再飛回家裏來的。」

這晚上覺慧只睡了兩三個鐘頭。天還沒有亮，他就醒了，只得躺在牀上，左思右想地好不容易換到了天明。

是出發的時候了。他還要和覺民到琴那裏去，所以不能夠在家裏多留一刻。覺新把他們送到大門口。

時候還早，街上很清靜，有幾個提着籃子去買菜的廚子，有一個進城來挑糞的鄉下人，有一兩個賣早點心的小販。天空非常清朗，陽光燦爛地照在對門公館底牆壁上。許多隻麻雀在槐樹枝上吱吱喳喳地叫着，歡迎那新來的朝陽。

「我去了，大哥，」覺慧底聲音在早晨的新鮮空氣中顫抖着。他緊緊握着覺新底手不肯放。

「可惜我不能夠送你，」覺新用淚眼看他悲痛地嘆息說。「你在路上要好好保重，沿途多多寫信來。」

「我去了，」覺慧重複說了這句話，又把覺新底手緊緊握了一下，幾乎忘了自己地說：「不要傷心，我們一定會再見的，我們一定有再見的時候。」這時他卻並沒有想到將來怎樣會再見的事。他說

了，猛然把覺新底手一放，好像是擲去了那隻手似的。他便急急轉身走了。左手還提着那幾筒包裝好了的罐頭火腿。

在路上他曾兩三次回過頭去看覺新，覺新依舊立在門前對他招手。事實上一直到他底背影淡到沒有了時，覺新還是呆呆地立在那裏對着他消去的地方招手，然而他已經不看見，不知道了。

到了姑母家，兩人走到琴底窗下。覺新先用手輕輕在玻璃窗上敲了兩下。

裏面起了琴底咳嗽聲，於是在一陣脚步聲過後，窗簾便揭起來，玻璃窗上露了琴底臉。頭髮蓬鬆着，臉上還有睡態。原來她剛剛起牀。

琴對他們笑了笑，忽然注意到覺新底神情，便驚訝地低聲問道：「今天？」

覺新點頭說：「現在。」

她噢了一驚，臉色馬上變了，頭微微往後一仰，低聲說了一句：「這樣快？」

覺新連忙把身子挨近窗戶，眼睛溫和地，親切地望上去，接連低聲喚了兩三次「琴姐。」周圍的一切都沒有了。他底眼裏只有一個她底面龐，但隔了一層玻璃。

「你走了？」她似疑似問地說。她底溫柔的眼光不住地射下來，在他底臉上打轉，像找尋什麼東西似的。「你到了下面，不會忘記我罷。你會不會忘記我？」她底臉上現了一個淒涼的微笑。

「不會的，我會時常記着你。你知道我會時常記着你，」覺慧對她微微搖頭。

「你等着，你不要就走，」她好像忽然記起了什麼似的，接連點着頭對覺慧說。她底臉龐馬上就不見了。

覺慧果然在那裏等着，琴很快地又出現了，臉上依然帶着微笑。「我送你一個東西，我以前答應過送你的。」她說着舉起手，從窗縫裏送出了一張紙片來。覺慧接了看時，原來是她底最近的照像。他再用喜悅的，感激的眼光去看她，窗簾已經放下了。他還想多立片刻，可是覺民在旁邊催促他走。他低聲喚了一次「琴姐，」似乎沒有聽見她底應聲。他把窗戶再看了一眼，便毅然走了。

琴在房裏等他們走了時，便又揭起窗簾去看他們底背影，可是這一層，覺慧已經沒有機會知道了。

覺慧這時候和覺民在街中急急地走着。一路上他們弟兄談了不少的話。他們走到船碼頭時，存仁和張惠如已經在那裏等候許久了。

張惠如歡喜地一把抓住覺慧底手，大聲說：「怎麼來得這樣晏？再晏一些時候，船就要開了。」

「不會的，我們會等高先生，」旁邊一個半老的商人笑着說，這就是黃存仁底親戚汪先生。覺慧已經會見過的。這時他就給覺民介紹了。

「覺慧，你來看你底行李，」黃存仁說着，把覺慧引進艙裏去，覺民也跟了進去。

「你底鋪蓋捲我給你打開了，你看我已經把被褥給你鋪好了。你如果疲倦，隨時都可以睡……這一包東西是我和惠如弟兄送你的點心和餅乾，你可以在路上喫，」黃存仁一指點着說。覺慧只是點頭。

「路上一切事情，有汪先生給你照料，你自己不要管。他是老於旅行的人。他可以送你到重慶。以後的行程就容易了。到了重慶以後，不要忘記去找××，他可以給你幫忙，」黃存仁絮絮地說。

隔壁一隻船是一個官僚僚包了的，船上有護兵，岸上有不少的送行者。這時候岸上放了鞭炮，船快要開了。

「覺慧，不要忘記多寫信，多寫文章來呵！」張惠如走進艙來，拍着覺慧底肩膀說。

「你們也要多寫信來纔行，」覺慧笑着回答。

「你們三位可以上去了，船快要開了。」汪先生進來說，他已經和他底送行者告別過了。

於是覺慧又和張惠如，黃存仁兩人握了手，陪着他們走到船頭。

「二哥，」覺慧知道他和覺民就快要分別了，便緊緊握着覺民底手，親切地對覺民說，「再見罷，你以後會更寂寞了。你有空的時候，可以多和存仁，惠如也門來往，他們是很好的。」又對黃存仁和

張惠如說：「希望你們以後看待我底哥哥和看待我一樣。你們和他也是同學，你們會了解他的，他也是一個很好的人，和你們一樣。」

「那自然，何用你說，我想覺民一定願意正式加入我們底報社，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張惠如熱烈地說。

「二哥，你答應罷，」覺慧看見覺民還在遲疑，便勸道。

「好，我答應了，」覺民下了決心對張惠如說，便伸手去握張惠如底手，又和黃存仁握了手。過後他依戀地問覺慧道：「三弟，你還有什麼話嗎？我要上岸去了。」

「沒有了，」覺慧親切地回答道，過後他又換了語調說：「還有一件事，你以後見着劍雲，可以和他說一聲我問他好，我來不及去看他。他得了肺病，倒應該好好地養一兩年才行。」

「是，我一定去和他說。你還有別的話嗎？」覺民悽然地說。

「琴——」他說了這個字又止住，馬上換了堅決的語調說：「沒有了，」接着又加了一句：「我希望你們早點到上海來。」

「你路上要好生保重，」覺民說罷，便跟着張惠如，黃存仁兩人上岸去了。

他們立在岸上，他立在船頭。他和他們對望着，彼此不住地揮着手。

船開始動了。牠慢慢兒從岸邊退去。牠在轉彎。岸上的人影漸漸地變小，忽然一轉眼就完全不見了。覺慧立在船頭，眼裏還留着他們底影子，彷彿他們還在同他招手。他覺得眼光有點模糊，便伸手去擦。然而當他把手取下來時，他們底影子已經不知道消失在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他底哥哥和他底兩個朋友就這樣不留痕跡地消失了。先前的一切彷彿是一場夢。他再也看不見他們，他底眼睛所觸到的，只是一片清涼的水，一些山影和一些樹影。兩三個舟子在那裏一面搖櫓，一面唱山歌。

他看着這一切，他才知道自己是處在怎樣的一個新的環境中了。一種新的感情漸漸地佔有了他，他不知道究竟是快樂或是悲傷。但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離開家庭了。他底眼前是那連綿不斷的綠水。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牠會把他載到一個未知的大都市去。在那裏新的一切正在生長。那裏有一個新的運動，有廣大的羣衆，還有他底幾個通過信而未見面的有着熱情的青年朋友。

這水，這可祝福的水啊，牠會把他從住了十八年的家帶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羣中間去。他這樣想着，前面的幻景迷了他底眼睛，使他再沒有時間去爲那被他拋棄在後面的過去十八年的生涯悲惜了。他最後一次把眼睛往後面看，他低低說了一聲「再見」，就把頭依舊掉回去看那永遠向着前面流去沒有一刻停留的綠水了。